

### 第三十五回 百步神拳

慕容云笙冷笑一声，道：“姑娘，不觉着逼人过甚吗？”

齐丽儿淡淡一笑，道：“你不仅面上有易容药物，而且曹州府，也没有你这一号人物。”

慕容云笙皱皱眉头，道：“姑娘似是存心和在下过不去了。”

齐丽儿微微一笑，道：“我们对请来的人，自然是视若嘉宾，但阁下不是，而这花令又非伪造，那是说你取得这片花令时，已然伤了我们一位贵宾。”

慕容云笙道：“这片花令是取自别人之手不错，但我却没有伤人。”

齐丽儿道：“很难相信。”

慕容云笙道：“齐姑娘一定要逼在下除去脸上药物吗？”

齐丽儿微微一怔，道：“你怎么知道我姓齐？”

慕容云笙拱拱手，道：“在下见过齐姑娘……”

齐丽儿道：“什么地方？”

慕容云笙道：“在姑娘家中。”

齐丽儿道：“你是什么人？”

慕容云笙道：“在下慕容云笙。”

齐丽儿双目盯注在慕容云笙脸上瞧了一阵，道：“贱妾无法从公子的声音中分辨你的身份。”

慕容云笙道：“好吧，那在下只有除去脸上的易容药物了。”

大步行到清水旁边，洗去了脸上的易容药物，现出本来面目。

齐丽儿仔细瞧了慕容云笙一眼，道：“果然是慕容公子。”

脸色一变，冷冷接道：“公子混来此地，是何用心？”

慕容云笙道：“在下想见一个人。”

齐丽儿道：“什么人？”

慕容云笙道：“杨凤吟杨姑娘。”

齐丽儿奇道：“你认识她？”

慕容云笙道：“有过数面之缘。”

齐丽儿道：“那就请阁下留这里等她了。”

慕容云笙道：“但在下不能等。”

齐丽儿道：“公子，我希望你不要使人为难。”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看来，今日是很难善离此地，倒不如暂时答允她留此，先行疗好伤势，再作打算。

主意暗定，轻轻咳了一声，道：“好，在下答允留此，不过，在下想请教姑娘一件事。”

齐丽儿道：“什么事？”

慕容云笙道：“贵上花令主人，是否将在今宵到此。”

齐丽儿道：“这个么，我也不清楚了。”

语音一顿，接道：“不过，你仍有一个法子，可以把你要说的话，上达令主。”

慕容云笙道：“什么法子？”

齐丽儿道：“把你说的话，写成一封长函，呈报我家令主。”

慕容云笙略一沉吟，道：“那倒不用了。”

齐丽儿轻轻叹息一声，道：“慕容公子，我无意和你作对，只是我职守

有关，暂时不能让你离开，只好屈驾留此一时，等我请命过后，即刻恭送公子离此。”

慕容云笙淡淡一笑道：“此情此景，在下是非得留此不可了，不过，我也要对姑娘说明一件事，那就是在下如若觉出有能力破围而出时，我就要离开此地。”

齐丽儿道：“不要太勉强，那对你有害无益，贱妾暂时告退，也许很快就会送慕容公子离此。”

也不待慕容云笙再答话，带上室门而去。

慕容云笙连番遭遇凶险之后，人已变的沉着了许多，默察处境，似是只有先行把伤势疗好再作道理。

是故，齐丽儿离开之后，立时抛去杂念，盘膝而坐，闭目调息。

慕容云笙感觉出自己的伤势不重，在一次坐息之后，就可使伤势全好，所以，虽处危境，心中却很泰然。

哪知真气运行一周，伤势依旧，心中这才焦急起来，暗道：父亲遗留剑册拳谱之上，也曾提到过武功中甚多阴歹武功，却从未听到过有这样奇怪的武功，能运用一种回荡之劲，伤入内腑。

焦急中，又过了一个时辰左右，木门突然又开。

抬头望去，只见齐丽儿，探过头来，说道：“慕容兄，我有事对你说。”

慕容云笙道：“好，你进来吧！”

齐丽儿缓步而入，道：“花主有回音来……”

慕容云笙急道：“她怎么说？”

齐丽儿道：“她说要公子在此等候。”

慕容云笙啊了一声，道：“她要来？”

齐丽儿道：“大概是吧，那花令上未说明白。”

慕容云笙轻轻咳了一声，皱眉说道：“她这是何用心？”

齐丽儿摇摇头道：“我不知道。”

慕容云笙长长吁了一口气，突然举步向外行去。

齐丽儿心中大急，起身拦住了去路，道：“公子，你不能走。”

慕容云笙冷冷说道：“齐姑娘，你如再要拦阻，咱们两人之间，只怕必要有一人伤亡了。”

齐丽儿道：“唉，公子，你如走了，要贱妾如何对花主交代？”

慕容云笙道：“如是为了姑娘，在下可以留此。”

齐丽儿接道：“那你就为我留下来吧。”

慕容云笙一皱眉头，道：“在下话还没有说完。”

齐丽儿道：“好，你说吧！”

慕容云笙道：“但你家花主有花令到此，要在下留这里，那就和姑娘无关了。”

齐丽儿一时间未听清楚慕容云笙言中含意，道：“是啊，这是我家花主之命。”

慕容云笙道：“你家花主之命，区区就未必应该听她的了。”

齐丽儿眨动了一下大眼睛，道：“说了半天，你还是非走不可？”

慕容云笙道：“不错，姑娘见着你家花主之时，把在下之言转告就是。”

齐丽儿摇摇头，道：“不行，无论如何，你不能走。”

慕容云笙道：“齐姑娘这般坚持，那是逼迫在下出手了。”

齐丽儿道：“唉，我如放公子离去，敝上责问下来，我也是担待不起，公子一定要走，只有先使贱妾伤在公子手中一途。”

慕容云笙怒道：“姑娘可是觉着在下负伤甚重，全无对敌之能了。”

齐丽儿道：“我无此用心。”

慕容云笙右手一挥，拍出一掌。

但闻砰然一声，掌势正击在齐丽儿的右肩之上，震得齐丽儿连退三步。

慕容云笙万万未曾想到齐丽儿竟是不肯还手，不禁一呆。

齐丽儿手按右肩，道：“公子这一掌太轻了，再重一些，击倒了贱妾之后就可以走了。”

慕容云笙长叹一声，道：“贵上的花令，如此森严吗？”

齐丽儿苦笑一下，道：“不错。”

慕容云笙道：“在下可为姑娘留在这里，不过，在下还有几位朋友，等我回去，只怕他们久等不着，找上纯阳宫来，引起冲突。”

齐丽儿道：“不要紧，我会给他们说明。”

慕容云笙道：“偏劳姑娘了。”

大步行向屋角，盘膝而坐，闭上双目，不再理会齐丽儿。

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只听木门开启声和轻微的步履声行了过来。

慕容云笙只道又是齐丽儿，眼也未睁的说道：“贵上还未来么？”

只听嗤的一声，不闻回应之声。

慕容云笙怒道：“有什么好笑的，在下答允留此，完全为了你齐姑娘。”

只听一个清柔的女子声音，道：“齐姑娘很感激你。”

慕容云笙听出口音不对，睁开眼看去，不禁一呆。

只见站在面前的少女，一身白衣，正是那杨凤吟。

慕容云笙镇静了一下激动的心情，缓缓说道：“原来是杨姑娘，花令主人，在下失敬了。”

杨凤吟微微一笑，道：“咱们约定在九华山中见面，想不到提前了。”

慕容云笙道：“这正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姑娘下令强把在下留此，不知是何用心？”

杨凤吟笑道：“你的脾气很大，我因为一件要事，约你晚一天见面，怎知你竟要拂袖而去。”

慕容云笙冷冷说道：“此刻情形不同，在下有着不能高攀的感觉。”

杨凤吟道：“为什么呢？”

慕容云笙道：“目下的飘花令主，已经是江湖上大名鼎鼎的人物了，我慕容云笙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咱们的身份很悬殊了。”

杨凤吟举手理一下长发，接道：“我虽然有名了，但我仍是杨凤吟啊，和过去又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慕容云笙道：“咱们昨天在洪州郊外见过，姑娘坐在车中是吗？”

杨凤吟道：“原来你为此生气。”

慕容云笙道：“那时在下曾求见姑娘。”

杨凤吟接道：“你应该知道，我不能见你。”

慕容云笙道：“为什么？”

杨凤吟道：“因为除了那齐夫人之外，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我。”

慕容云笙啊了一声，道：“原来如此。”

杨凤吟接道：“你明白了就好，当时，我很想请你上车去坐，但我想了

又想，还是忍耐下去，没有叫你。”

慕容云笙道：“这么说来，在下错怪姑娘了。”

杨凤吟道：“昨天我约好你，希望去看看你，但结果……”

慕容云笙道：“结果姑娘失约了。”

杨凤吟道：“我经历了一场生死之战，所以无法赴约。”

慕容云笙呆了一呆，道：“姑娘和什么人动手？”

杨凤吟长长吁了一口气，道：“我不认识他们，大概是三圣门中人。”

接着又道：“那一战中，我受了伤。”

慕容云笙吃了一惊，接道：“你受了伤？”

杨凤吟道：“不错，我虽然胜了他们，但胜的很惨，但在我属下和敌人之前，我又必需装作若无其事，不能立刻运气调息，这就使我伤势重了很多，也延迟了我复元的时间。”

慕容云笙道：“这么说来，是在下错怪姑娘了。”

杨凤吟道：“嗯！在我想像中，你听到这消息，一定会为我担心，很焦急的等待我，但想不到你却大发脾气，认为我给你摆架子，那花女回去告诉我，你不知我多么伤心。”

慕容云笙道：“唉，你不说，我怎么会知道呢？”

杨凤吟道：“你为什么不想想呢？”

慕容云笙呆了一呆，道：“我一点内情不知道，你要我怎么想？”

杨凤吟道：“唉，这也不能怪你。”

慕容云笙一时间，想不出杨凤吟话中含意，又是一呆，道：“姑娘之意是……”

杨凤吟道：“我一向想的太天真了，觉着别人的想法，都应该和我一样，所以，我就想到，派人告诉你我要失约，你就该想到有特殊的原因，唉，我也不能告诉那花女说我受了伤啊。”

慕容云笙轻轻叹息一声，道：“就算在下错怪了姑娘……”

杨凤吟道：“哼，你自己知道错了，那么该如何？”

慕容云笙道：“不知者不罪，在下并非有意。”

杨凤吟道：“但你现在知道。”

慕容云笙道：“好吧，在下认错就是。”

杨凤吟道：“你要怎么认错。”

慕容云笙道：“姑娘之意呢？”

杨凤吟道：“我说了，恐怕你不肯答应。”

慕容云笙道：“你说说看。”

杨凤吟道：“要你给我作两个揖。”

慕容云笙微微一笑，道：“姑娘可是认为在下会答应，是吗？”

杨凤吟道：“我想你不会。”

慕容云笙道：“好，我就作揖给你瞧瞧。”

说完，当真的抱拳一揖，道：“姑娘在上，在下这里有礼了。”

杨凤吟微微一笑，坐在一张木凳上，拍拍木凳，说道：“坐过来，我有话给你说。”

慕容云笙的情绪，似是已完全被杨凤吟控制，缓缓走了过去，依言在杨凤吟身侧的木凳坐下。

杨凤吟道：“咱们分手几个月，你看看我成就如何？”

慕容云笙道：“姑娘的成就很大，已和三圣门、女儿帮分庭抗礼。”

杨凤吟道：“这固然是我感觉到三圣门势力庞大，耳目众多，还使我连受挫折，如若不组成一股庞大的力量，难以和他对抗，一半也是为了你，我才组织飘花门。”

慕容云笙道：“为了我？”

杨凤吟道：“不错，为了你，我带了四个花女，救出了被三圣门生擒而去的文、武二叟，同时，也听到了一个消息，那就是三圣门决心不许钦仰慕容大侠的英雄，重现于江湖之上，那继承慕容长青衣钵的人，自然是指你而言了，因此，他们动员了数十高手，决心追杀慕容兄，哨魔、雪山三怪等，都调出圣堂，并非是为了对付飘花门，那是为了对付你慕容公子。”

慕容云笙怔了一怔，道：“原来如此。”

杨凤吟接道：“我听到了这个消息，心中很焦急，三圣门耳目众多，不论你行踪如何隐秘，总有被他们查出的一日，我们约好了半年相会之期，那时，你定然要如期赴约，也必然会暴露出身份，因此，我必需在半年之内，造成一种形势，吸引那三圣门大部份的注意，因此，‘花令’就开始出现江湖。”

长长的吁一口气，接道：“文、武二叟，本都是有着丰富阅历的人，只是文叟有些迂腐，武叟又太沉迷武功，看起来有些傻里傻气，但我借他们的阅历，然后照我的意思办事。”

慕容云笙道：“你能在短短数月，把飘花门的势力扩充到如此境界，这才华实非常人能及。”

杨凤吟道：“我运气好，认识了齐夫人，她死了丈夫，埋名隐居，不和武林人物交往，其实，她在潜心研究江湖形势，和苦练武功，只不过她行动隐秘别人无法知晓罢了。”

慕容云笙道：“在下也见过齐夫人，并承她慨赠双鹰。”

杨凤吟道：“我知道，齐丽儿都告诉了我，那时我已和齐夫人有了默契，得她相助、策划，我才能在短短数月中，使飘花门在江湖上有此成就，她虽是一个妇道人家，但对目下武林形势的了解，恐怕很少有人能够及得。”

慕容云笙道：“原来这中间还有这多内情，不过在下还有一点不解之处，请教姑娘。”

杨凤吟道：“什么事？”

慕容云笙道：“关于那一对苍鹰。”

杨凤吟道：“齐夫人同我谈过，她说那一对苍鹰是她的标识，如若带着行动，武林中很快就知晓她的底细了。”

慕容云笙笑道：“她把一对苍鹰交给在下，用意是让在下代她受过了。”

杨凤吟道：“那也不是，她已知晓，我为决心助你，先要一挫三圣门锐气，三圣门调集待命的庞大实力，将由我们对抗，你们反而成了自由之身，在我们双方对垒之中，你如施展一对苍鹰，截获三圣门飞鸽传出的书信，从中破坏，反将使三圣门有着应付不暇之感，唉！想不到的是三圣门竟然有着惊人的迅速行动，几乎使我们穷于应付。”

慕容云笙道：“这么看来，我那杀父仇人，定然是三圣门中人物了。”

杨凤吟道：“看情形，大致是不会错了，问题是谁是三圣门中的主持人？”

慕容云笙道：“姑娘对三圣门中情况知晓好多？”

杨凤吟道：“除了这些和我动手的人物之外，三圣门仍是一个谜……”

长叹一声，接道：“那齐夫人化了十几年的时间，把武林中高手动态，归隐的情形，推演计算，仍然无法找出一个可以领导三圣门中的人物。”

慕容云笙道：“姑娘是否已问过那些高手？”

杨凤吟道：“问过，但问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慕容云笙正待接口，突闻一阵步履之声，急急奔了过来，杨凤吟右手迅快的一探腰间，抓出一个人皮面具，套在脸上，道：“什么人？”

但闻木门呀然，齐丽儿迅快的奔了进来，道：“我。”

慕容云笙转目望去，只见那杨凤吟一张娇美无伦的脸色，忽然变成了一片铁青，心中暗暗好笑。

只见齐丽儿微一欠身，道：“禀告花主。”

杨凤吟道：“什么事？”

齐丽儿道：“有人要见慕容公子。”

杨凤吟回顾了慕容云笙一眼，道：“你的朋友吗？”

慕容云笙道：“定然是申叔父等，在下出去瞧瞧。”

杨凤吟道：“如若是你的朋友，你就请他们进来，如若不是，那你就不要用管了，三圣门中人诡计多端，无孔不入，如若一点防备不周，就要吃他们大亏。”

齐丽儿一点头，道：“小婢遵命。”

转身向外行去。

慕容云笙举步跨出室门，飞奔出了纯阳宫。

凝目望去，只见申子轩、雷化方，并肩站在纯阳宫外的广场之上。

慕容云笙急步奔近两人，一抱拳，道：“两位叔父。”

申子轩微微一笑，道：“你没有事吗？”

慕容云笙道：“小侄很好。”

他本想说受伤之事，但又恐两人担忧，故而略过不提。

雷化方道：“你见到杨姑娘了吗？”

慕容云笙道：“刚刚见过。”

雷化方道：“那很好，你们谈谈吧，我们仍在原地方等你。”

慕容云笙低声说道：“两位叔父，此刻的杨姑娘，已和过去不同，两位叔父如若无暇最好请入纯阳宫和她谈谈，也许能找出一些宝贵的线索。”

申子轩、雷化方点了点头，紧随慕容云笙身后而行，直入静室。

沿途之上，虽然有花女守道，却未出手阻拦。

只见融融火烛之下，坐着全身白衣的杨凤吟。

申子轩一抱拳，道：“杨姑娘，久违了。”

杨凤吟已取下人皮面具，低声说道：“慕容兄，劳驾掩上房门。”目光转向申子轩、雷化方身上，道：“两位请坐，我正想拜会两位。”

申子轩道：“不敢当，姑娘有什么吩咐，只要遣人知会一声就是。”

杨凤吟道：“三圣门是个很神秘的组织，二位是否知晓那三圣用什么力量，统治着这一股庞大的势力。”

申子轩道：“区区用了二十余年的时光，都无法查出三圣门中首脑人物。”

杨凤吟道：“我原想擒得他们几个重要人物之后，设法逼问出那三圣门中的领导人，但现在证明这办法也不行。”

申子轩道：“姑娘问的什么人？”

杨凤吟道：“雪山三怪，他们在三圣门身份不低，都是圣堂中的护法，

也是最接近圣堂的人物，但他们却无法说出三圣是何许人物。”

申子轩道：“也许他们不肯说。”

杨凤吟低声说道：“雪山三怪已然投效我飘花门中……”

慕容云笙道：“他们不是伤的很重吗？”

杨凤吟道：“不错，但他们没有死啊！”

慕容云笙道：“那哨魔邱平呢？”

杨凤吟道：“邱平不肯投效入飘花门，我已把他囚了起来。”

慕容云笙道：“文啸风呢？”

杨凤吟道：“我放了他。”

轻轻叹息一声，道：“天下武林高手，大都投入了三圣门，我只有设法从三圣门中夺取人手了。”

慕容云笙道：“你抓到三圣门高手，再把他们放回，可是要他们作你内应吗？”

杨凤吟道：“不错。”

慕容云笙道：“你怎知他一定为你效忠？”

杨凤吟道：“我自然不太相信他们……”

话来说完，却突然改口接道：“如若不能找出三圣门的首脑人物，只怕是永远无法对付三圣门，也无法知晓他们是否就是你的杀父仇人。”

申子轩道：“姑娘才慧绝世，还望能替我们想出一个法子。”

杨凤吟道：“办法倒有一个，只是还要你们耐心等上半年。”

申子轩道：“如若那办法当真有效，就算再等一年，也是值得。”

雷化方道：“姑娘可否先把方法见告呢？”

杨凤吟道：“我要半年之中把两种生疏的武功练熟，然后咱们设法混入圣堂中去。”

雷化方道：“姑娘可知圣堂现在何处？”

杨凤吟道：“我正设法查询，同时，也在设法找寻几个可疑的人。”

慕容云笙道：“什么人？”

杨凤吟道：“我虽无法断言三圣门何以三圣门为名，但推想他们可能是以三人为首组成的一个神秘集团，自然这三人应该有蛛丝马迹可寻。”

申子轩低声说道：“姑娘之意，可是想从江湖失踪的人物之中，查出可疑人物？”

杨凤吟道：“不错，这是办法之一，第二个办法，就是咱们设法混入圣堂之中查看。”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我已要那齐夫人就目下失踪的武林人物中，提出了一份名单，想和诸位好好的研究研究，可惜的是齐夫人现在不在此地。”

目光转到慕容云笙的脸上，缓缓说道：“你受了伤，是吗？”

慕容云笙微微一怔，道：“你怎么知道？”

杨凤吟说道：“我看你脸色不好，又想到那齐丽儿定然会用我传授的武功伤你。”

慕容云笙点点头道：“原来是姑娘传授给她的武功。”

杨凤吟低声说道：“我告诉你运气疗治之法，你先行疗伤要紧。”

慕容云笙道：“如何一个疗治之法？”

杨凤吟正待开口，突闻一阵急促的步履之声，传到了门口。

杨凤吟动作奇快，一扬手，带上了人皮面具，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眨

眼间变成了一个面目阴沉的怪人。

只听一阵急促叩门之声，传了进来。

杨凤吟道：“什么人？”

室外外传进来齐丽儿的声音，道：“是奴婢。”

杨凤吟道：“进来。”

齐丽儿推开房门，急步行到杨凤吟身前，低言数语。

杨凤吟微一颌首，齐丽儿又匆匆退了出去。

齐丽儿说话的声音过低，全场中人，除了杨凤吟，都未听清楚她说些什么。

只见杨凤吟缓缓站起身子，说道：“诸位请稍坐片刻，我去去就来。”

显然，齐丽儿传达之事，十分重要，杨凤吟说走就走，也不待几人答话，起身行出室外。

慕容云笙望了申子轩一眼，道：“二叔，发生了什么事？”

申子轩道：“杨姑娘匆匆而去，事情定然很重大，咱们不便打听，只有等一会再作主意了。”

慕容云笙道：“包、程两位老前辈和三叔父，是否也在纯阳宫外。”

申子轩道：“包行见闻广博，应付得去，决然不会惹起纠纷，纵然惹出纠纷，那杨姑娘也会先问咱们……”

但闻砰然一声大震，传了过来，似是有重物跌落在实地上一般。

慕容云笙一们身，举步向外行去。

申子轩一伸手，抓住了慕容云笙，低声说道：“也许是人家飘花门中的私事，未得杨姑娘召唤咱们之前，最好不要多管。”

慕容云笙还未答话，突然砰的一声，木门被撞击而开。

申子轩虽然持重，但打架打到了眼前，倒也不能不管了。

当下一提气，左掌护胸，右掌准备应敌。

雷化方横身挡在慕容云笙身前，道：“贤侄不是受了伤么，赶快退下。”

慕容云笙心中忖道：“这话不错，我既是不能和人动手，倒是不便冒险。”

只见那大门的木门，不停的摇动，却是不见有人冲入室中。

申子轩见多识广，立时一挥手，道：“五弟、贤侄小心来人的百步神拳。”

话刚落口，呼的一股掌风，打入室中，击熄了桌上的灯火。

室中骤然间黑了下來。

似乎是一个人借着击熄那灯光的一瞬，冲入了室中。

申子轩身随掌走，向门口欺去，口中喝道：“什么人？”

伸手关上两扇大门。

原来，他听那衣袂之声，似是只有一人入室，掩上室门，以免再有强敌借机悄然入室。

室中一片寂然，不闻回答之言。

申子轩冷冷说道：“阁下既然有胆子敢闯入此地，为什么不敢报上姓名？”

但见火光一闪，雷化方晃燃了一支火折子。

雷化方还未来得及燃上火烛，突觉一股掌风掠面而过，击熄了燃起的火折子。

这一来，也同时暴露出那人的存身之处。

申子轩一侧身，疾向前面冲了过去，左掌护身，右手呼的拍出一掌。

雷化方虽然也看出了那人的停身之处，但他知晓慕容云笙受了伤，不敢轻易离开，只好守在慕容云笙的身前。

申子轩一掌拍空，已知对方逃避开去，立时一吸气，疾向后面退开。

他反应虽快，对方的动作更快，就在那向后退避之时，一股奇厉的掌风，直撞了过来。

申子轩心中暗道：久闻百步神拳，伤人于百步之内，不知它的真实力道如何，倒不如接他一掌试试。

心中念转，也就不过是眨眼间的工夫，右掌一挥，推了出去。

只觉那撞来的力量，十分强大，申子轩虽然接下了一掌，人却被震得身不由己的后退了一步。

那人似是已觉出了申子轩硬接下他的拳势，冷哼一声，道：“好胆气，再接我一拳试试。”

喝声未绝，又是一股拳风，撞了过来。

申子轩接下一拳，已知厉害，不敢再接，一吸气，急急向后退开了三尺。

原来百步神拳，打出之时，无影无形，拳劲中物，才有反应，夜暗之间，也无法看出那扬拳击出的方位，是以躲避之法，只有躲远一些。

但闻砰然一声，似是拳风击在了一张木桌之上，木桌被拳风击翻。

接着响起了一阵波波之声，似是桌上之物，跌落在地上。

只听一声冷哼，道：“阁下怎么不接在下的拳风了。”

申子轩暗忖道：他这百步神拳，可以及远，我们在暗中和他动手，那是吃亏太大。

只听雷化方的声音，传入耳际，道：“阁下凭百步神拳，在夜暗中和我等动手，沾光非浅，我等只有以暗器还击了。”

只听砰的一声大震，雷化方声音突然中断。

申子轩听那撞击之声，分明是拳力击在木面之上，心中暗道：是了，五弟隐在一张桌椅之后发话，使对方误击桌椅。

忖思之间，一缕细微的破空金风，划破了室中沉寂。

原来雷化方听风辨位，发一支金笔还击过去。

破空的金风，虽然微小，但室中都是高手，听得极是清楚。

但闻波的一声，金笔似是钉在了墙壁之上。

紧接又是一声大震，那人还了一记百步神拳，但也未打中雷化方，拳劲击在墙壁之上。

原来，雷化方发出金笔之后，人也闪避开去。

室中突然间静了下来，静得听不到呼吸之声。

敢情室中人都知道遇上了劲敌，全都闭住了呼吸。

双方对峙了大约一刻工夫之后，室外突然响起步履之声。

申子轩心中暗道：来人大约是飘花门中人了，就算是杨姑娘玉驾亲到，但在毫无防备之下，也无法承受一记百步神拳，必得先行设法提醒她们一句才成。

心中念转，脚步同时开始快速移动，口中高声喝道：“姑娘小心强敌的百步神拳。”

但闻波波连声，那人已连续发出了拳风，但申子轩移动奇速，那人连发了数拳全都未能击中。

室中重归静寂时，那室外的脚步声，也同时停了下来。

显然，来人也有了警觉。

申子轩觉出自己目的已达，也就不再作声。

黑暗中，雷化方悄然移步在慕容云笙的身前。

沉寂延续了一刻工夫之久，突闻篷的一声，室门大开。

紧接着，一道强烈的灯光，照射了进来。

申子轩转眼望去，只见一个青衫人，紧倚墙壁而立。

那青衫人反应奇快，灯光一闪之下，立时飞跃而起。

快得申子轩未能看清来人的面形。

但那执灯人，也不含糊，灯光随着向上照去。

只见那青衫人身子一闪，全身隐入横梁之上。

那青衫人隐入梁上的同时，随着发出了一记百步神拳。

申子轩突然纵身而起，寒芒闪动，手中长剑已然出鞘，直向那青衫人扑了过去。

但见寒芒一闪，长剑刺中横梁，那青衫人却飘然而下。

申子轩一击未中，右手微微加力，借势一个翻转，呼的一声，从横梁上疾越而过。

果然，那青衫人飘身退开时，翻身打出了一记百步神拳。

就这一眨眼间，两条人影，已冲入室中。

当先一人正是齐丽儿，手中高举着一盏气死风灯。

齐丽儿身后，紧随戴着面具的杨凤吟。

青衫人这时正飘身落着实地上，扬手一举，击向那杨凤吟。

但见杨凤吟娇躯微微一侧，右手反向门外拍去。

不知她用的什么巧力，竟然轻轻把一股强凌绝伦的力道化解开去。

那青衣人微微一怔，道：“好一招借力打力的手法，你是飘花令主了？”

杨凤吟冷笑一声，答非所问道：“你是什么人？”

青衣人道：“在下唐天宏。”

申子轩道：“原来是神拳太保唐少庄主。”

唐天宏道：“不敢当，阁下何许人？”

申子轩道：“在下申子轩。”

唐天宏缓缓取下人皮面具，露出剑眉朗目，道：“听家父提过申大侠。”

杨凤吟缓缓说道：“唐天宏，你来此作甚？”

唐天宏道：“在下来此，希望见见飘花令主。”

杨凤吟道：“见她作什么？”

唐天宏道：“在下邀游江湖，闻道近日中飘花令主，突然崛起江湖，希望见识一下究竟是什么样一个人物。”

杨凤吟道：“只是如此么？”

唐天宏道：“不错，在下千里追踪，寻至此处，只不过是慕名相访而已。”

杨凤吟道：“你如愿了。”

唐天宏双目盯着杨凤吟瞧了一阵，突然仰天大笑道：“当真是见面不如闻名，区区告辞了。”

转身大步向外行去。

杨凤吟道：“站住，这般说来就来，说去就去，你想的太容易了。”

唐天宏哈哈一笑，道：“花令虽然已震动江湖，但却未能镇住我唐某人，姑娘这等气势凌人，不知想如何对付在下？”

杨凤吟淡淡一笑，道：“你很自负。”

缓步对唐天宏行了过去。

唐天宏不自觉退后了两步，道：“姑娘再向前逼进，唐某人要出手了。”

杨凤吟笑道：“尽管出手，我倒很愿见识一下百步神拳，除了能及远伤人之外，还有些什么奇快的变化。”

唐天宏冷笑一声，道：“姑娘小心了，”突然一扬右手，虚空击向杨凤吟。

申子轩暗暗惊道：“唐家这百步神拳，威震江湖数十年，杨凤吟武功虽然高强，但只怕也难受这一击。”

杨凤吟右手抬起，迎着唐天宏的拳势，拍出了一掌。

这一次，她不再施用借力打力之法，显是硬拼硬的接了一掌。

杨凤吟白衣飘动，向前行进的身子突然停下来。

唐天宏却身不由己的向后退了两步。

杨凤吟冷然一笑，道：“你还有什么武功，快些施展出手，如是我等的能耐，就要回手还击了。”

唐天宏脸色一片肃然，缓缓扬起了左拳。

杨凤吟站着不动，似是再等着唐天宏的拳势。

申子轩、雷化方等，眼看那杨凤吟硬接一记百步神拳，竟然行若无事，心中放宽了不少。

唐天宏突然吐气，左拳疾落，连人带拳，直捣过来。

这一击，乃是他毕生的功力所聚，威势非同小可，拳势中带起了一股劲风。

杨凤吟这次不再硬接拳势，直待唐天宏拳势近身，才突然一侧身子，右手快速绝伦的拍出一掌。

这一掌出落奇快，唐天宏又是在全力施为，无余力应付奇变，被杨凤吟一掌拍在左肩之上。

他奔冲之力，再加上杨凤吟拍出一掌力量，合二为一，身不由己的直撞墙壁之上。

但闻砰然一声，唐天宏的拳势，捣穿了墙壁，人却借回震之力，停了下来。

齐丽儿突然欺身向上，扬出两指，点中了唐天宏的穴道。

唐天宏缓缓移动脚步，回过身子，道：“姑娘胜的不武。”

杨凤吟道：“你不服气吗？”

唐天宏道：“不错，在下虽然败了，但却败的不服。”

杨凤吟道：“如何你才肯服气。”

唐天宏道：“如是姑娘一招一式的打败了我；我才服气。”

杨凤吟道：“好！如是你心中服气了，可否愿投我飘花门下？”

唐天宏沉吟了一阵，道：“这个在下做不得主。”

杨凤吟道：“这话怎么说？”

唐天宏道：“家父虽然已退出江湖，归隐林泉，但他还是一家之主，此等大事，必得家父允准才行。”

杨凤吟淡淡一笑，道：“你无缘无故的找上门来，和我们打了一架，败了又觉着不服气，赌又不肯赌，只是要我们放了你再打一场，看来你要占尽了所有的便宜啦。”

唐天宏沉吟了一阵，道：“在下不能答允你加入飘花门，不过在下可以答允为姑娘做三件事，那和加入贵门，也无不同了。”

杨凤吟略一沉，道：“好吧！就照你的意思。”

目光一掠齐丽儿，道：“解开他的穴道。”

齐丽儿应了一声，伸手拍活了唐天宏两处穴道。

唐天宏活动一下手脚，道：“何人和在下动手？”

杨凤吟道：“你伤的很重，似是应该运气坐息一阵，咱们再打不迟。”

唐天宏长长吁一口气，道：“姑娘想的很周到。”

杨凤吟道：“对付你这等倨傲之人，必得要你心口俱服，才肯为我效力。”

唐天宏已然盘膝坐下，闭目调息。

过了一会儿，唐天宏睁开双目，道：“可以了。”

杨凤吟道：“好！让你先机。”

唐天宏已知杨凤吟武功高强，也不再客气，道：“姑娘小心了。”

喝声中，双拳连环击出，展开了一轮快攻。

杨凤吟白衣飘动，投入唐天宏的拳影之中。

唐天宏的拳势愈来愈快，力道也愈来愈强，二十合后，但闻拳劲呼啸，满室生风。

申子轩、雷化方都是见闻博广之人，但对这威猛拳势，也是初见，暗暗赞道：“唐家神拳，果然是名不虚传。”

搏斗中突闻一声闷哼，两条人影，霍然分开。

杨凤吟肃立原地未动，唐天宏却一连后退五步，才站稳了身子。

唐天宏满脸困惑之色，望着杨凤吟，道：“姑娘用的什么手法，击中了在下一拳？”

杨凤吟缓缓说道：“你不用管我用的什么手法？只问你心中服是不服？”

唐天宏沉吟了一阵，道：“如若要在下据实而言，唐某心中实是不服。”

杨凤吟道：“好！你心中不服，咱们就再来比过。”

唐天宏侧身而上，道：“好，还是在下先出手吗？”

杨凤吟道：“自然还是你先行出手。”

唐天宏拳势一扬，击向杨凤吟。

但见掌、拳交错，两人重又打在一起。

灯光下，只见两条人影，交叉盘旋，已然无法分出敌我。

两人交手将近百招时，唐天宏突然大喝一声，踉跄而退。

这一次，唐天宏大约伤的很重，一连退后了七八步，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杨凤吟冷冷地说道：“阁下心中服了吗？”

唐天宏黯然说道：“唐家神拳的威名，想不到竟然栽倒在姑娘手中！”

喘了两口气，接道：“在下既和姑娘有约，自然要遵从约言，不过，我受伤不轻，至少需要三日疗伤，三日后，在下再来此受命。”

杨凤吟道：“三日后，我也许不在此地，不过我要她传命给你。”

目光一掠齐丽儿。

唐天宏望了齐丽儿一眼，道：“就此一言为定，在下去了。”挣扎而起。

行到门口之处，突然回过身来，道：“在下还有一事，奉恳姑娘。”

杨凤吟道：“什么事？”

唐天宏道：“在下有两位从仆随来，不知是否可以让在下带走？”

齐丽儿接道：“他们都伤的很重，此刻正在疗治伤势，不宜行动。”

唐天宏道：“是否有生还之望？”

齐丽儿道：“伤势很重，却非致命，只是疗治之时，无法行动。”

唐天宏不再多言，步履踉跄的奔出室外。

齐丽儿紧随唐天宏身后，行出室外。

杨凤吟目睹两人去后，低声对雷化方道：“有劳老前辈关上室门。”

雷化方快步去，掩上室门。

杨凤吟取下面具，张嘴喷出一口鲜血。

慕容云笙吃了一惊，急急行了过来，道：“姑娘伤的很重吗？”

杨凤吟淡然一笑，道：“我要没戴人皮面具，他决然不会认输，他会从我脸色神情中，瞧出我也在勉力支撑。”

申子轩道：“唐家神拳，十步外能击毙虎牛，姑娘要……”

杨凤吟接道：“不用为我担心，我受伤未愈，又和他一番剧斗，震动了内腑气血，使伤势恶化，不过不要紧，休息三五天就可以恢复。”

慕容云笙道：“姑娘要多多保重。”

杨凤吟道：“三圣门中，虽然是高手如云，和我们动手的人，在三圣门充其量不过是二流脚色，但我已胜的很勉强，算起来，应该是两败俱伤。”

申子轩道：“姑娘先行疗伤要紧，暂时不用想这些烦心的事。”

杨凤吟道：“除了三圣门高手之外，唐天宏是数月所见，武功最强的人，这人必要收他入飘花门中才成，不然，亦将为三圣门所用。”

目光转到慕容云笙的脸上，接道：“我这数月的计划，都已幸获成功，目下江湖上，都已把飘花门和三圣门并称一起，可是事实上我们胜的很苦。”

慕容云笙道：“你短短数月中，组成飘花门，花令动江湖，非绝世才华岂能办到，姑娘实足以自豪了。”

杨凤吟微微一笑，道：“不用给我戴高帽子，帮我一个忙，好吗？”

慕容云笙道：“只怕在下没有帮姑娘的能耐吧！”

杨凤吟道：“自然是有了，只是你肯不肯帮忙而已。”

慕容云笙道：“但得力能所及，无不全力以赴。”

杨凤吟道：“我要你留在这里帮我疗伤。”

慕容云笙微微一怔，道：“在下不通医道，如何能助姑娘。”

杨凤吟道：“不要紧，只要你答应留下就成了，你虽不通医道，但我却很精医道，其实，你本身也伤的很重，应该留下来疗息才是。”

慕容云笙正待答话，申子轩却抢先说道：“既是杨姑娘需你留此，你就留下好了。”

雷化方道：“姑娘疗伤要紧，我等先行告辞。”

慕容云笙道：“两位叔父行踪何处，咱们以后要如何会聚？”

杨凤吟：“不劳费心。”

缓缓从怀中取出一个密封，递向申子轩，接道：“这密封之中，已写明了咱们会合之处，时间及地点，都注明甚详，老前辈请拆开瞧看，要默记心中，然后，就火焚去，最好不要对别人谈起，需知多一人知晓，就多一个泄漏的机会。”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好啊！她竟然早已有备了。”

申子轩神情严肃的点点头，就烛火前拆开密封，仔细瞧去。

雷化方退后三步，避立五尺开外。

申子轩看了几遍，就火烧去密函。

杨凤吟道：“你都记下了。”

申子轩道：“记下了。”

杨凤吟道：“希望你们及时赶到，先到者等候后到之人，不见不散。”

申子轩道：“就此相约而定。”

杨凤吟道：“记好联络暗号，不可掉以轻心，在未到约会时日之前，诸位最好能隐秘行踪，不要和三圣门中人动手。”

申子轩道：“在下记下了，姑娘多保重，我等去了。”

带着雷化方，转身向外行去。

行到室门口处，突然又回转身子，道：“贤侄，齐夫人赠你的双鹰，应该如何处理？”

杨凤吟道：“双鹰自有旧主照顾，不用两位费心了。”

申子轩道：“姑娘安排妥善，算无遗策，佩服，佩服。”

杨凤吟谈谈一笑，也不答话。

申子轩大步出室，顺手带上室门。

杨凤吟回顾了慕容云笙一眼，道：“你是否有些奇怪，我留你助我疗伤？”

慕容云笙道：“是的，在下确实有些奇怪，难以测出姑娘留我用心。”

杨凤吟伸手取出一个玉瓶，拔开瓶塞，倒出了两粒白色丹丸，道：“先吃下这颗九转丹，我再传授你疗伤口诀，咱们要在这室中停留三日以上，疗好了伤势，再谈不迟。”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她此刻不肯说，问她也是枉然，她似是对每一件事，都已有了很周密的计划，等着她自己说吧。

心中念转，伸手接过丹丸，投入了口中。

杨凤吟也吞下手中丹丸，简明的说出疗伤之法。

慕容云笙闭上双目，盘膝而坐，依法施为。

只觉神志渐渐晕迷，睡意渐浓，不觉间睡熟了过去。

待他一觉醒来，已是天色大亮的时候。

迷朦的意识中，感觉坐的地方不对，身体也有着一种轻微的异样之感，但是又无法说出哪里不对。

转目望去，只见杨凤吟仍然盘膝而坐，身上白衣如水淋一般，眉宇间的汗水尚未干，心中大感奇怪，暗道：“她好像经过了一番剧烈的搏斗一般，不知是何缘故。”

运气相试，内腑中苦疼已消，似是伤势已经痊愈。

回想昨宵经历，杨凤吟传授自己的似是一种深奥的坐息之法，纵有疗伤之用，也不致如斯神速，难道是那九转丹的神效不成。

但觉疑窦重重，却是想不出一点头绪。

忖思之间，瞥见杨凤吟启目一笑，道：“慕容兄，伤势好了么？”

慕容云笙道：“姑娘丹药神奇，在下的伤势已愈。”

杨凤吟道：“那很好，现在，该你帮我了。”

慕容云笙道：“要在下如何帮助。”

杨凤吟道：“大约再过一个时辰，我会突起而舞，留神看着我，当我筋疲之时，就把我拉着，拍我‘神庭’‘命门’两处穴道。”

慕容云笙怔了一怔，道：“这两处都是致命要穴，如何能够轻易动得。”

杨凤吟道：“所以，我不敢假手他人，要找一个我最信任的人。”

慕容云笙道：“既是姑娘以性命相托，在下也不再推辞了，就请姑娘在

我顶门之上，先行劈下一掌，力道足以闭穴，却不伤脑子。”

杨凤吟道：“好，我就作给你瞧了。”

举步行近慕容云笙，举手在他顶门上拍下一掌。

慕容云笙只觉头脑一昏，晕晕欲睡。

杨凤吟迅速的又在慕容云笙顶门拍下一掌，慕容云笙有如迷朦中陡然被人在身上泼了一身冷水，一下子醒了过来。

杨凤吟举手理一下鬓角散发，笑道：“这不是很容易吗？”

慕容云笙道：“如果不顾对方伤亡，的确是容易的很。”

杨凤吟道：“你不要太过紧张，只要胆大心细一些，就行言罢，闭上双目，不再理会慕容云笙。”

慕容云笙一面回忆适才‘神庭穴’上所承受的力道，一面看着杨凤吟的神情变化。

过约一个时辰，果见盘膝而坐的杨凤吟挺身而出，挥袖起舞。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她心中明知要有此一舞，不知何故，又不肯设法防止。”

凝目望去，只见杨凤吟脸上是一片虔诚、肃穆的神色，似是这挥袖起舞一事，十分庄严。

但见她舞姿优美，有若天女散花，由慢而快，愈舞愈急。

渐渐的，慕容云笙已无法看清杨凤吟那优美的舞步，只见一团风影，满室流动。

这时，慕容云笙才陡然警觉，这似是极高强的武功，一种若云气流动，快速的无法捉摸的奇奥身法。

不知何时起，那快速的身法，突然间由极快而逐渐的转缓。

片刻后，又可见那优美的舞步。

慕容云笙细看之下，不禁吃了一惊。

原来，杨凤吟身上白衣，已完全为汗水湿透，有如刚由水中拿起一般。

慕容云笙看情形，已知她累的筋疲力尽，急急说道：“姑娘，快些休息罢！”

杨凤吟轻舞如故，似是根本不知晓有人叫她。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她说过，如若她舞的无法休止时，就要设法助她一臂之力。

心中念转，人却突然向前欺去，右手一伸，抓住了杨凤吟。

杨凤吟虽然已累的不停喘气，人却仍然是挣扎欲舞。

慕容云笙突然想到那杨凤吟相告之言，急急在她‘神庭’穴上拍了一掌。

杨凤吟身子一颤，突然停了下来。

慕容云笙右手扬动，又轻轻在杨凤吟‘命门’穴上拍了一掌。

杨凤吟立刻安静下来，闭上双目，似是熟睡了过去。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她在疲劳之下，我连在她两处要穴上拍了一掌，这力量不得有分寸之差，稍用力量就要伤了她的性命。

心中念头转动，不自觉伸手按在杨凤吟前胸之上。

只觉她心脏仍在不停的缓缓跳动，显然自己两掌拍穴的力道，都控制的极为适当。

低头望去，只见杨凤吟那原本红里透白，艳若桃花的脸上，此刻却变的一片苍白，凤目紧闭，樱唇轻合。抱着杨凤吟行到静室一角，脱下了自己身

上青衫，铺在地上，把杨凤吟放下，望着杨凤吟呆呆出神。

原来杨凤吟只告诉他如何拍她两处穴道，却未说明何时何情之下，应该解她的穴道。

慕容云笙又不敢自作主意，只怕伤了杨凤吟，只好望着杨凤吟坐以观变。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忽见杨凤吟那苍白的脸上，泛起了一片艳红，樱唇启动，星目微睁，缓缓挺身坐了起来。

慕容云笙恍然大悟，忖道：“是了，我这拍穴力道轻，只要气力恢复，随便就可运气自解了。”

杨凤吟望望身子下面铺地长衫，又望望慕容云笙，举手一掠秀发，笑道：“你等得急吗？”

慕容云笙道：“不要紧，你完全恢复了？”

杨凤吟道：“完全恢复了，这要多谢慕容兄的帮忙了。”

慕容云笙道：“一点微劳，何足挂齿，说起倒叫在下汗颜了。”

杨凤吟道：“慕容兄有此看法，但我却不然，我有过一段很长时间的脆弱，不论何人，在那段长时间中，都可取我之命，也可轻而易举的废去我一身武功，他可以在我身上施下毒手，威迫我以后听他之命。”

慕容云笙道：“姑娘想的很多。”

杨凤吟道：“如若我没有经过一番思虑，如若对你没有绝对的信任，我也不敢这样冒险了。”

慕容云笙道：“姑娘肯这样相信我，在下感到很荣幸。”

语声一顿，接道：“在下有几句不当之言，不知可否问问姑娘？”

杨凤吟道：“什么事？”

慕容云笙道：“姑娘适才可是练的武功吗？”

杨凤吟道：“不错，是一种很奇怪的武功，看起来像跳舞一样。”

慕容云笙道：“那是什么武功，有何用途？”

杨凤吟道：“那武功名叫‘飘花步’，又名‘十二化身步’，适宜在强敌环伺之中施用，或是用来对付武功高过自己的人。”

慕容云笙突然想到，自己醒来之时，曾见她衣衫尽湿，那是说自己醒来之前她已经练过一次武功了。当下说道：“在下醒来之前，姑娘可是已练过一次了？”

杨凤吟道：“没有，刚才是第一次。”

慕容云笙道：“在下醒来时，姑娘似是已满身汗水。”

杨凤吟道：“那是帮你医伤累的，现在，告诉你不妨事了，齐丽儿伤你的手法很阴毒，受伤之人不论服用何等灵丹，也只能保持住伤势不再恶化，却无法使伤势痊愈，心得有一个武功高强，而又深谙此武功的人，设法助你打通受伤的穴脉。”

### 第三十六回 以口比武

杨凤吟神情肃然地说道：“目下我们正处险恶的境遇之中，我们的实力如何，我自己心中最为清楚了。目下已经骑上虎背，唯一的办法，就是设法找出三圣门真正的首脑，和他们放手一拼，因此，我决定找上圣堂，查看一下三圣门真正的内情。如是能够找出三圣，那是最好，否则至少也该了解一下三圣门中内情，三圣门中控制属下，似是有一种很特殊的方法，咱们要查出这种方法，为什么那么多武林高手，愿意替他们卖命。”

慕容云笙道：“不错，这等追本溯源，才是真正办法。”

杨凤吟道：“我再三的思索之后，觉着进入圣堂时，力求隐秘，而且不能人数太多。”

慕容云笙心中忖道：听她口气，似乎是她心中，早已成竹在胸了。

当下说道：“姑娘准备带什么人同去呢？”

杨凤吟道：“你、我，再加上齐丽儿和唐天宏，大约差不多了。”

慕容云笙道：“姑娘刚才给我申叔父一封密函，不是约他们同往吗？”

杨凤吟道：“不是，我要他们在一定的时间内，集中于一处地方，然后，等我们之命，如若我们需要人手相助，那就差人通知他们赶往会合，如是我们圣堂全无所获，那就赶往和他们会合一起，再行设法，别作他图。”

慕容云笙道：“姑娘思虑周详，布置严密，好生叫在下佩服。”

杨凤吟道：“飘花门中事，我准备暂时交由那齐夫人代我处理，在咱们往圣堂之时，不再和三圣门中人硬拼，只求虚张声势，扰乱他们的耳目而已。”

慕容云笙道：“姑娘一切安排，均甚妥善，在下遵命行事就是。”

杨凤吟道：“先说给你听，是要你帮我想想主意，如是听出有什么不妥之处，只管提出来，咱们再作商议。”

慕容云笙道：“姑娘的安排，天衣无缝，缜密至极，只是其间，有两点必得再作推敲。一是那唐天宏会不会如约赶来？是否可用？”

杨凤吟道：“咱们在此，还有三天时日小息，唐天宏若能如期赶来，那是最好不过，万一他不能赶来，咱们就少去一人。”

目光转到慕容云笙的脸上，接道：“我听那齐夫人说，你武功很高强，她轻易不肯称赞别人，她的话自然可信，足见这几个月中，你已学得令尊遗留下来很多武功。

你和我，再加上齐丽儿和唐天宏，应该算是很强的联手阵势，我想纵不能进而取敌，退求自保，应该是没有很大的问题。”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她和三圣门本无过节，短短数月间，突然间形成了势不两立之局，其间固然是三圣门太过嚣张，不愿让飘花门崛起江湖，但她突然间全心全意的要和三圣门周旋到底，不知是为了何故，如若说她是为我，但我们似没有这份深厚的交情啊……”

杨凤吟不见慕容云笙答话，忍不住笑道：“你在想什么？”

慕容云笙道：“我在想，那唐天宏是否可靠，我们深入三圣门，何异闯入了龙潭虎穴，如是那唐天宏中途变节，岂不是反误大局，我们的行动，取乎隐秘二字，如是内有可忧之虑，那就不如少一人好些了。”

杨凤吟道：“你怕那唐天宏是三圣门派来的卧底奸细，是吗？”

慕容云笙微微一怔，道：“怎么，难道他也是奉姑娘花令召来此地吗？”

杨凤吟摇摇头道：“那倒不是，以他做人的倨傲，岂肯受我花令之召。”

慕容云笙道：“那他为何而来？”

杨凤吟道：“名利、情关，最难勘破，尤其一个情字，乃心之所念，灵犀所系，他不知不觉就来了，一个字曰情。”

慕容云笙若有所思的点点头，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杨凤吟道：“我说你不明白。”

慕容云笙道：“姑娘已经说的很明显了，在下就是再笨一些，也该听的明白了。”

杨凤吟道：“你倒说说看。”

慕容云笙目盯在杨凤吟的脸上，瞧了一阵，道：“他为姑娘而来。”

杨凤吟眨动了一下星目，道：“我说你想歪了，果然不错。”

慕容云笙道：“哪里不对了。”

杨凤吟道：“人家为了齐丽儿，你怎么会缠到我的身上来。”

慕容云笙道：“齐丽儿。”

杨凤吟道：“是啊，你再仔细的想想看，她是不是很漂亮？”

慕容云笙沉思了一阵，道：“不错，的确是个很美的女孩子，不过，她如和姑娘……”

忽然想到，出口之言，太过轻浮，立时忍下不言。

不料杨凤吟偏偏追问了一句，道：“比我怎么样？”

慕容云笙道：“比起姑娘……比起姑娘……”

杨凤吟道：“这室中只有我们两个人，你纵然说错了什么，也不要紧，放心的说吧。”

慕容云笙道：“比姑娘差远了，齐丽儿诚然是娇媚可人，但她和姑娘仍有着云泥之别。”

杨凤吟道：“但她比我好福气，有人为她追踪千里，我却是为人……”  
嫣然一笑，住口不言。

慕容云笙听她中途住口，也未用心推测下面的话。

杨凤吟转眼望去，只见慕容云笙神情平静，对自己并不留心，不禁轻轻叹息一声，道：“如是咱们这次落入三圣门安排的陷阱之中，不幸死亡，唐天宏和齐丽儿，一点也不冤枉。”

慕容云笙道：“他们都还年轻，来日方长，怎能说死的不冤。”

杨凤吟道：“唐天宏求仁得仁，虽然未和齐丽儿生为夫妇，但能够死葬一穴，那也算偿了一半心愿，至于齐丽儿，也许她还蒙无所知，不晓得唐天宏为她千里而来，但如到死亡边缘之时。

唐天宏定会一吐心声。”

举手理一下长发，接道：“就算那齐丽儿不知道吧，但有人能为她冒险犯难，陪同死亡，郎情如斯，齐丽儿死也可以瞑目了。”

慕容云笙只觉她言有所指，但却不知如何答复，只好默然一笑。

杨凤吟缓缓站起身子，道：“慕容兄，咱们该吃饭了，是吗？”

她这一提，慕容云笙果然觉着腹中饥肠辘辘，有些饿意，当下应道：“不错，咱们该吃点东西了。”

杨凤吟道：“齐丽儿就守在外面，不过相距较远一些，你去招呼她一声就行了。”

慕容云笙依言拉开室门，果见齐丽儿守在两丈开外处转角所在。

那齐丽儿十分聪明，一见慕容云笙，立时跑了过来，低声说道：“想吃

饭了，是吗？”

声音低微，慕容云笙站在对面也只是隐隐可闻，但神态之间，却充满着一种娇俏，令人惜爱，不禁微微一笑，道：“不错，有劳姑娘！”

齐丽儿接道：“我去拿来。”

转身快步而去。

慕容云笙望着齐丽儿远去的背景，心中暗道：这丫头果是有一股娇媚动人的风韵，无怪唐天宏一见钟情了。

心念转动，人却转身行入室中。

抬头看去，只见那杨凤吟已然戴上了人皮面具，一张娇美绝伦的面孔，登时变成了一张铁青的怪脸。

片刻后，齐丽儿送上菜饭。

娇媚的齐丽儿，对那杨凤吟似有着无比敬重，恭恭敬敬的行到杨凤吟身前，放下菜饭，转身而去，随手带上房门。

两人匆匆食毕，齐丽儿适时而入，收起餐具。

杨凤吟缓缓取下人皮面具，道：“去拴上门，我要试试你的武功。”

慕容云笙怔了一怔，但仍然依言拴上室门，道：“姑娘体能已经恢复了没？”

杨凤吟摇摇头，道：“那有如此之快？”

慕容云笙道：“那你如何和我动手？”

杨凤吟道：“君子动口，咱们用口来比武，也是一样。”

慕容云笙道：“这倒是从未听闻过的事情，如何一个比法？”

杨凤吟道：“我用口说出攻你的掌势、剑招，你用口回答如何破解，中间击掌记时，掌响三次，如是还不能回答出口，那就算败了。”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动手相搏，固然是间不容发，但应对的手法，却和习武人的本能，意识相关，而且应变之道，不限一法，这等用口对答，必需要把应对之法，用口说出，而且还要应对适切，不能有丝毫投机取巧，那是比动手相搏更加困难了。

心中念转，口中却应道：“在下恭敬不如从命，那就勉力一试吧！”

杨凤吟道：“小心了，我左掌用‘旁花拂柳’，攻你右侧，右手长剑‘浪击礁岩’，点你前胸。”

慕容云笙道：“好厉害，一动手就剑掌齐施……”

但闻波的一声轻响，杨凤吟双掌，互击一响。

慕容云笙急道：“我右手长剑‘玄鸟画沙’封你剑势，身躯侧转，左手‘画龙点睛’点你左腕脉穴。”

杨凤吟微微一笑，道：“我左掌‘腕底翻云’，反扣你的腕穴，右手长剑‘铁牛耕地’，刺你下盘。”

慕容云笙一怔，道：“你一点不肯退避。”

杨凤吟淡淡一笑，五掌轻击一响。

慕容云笙脑中迅即勾绘出杨凤吟一幅攻袭自己的画面，以寻求破解之法。

掌式剑招，一一从脑际之中闪过，但却想不出适宜破解之法。

这只是普通的剑招、掌法，只因杨凤吟用出的时地适切，使剑掌都发挥了极大的威力。

波的一声、第二掌轻轻响过。

慕容云笙心中一急，道：“我长剑回转‘横断云山’，左掌

杨凤吟接道：“不能用左掌，这是同归于尽的打法，我非要向后退避不可。”

慕容云笙尴尬一笑，道：“惭愧，惭愧，在下被姑娘攻袭两招，就迫的非要拼命不可了。”

杨凤吟道：“口头比武，不同于真正动手，如是咱们真的动手，我想你定会施用‘盘马弯弓’，破我的‘铁牛耕地’，‘玉女投梭’破我的‘腕底翻云’。”

慕容云笙恍然而悟，暗道：“不错啊！这两招并非奇学，怎么我就是想不起来，用以破敌呢？”

但闻杨凤吟道：“刚才我先行出手，抢了先机，现在你先攻我。”

慕容云笙心中一动，暗道：我如抢先攻她，那决不能又被她三五招内逼败，使她轻视于我。

争胜之念一动，脑际间迅速的闪过苦习父亲遗留剑招掌法。

杨凤吟看他神情凝重，知他在苦思求胜之机，静坐一侧，微笑不言。

这一刻时光中，慕容云笙汇集了毕生的智慧，把学得父亲遗留的武功，从头到尾的思索一遍。过去本有甚多不解之处，也在这一瞬间融通了。

原来，慕容云笙在杨凤吟逼迫之下，全神集中，使智慧和潜能，全部发挥作用，这一刻时光中，有如过了数年一般，使了然了很多平日苦思不解的疑难武功。

但这一刻，也是他心智耗消最大的一刻，眉宇间泛起隐隐的倦意。

杨凤吟冷眼旁观，看的十分真切，轻轻咳了一声，道：“慕容兄，你很累，是吗？”

慕容云笙紧张的心情，突然间松懈下来，微微一笑，道：“不错，不知何故，我有些疲累的感觉。”

杨凤吟道：“恭喜慕容兄了。”

慕容云笙奇道：“什么事，恭喜在下。”

杨凤吟道：“当年我学‘飘花步’时，总是有很多地方想不明白，有一次在父母讥笑之下，我全神苦思，那一刻时光中，我觉着自己突然长大了很多，很多不解之处，也为之突然贯通，和慕容兄一样，也有着疲累异常的感觉。”

慕容云笙微微一笑，道：“多谢姑娘的指点。”

杨凤吟道：“你先坐息一下，好在还有两日时间，等你疲倦恢复时，咱们再行比试不迟。”

慕容云笙此刻心中已经有些了然，那杨凤吟并非是真的要和他比武，而是要再施用一种方法，激励他的武功。

两日时光，弹指而过。

在这两日之中，杨凤吟用口试比武之法，逼使慕容云笙把父亲遗留剑招、拳法，全都用了出来，使慕容云笙获益极大。

第三日薄暮时分，唐天宏如约而至。

三日少息，已使唐天宏完全恢复。

杨凤吟戴上人皮面具，在静室设下一席酒筵，而且把齐丽儿也安排筵席之上。

唐天宏很沉着，直待酒过三巡之后，才望着杨凤吟，道：“唐某三日之

约，今日届满，总算如约赶来。”

杨凤吟道：“你很守信诺。”

唐天宏道：“大丈夫一言如山，岂能失信于人。”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姑娘有何差遣，可以说出来了。”

杨凤吟道：“我想要唐大侠去一趟三圣堂。”

唐天宏似是未料到杨凤吟会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不禁一怔，道：“可是那三圣门的圣堂吗？”

杨凤吟道：“不错，正是三圣门的发号施令所在。”

唐天宏端起面前酒杯，一饮而尽，道：“在下答允受姑娘差遣三事，姑娘吩咐出口，唐某自是不能推辞，不过，说来很惭愧，唐某人并不知那圣堂所在。”

齐丽儿突然接口说道：“你难道不会去找吗？”

唐天宏苦笑一下，道：“三圣门不但耳目众多，高手如云，而且行动机密神速，目下武林中人，都知有一个三圣门，但他们却很少知晓那圣堂何在。”

杨凤吟微微一笑，道：“咱们也不能故意的刁难唐少庄主，我的用意，只是问问你敢不敢去？”

唐天宏道：“三圣门诚然是龙潭虎穴，以三圣门在武林中实力的庞大，那发号施令之处，定然守护森严，但在下有言在先，然纵是刀山油锅，那也是义无反顾了。”

长长吁一口气，接道：“不过，在下要请求姑娘答允在下一事。”

杨凤吟道：“我洗耳恭听。”

唐天宏道：“在下不愿整个唐家，和三圣门为敌作对，在下答允为姑娘飘花门效劳三事，那也是以唐某个人的身份而言，因此，在下不能以唐天宏的身份去探圣堂。”

杨凤吟道：“那是说唐少庄主，要易容改装，隐起本来面目，去那三圣堂了？”

唐天宏道：“正是如此。”

杨凤吟道：“好，就依唐少庄主之意。”

唐天宏说道：“那圣堂现在何处，唐某是毫无线索，暗中访查，只怕要一段很长的时日。”

杨凤吟道：“如是唐少庄主查出那圣堂所在，一个人进入圣堂是否有着实力单薄之感？”

唐天宏道：“那要看姑娘差遣在下进入圣堂做什么？”

杨凤吟道：“不管做什么，进入圣堂，总是一件十分凶险的事，因此，我想咱们最好结伴同行。”

唐天宏道：“结伴同行？那是说姑娘也要去了？”

杨凤吟道：“不错，就是咱们四个人。”

唐天宏望了齐丽儿一眼，点头应道：“悉听姑娘吩咐。”

慕容云笙暗中留神观察，只见唐天宏眉宇间，隐隐的泛起喜悦之色，显然对齐丽儿同行一事，大为开心。

杨凤吟道：“我希望能避开三圣门的耳目，悄然进入圣堂，因此，咱们四个都得易容改装才行，见机行事，随时改换身份。”

唐天宏道：“姑娘说的是。”

显然，杨凤吟在极短的时刻中，已使唐天宏对她心口俱服。

齐丽儿突然插口说道：“少庄主那从仆，伤势已见好转，可要他们先行回去。”

唐天宏道：“不用了，他们留在你们飘花门中，免得他们回去后惊动家父。”

杨凤吟道：“唐少庄主准备几时动身？”

唐天宏道：“姑娘决定，在下唯命是从。”

杨凤吟道：“咱们明晨一早动身如何？”

唐天宏道：“好。”

杨凤吟目光转到齐丽儿的身上，接道：“你替唐少庄主安排一个宿住之地。”

齐丽儿应了一声，起身向外行去。

唐天宏也站起身子，一抱拳，道：“在下也告退了。”

杨凤吟道：“少庄主请趁此时光，坐息一夜，咱们明日登程之后，只怕难再有消闲的时光了。”

唐天宏微微一笑，道：“多谢姑娘关怀。”

齐丽儿一直等候门外，等待唐天宏行出室门之后，才顺手带上室门。

杨凤吟缓缓站起身子，道：“咱们也该走了。”

慕容云笙奇道：“到哪里去？”

杨凤吟道：“打坐调息，可以使一个人精神很快恢复，但它并不能绝对的代替睡眠，咱们今夜里，也该好好的睡它一觉才是。”

慕容云笙道：“姑娘说的是，在下就在此室中宿眠一宵，也是一样。”

杨凤吟笑道：“不用了，我已要他们为你准备了一间舒适的卧室，我带你去吧。”

慕容云笙道：“这太麻烦姑娘了。”

杨凤吟不再答话，起身向外行去。

慕容云笙紧随杨凤吟身后面行。

杨凤吟步入后院，到一座厢房前面，说道：“就在此地了，室中已备好卧具。”

慕容云笙推门而入，果见靠壁处摆着一张竹榻，榻上被褥俱全。

一宵无话，次晨天色微亮，齐丽儿已在室外招呼慕容云笙起床。

赶到大殿，杨凤吟已在等候。

片刻后，齐丽儿带着唐天宏步行入殿。

杨凤吟道：“少庄主睡的好吗？”

唐天宏道：“多谢姑娘，在下睡的很熟。”

杨凤吟道：“咱们四人分成两批动身，有时情况逼人，难免无法走在一起，彼此用暗记联络，如是情形有变，不妨再分成单独行动，重要的是不要失去联络。”

当下把先行想好的暗记和联络之法，告诉他们。

三人默记，易装动身。

杨凤吟让慕容云笙扮作一个访学求名的书生，自己却扮作一个随身书童。

慕容云笙心中过意不去，要和杨凤吟互易身份，但却为杨凤吟所拒绝。

回头看去，只见唐天宏和齐丽儿，分扮作兄弟模样，一色的青色长衫，青色风帽，马鞍前挂着长剑，得得并驰，绝尘而去。

齐丽儿用药物涂黑了脸，唐天宏也经过一番仔细改扮，掩去了本来面目。杨凤吟望着两人的背影，笑道：“人家都快走的不见了，咱们也该上路了。”

慕容云笙道：“姑娘扮作在下的书童，叫在下心中如何能安。”

杨凤吟道：“这不是能否心安的事，而是要看像不像，你身材比我高大，如是扮作我的书童，看起来就不像那回事了。你如心中不安，对我怜惜一些，不要把我呼来喝去就行了。”

慕容云笙道：“这个在下怎敢？”

杨凤吟道：“那不行，你必需要摆出主人的架式才成，有时，也得要对我呼喝几句才是。”

微微一笑，接道：“不过，我会善尽职司，用不着你吩咐。”

两人都戴了人皮面具，本是一对珠联璧辉的玉人，此刻却成了一对丑陋的主仆。

两人相视一笑，骑马向前行去。

慕容云笙四顾无人，低声对杨凤吟道：“姑娘……”

杨凤吟接道：“叫我小虎儿。”

慕容云笙微微一笑，道：“这样认真。”

杨凤吟道：“三圣门耳目太多，咱们要多多小心才成。”

慕容云笙道：“在下已瞧过、四顾无人。”

杨凤吟道：“假戏真作，你要养成习惯才不致露出马脚。”

慕容云笙本想告诉会见那女儿帮的详细经过，两句闲话过后，心中念头又转，改变了主意，不再多言，一抖缰绳，健马向前奔去。

杨凤吟放马紧追，马行如飞，一口气奔出了十余里路。

这时，已是卯未时分，阳光普照，青苗铺野，一阵清风吹过，绿浪波荡，好一片大好河山。

慕容云笙轻轻叹息一声，道：“四海升平，山河美好，如非父仇不共戴天，在下真不愿投身于江湖险诈是非中了。”

杨凤吟微微一笑，道：“你感慨很多，但我却不敢苟同。”

慕容云笙道：“姑娘很有豪气。”

杨凤吟道：“三圣门还正在扩充实力阶段，真正的内情，咱们还不得而知，不过，照我的推判，三圣门不是一个普通的帮会组织，他们的目的，也不只在武林独树一帜。”

慕容云笙接道：“那他们用心何在？”

杨凤吟道：“往好处说，他们想独霸江湖，设法并吞各大门派，也许还有更大的目的。”

慕容云笙道：“难道他们要造反？”

杨凤吟道：“很难说，也许不幸被你言中。”

慕容云笙轻轻叹息一声，道：“果真如此，那就可怕了。”

杨凤吟道：“这升平的世界，美好的山河，必要有很多满怀正义，心存仁慈的人，用热血来保护它。”

突然住口不言。

慕容云笙道：“你话还没有说完啊！”

杨凤吟道：“有人来了。”

慕容云笙抬头看去，果见遥远处，一道烟尘滚滚而来。心中暗暗赞道：

“看来，她的视力、听觉，似乎都在我之上了。”

但见那滚滚烟尘愈来愈近，片刻间，已到了数丈之外。

原来是一匹奔行如飞的快马，直冲过来。

只见一团白影，挟着一股劲风，正对慕容云笙撞了过来。

慕容云笙吃了一惊，正待带马闪避，突闻一声马嘶，来马突然跃起，呼的一声，从两人头上飞跃而过。

回头看去，那快马已到了四五丈外，绝尘而去。

慕容云笙勒缰停马，望着那快马远去的背影，连连赞道：“好马呀！好马。”

杨凤吟低声说道：“马好人更娇。”

慕容云笙一怔，道：“怎么，那马上骑的女人？”

原来那奔马来势太快，慕容云笙只顾看马，竟然未看到马上之人。

杨凤吟道：“一个白衣白裤的姑娘，骑着一匹雪白的千里马。”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两声惭愧，道：“那女子也穿的白衣。”

杨凤吟道：“天下女子，又有谁不能穿白衣呢，又不是我一人喜爱白色。”

话未说完，突然马嘶之声，传入耳际，打断了慕容云笙未完之言。

回头看去，只见奔过的快马，又折奔回来。

这次，慕容云笙留了心，凝目望去，果见那白马之上，坐着一个白衣美女，白绢包头，白马白鞍。白马奇快，慕容云笙还未看得仔细，马已近身，仍是和刚才一般，马上人一提缰绳，白马突然飞跃而起，呼的一声，从两人头上越过，绝尘而去。

这一来，慕容云笙心中有了警觉，感觉到马上人是有意示威。

直待那白马踪影消失，慕容云笙才回顾了杨凤吟一眼，低声说道：“有何感觉？”

杨凤吟道：“什么事？”

慕容云笙道：“那白马主人，似是有意的向咱们示威了。”

杨凤吟道：“好的是咱们都还沉得住气，没有理她，除非她已经知晓咱们身份，大概已经不会再对咱们动疑了。”

慕容云笙道：“那马上人，可是三圣门中人吗？”

杨凤吟道：“这个很难说，不过，目下江湖上以三圣门实力最强，凡是武功高强的人，大都被三圣门罗致而去，把那白衣骑马人，记在三圣门的帐上，大概是不会错了。”

语声一顿，接道：“不过，从此刻起，咱们要多多小心一些，如若那白衣人当真是有为而来，咱们已经算和敌人照了面，记着，以后别再叫我杨姑娘，我是你的书童小虎儿。”

慕容云笙点点头，放马向前奔去。

为了避人耳目，四人忽合忽散，而且缓马慢行，毫无急急之状。

日落时分，唐天宏和齐丽儿到了一座山坡之下。

唐天宏打量了四周形势一眼，低声说道：“这地方就是贵上约咱们会面之处。”

齐丽儿道：“地方很像，咱们在道旁等等吧。”

两人牵马行到一株大榆树下，倚树而坐。

落日余晖，逐渐消退，天色慢慢暗了下来。

两人一路行来，唐天宏一直对那齐丽儿十分迁就，处处讨她欢心。

两人又等了一个时辰之久，仍然不见慕容云笙和杨凤吟赶来。

唐天宏虽然等的心急，但他却强自忍下不言，倒是那齐丽儿等的焦急起来，忍不住说道：“少堡主，敝上和慕容公子，还不见赶来，会不会是出了麻烦？”

唐天宏道：“哪位慕容公子？”

齐丽儿道：“就是和我们花主走在一起的慕容公子，你还不认识吗？”

唐天宏道：“可是慕容长青的遗孤？”

齐丽儿点点头，道：“就是那位慕容公子。”

唐天宏道：“贵上一直未为在下引见过……”

突闻蹄声得得，传了过来，打断了唐天宏未完之言。

齐丽儿霍然起身，道：“他们来了。”

唐天宏道：“小心一些，不可造次，露了马脚。”

齐丽儿啊了一声，缓缓在唐天宏身侧坐下。

凝目望去，夜暗中只见一点白影，缓缓行近。

借满天繁星微弱之光，只见一个一身白衣的女子骑着一匹白马，缓缓行了过来。

行近两人身侧时，白马忽然停下。

一个清脆有如银铃的声音，由马上人口中传出，道：“深夜之中，两位停在这等前不靠村后不倚店的荒凉之地，是何用心？”

唐天宏心中暗道：好啊！深夜之中，你一个孤身女子，单人一骑，在这等荒凉之地行走，又是何用心呢？

心中反驳，口里却缓缓应道：“我们兄弟，行经此地，坐马伤蹄，不得不息片刻，再行赶路。”

白衣女冷漠一笑，道：“两位意欲何往？”

唐天宏道：“探友开封府，路过此地。”

马上白衣女心中疑念未消，仍然冷冷地说道：“你们到开封府探访何人？”

以那唐天宏的性格而言，早就要反唇相讥，但他早得那杨凤吟嘱咐，非绝对必要，最好不要和人动手，强忍心中怒火，道：“开封马大先生，姑娘这般追问，不知是何用心？”

白衣女笑道：“是马回子吗？”

唐天宏道：“不错。”

白衣女不再多问，一抖缰绳，白马陡然间向前冲奔而去，眨眼间消失于夜色之中不见。

齐丽儿望着那白衣人远去的背影，道：“少堡主，这女人有些可疑。”

唐天宏笑道：“不错，有些可疑。”

回顾了齐丽儿一眼，接着道：“你叫我少堡主，不但听来有些生疏，而且容易露出马脚。”

齐丽儿眨动了一下大眼睛，道：“不叫你少堡主，那要叫你什么？”

唐天宏道：“咱们既装作以兄弟相称，你叫我大哥就是。”

齐丽儿嫣然一笑，道：“叫你大哥，行么？”

唐天宏道：“为何不行？”

齐丽儿道：“咱们的身份不相称，你是我们花主的贵宾，我只是一个丫头身份啊。”

唐天宏道：“英雄不怕出身低，姑娘投效飘花门时日不久，就算追随花主身侧，也不算丫头身份。”

齐丽儿道：“你怎么知道。”

唐天宏道：“在下费了不少心机，才打听出姑娘的出身来历。”

齐丽儿脸蛋一绷，冷冷地说道：“你把我打听这样清楚干什么？”

唐天宏微微一怔，半晌答不出话。

齐丽儿望着唐天宏尴尬神情，忍不住嗤的一笑，道：“你们唐家神拳，扬名天下，不知道可不可以传给外人？”

唐天宏道：“我唐家本有规戒，神拳传媳不传女。”

齐丽儿道：“哼，我不要学。”

唐天宏先是一怔，继而会过意来，微微一笑，道：“这是我们唐家规矩，姑娘可不信吗？”

齐丽儿道：“哼，这算什么规矩，要学你们唐家神拳，非要嫁给你们唐家人了？”

唐天宏道：“唐天神拳一直没有流传出去，就是这条规矩束缚所致，不过……”

齐丽儿道：“不过什么？”

唐天宏道：“如是姑娘要学，在下可以破例传授。”

齐丽儿略一沉吟，道：“你传我唐家拳，岂不是违犯了你们唐家的戒律吗？”

唐天宏道：“犯了戒律，自有家法制裁。”

齐丽儿道：“如何一个制裁法？”

唐天宏道：“斩去一手。”

齐丽儿怔了一怔，道：“那么重？”

唐天宏道：“如是你不忍让我斩下一手，自然还有别的办法了。”

齐丽儿道：“什么办法？”

突然间，心有所悟，冷笑一声，道：“你坏死了。”

一番交谈说笑之声，情感上似增进了不少。

谈笑之间，时光易过，不知不觉间已是二更过后时分。

齐丽儿抬头看看天色，无限焦虑地说道：“他们怎么还不来呢，是不是出了事情？”

唐天宏虽然亦很焦急，但他表面上，却保持着镇静，微微一笑，道：“贵上武功高强，智谋绝伦，纵然遇什么变故，也足可应付，不用咱们担心。”

齐丽儿连连点头，道：“不错，不错！”

抬起头来，望着唐天宏，接道：“可是天色已经这样晚了，他们为什么还不来呢？我家姑娘一向守时……”

话到此处，陡然住口，双目中却流露出惶然无主的神情。

唐天宏亦觉着情形有些不对，但他心中明白，此时此地，自己决然不能表现出惶急之情，那将更使齐丽儿惶惑无主，当下微微一笑，道：“不要紧，咱们再多等一会，也许他们就要到了。”

齐丽儿轻轻叹息一声，道：“咱们回去找他们好吗？”

唐天宏摇摇头，道：“咱们最好不要离开，万一贵上来此地，咱们不在，贵上再回头去找咱们，那岂不要错过会面的机会。”

齐丽儿道：“二更过后了，我们花主还不来，那一定是出了事啦。”

唐天宏突然低声说道：“有人来了，目下敌友莫辨，你要沉住气。”  
娇媚妖俏的齐丽儿此刻似是已经没了主意，一切都听从那唐天宏的吩咐，点点头，倚树而立。

但闻蹄声得得，两匹马并响而来，直奔到两人停身之处。

齐丽儿抬头看去，只见来人正是慕容云笙和花主扮装的一对主仆。

平时威严的杨风吟，此刻紧随慕容云笙身后，完全是一个随身书童的模样。

唐天宏虽然和慕容云笙见过几次，但一直不知他就是慕容公子，此刻见面，不自觉的多望了慕容云笙一眼。

慕容云笙微微一笑，道：“唐兄，我们来晚了，有劳久候。”

唐天宏道：“两位可是在途遇变？”

慕容云笙道：“此地不是谈话所在，咱们换个地方谈吧。”

唐天宏不再多言，解开缰绳，望着齐丽儿道：“上马吧！”

齐丽儿颌首一笑，纵身上马。

慕容云笙眼看那唐天宏对齐丽儿的惜爱之情，不禁心中一动，暗道：杨风吟武功虽然强我甚多，但她终不过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我年长她几岁，以后，也该好好的待她才是。

心中念转，不觉的转眼向杨风吟看去。

杨风吟两道目光，也正向他投注过来，四目相触，彼此都不禁微微一笑。

唐天宏只待齐丽儿坐稳雕鞍，才跃上马背，道：“咱们到哪里去？”

杨风吟道：“我带路。”

一抖缰绳，当先向前奔去。

唐天宏、齐丽儿纵马相随，慕容云笙断后而行，四匹马借夜色掩护，直奔正北方向。

行约十余里，到了一座山谷口处，杨风吟一带马头，折入谷中。

三骑马，随后入谷。

又行里许，到了一座山神庙外，杨风吟才翻身下马，解下马身鞍镫。

唐天宏等三人，虽然觉着杨风吟这举动有些奇怪，但三人谁也没有多问，都照样施为，解下鞍镫。

杨风吟望着健马，轻轻叹息道：“杀了它，有些残忍，但留着它，又怕给予人追觅咱们的线索。”

唐天宏低声道：“咱们可是要弃马而步行。”

杨风吟道：“咱们的举动，已然引起了敌人的注意。”

唐天宏道：“可是三圣门中人？”

杨风吟道：“目下还无法证实，但他们已然追踪咱们甚久了。”

齐丽儿接道：“可有一个穿白衣的女子，骑了一匹白马。”

杨风吟道：“你们也碰上了？”

唐天宏道：“我们在和姑娘指定会晤之地，等候姑娘时，遇上了她。”

杨风吟道：“她有何举动？”

唐天宏道：“她问我等为何在深夜之中，坐在那等荒凉的所在。”

杨风吟道：“你如何回答她？”

唐天宏道：“在下给她胡扯一通，告诉她去开封府访马大先生，至此马儿失蹄受伤，所以留在此地休息。”

略一沉吟，接道：“那女子似是对江湖中事十分熟悉，在下提起开封府

马大先生，她就一口叫出了马回子。”

杨凤吟道：“这么看来，事情已经很明显，他们是有意的追踪我们了。”

唐天宏道：“两位也遇上过那白衣女么？”

杨凤吟道：“我们和她相遇数次，而且途中还遭人拦劫，被迫动手，所以才让唐少堡主久候了。”

唐天宏笑道：“在下不要紧，只是齐姑娘等的很焦急。”

齐丽儿急急说道：“哼，你说谁等急了？”

唐天宏看她凶霸霸的，一脸焦急之态，微微一笑，也不再答话。

杨凤吟望了齐丽儿一眼，道：“丽儿，你对唐少堡主，怎的如此无礼。”

齐丽儿还未及答话，唐天宏已抢先说道：“不要紧，齐姑娘和在下已经说笑惯了。”

杨凤吟嗯了一声，道：“那拦截我们的两个黑衣人，武功不弱，但我们为了保持身份之秘，不愿全力出手，故意和他们打个平分秋色，果然，那人在和慕容公子斗了百招之后，自动停手而去。”

目光一掠慕容云笙，接道：“难为了慕容兄，一个人遇上武功高强敌手，振起精神，全力施为，还容易应付，但如要和一个武功较差之人，故意和他打个平手，还不让对方瞧出破绽，装出十分吃力，使对方相信，那比应付一个强过自己的高手还要难上十倍了，但他装的很像。”

慕容云笙道：“我真的累出一身大汗，那倒不是装作的了。”

齐丽儿道：“姑娘没有出手吗？”

杨凤吟道：“我只是人家一个书童，能有什么武功。”

齐丽儿心中暗道：你要扮作他的兄弟，就可以和我一般的随便了。

唐天宏望望天色，道：“此刻，咱们要作何打算？”

杨凤吟道：“咱们在此坐息一阵，处理了四匹健马和这些鞍镫，然后变换一种引不起他们怀疑的身份。”

唐天宏道：“三圣堂可是就在附近吗？”

杨凤吟道：“就我所得消息，那神秘莫测的三圣堂，就在孤悬江中的大孤山中，距江州不远。”

唐天宏道：“这可是三圣门人说的么？”

杨凤吟道：“是的，不过，我心中有些怀疑。”

慕容云笙道：“姑娘认为那是三圣门中人讲的谎言。”

杨凤吟道：“那倒不是，我想他说的真话，我打听过大孤山的情形，那只是一座孤立江水中的石山，山上除了少许的树木，和一些怪石之外，再无他物，天下尽多隐秘险要之地，三圣堂为什么会选择那样一无是处的地方，作为它发号施令的地方。”

唐天宏道：“姑娘分析甚是，在下亦觉着那大孤山，不宜设置一个号令天下的总坛。”

杨凤吟道：“我已经问过了十余个三圣门中人，都异口同声说那三圣门在大孤山中，这证明了一件事。”

唐天宏道：“什么事？”

杨凤吟道：“那大孤山中确有一处圣堂。”

唐天宏道：“如若确有一处圣堂在大孤山，咱们很轻易可以找到它了。”

杨凤吟淡淡一笑，道：“不过，那并非是真的三圣堂。”

齐丽儿轻轻叹息一声，道：“唉！真把我听糊涂了，那圣堂既然在大孤

山中，怎么不是真正的三圣堂呢？”

杨凤吟道：“三圣堂主脑的狡猾，就在此地，他们不但骗敌人，而且连自己人也要骗。”

唐天宏道：“那咱们应该如何？”

杨凤吟道：“目下咱们只有先到大孤山中瞧瞧，如若证实了我的推断不错，咱们必得另外设法去找那三圣堂了。”

慕容云笙道：“有一点，使在下不解，他们组织庞大，人员众多，圣堂要地，必然住了很多高手，如若他们真正的圣堂不在大孤山中，姑娘遍问甚多人，异口同声说出那大孤山，至少那地方，应该住有很多人。”

杨凤吟略一沉吟，道：“这就是他们高明的地方了，他们不但使敌人误以他们的总坛在大孤山中，就是大部份属下，也都相信那总坛在大孤山中，他们要造成一种错觉，使敌人和属下都误信他们的布置。”

唐天宏道：“就那大孤山形势推断，在下也不相信三圣门的圣堂，设于大孤山中，因为那是一片死地，而且除了乘船往返之外，别无退路，不过，除此之外，在下就想不明白，还有什么别的原因，会把圣堂设于大孤山中了。”

杨凤吟略一沉吟，道：“除了少堡主指出那是一片死地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三圣门中的首脑人物，实是集今古大成的巨好，他们不但步步设防，而且，还替自己留下了退路，我曾经试用了各种方法，均无法证实那所谓三圣是何等模样一个人物？如若三圣门一旦失败，死亡或被擒的，都是他们收罗的属下，真正的首脑人物，却隐于幕后，他们仍然不会损失他们在武林中建立起的地位、侠名。”

唐天宏微微一怔，道：“听姑娘一番高论，倒使在下想起了一件事来……”

他似是自知失言，急急住口。

看他惶急的神色，杨凤吟和慕容云笙，都瞧出了他内心之秘，是以，未再多问。

但齐丽儿却一扬柳眉，追问道：“你想起了什么事？怎么不说啦。”

唐天宏大感尴尬地说道：“这个，这个，在下……”

齐丽儿奇道：“你是怎么啦？”

唐天宏无可奈何地说道：“因为此事和家父有关，在下说出之后，希望诸位记于心中，不可再转告他人。”

### 第三十七回 巧计安排

唐天宏见杨凤吟允为守密，才道：“诸位既答允守秘，在下岂有不说之理。”

略一沉吟，接道：“家父说，三圣门已经给足了咱们唐家堡的面子，允诺我唐家独行其是，而且也不再迫我们加入三圣门供其驱使，要晚辈在江湖走动时小心一些，尽量避免和三圣门中人物冲突。但三圣门势力太大，遍布江湖，难免有所误会……”

话到此处，突又住口不言。

齐丽儿正听得全神贯注，唐天宏突然又停了下来，心中大为气怒，冷笑一声，道：“你这人是不是有毛病啊？”

杨凤吟和慕容云笙都想明白下文，也不出言阻止。

唐天宏尴尬一笑，道：“家父告诉我一句话，嘱咐我在遇上高手搏斗时，找一个适当的时机，不着痕迹的说出来，如若对方不是三圣门中人，无法听懂话中含意，如是三圣门中人，就罢手而去，不再恋战，以免造成误会。”

齐丽儿道：“那句话怎么说的？”

唐天宏道：“在下可以说出来，不过，诸位不能随便说出。”

杨凤吟微微一笑，道：“少堡主可以放心，三圣门的组织严密无比，如是那暗语不是出自少堡主之口，消息将很快传入三圣堂，我想到那对你唐家堡大为不利。”

唐天宏道：“花主说的不错，家父年纪已大，在下不愿由我为唐家招惹下灭门之祸。”

语声一顿，接道：“那暗语是圣堂九门、八方绝地。”

齐丽儿低声诵吟道：“圣堂九门，八方绝地，这根本就不通么。”

唐天宏道：“在下也这么想，觉着有些不通，也许，正因不通，才不致引人的注意。”

突然间，几声马嘶，传入庙中，紧接着一阵急乱的蹄声，得得而去，似乎四匹健马，突然受到极大的惊骇，挣奔而去。

慕容云笙、唐天宏不约而同的一跃而起，疾如流星一般，飞扑庙外。

星光下凝目望去，只见几匹健马疾向同一方向奔去。

慕容云笙望了那奔行的快马一眼，并未追去，却缓缓回身望去。唐天宏几乎同时和慕容云笙一齐动作，停下身子，转目相顾。

夜色中只见一个身躯高大的黑影，双手各牵着一只巨豹。

唐天宏轻轻咳了一声，道，“什么人？”

但闻那黑影应声道：“豹人李达。”

唐天宏道：“闻名久矣，今日幸会。”

豹人李达冷肃地说道：“阁下何许人？”

唐天宏正待报上姓名，心中突然一动，暗道：我现在要隐秘身份，岂可自泄姓名。

心中念转，右手一挥，道：“区区无名小卒，不见经传，说出来，阁下也不知晓了。”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在猛兽之中，豹子生性最为残忍，这人号称豹人，又牵着两只大豹，决非善良之辈了。

只听李达冷冷地说道：“阁下既知区区之名，想来自非无名之辈，不知

何以不肯以真实的姓名见告？”

唐天宏道：“我如随便说个名字，阁下如何知晓？”

豹人李达仰天打个哈哈，道：“你活的不耐烦了！”

唐天宏淡淡一笑，道：“久闻你驯豹有术，能使那凶残之兽，听你号令行事，今日如能叫我们开开眼界，那也算难得奇遇了。”

豹人李达冷哼一声，道：“我这双豹，训练有素，而且彼攻此退，配合极佳，如人双手，一个人纵有伏虎驯狮之能，但却未必能够避过我双豹合袭。”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他似是已被唐天宏激怒，但他却不肯即刻放豹，先要吓唬我们一下。

唐天宏一挥手，道：“在下知阁下驯豹之技，冠绝天下，指挥豹群，如将之用兵，能随意要他们进退换位，不过……”

豹人李达道：“不过什么？”

唐天宏轻轻拍动手掌，笑道：“不过，这人间却有不惧豹子的人，你双豹伤了在下，那是怪我命短，如是在下伤了你的豹子呢？”

李达道：“你伤不了他们。”

突然一抬左手，左面巨豹一跃而起，挟一股疾风，直扑过来。

唐天宏早已有备，左掌一起，劈出一掌，人却疾向旁侧闪开。

要知唐家神拳，有百步打牛之能，对付虎豹最是有效，但他怕暴露了自己身份，不敢施用。

只见李达右手一扬，右面一豹疾扑而上。

左面攻上的一豹，却一侧头，呼的一声，从唐天宏的身侧掠过，也避开了唐天宏的掌势。

唐天宏一掌劈空，右面一豹的利爪，已然逼到前胸，张嘴露出森森白牙。

但见那豹人李达左手一收，掠着唐天宏身侧的巨豹，突然转过头来，悄无声息的扑向唐天宏的身后。

慕容云笙冷眼旁观，瞧得心中一动，暗道：“这两只巨豹，不但动作灵活，而且进退有节，有如人之练过武功，把两头猛兽训练到此等境界，实非易事。”

唐天宏身当二豹合攻，心中更是震惊，只觉二豹有如武林高手，进退有序，顿消轻敌之念，凝神对敌，一面挥掌还击，一面纵身跃避。

人豹交手，却有如高手过招一般，片刻间相搏了二十余合，二豹未能伤到唐天宏，唐天宏也未击中二豹一掌。

突然，豹人李达双手一收，两只巨豹疾快的向后退去。

唐天宏久战二豹不下，心中已感不耐，正想施下毒手，二豹却一齐退去，心中大奇，道：“阁下怎么收回二豹，不打个胜败出来。”

李达冷冷说道：“能接下我二豹合攻的人，天下不会太多，阁下能够从容斗他们二十招，不露败像，必非无名之辈了。”

唐天宏暗道：我如施展出唐家神拳，早已把二豹击毙于拳下了。

口中却道：“阁下夸奖了。”

豹人李达道：“阁下可否以真实的姓名见告。”

唐天宏道：“我说过，区区不过一个无名小卒，说出了姓名，阁下只怕也不认识。”

李达冷冷地说道：“阁下既然不愿通名，在下也不勉强了。”

突然转身一跃，人豹并起，疾奔而去，转眼间消失不见。

唐天宏望着豹人李达的背影，心中暗道：“这人有些可疑，不知是否该放他离此。”

只听杨凤吟的声音传入耳际，道：“二位请回来吧！咱们要研究应变之策。”

慕容云笙、唐天宏齐步行入庙中。

唐天宏低声说道：“姑娘言中之意，可是指那豹人李达和三圣门有关。”

杨凤吟道：“我想是一定有关……”

唐天宏接道：“在下刚才应该早下辣手杀了他，如今纵虎归山。”

杨凤吟笑道：“有很多情况变化，和我早时预想的不同，我也有些迷惑了，咱们正需要一个人咱们带路，那豹人李达及时而来。”

唐天宏微微一笑，道：“在下生恐泄漏了身份，故而不敢施展我唐家武功，被他逃跑，想不到是我撞对了。”

杨凤吟道：“我三思之后，觉着那大孤山是一个布置好的陷阱，不论咱们改扮何等身份，到那江心孤岛上，都无法掩饰。”

慕容云笙道：“花主之意，可是想放弃大孤山中之行了？”

杨凤吟道：“我们历尽千辛万苦去找他们，何不让他们带我们去呢？”

唐天宏道：“可是追踪那豹人李达。”

杨凤吟道：“我的法子很冒险，不知诸位是否同意？”

唐天宏道：“花主请说。”

杨凤吟道：“如是咱们被擒之后，不知三圣门的规矩，是否就地加害。”

唐天宏心中暗道：果然是异想天开，这等行险之法，也亏她想得出来。

心中念转，口中说道：“在下之见，那要看被擒人的身份了，如是被擒人籍籍无名，我想他们不会劳师动众，把咱们解往圣堂。”

杨凤吟道：“如若被擒的是慕容公子，和飘花令主的身前花女，身份是否够高呢？”

唐天宏道：“那是够高了。”

杨凤吟道：“好，那咱就重新改装一下，我和齐丽儿，扮作飘花六中的两位花女，委屈少堡主请扮作慕容公子的从人，咱们冒一次大险，看看能否找出三圣堂？”

唐天宏道：“在下有一些不明之处，要先行请教花主。”

杨凤吟道：“少堡主请说。”

唐天宏道：“咱们在身遭生擒之前，必然会被人点中穴道，这一点花主是否先行想到了呢？”

杨凤吟道：“想到了。”

唐天宏道：“如是他们不再施下毒手，在下相信，我们四人都有运气解穴之能，只要给我们半个时辰的时间，咱们都可使伤穴自解，不过，这期间还有一个很重大的问题，那就是咱们如若面对身遭杀害之情，是否要出手反击。”

杨凤吟道：“那是自然，如是面对身遭杀害之危，装作自是无用，问题至此，必要留下两个活口，问出内情……”

唐天宏道：“这是一石两鸟之计，如若情势有变，咱们就设法杀去押解之人，扮作三圣门中人物，是吗？”

杨凤吟道：“不错，正是这番主意。”

唐天宏笑道：“就依花主之意。”

唐天宏目光转到慕容云笙的脸上，道：“慕容兄，意下如何？”

慕容云笙笑道：“在下同意。”

杨凤吟道：“好！两位既然都同意了，咱们就依计而行，你们暂请退出，我和丽儿改装，恢复女儿之身。”

慕容云笙唐天宏相对望了一眼，退到室外。

片刻之后，庙内传出杨凤吟的声音，道：“两位也可以动手了。”

慕容云笙低声说道：“委屈唐兄了。”

唐天宏道：“与朋友约，言而有信，在下既然答应了花主，自然是唯命是从了。”

慕容云笙改扮最是简单，洗去了脸上的易容药物，恢复了本来的面目。

唐天宏换件青衫，扮作一个仆从模样。

就在两人刚刚改装完成，耳际间已响起了一阵豹吼之声。

紧接着几条人影，疾奔而至。

慕容云笙凝目望去，只见豹人李达一马当先，身后紧随着两个五旬左右的老者。

唐天宏望了那两个老者一眼，认出是江湖上有名的两大魔头，左面一个是摄魂掌金剑，右面一个是流星刀王铁山。

心中暗暗吃惊道：“三圣门中的首脑，不知使用的什么方法，竟能使这么多江湖高手为它效命。”

他虽然认出两人，但却不便当面点破，只好忍下不言。

只听左首的摄魂掌金剑说道：“就是这两个人吗？”

豹人李达虽然觉出两人衣着面貌有些不对，但情势又使他不能不硬认下来，只好点头应道：“不错，就是这两个。”

金剑突然欺身而上，越过李达，两道冷峻的目光，扫掠了慕容云笙和唐天宏一眼，道：“两位怎么称呼，深更寒夜，跑到这荒凉之地，意欲何为？”

唐天宏道：“阁下这话问的奇怪了，这地方不能来吗？”

金剑道：“可以来，不过要看他的身份，和来的时间。”

慕容云笙道：“要何等身份，才能于深夜之中，到这等所在？”

金剑道：“自然是要在江湖上有点份量，阁下自己掂掂，如是你自觉名望、身份，足够骇人，那就不妨报上名来，如是自觉名望地位不足惊人，还是不用出丑的好。”

慕容云笙淡淡一笑，道：“江州慕容云笙，份量够么？”

金剑呆了一呆，道：“慕容公子。”

慕容云笙道：“不错，如是在下的声望不够，再加上先父慕容长青的余荫如何？”

金剑道：“够了，单是慕容公子的身份，已经足够有余了。”

慕容云笙道：“两位过奖了，在下还未请教两位如何称呼？”几年来的江湖历练，已使他应对之间，大为从容。

不知是震于慕容长青死后余威，还是对慕容云笙有一分特别的好感，只见金剑一抱拳，道：“在下金剑，有个不雅之号，称作摄魂掌。”

慕容云笙虽未听过两人名头，却也挥手说道：“久仰，久仰。”

流星刀王铁山，也不待金剑接口，抢先说道：“兄弟流星刀王铁山。”

慕容云笙道：“两人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今宵幸会了。”

金剑道：“慕容公子出现江湖一事，咱们已然听闻，想不到今日在此相

会。”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必得设法激怒他们，动手相搏，我们才能有身遭生擒的机会。

心中念转，口中却冷冷说道：“诸位深夜之中，携猛兽而来，惊走了我等马匹，不知是何用心？”

金剑笑道：“区区几匹马儿，算什么？公子喜爱，明日在下送还公子就是。”

慕容云笙忖道：“他对我这等和悦，只怕是很难动上手了，当下冷哼一声，道：“在下要惊逃的马儿。”

金剑笑道：“好，咱们明日原璧归赵，决不让公子失望。”

慕容云笙心中忖道：他这般对我客气，这场架怎么打呢？

但闻金剑接道：“不知公子一共走了几匹马儿。”

慕容云笙道：“四匹。”

金剑微微一笑，道：“公子两人同行，怎么会走了四匹健马？”

慕容云笙道：“谁说我们是两个人了？”

金剑心中暗道：这小子果然嫩的很，看来只要用话套他，他就不难说出内情了。

心中高兴接口说：“公子还有从人？”

慕容云笙道：“另两位么，是在下的朋友。”

金剑道：“既是慕容公子的朋友，定然非无名之辈了，不知可否请出来让我等见识一下？”

慕容云笙道：“他们不常在江湖走动，三位见了，也未必认识。”

金剑回顾王铁山一眼道：“慕容公子如此说，定然不会错，那两位定然是武林中后起之秀了。”

慕容云笙暗道：他们这么顺着我来，恐是很难造成冲突了。

只听王铁山道：“慕容公子同行之人……”

但闻一个娇脆的声音接道：“怎么样？”

转目望去，只见杨凤吟和齐丽儿，相扶而出。

杨凤吟不愿真面目和人想见，脸上仍用了药物遮掩，齐丽儿却恢复了本来的面目。

金剑哈哈一笑，道：“原来是两位姑娘。”

王铁山目光转到慕容云笙的脸上，道：“这两位是……”

慕容云笙道：“飘花门中的花女。”

金剑心中暗暗一震，暗道：飘花门原来和慕容公子有关。

表面上却拱手作礼道：“两位姑娘好生标致。”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现在该找个碴儿和他们动手了。冷笑一声，道：“三位对在下问的很多了，现在，该在下问问三位了。”

金剑笑道：“好，慕容公子问什么，咱们自当竭尽所能的回答，不过，此地不是谈话之处，可否到舍下小坐片刻。”

慕容云笙道：“咱们素不相识，如何能够叨扰。”

王铁山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何况慕容公子是咱们心慕已久之人。”

金剑道：“寒舍就在后山不远处，公子如不见弃，请到客舍待茶。”

慕容云笙回顾了杨凤吟一眼，道：“两位姑娘意下如何？”

杨凤吟道：“但凭公子做主。”

慕容云笙略一沉吟道：“好吧，三位如此盛情，在下就叨扰一次了。”

金剑道：“好！在下带路。”转身向前行去。

杨凤吟和齐丽儿大行一步，紧追在金剑身后而行。

豹人李达突然转身疾奔，同时发出一声尖厉的长啸。

但见数十条黑影，纷纷从草丛山石之后，飞跃而起，紧追李达而去。

慕容云笙看那些跃奔的黑影，快速异常，竟都是只只巨豹，心中暗暗震惊道：他把数十只巨豹布置我们四周，我们竟无所觉，如在他一声令下，群豹忽起发难，纵是武功高强的人，也不易对付，极可能在巨豹利爪之下丧生。

时思之间，人却举步随在杨凤吟等身后行去。

几人越过两重山脊，到了一座广大的庄院前面。

慕容云笙目光转动，只见那宅院建筑在一座山谷之中，四面林木环绕，十分隐密。

庄院大门已开，豹人李达早已在大门口处等候。

金剑停下脚步欠身说道：“慕容公子请。”

慕容云笙暗中运气戒备，举步径入。

厅中灯火辉煌，早已摆好了酒席。

金剑欠身道：“诸位请入厅中坐吧！”

慕容云笙当先而入，一面留神四周景物，只见迎面壁间挂着一幅奇大仕女图外，宽敞的大厅中，再无其他陈设。

两个身着绿衣的年轻女婢，早已在厅中恭候客人。

金剑挥手说道：“慕容公子请上坐。”

慕容云笙也不客气，大步行到首位上坐了下来。

杨凤吟一拉齐丽儿，也不要人礼让，自行在慕容云笙对面坐了下来。

慕容云笙背对那仕女图，杨凤吟和齐丽儿，却面对那张仕女图。

唐天宏快行两步，在慕容云笙旁边坐了下来。

金剑和王铁山已无法选择坐位，两人相对望了一眼，分在左右两侧坐下。

几人不过刚刚坐好，两个女婢已然替几人斟满了酒杯。

金剑端起酒杯，道：“昔年慕容大侠威震江湖，区区有幸，曾和令尊见过一面，也曾在贵府中受过慕容大侠的款待，这杯酒奉敬公子，聊表谢意。”

慕容云笙端起酒杯，作了一个样子，笑道：“在下力不胜酒，金兄的心意，在下这里拜领了。”

金剑却举杯一饮而尽，道：“公子随意，在下这里先干为敬。”

慕容云笙放下酒杯，一抱拳，道：“在下这里谢领了。”

王铁山举筷说道：“公子既然不善饮酒，请进点粗肴吧，山野之中，没有美味款待佳宾，粗菜淡酒，不成敬意。”

当先举筷食用。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如若这肴中有毒，他们也不会吃的这样大胆了，我如再不食用，只怕要被他们小看了。

心念一转，举筷食用，不过进食之物，都是王铁山先行试用过的菜肴。

金剑并未劝酒，却望着慕容云笙笑道：“令尊遇难一事，武林同道，无不同声一哭，公子此番出现江湖，想必要设法追查杀父的仇人了？”

慕容云笙道：“在下武功，才智，难及先父万一，只怕心余力绌。”

金剑道：“令尊昔年结交了甚多好友，其中不乏江湖奇人，只要公子登高一呼，必有甚多高手，闻风助拳。”

慕容云笙略一沉吟，道：“金老前辈是否也有此心呢？”

金剑似是未想到他会问的这般单刀直入，不禁微微一呆，道：“这个么？只怕在下武功平庸，无能为公子效劳。”

唐天宏突然接口说道：“如是我家公子，拜请相助呢？”

金剑哈哈一笑，道：“如是慕容公子能够看得起在下，那自是应该勉力以赴了。”

慕容云笙紧接一句，道：“多谢盛情，眼下就有一事，劳请老前辈相助一臂。”

这等步步紧迫之言，直把个金剑问的呆在坐位上，良久之后，才缓缓说道：“公子有什么事？”

慕容云笙道：“金老前辈久年在江湖走动，想必知晓三圣门吧？”

金剑道：“慕容公子不用客气，老前辈这称呼，区区如何敢当，在下虚长几岁，公子称我一声金兄，区区就受宠若惊了。”

轻轻咳了一声，接道：“关于三圣门，在下确也听人说过，不过，区区隐息已久，对江湖中事，知晓不多，只听说那三圣门乃目下武林中实力最为强大的一个门派，详细内情，在下就不太明白了。”

慕容云笙道：“金兄见过三圣门中人吗？”

金剑道：“在下未遇到过。”

慕容云笙道：“听说那三圣门中，不但拥有无数高手，而且它组织神秘，如著不知他们的联络之法，就算三圣门中人在我们身边，我们也不知晓。”

金剑被慕容云笙犀利的言语，逼得有些招架不住，于笑两声，道：“这个么，在下就不清楚了。”

慕容云笙淡然一笑，道：“看来金兄并无相助在下的诚意了。”

金剑道：“话不是这么说，慕容公子为令尊报仇，在下自然是乐意效劳，但三圣门并非是杀害令尊的仇人啊！”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如再逼他，势必要闹成僵局了。当下笑道：“金兄放心，在下只不过说说而已，金兄已然息隐林泉，就算真有相助在下之心，我也不敢劳动大驾。”

金剑脸上一热，讪讪说道：“只要公子能找出杀父凶手，到时候，区区也趋到场中，相助一臂之力就是。”

王铁山突然站起身子，道：“诸位请稍坐片刻，在下告便一下。”

金剑道：“王兄请便。”

王铁山一抱拳，大步行出敞厅。

慕容云笙目注王铁山的背影消失厅外，也随着站起，道：“叨扰了一顿酒饭，盛情铭心，在下等也要告别了。”

金剑心中大急，道：“公子急什么？再坐一会，老朽还有事相告。”

慕容云笙微微一笑，道：“什么事？”

金剑轻轻咳了两声，道：“关于三圣门的事，老朽想起来了一点内情。”

慕容云笙站起的身子，重又坐了下来，道：“在下洗耳恭听。”

金剑心中明白，此刻如若不提起三圣门中事，恐无法留下慕容云笙。当下说道：“半年之前，老朽有一个多年的故交，来此看我。”

唐天宏接道：“你那位朋友是三圣门中人，所以，知晓甚多内情。”

金剑冷冷望了唐天宏一眼，似想发作，却又强自忍了下去，接道：“老朽那位故交，是否三圣门中人，老朽不知，但他却和老朽谈了甚多三圣门中

事。”

唐天宏道：“谈些什么？”

金剑道：“天下即将大变，从武林中发起，三圣门多则两年，少则一年，就可雄霸武林了。”

慕容云笙道：“还有吗？”

金剑道：“他还说天下高手，半数都投入了三圣门.武林之中，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三圣门了，就算令尊慕容大侠还魂重生，也是无能为力。”

慕容云笙道：“金兄相信他的话吗？”

金剑道：“区区本来不信，但经他分析了天下大事之后，区区是不得不信了。”

唐天宏道：“阁下既然相信了，就该投入三圣门中才是。”

金剑道：“一则区区已退出了江湖，二则就算有投奔之心，也无引荐之人。”

慕容云笙淡淡一笑，道：“瓦罐不离井口破，将军难免阵上亡，金兄既已退出江湖，还望能够善自保重，也好落个善终。”

说罢，起身向外行去。

金剑眼看无法再留，只好一沉脸，道：“一个年幼晚辈，说话怎的如此无礼。”

慕容云笙心中还真怕他把自己恭送离此，那时要设法转弯，恐非易事，见他忽而变脸，正合心意，当下一笑，道：“金兄说的是在下吗？”

金剑道：“自然是你了。”

唐天宏突然欺身而上，道：“阁下胆子不小，敢骂我家公子。”手一挥，横里拍出一掌。金剑道：“好！老夫先教训你这个仆从，再教训你们主人。”抬起手接下一掌。

两人掌势齐出，砰然一声，双掌接实。

唐天宏和金剑双掌接实，各自退了一步。

两人互拼一掌之后，半斤八两，秋色平分。

金剑心中暗暗吃了一惊，忖道：这人只不过是那慕容公子一个仆从，怎的武功如此高强，想那慕容公子，更非小可。

心念一转，第二招竟是未再攻出。他心中原想，纵然不能一击使对方受伤，至少可使对方吃些苦头，想不到竟被震退一步。

突然见人影一闪，杨凤吟和齐丽儿抢先越众而出。

慕容云笙还未来得及喝问，齐丽儿娇躯一长，扑向金剑。

双手齐出，眨眼间攻出四掌。

这四招连环抢攻，一气呵成，追得那金剑连退四步。

金剑脸色一变，冷冷说道：“慕容公子，老夫看在令尊份上，不愿施下毒手，但公子的友人、属下，却苦苦相迫，那就别怪老夫手下无情了。”

慕容云笙心中忖道：他有摄魂掌之称，只怕要用他看家本领了。

正在筹思回答金剑之言，唐天宏已抢先接道：“阁下有什么惊人武功，只管施展，就凭阁下这点武功，在下相信还用不着我家公子出手。”

金剑缓缓举起右手，脸色也逐渐转变的十分严肃。

慕容云笙凝目望去，只见金剑举起的右掌上，泛现出一片青紫之色。

但见金剑右手一挥，直对唐天宏拍来。

唐天宏知他用出了看家的本领摄魂掌，心中大为犹豫，不知应该如何对

付。正感为难之间，突见人影一闪，杨凤吟已然冲过了唐天宏的身前，接下一掌。

但见杨凤吟身子一颤，倒摔在地上。

唐天宏呆了一呆，正待伸手去扶杨凤吟，突闻一个细微的声音，传入耳际之中，道：“闭气护住心脉。”

那声音，正是杨凤吟施展的传音之术。

慕容云笙眼看杨凤吟倒摔在地上，心中大惊，欺身而上，扑向金剑。

金剑翻身避开了慕容云笙的掌势，飘身而退，冷冷说道：“公子自重，在下不愿伤害公子。”

慕容云笙回顾了卧在地上的杨凤吟一眼，道：“你用恶毒的方法伤了她。”

金剑哈哈一笑，道：“在下这摄魂掌的外号，难道是让人白叫的么？”

慕容云笙正待接言，耳际突闻唐天宏传音之声，道：“护住心脉，不要强行和他的掌力抗拒。”

忽见齐丽儿侧身而上，悄无声息的击出一掌，攻向那金剑。

金剑身子一闪，回手拍出一掌。

齐丽儿似是让避不及，砰的一声，倒摔地上。

唐天宏心中虽然想到那齐丽儿可能早已得到杨凤吟教导，装作中掌之法，但他关心过甚，仍是情不自禁的扑了过去。

只见齐丽儿双目一启，立刻闭上，显是装作受伤而倒。

唐天宏心中一宽，还未来及抬头，突觉一股暗劲，直逼过来。

潜力中挟带着一般寒意，知是那金剑的摄魂掌力，赶忙运气护住心脉，硬承一掌。

摄魂掌风掠身而过，一股寒意，直涌心头。

唐天宏心中暗道：原来这摄魂掌力，是一种专以摧人心脉的掌力，那杨凤吟能在承受一击之下，已然找出这掌力的恶毒之处。

心中念转，人却仰身倒摔下去。

这会，同来四人之中，只余下一个慕容云笙还未倒摔下去，摄魂掌金剑胆气大壮，哈哈一笑，道：“慕容公子想见三圣门中人，是吗？”

慕容云笙道：“在哪里？”

金剑道：“就是区区。”

慕容云笙道：“金兄。”

金剑道：“不错，区区之外，那位王铁山和豹人李达，都是三圣门中人。”

哈哈一笑，接道：“区区也听说过飘花门中的花女，个个武功高强，想不到竟然受不了区区一掌。”

望了那倒在地上的杨凤吟和齐丽儿一眼，接道：“自然慕容公子要强过他们甚多，但公子如若就凭这些人手，帮你复仇，唉！那未免有些痴人说梦了。”

慕容云笙道：“你施用什么武功伤了他们？”

金剑道：“摄魂掌，专以摧伤人的心脉。”

慕容云笙道：“金兄准备也要在下身上试试那摄魂掌了。”

金剑道：“也许区区一人难是公子敌手，不过，区区也不准备和阁下单打独斗。”

慕容云笙道：“阁下准备群殴了？”

金剑道：“不错，在下准备以群殴对付公子，除非公子自愿束手就缚。”

慕容云笙心中正在盘算，如何应付目下局势，突见金剑举手一挥。

夜暗中，只见刀光闪动，厅外暗影中闪出来十几个身着劲装，手执钢刀的大汉。

金剑哈哈一笑，道：“在下相信公子有能力突破我等围攻，但你这两位朋友和从人，决然无法同行，公子如是不顾他们的生死，不妨动手一战。”

慕容云笙道：“如若在下束手就缚呢？”

金剑道：“善待公子，和你的从人朋友。”

慕容云笙道：“以后呢？”

金剑道：“在下当飞鸽传书，呈报圣堂，一两日内，就有圣谕到此，如何处置公子，就非在下所能做主了。”

慕容云笙道：“他们为你摄魂掌力所伤，是否能够恢复呢？”

金剑道：“如是公子愿意束手就缚，在下自当救醒他们，如果公子破围而去，贵友和属下都不需在下呈报圣堂，说不得只好就地处置了。”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看来他们对我的估计甚高。

故作惶惑的望了杨凤吟和唐天宏一眼，叹道：“好吧！阁下要如何处置在下？”

金剑笑道：“区区说过了，善待公子和贵友，不过……”

慕容云笙冷冷说道：“不过什么？”

金剑道：“不过，在下必得先点了公子的穴道。”

慕容云笙道：“点在下的穴道？”

金剑道：“不错，如若公子不肯让我等点了穴道，还有一个法子可行。”

慕容云笙道：“什么法子？”

金剑道：“公子让区区用牛筋捆起双手。”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如若他们都未受伤，就算被他捆上双手，也是无碍了。

心中念转，口中应道：“金兄既然如此不信任在下，似是只有这个办法了。”

金剑道：“江湖上险诈的很，公子太嫩了，但在下却不能不妨人一着，咱们相差几十岁，兄弟如在阴沟里翻了船，那岂不要留人笑柄。”

慕容云笙看他得意之状，心中大是恼火，但却强自忍下，没有发作出来。

金剑举手一挥，接道：“慕容公子已愿束手就缚，你们还不上去动手。”

慕容云笙冷然一笑，缓缓伸出双手。

两个黑衣大汉，拿着一圈牛筋而上，牢牢的把慕容云笙双手捆起。

金剑目光转到杨凤吟等几人身上，道：“还有这几位，一齐捆起来。”

慕容云笙怒道：“姓金的，你讲话算不算？”

金剑阴森一笑道：“什么事？”

慕容云笙道：“你讲过如若在下束手就缚，你就救他们醒来，如今在下已束手就缚，阁下却食言毁诺。”

金剑道：“这就是公子的不对了。”

慕容云笙道：“我有什么不对？”

金剑道：“咱们敌对相处，还有什么道义可言，公子如若能够在未就缚之前，先要在下救醒你的属下朋友，区区为势所迫，不得不守信诺了，可惜的是，阁下竟然未能利用机会，如今你已经双手被缚，难道还要在下守信吗？”

慕容云笙道：“你很卑下。”

金剑道：“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如若公子以后还能活着，在下这点教训，日后对你定然有不小的帮助。”

慕容云笙暗中运力一试，只觉双腕上捆绑的牛筋，坚牢无比，再深厚的内功，也是不易把它挣断。

但见两个大汉齐齐动手，很快把杨凤吟等三人的双手捆在一起。

金剑低声喝道：“把他们三人扶起来。”

另有四个大汉应声跑了过来，每两人扶起一个。

金剑举步行去，先在唐天宏背后拍了一掌。

慕容云笙大吃一惊，道：“你要干什么？”

金剑笑：“公子很聪明，你这个从仆也很精干，飘花门下这两位花女，能和你慕容公子走在一起，当然也不是易与人物，在下不相信你们竟会轻易为在下所算，所以，我要拍醒他们，问个明白？”

慕容云笙心头一震，暗道：这人的奸滑，果非我所能及了。

但见他掌势连挥，又在杨凤吟，齐丽儿背后各拍一掌，三人随即先后醒了过来。

慕容云笙心中暗暗忖道：我们几人之中，以那杨凤吟武功最强，不知她是否有挣断牛筋之能。

杨凤吟启开目，望了金剑和慕容云笙一眼，重又缓缓闭上。

金剑哈哈一笑，道：“三位神志，都已恢复，不用装作了。”

声音突转冷厉接道：“诸位自己行入厅中呢，还是需在下帮忙？”

杨凤吟望了慕容云笙一眼，当先向厅中行去。

齐丽儿，唐天宏，慕容云笙，随后行入了厅中。

金剑走在最后，大反适才的恭敬之态，大马金刀在一张木椅上一坐说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在下不希望为难几位，但也不希望几位使我为难。”

说话之间，四个黑衣大汉，跟着行了进来，垂手站在一旁。

慕容云笙回顾了四个大汉一眼，缓缓说道：“他们所知有限，你要问什么，只管问我就是。”

金剑哈哈一笑，道：“公子果然是大仁大义的人物，颇有父风，区区很敬服。”

语声一顿，接道：“四位此番北来，定有目的，不知公子可否把你们目的说出？”

但闻唐天宏接道：“我家公子赴几位朋友之约，路过此地。”

金剑缓缓点头道：“好！你们要会些什么人？”

唐天宏怕那慕容云笙回答不出，故意给他提了一个引子，但自己是仆从身份，如果说的太多，反将露出破绽，启人疑窦，当下说道：“这个，在下就不知道了。”

金剑道：“你很老实，如是再说下去，老夫也不会信你的话。”

目光转到慕容云笙的脸上，道：“公子从仆，已然露了口风，公子不说也不成了。”

慕容云笙道：“要会的都是在下两位叔父邀请之人，却未对我提过姓名。”

金剑道：“申子轩和雷化方和令尊是金兰兄弟，他们自然全力对你帮忙了，不过，我却不相信，他们约晤的什么人，会不告诉你。”

慕容云笙摇头道：“我两位叔父没有提起，在下也未多问，信不信，那

是你的事了。”

金剑点头微笑，道：“不像谎言，但申子轩和雷化方未免太过大意了，竟放心让你一个人走，唉！如是他们两位有一人和你走在一起，区区今宵之中，只怕很难生擒公子了。”

目光一掠四周从人，接道：“带他们到石牢中去。”

四个从人应了一声，各带一人，向外行去。

慕容云笙冷笑一声，欲言又止。

金剑拂髯笑道：“对公子的从人和贵友，区区不用担心，但区区希望公子能够为他们三人着想，不要轻举妄动。”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好啊，他把全部心思，放在我身上了。”

只见王铁山大步行了过来，道：“金兄，只捆着他们的双手行吗？”

金剑道：“王兄之意呢？”

王铁山道：“最好废了他们武功。”

金剑略一沉吟道：“我瞧不用了，咱们担心的只有慕容公子一人，其他三人不用担心，王兄把信鸽放出没有？”

王铁山道：“连放三只信鸽，至迟明日午时之前，就可得到圣谕了。”

四个大汉把慕容云笙等四人，带到后院一座陡峭的山壁之下，打开一座铁门，道：“四位自己进去吧。”

唐天宏，杨凤吟，齐丽儿，慕容云笙等相继行入石洞之中。

但闻砰然一声，铁门关闭。

这是一座两丈多深天然石洞，两面俱是坚硬的石岩。

唐天宏直行到石洞尽处，缓缓坐了下去。

杨凤吟低声道：“丽儿，受伤了吗？”

齐丽儿摇摇头，道：“我听到姑娘指示，运气护住了心脉，中掌后有些不适，但经我暗中调息之后，已经完全复元。”

杨凤吟道：“只要咱们无人受伤，那就不用怕了。”

慕容云笙道：“但这捆手的牛筋，十分坚韧，只怕不易挣断。”

杨凤吟微微一笑，道：“不要紧，施用缩骨法，脱去腕上牛筋，并非难事，可是目下，我不能替你们解开腕上牛筋。”

慕容云笙向外望去，只见那石牢门口处，高挑着两只灯笼，照得牢外近百尺之内，毫发可鉴，微微一笑，道：“金剑很怕咱们逃，他虽然擒了咱们，但心中患得患失，不安的很，所以他必将尽早把咱们送走，我想必然会把咱们分开，如是此刻我们不把捆手牛筋解开，明日万一局势有变，我等就无法解开捆在腕上的牛筋了。”

杨凤吟略一沉吟，道：“如若解开腕上捆绑的牛筋，必将被人一眼瞧穿，这么办吧！我给你们每人一把短小的匕首，你们握在手中，不要被人瞧见，如是我们途中无法相互照应时，你们就自断腕上牛筋。”

慕容云笙道：“看来，那也只有如此了。”

只见杨凤吟被捆双腕，突然自动收缩，双手缓缓摇动几下，退了出来。

那捆在腕上的牛筋，仍然保持春原样未变。

杨凤吟探手从怀中取出了三枚锋利的小匕首，分交到三人手中，笑道：“这是千年寒铁冶铸之物，锋利坚锐，专破金钟罩、铁布衫一类横练武功，我带了六把在身上，以备需要，你们好好收藏起来，不可随便弃掷。”

三人颌首，收入掌中。

杨凤吟又施展缩骨法，把牛筋原样套在手腕之上。

### 第三十八回 得道多助

第二天近午时分，金剑、王铁山，带着四个属下，执着兵刃行了进来。只见杨凤吟等倚壁而坐，除了慕容云笙之外，其余三人，俱已经目失神采，一付疲倦不堪的形貌。

金剑哈哈一笑，道：“王兄弟，怎么样，不出在下的预料吧！”

王铁山道：“在下之意，小心些好。”

金剑摇摇头道：“这一男二女，只要饿上两天，不死也差不多了，如若此刻挑断他们经脉，只怕很难撑到圣堂，唯一可怕是慕容公子，但那圣谕上说的明白，又不许咱们伤他，只有在铁笼上，再加上两条链子了。”

王铁山一面和金剑谈话，两道目光，却不停在四人手中打量，看腕上捆绑的牛筋，全无被毁痕迹，才长长吁一口气，道：“也许金兄对，兄弟多虑了。”

金剑目光转到慕容云笙身上，笑道：“不过，慕容公子是识时务的俊杰，想来是不会和咱们别扭了。”

慕容云笙气怒异常，冷冷说道：“大丈夫争千秋功业，一世莫名，岂能以一时的得意，论成败英雄。”

金剑笑道：“说的是啊！能屈能伸大丈夫，所以沿途之上，希望公子别和咱们捣蛋。”

慕容云笙冷哼一声，不再理会。

金剑脸色一变，冷冷说道：“四位请吧！慕容公子请走前面。”

慕容云笙站起身子，大步向前行去。

只见四架用儿臂粗细的铁条做成的铁笼，铁门早已打开。

慕容云笙行入第一架铁笼之中，杨凤吟、齐丽儿、唐天宏依序行入铁笼。

金剑一挥手，道：“加上铁锁。”

四个大汉应声闭上铁门，加上了十五斤重的大锁。

铁笼内捆有一张木椅，人在笼中，可以坐下。

但闻金剑说道：“放下垂帘。”

四个大汉拉动铁笼顶上的活结，放下一片黑色的垂幕，遮住了铁笼四周。

那垂下的帷子，十分厚重，遮住了四周的景物。

王铁山突然提高了声音说道：“慕容公子，我们奉有圣谕，不许伤你，但那圣谕上也曾说明，如是公子反抗，我等只要送去公子的尸体，十二个随押送的高手，个个都带着淬毒的梅花针，只要公子等稍有反抗举动，十二个梅花针筒，六十枚淬毒梅花针，分由四面八方射向公子，不论你武功如何高强，只怕也无法闪避开去。”

慕容云笙道：“在下听到了。”

金剑道：“听到就好，咱们走吧！”

慕容云笙只觉被人抬了起来，向前行去。

大约走了一个时辰左右，感觉中，被人移到了车上，紧接着轮声辘辘，四辆篷车，鱼贯向前行去。四人各置于一辆篷车之中，重重篷罩掩遮，彼此既难相见，也无法见到外面景物。

慕容云笙心中暗暗忖道：那杨凤吟有缩骨之能，退出这捆绑的牛筋，易如反掌，但不知齐丽儿和唐天宏是否能斩断腕上的牛筋……

心中正作盘算，突觉那奔行的篷车，忽的停了下来。

紧接着听到了一个粗豪的声音，传了过来，道，“留下四辆篷车，诸位就可以走了。”

金剑纵声大笑道：“朋友知道车中放的什么？”

那粗豪的声音应道：“十万两镖银，夹着一箱黄货，咱们要摸不清底儿，还会来下手么。”

金剑道：“好啊！朋友你好亮的招子，把我们看成保镖的啦，金某人走了几十年江湖，还没有吃过镖局子的饭。”

那粗豪的声音冷冷说道：“咱们没有时间和诸位斗口，如若诸位不留下镖车，没说的，咱们手底下见工夫。”

金剑道：“瞎眼奴才，三圣门中的东西也敢……”

只听当的一声金铁大震，打断了金剑未完之言。

紧接着一阵兵刃交击之声，起自四面八方。

显然，拦劫之人早已在四面设了埋伏，一声令下，四方抢攻。

慕容云笙心头纳闷，暗道：“什么人呢？怎么把我等当作镖银抢劫。”忍不住伸出手去，用双手中指，拉起了铁笼中的黑色帷子。

只见四外仍是一片黑色的帷屏。

原来，那篷车四周，也用黑布围着。

慕容云笙轻轻叹息一声，强自按下心中强烈的好奇之感，放下手中的帷子。

无法看见外面的景物，只好凝神倾听。

但闻兵刃相触之声，急促炽烈，不时夹带着一声惨叫，想是外面的恶斗十分凶残。

忽然间一声马嘶，篷车又向前冲去。

但行不过数丈，篷车突然倒了下来，铁笼也滚出车外。

铁笼在地上打了几个滚，翻起了四周黑色帷子。

慕容云笙转首望去，只见那拖车的两匹健马已受了重伤，篷车撞在路旁一棵大树上，想是健马受伤后，忍疼狂奔，失了控制，撞毁了篷车。

四周仍有着剧激的战斗，两个蒙面人，正和王铁山、金剑，打的难解难分。

十二随行押车的大汉，已然十伤七八，只余下四个人还在反抗。

慕容云笙缓缓坐起身子，细看拦劫之人，都穿着一身黑色劲装，每人都用黑布把脸包起，一律用剑，有几个受伤的黑衣人，虽在一侧包扎伤势，但仍不肯解开脸上的黑布。

但闻几声惨叫，仅余的四个押车大汉，也被那些黑衣的剑手杀死。

这时，除了金剑和王铁山外，所有的随行之人都已遭那些黑衣剑手杀死，奇怪的是那些黑衣剑手竟不管另两个蒙面人和金剑、王铁山的剧斗，呼啸一声，疾奔而去。

慕容云笙回头看去，只见另外三辆篷车，仍然完好如初的停在那里，唐天宏和杨凤吟等都还在车中等待。

忖思之间，忽闻一声惨叫，王铁山突然转身向后奔去。

那蒙面人似是已下了赶尽杀绝的决心，纵身急追。

只见王铁山回首扬动，一线银芒，连绵射出。

蒙面人挥剑击挡，银针纷纷落地。

但这一阵耽误，那王铁山已借势奔出了四五丈。

他情急逃命，奔行奇快，那蒙面人似是自知已迫赶不及，但心中却有不甘似的，望着那王铁山的背影，直待王铁山奔行不见，才回过头，挥剑夹攻金剑。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这蒙面人不知是何来路，出手都很残忍，看来是不能坐以待变了。

心中念转，取出掌中暗藏匕首，迅快的割断手中牛筋。

他不过刚刚割断手腕上牛筋，两个蒙面人已合力把金剑杀死，联袂行了过来。

这些蒙面人出现的很突然，慕容云笙也无法断定这些人是敌是友，只好暗中运气戒备，蓄势待敌，准备应变。

两个蒙面人行近慕容云笙的身前，挥动手中长剑，斩开铁锁，道：“慕容公子，请救了你的同伴，逃命去吧！”

慕容云笙心中好奇，暗道，好啊！他们早已经知道是我了。

两人说完话回头就走，竟是片刻也不停留。

慕容云笙大声叫道：“两位止步。”

其中一人突然加快脚步，疾奔而去，另一个闻唤却留了下来，但却不肯转过身道：“慕容公子，还有什么吩咐？”

慕容云笙道：“阁下贵姓？怎知在下遇难，赶来相救。”

那蒙面人仍是不肯转过身，道：“三圣门实力庞大，耳目众多，公子此刻尚未脱离险境，我等不便奉告身份，还请公子海涵，日后可奉告之时，自会说明内情，公子保重，在下去了。”

不再待慕容云笙答话，急急放腿向前奔去。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你们坏了我们的计划。但想到别人一片好心，却又忍下未言。

那人去势奇快，眨眼之间，人已走的踪影不见。

慕容云笙望着那人背影，长长吁一口气，正待回身去打开囚车，却听身后一声轻轻叹息，道：“帮你的人太多了，只可惜这些力量太过分散，无法把他们集中一起。”

回头看去，只见那说话之人，正是杨凤吟，婷婷玉立，站在身后。

只见另外两辆马车上篷布翻动，唐天宏和齐丽儿先后飞跃而出。

敢情他们都已斩断了腕上牛筋，脱出铁笼。

慕容云笙尴尬一笑，道：“这些人坏了咱们的事。”

唐天宏道：“慕容兄，可否告诉在下，这些人都是何等身份？”

慕容云笙道：“这些人是何身份，兄弟和唐兄一样茫然。”

唐天宏奇道：“慕容兄也不认识？”

神色之间，大有不信之疑。

杨凤吟缓缓接道：“这些人身份不难了然。”

慕容云笙道：“姑娘已经知道了？”

杨凤吟道：“嗯！他们是三圣门中人。”

慕容云笙道：“什么？三圣门中人！”

杨凤吟道：“不错，骤听起来，确是有些叫人难信，但如仔细推敲一下，那就不难了，咱们被擒之事，不足一日工夫，除了三圣门外，还有什么人能够这样快知道这消息？”

唐天宏道：“姑娘的推论不错。”

杨凤吟道：“慕容大侠在世之日，恩泽广被，很多人受过他的恩德，慕容大侠虽不望报，但那些身承恩德之人，却牢牢记在心中，慕容大侠被言之后，这些人为势所迫，投入了三圣门下，自然，有不少已身居高位，得悉慕容云笙被擒之情，结伴相救，也许他们和金剑等相识，故而蒙脸，只看他们下手的毒辣，不留一个活口，用心就是害怕泄露了身份……”

目光转到慕容云笙身上，笑道：“他直呼你慕容公子，显然认识你了。”

慕容云笙怔了一怔道：“姑娘推论有理，不过，他们破坏了咱们计划啊！”

杨凤吟道：“世间原本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目下咱们只有别筹良策了。”

唐天宏道：“还有什么法子，能使咱们混入三圣门去。”

杨凤吟道：“要偏劳唐兄和慕容公子了。”

唐天宏道：“怎么说？”

杨凤吟道：“你和慕容公子，扮作赶车之人，躺在此地，装作受伤模样，我想那三圣门，很快就有人赶到。你们身份虽然不高，但却是仅有的两个活口，他们为了推卸责任，可能把你们送往圣堂。”

唐天宏道：“这法子倒是不错，但花主和齐姑娘呢？”

杨凤吟道：“我们两人要扮作两位身份，故意现身几次，引起三圣门中人的注意，再找机会混入圣堂。”

唐天宏道：“我们混入三圣门之后，要做些什么事？如何联络，还望姑娘事先有个安排。”

杨凤吟略一沉吟道：“三圣门中的情况如何？我也是全然不知，你们如何对付，要看你们的随机应变了，至于如何连络，我想不作此计，因为，不论咱们用如何隐秘之法，都无法瞒过三圣门中人的耳目。”

唐天宏道：“姑娘之意，在下明白了，我们进入三圣门中之后，要各凭机智，应付遭遇的困难了，是么？”

杨凤吟道：“这是一场赌，而且是一场豪赌，咱们没有掌握胜机，全凭智慧和勇气，进行这一场冒险。”

慕容云笙轻轻叹息一声，道：“在下进行这一场冒险，那是理所当然，但唐兄和两位姑娘……”

杨凤吟接着道：“我不是为你，是为了我们飘花门，我们不和三圣门对抗，三圣门也不会放过我们飘花门，所以，你不用对我抱疚。”

慕容云笙道：“但是唐兄和此事，毫无关连，似是用不着冒这等大险。”

唐天宏望了齐丽儿一眼，道：“不要紧，兄弟对三圣门，已有着好奇心，希望能够一查究竟。”

齐丽儿道：“可是很危险啊！”

唐天宏道：“一个人，活上一百岁，也是难免一死，如是为了揭发这一场江湖上的神秘内情，死而何憾。”

齐丽儿嫣然一笑，道：“你很有豪气嘛……”

唐天宏道：“姑娘过奖了。”

齐丽儿道：“我是由衷之言。”

她娇痴无邪，说来一片纯真。

杨凤吟道：“唐兄既有此英雄气度，慕容兄也不用放在心上了。”轻轻叹息一声，又道：“目下除了咱们这些少不更事的年轻人，老一辈的武林名宿，只怕也没有人敢和三圣门正面为敌。”

几句活，只说的慕容云笙和唐天宏豪气奋发，相视一笑，大有慷慨赴义，

视死如归的气势。

杨凤吟抬头看看天色，道：“时间不早了，你们也该易装了。”

唐天宏道：“花主和齐姑娘请上路吧！在下相信我等能够应付得来。”

杨凤吟道：“凭两位武功，就算三圣门中围攻，也有突围之能，记着我一句，一旦惊变，不可恋战，咱们只是想瞧瞧三圣门的巢穴何在。”

带着齐丽儿，急急而去。

唐天宏目睹两人背影消失，才和慕容云笙动手改装，找到两具车夫的尸体，脱下他们衣服换上，移去尸体，并且把身上划了几处伤痕。

两人改装之后，相互检查了一遍，不见有何破绽，才躺到地上。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耳际间传来了急促的马蹄之声。

两人选择的停身之处，也经过一番心机，启目张望，可见地域甚广，且不易为人发觉。

只见两匹奔行的快马，行近了篷车之后，突然间停了下来。

当先一人，年不过二十五六，一袭白色长衫，赤手空拳，看上去十分斯文。

白衣少年身后，紧随着一个十六七岁的青衣童子。

那白衣人目光转动，四顾了一眼，翻身跃下马背。

青衣童子急急下马，接过那白衣人手中的缰绳，牵着两匹马，随在白衣人身后而行。

白衣人低声说道：“把马拴起来。”

青衣童子应了一声，把两匹健马，拴在道旁一株树身之上，一探手，从马鞍前取下一支长剑，捧在怀中，追上那白衣人。

白衣人很留心那些倒卧在地上的尸体，每一具，都看的很仔细，有时，还蹲下身去查看那些尸体的伤口。

逐渐的，白衣人行近了两人停身之处。

双方距离近了，慕容云笙才发觉那斯文的白衣人，有着两道冷电一般的眼神。

就是那两道冷厉的眼神，使得那形貌斯文的白衣人，透出了一种冷肃的杀气。

慕容云笙心中暗暗震惊道：这人决不是好与之辈。

只听那白衣人冷漠地说道：“对方的手段很毒辣，纵然一剑不死，第二剑必被对方刺中要害，我查过了九具尸体，人人如此。”

那青衣童子只有连连应是，却是不敢接口。

突然间，那白衣人两道冷厉的目光，射到自己身上，说道：“那边有个活人，快把他抱了过来。”

青衣童子应了一声，急奔而来，抱起了慕容云笙。

慕容云笙运气闭住了部份经脉，使呼吸微弱，以便让人觉着他伤的很重。

那青衣童子把慕容云笙抱到白衣人身前缓缓放下。

白衣道：“那边似是还有一个活人，去把那人也带过来。”

青衣童子应了一声，片刻之后，把唐天宏也抱了来。

白衣人只是冷冷地望着两人，良久不言。

慕容云笙和唐天宏都知道遇上了厉害人物，心中也暗作准备，好在两人早有了默契，还能沉得住气。

足足等过一刻工夫之久，那白衣人才冷冷的说道：“你们是赶车的？”

唐天宏有气无力地应道：“是的。”

白衣人冷漠地道：“你会武功？”

唐天宏仍用着微弱的声音应道：“粗通拳脚。”

白衣人嗯了一声，回顾那青衣童子一眼：“助他一口真气，我要问他些事情。”

青衣童子应了一声，扶起唐天宏，右手一伸，顶在唐天宏的命门穴上。

唐天宏骤觉热流滚滚，攻向内腑，心中好生惊异，暗道：一个随从童子，如此武功，主人可想而知，这白衣人不知是何许身份。

只听白衣人道：“现在，能够多讲话吗？”

唐天宏点头道：“能够讲。”

白衣人道：“好！那就回答我的问话。”

唐天宏道：“你是谁？”

白衣人道：“你没有听金剑讲过？”

唐天宏摇摇头，道：“没有听过。”

白衣人冷笑一声，道：“不论我是谁，但我一举手，就可以取你之命。”

唐天宏道：“我知道。”

白衣人道：“知道就好，什么人拦截你们，为什么所有的人，全都被杀死？却留你们两个活口？”

唐天宏心中暗道：这人目光如电，分明是内功极为深厚，言词犀利，必善心机，定是不好对付的人物。

心中念转，目光却望了那躺在旁侧的慕容云笙一眼，道：“也许，那些人认为小的是赶车的人，不放心上，故而未下毒手。”

白衣人略一沉吟，道：“那些人是何身份，你是否还能记得。”

唐天宏不闻白衣人再追问对方不杀自己之故，心中略宽，接道：“来人全用黑纱蒙面，只露出两只眼睛，一律施用长剑，埋伏四周，篷车到此，一跃而出，立时亮剑动手，未曾交谈一言，身份、形貌，小的实也无法记得，”

白衣人道：“你们之中，是否还有破围逃生之人？”

唐天宏道：“小的被人一掌打下篷车，以后又被人刺了一剑，以后的情势，结果，无法知晓，不过……”

白衣人道：“不过什么？”

唐天宏道：“不过，我们来人有数，清点一下场中尸体，就不难找出敌我伤亡了。”

白衣人道：“你们一共来了几人？”

唐天宏摇摇头道：“如若小的无法知晓你的身份，纵然被你杀死，也是不能多讲了。”

白衣人双目盯注在唐天宏的脸上瞧了一阵，道：“金剑是你们的什么人？”

唐天宏道：“舵主。”

白衣人道：“他见了本座要垂首听命。”

唐天宏心中暗道：看来，他的身份甚高，只不知如何称呼，不可自作聪明，说漏了嘴。

心念一转，缓缓说道：“阁下身份很高，但小的身份低微，不知如何称呼阁下。”

白衣人冷肃的脸上，泛现出一丝微笑，道：“飞轮堂堂主，听那金剑说

过没有？”

唐天宏故作惊讶地道：“原来是堂主之尊，小的们今日算大开眼界了。”

他这一番装作，白衣人倒是真的相信了他的身份，也不责怪，淡淡一笑，道：“你们一共来了几人？”

唐天宏道：“金、王两位舵主亲自押运，十二名随行护送高手，加上小的们四个赶车的人，一共是十八个人。”

白衣人回顾了身后的青衣童子一眼，道：“你会查查看，一共有多少尸体？”

青衣童子应了一声，转身而去。

片刻后回报道：“一十五具尸体，加上他们两个活口，计有十七人，还有一个逃走。”

白衣人道：“逃走的什么人？”

青衣童子道：“不见了王铁山舵主的尸体。”

白衣人四顾了一眼，道：“留下我的标记，要他们把尸体埋好之后，再去追寻王铁山的下落。”

青衣童子道：“这两个人呢？”

白衣人沉吟了一阵，道：“还要问他们一些事，你看看四辆篷车中，是否还有能用车辆，把他们装入车中带来。”

青衣童子应了一声，自去准备。

片刻之后，青衣童子回报道：“有一辆篷车，勉可应用。”

白衣人道：“好！把他们放入篷车……”

突然放低了声音。

如著唐天宏、慕容云笙运功去听，那白衣人声音虽小，但以两人能辨落叶着地的功力，自然可以听得，但两人对这白衣人，内心都有着极深的戒惧，不敢运功窃听，生恐露出马脚。

那青衣童子年纪不大，但两臂力气不小，一手夹起一人，行入篷车，把两人放入车中，道：“两位好好保重，如有特别不适之时，招呼我一声。”

放下篷车垂帘，车中顿成一片黑暗。

唐天宏和慕容云笙对望了一眼，同时微微一笑。

慕容云笙暗施传音之术，道：“唐兄，看情形，似是把咱们解送圣堂了。”

唐天宏也用传音之术，答道：“那白衣人不好对付，就是那青衣童子，也是狡诈难与之辈，咱们要小心一些才成，不能有丝毫大意，索性借此时光，咱们养养精神，不用管把咱们送往何处了。”

慕容云笙道：“唐兄说的是。”

闭上双目，静卧养神。

果然，那青衣童子常常拨开篷帘一角，偷瞧二人的举动，看两人睡的十分安稳，不似怀有上乘武功的人。

不知走了多少时候，篷车停下时，已是掌灯时分。

青衣童子不让两人下车，把食用之物，送入车中。

片刻后，篷车又行，连夜赶路。

慕容云笙觉着篷车奔行，快了甚多，忍不住偷掀垂帘望去，只见车前早已换上了三匹健马，心中暗道：“停车不久，他们已易好驿马，这三圣门的实力，果然是遍及天下。”

篷车连夜行进，而且速度奇快，慕容云笙和唐天宏，既不知行进方向，

也不知行经何处，只觉耳际间突然响起了涛涛的江流之声。

篷车也突然停了下来。

只听那青衣童子冷冷地说道：“两位伤的并不太重，休息了大半天，可以自己行动了吧。”

唐天宏道：“兄台有什么事？但请吩咐。”

青衣童子道：“你们可以出来了！”

唐天宏应了一声，掀帘而出。

白衣人冷冷的望了唐天宏一眼，道：“那一位怎么样了？”

唐天宏道：“他伤的比小的稍为重了一些，行动比小的迟缓。”

慕容云笙把两人对答之言，听得十分清楚，缓缓由车上爬了下来。

抬头看去，只见一艘帆船，泊岸而停。

那青衣童子冷冷说道：“你们站在车旁等一下。”举步对那帆船行去。

片刻之后，那青衣童子带着四个黑衣大汉，行了过来，说道：“就是这两位了。”

四个大汉打量了慕容云笙和庸天宏一眼，当先一人，掏出两条黑色的长巾，把两人眼睛蒙了起来。

然后背起他们登船。

感觉之中，被人背上大船，放于一座舱中，帆船启碇而行。

慕容云笙、唐天宏，都不知身侧是否还有人监视，也不敢打开脸上的蒙面黑巾，只好坐在那里不动。

大约过了一个时辰，慕容云笙和唐天宏又被人背下帆船。

两人脸上的黑巾未除，无法瞧到眼前的景物，感觉之中，似是行在一条崎岖不平的小径之上。

走了一炷香工夫，似是进入了一座房中。

接着被人放在榻上。

只听一个低沉的声音，道：“两位躺下休息一会。”

伸手解开了两人蒙面黑巾。

这是一座坚牢的密室，除了一个小窗，一扇门外，再无可通之路。

两个大汉解开慕容云笙、唐天宏脸上的黑巾之后，未再多言，转身而去，随手带上木门。

这时，天已破晓，但室中未燃灯光，仍然一片黑暗。

唐天宏低声说道：“大约咱们身份太低，所以，那些都不屑晤谈。”

慕容云笙道：“那是说咱们装作的很成功了……”站起身子，向窗外望去。

只见花色绚烂，这密室竟然建在一座花园之中。

唐天宏悄然下榻，轻步行到门边，凝神倾听片刻，不闻声息，缓缓拉开木门，向外瞧了一眼，又关好木门，退回榻上，低声叫道：“慕容兄。”

慕容云笙坐下身子，道：“什么事？”

唐天宏道：“咱们躺下谈。”

两人仰身而卧，拉上棉被。

唐天宏道：“慕容兄瞧出这地方是何所在吗？”

慕容云笙道：“一座花园，晓光中远山隐隐，决非悬于江中的大孤山。”

唐天宏道：“在下适才约略一眼，发觉这花园布置甚为雅致，证明主人不致是一位粗鲁的武夫，也可说是一位极善心机的人物，表面上不见防守之

人，定然是有所仗恃，咱们等一会出去瞧瞧，记熟花园形势，找出可疑的所在，夜晚行动时，也好有个计划。”

慕容云笙道：“那些人对咱们很重视，只怕不准咱们离开此室，到园中瞧瞧。”

唐天宏道：“只有临机应变了。”

慕容云笙道：“有人来了。”

唐天宏亦自警觉，急急住口不言。

但闻足步之声，传了过来，木门呀然而开。

一个身着青衫，留着山羊胡子，形似管家一样的人物，缓缓行了进来，打量了两人一眼，道：“你们伤势怎样了？”

话说的很和气，不停颌首微笑。

唐天宏心知这等笑里藏刀的人物，就是出手杀人时，也叫你瞧不出半点火气，当下答道：“小的之伤已然大好。”

青衫人转望着慕容云笙道：“你伤势如何了？”

慕容云笙道：“小的伤势较重，还未痊愈。”

青衫人道：“好吧！那你就留这里好好休息一下。”

目光又转到唐天宏的脸上，道：“你能够下来走吗？”

唐天宏道：“勉强可以。”

青衫人道：“那你跟我来吧！”也不待唐天宏答话，转身向外行去。

唐天宏缓缓下了木榻，跟在那青衫人身后，向外行去。

小室中只留下了慕容云笙一个人。

唐天宏走了足足有半个时辰左右，才缓缓行了回来，顺手掩上双门，登上木榻。

慕容云笙道：“唐兄，什么事？去了这久的时间。”

唐天宏神情肃然地说道：“如是我推想的不错，人家已对咱们动疑了，唉！三圣门的确不可轻侮。”

慕容云笙道：“怎么回事？”

唐天宏道：“他们把我召去问了足足有半个时辰之久。”

慕容云笙道：“什么人问你的？”

唐天宏道：“不知道。”

慕容云笙道：“你没有瞧到那问话的人？”

唐天宏道：“没有，那是一个很广大的房间，中间有一张木椅，那青衫人带我坐下之后，就悄然而去，然后，由一重垂帘后，传出来一个声音，要我回答他的问话，那垂帘很密，只闻其声难见其人。”

慕容云笙道：“他问些什么？”

唐天宏道：“他问了很多事，咱们被劫经过，以及那金剑庄院中的情形。”

慕容云笙道：“很多事咱们都不知道，你要如何回答？”

唐天宏道：“不知道也得回答，有些事只好凭藉猜想回答了。”

慕容云笙道：“答对了吗？”

唐天宏道：“不知道，那人只是问话，却从未反驳我一句，所以，我答复的对和错，自己根本无法知道。”

慕容云笙道：“这么看来，咱们得小心一些才成。”

唐天宏道：“不错，从此刻起咱们要小心戒备，今夜咱们失行出动瞧瞧外面的出路，以便准备，随时逃亡。”

慕容云笙点点头，道：“那杨姑娘说的不错，行险不能太过。”

唐天宏道：“又有人来了。”

慕容云笙赶忙住口，那木门已呀然而开，一个年轻的女婢，提着一个饭盒，行了进来。

两人料不到送饭的竟是女人，不禁为之一呆。

那女婢缓缓放下饭盒，道：“你们吃东西。”

转身向外行去。

唐天宏挺身而出，道：“姑娘留步。”

那女婢停下身子，回头说道：“什么事？”

唐天宏道：“在下想请教姑娘一事。”

那女婢冷冷地说道：“我不是在好好的站着么，什么事，快些请说。”

唐天宏轻轻咳了一声，道，“姑娘送饭来，我们是感激不这两句话，但那女婢听得大感奇怪，就是慕容云笙也听的甚力不懂，暗道：“这不是无话找话吗？”

果然，那女婢冷笑一声，说道：“不用感激，我只是奉命来此，给你们送饭而已。”

唐天宏道：“姑娘可是奉夫人之命。”

那女婢道，“怎么，你认识夫人？”

慕容云笙也不知那唐天宏葫芦中卖的什么药，只好袖手旁观。

唐天宏道：“小的想请姑娘转话夫人，就是小的想到了一桩很重要的事情，必要面报夫人才成。”

那女婢略一沉吟，道，“可惜夫人不在。”

语声一顿，接着道：“不过，我可以把你的话，转告我家姑娘。”

唐天宏道，“好吧，如姑娘肯代转报，在下立了功劳，也有你姑娘一份。”

那女婢沉思片刻，未置可否，回头向外行去。

直待那女婢去远，慕容云笙才低声说道：“唐兄，你这举动，有何用心？”

唐天宏微微一笑，道：“刚才，兄弟在那敞厅中受审之时，似是听到一个女子的口音，因为她讲话的声音很低，兄弟只听到一句，所以不能确定，此刻，骤见这丫头送饭到此，使我心中多了一份把握，故而用话诈他一下，想不到竟被我歪打正着，果然是有一个女人，主持大局。”

慕容云笙道：“原来如此。”

唐天宏道：“目下咱们已完全为人控制，必得设法打出一点新的局面才成。”

慕容云笙道：“怎么一个打法。”

唐天宏附在慕容云笙耳际之间，低言数语，慕容云笙微微一笑，道：“好吧！”

片刻之后，那女婢果然又行了回来，道：“我家姑娘有请两位。”

唐天宏站起身子，道：“小的已可行动，但那兄台伤的很重，还望姑娘扶他一把才成。”

那女婢目光转到慕容云笙身上瞧了两眼，道：“你不能走吗？”

慕容云笙道：“小的行动还有些不便。”

那女婢皱皱眉头，道：“好吧！你扶在我的肩上。”

原来，慕容云笙满脸油泥，衣服上血迹斑斑，那女婢生恐污了自己的玉手。

慕容云笙站起身子，老实不客气的把一只手按在那女婢身上，虽然没有暗用内力，但却把全身的重量依附在那女婢的身上。

那女婢颦起秀眉儿回头看看慕容云笙，一语未发，举步向前行去。

唐天宏紧随在慕容云笙身后。

那女婢对慕容云笙似是十分讨厌，把一张粉脸转的远远的，生恐那雪白的粉脸儿，碰在了慕容云笙的身上。

这一来，倒给了慕容云笙一个很好的观察机会，只见一座广大的花园，气魄十分宏伟。

那女婢带着两人，穿过一片花径，到了一所筑建得很好的花厅之外，秀肩一缩，甩开了慕容云笙按在肩上的手臂，冷冷说道：“到了！你们在这里等等。”

举步行入花厅之中。

片刻之后，那女婢重又行了出来，冷冷说道：“你们进来。”

唐天宏伸手扶着慕容云笙，缓步行入花厅。

花厅很宽敞，布置的也十分雅致，一色的紫绫幔壁，厅中放了四束瓶花，两束紫红，两束雪白，点缀的一座花厅，更为清雅明洁。

只看这敞厅的布设，就不难想到主人是一个十分雅致的人。

女婢指指厅中两张并排而放的木椅，道：“你们坐下。”

唐天宏、慕容云笙欠身应了一声，在木椅上坐了下来。

那女婢缓缓转过身去，道：“禀告姑娘，两个人都到了。”

只见紧靠厅壁处垂帘启动，一个姿容绝伦的绿衣少女，缓步行了出来。

唐天宏、慕容云笙抬头瞧了那少女一眼，迅速的垂下头去。

但闻一个清脆的声音传入耳际，道：“你们是金剑的手下。”

唐天宏欠身应道：“是的，只是我们的职位低贱。”

绿衣少女点点头，道：“你们押送的什么人？”

唐天宏道：“慕容公子，和他一个仆从，以及飘花门下两位花女。”

绿衣少女道：“这些我都知道了，你说有重要事告诉我，不知是什么事？”

唐天宏道：“关于那慕容公子……”

绿衣少女急急道：“慕容公子是什么样子，你见过吗？”

唐天宏回顾慕容云笙一眼，道：“长的很英俊，就坐他的车上，他看的比小的清楚多了，姑娘如想知晓详情，问他就是。”

那绿衣少女果然把目光转到慕容云笙的脸上，道：“你叫什么名子？”

慕容云笙道：“小的叫金福。”

绿衣少女道：“那慕容公子，可是坐你的车么？”

慕容云笙只好硬着头皮，道：“不错。”

绿衣少女道：“告诉我他的形貌。”

慕容云笙心中十分为难，但仍然硬着头皮，道：“他年纪很轻，不过二十来岁。”

绿衣少女道：“听说他武功很好，你们主人如何能生擒于他。”

慕容云笙道：“小的不清楚，大约是在酒菜之中下了迷药吧！”

绿衣少女道：“我就知道如凭武功，金剑和王铁山决然无法生擒那慕容公子。”

语声一顿，接着道：“你们途中被人拦截时，那慕容公子可曾受伤？”

慕容云笙道：“那些人斩断铁锁，放出慕容公子，以后的事，小的被人

打昏了过去，就不太清楚了。”

绿衣少女点点头，目光又转到唐天宏的身上，道，“就是这些事吗？”

唐天宏道：“还有那慕容公子的去处。”

绿衣少女道：“他在哪里？”

唐天宏道：“小的伤势较轻，耳目还未完全失灵，听那些人讲，要带慕容公子到什么六星楼去……”

绿衣少女一扬柳眉儿，道：“七星楼，是什么地方？”

唐天宏道：“这个，小的就不清楚了。”

绿衣少女道：“还有吗？”

唐天宏摇摇头道：“没有了，小的适才想到这句话，觉着它很重要。”

绿衣少女道：“嗯！很重要，你暂时不许把此事讲给别人知道。”

唐天宏道：“小的记下了。”

绿衣少女回顾了旁侧女婢一眼，道：“你吩咐厨下，备些好酒好菜，让他们好好吃一顿，再把那疗伤小还丹，分赠他们每人一粒。”

说完，转过身子，缓步行入帘后。

那女婢望了而人一眼，冷冷说道：“你们可以回去了。”

唐天宏站起身子，扶着慕容云笙道：“金兄，我扶你走吧！”

慕容云笙起身，扶在唐天宏的手臂上，相携而去。

两人行回小室，慕容云笙低声说道：“唐兄，七星楼是什么地方？”

唐天宏笑道：“兄弟确实不知，不过，兄弟知道，这世间确有那么一个地方。”

慕容云笙道：“究竟怎么回事啊！兄弟实在听糊涂了。”

唐天宏道：“我要替他们出个难题，看他们如何处理此事。”

慕容云笙道：“怎么说？”

唐天宏道：“兄弟听家父谈过七星楼，楼上住了一位正邪之间的怪人，外号叫七星手，孤僻自恃，从不和武林中人物来往，家父和他几位朋友讲论此事，兄弟只听了一半，就有事而去，所以只知头而不知尾，但也正因如此，说起来才觉得理直气壮，句句实言。”

慕容云笙微微一笑，道：“主意虽好，但却害了那位七星手。”

唐天宏一笑，道：“那位姑娘似乎对慕容兄很注意。”

慕容云笙笑道：“大约是三圣门悬有重赏，是敌人人都想能生擒兄弟。”

唐天宏道：“人怕出名，三圣门太过重视慕容兄，但那些主脑人物，却未想到因此把慕容兄塑造成一座英雄偶像，人人都想生擒你，也有着一睹你风采为荣之心。”

放低了声音接道：“就以那位姑娘说吧！她心中也许有擒你立功之心，但她更渴望见你一面，然而却未想到慕容公子，就在她的面前啊！”

慕容云笙道，“人家想法如何，咱们无法干涉，目下要紧的是咱们如何和杨姑娘联络，又如何才能混入圣堂。”

唐天宏道：“咱们身处敌境，原本也没有一定之规，在下想到，目下咱们应该在那位绿衣姑娘身上着手。”

慕容云笙正待答话，忽闻室外传入一阵步履之声，立时住口不言。

只听木门呀然，那女婢推门而入。

唐天宏挺身坐起，道：“姑娘有何指教？”

那女婢一直冰冷的脸上，突然泛现出一个微笑，道：“我家姑娘要我给

两位送来两粒丹丸，这丹丸很珍贵，疗伤颇具奇效。”伸手从怀中摸出两粒丹丸递了过去。

唐天宏接过丹丸道：“多谢姑娘。”

那女婢淡淡一笑，道：“你们服用之后，再休息两个时辰，我再要他们送上酒饭，你们大吃一顿，大概就可以复元了。”

唐天宏道：“姑娘的恩情，我们没齿不忘。”

那女婢道：“也许我家姑娘还有事托奉两位，届时我自会再来通知你们。”言罢，转身而去。

唐天宏道：“他赐我们灵丹，用心在使我们伤势尽早复元，以你我的身份，在三圣门中，算不得什么，怎会受她如此重视呢？”

慕容云笙突然一跃，直向门外扑去，右手一探，抓了过去。

只听嚤唛一声，那女婢生生被抓入室中。

敢情那女婢去了之后，重又蹑足行了回来，附在门外偷听。

她轻功甚佳，去而复返，竟使唐天宏和慕容云笙，都未听出来。

但她身影闪过门缝时，却无法避开那慕容云笙两道锐利的目光。

慕容云笙飞身探手，一击而中，快如电光石火，生生把那女婢抓了进来。

唐天宏只看得心中大为惊服，暗道：看来他的武功，要强我甚多了。

那女婢被拖入室中，定定神抬头望了慕容云笙一眼，道：“放开我。”

慕容云笙冷冷说道：“姑娘如若想活命，最好不要问在下很多事。”

那女婢缓缓说道：“我不信你们真敢杀了我。”

唐天宏道：“你为什么不相信呢？”

女婢道：“因为我家姑娘知晓我来此，给你们送药物来，如是盏茶工夫之后我还不回去，她定然心中动疑，自然会来查看了。”

唐天宏微微一笑道：“原来如此，不过，姑娘少算了一件事。”

女婢道：“什么事？”唐天宏道：“我们的行藏已泄，如是放了姑娘，我们也是一样的无法逃走，你知道情急拼命这句话吧！”

女婢呆了一呆，道：“那是说你们非杀我不可了。”

唐天宏道：“那倒未必。”

女婢道：“你们说吧，要我做什么？”

唐天宏道：“姑娘自己想个法子，不泄我们的行藏，又能让我们相信，我们就不伤害你。”

女婢道：“我说不说，就不说，但你们不肯相信，那要如何是好？”

慕容云笙叹息一声，道：“看来不杀你，也得点了你的穴道才成。”

那女婢暗道：点了我的穴道，总也是强过死亡了。点点头道，“好吧！你们不肯相信，那就点我穴道吧！”

唐天宏接道：“看来姑娘很合作。”

又冷冷接道：“咱们问姑娘几件事，你如肯据实而言，咱们也许会放了姑娘。”

那女婢道：“好！你问吧！”

唐天宏道：“这是什么地方？主人何名？那位绿衣姑娘，又是什么身份？”

女婢缓缓说道：“此地名叫清风堡，庄主云飞，我家姑娘是云堡主的妹妹。”

唐天宏道：“此地和三圣门是什么关系？”

奴婢道：“是三圣门中一个分舵。”

唐天宏道：“你家姑娘叫什么名字？”

奴婢道：“她叫云小月。”

唐天宏道：“姑娘的芳名呢？”

奴婢道：“我叫秋萍。”

唐天宏道：“慕容兄，放了她。”

慕容云笙怔了一怔，依言放了手中奴婢。

### 第三十九回 清风堂主

唐天宏道：“一个人只能死一次，因此，我希望姑娘珍重。”

秋萍略一沉吟，道：“我说呢！你们怎会轻易的放了我，原来，早已在我身上作了手脚。”

目光缓缓由唐天宏的脸上扫过，转注到慕容云笙的身上，接道：“阁下身手，快速绝伦，决非一般江湖人物，如是我猜的不错，两位中，定然有一位是慕容公子。”

唐天宏一闪身，挡在门口，冷冷说道：“姑娘太聪明了，必难长寿。”

秋萍神情镇静，长长吁一口气，说道：“哪一位是慕容公子？”

慕容云笙冷冷接道：“我……”缓缓举起了右掌。

秋萍看他脸上神情凝重，急急接口说道：“小婢奉有密令，接应慕容公子。”

慕容云笙道：“奉谁的密令？”

秋萍道：“敝帮帮主。”

慕容云笙低声说道：“你是女儿帮中人？”

秋萍道：“不错。”

慕容云笙道：“贵帮主又怎知区区会到此地。”

秋萍道：“她不知道，但贱妾数月前已奉到密令，要我留心慕容公子，一旦遇到，就设法相助。”

慕容云笙道：“这么说来，姑娘也是混入三圣门中卧底来了。”

秋萍点点头道：“贱妾已在此五年，甚得云姑娘的信任，如非重大之事，敝帮主也不让贱妾插手，以免暴露了身份。”

微微一笑，道：“我不能在此久留了，两位保重，小婢要先走一步了。”转身向外行去。

慕容云笙、唐天宏四只眼睛瞧着秋萍离去，身影逐渐消失。

唐天宏低声对慕容云笙道：“慕容兄，她靠得住吗？”

慕容云笙道：“她说的都不错，想来不会有问题了。”

唐天宏道：“人无远虑，心有近忧。如若那丫头骗了咱们，暴露了咱们身份，慕容兄准备如何应付？”

慕容云笙道：“如若情非得已，那只有和他们动手了。”

唐天宏道：“对！挑了他们的分舵，大开一次杀戒。”

慕容云笙道：“好！届时酌情应变就是。”

两人商量好应对之法，心中反而坦然下来，闭目坐息。

又过了顿饭工夫左右，秋萍带着两个女佣，送上酒菜。

秋萍望了两人一眼，道，“你们放心食用吧！”

带着两个女佣，转身而去。

唐天宏轻轻咳了一声，道：“慕容兄，兄弟先行进食，如是食中有毒，慕容兄就不用吃了。”

慕容云笙道：“不行，还是在下先吃。”

两人一齐动手，大吃大喝起来，低斟浅酌，相视而笑。

半日时光，弹指而过。

天色入夜时分，秋萍重又行入石室，低声对两人说道：“我们庄主回来了。”

唐天宏道：“你们庄主，武功很高强是吗？”

秋萍道：“不错，他不但武功高强，而且机诈万端，两位要特别小心一些才好。”

唐天宏道：“如何一个小心之法呢？”

秋萍道：“两位晚上定然会有行动，现在最好不要乱动。”

唐天宏、慕容云笙相互望了一眼，心中同时忖道：这丫头才智不凡。

秋萍不闻两人接口，淡淡一笑，又道：“两位想知道的事，我自会告诉你们，你们用不着涉险了。”

唐天宏道：“我们想找出三圣堂的所在，姑娘知道吗？”

秋萍叹道：“两位第一问，就把我给难住了，我来此数年之久，对这庄中的情形，知晓很多，但却始终找不出他们三圣堂的所在之地，敝帮主也曾数度问我此事，我就无法回答。”

唐天宏略一沉吟，道：“此庄中主人，在三圣门中的身份如何？”

秋萍道：“三大堂主之一，你说他的身份如何呢？大约除了三圣之外，就该数到他了。”

慕容云笙接道：“在下请教姑娘，所谓三圣门，定然是三个人所主持了，姑娘可知晓他们姓名。”

秋萍道：“两位当真是厉害，这第二问又把我给难住了，顾名思义，三圣门应该是三个首脑，但是否如此，只怕知晓的人，寥寥无几。”

慕容云笙接道：“以此地主人的身份，难道他也不知晓吗？”

秋萍道：“我不能问他，他自己不会说，我如何能够知晓。”

慕容云笙道：“数年来，姑娘就没有查寻出一点线索吗？”

秋萍道：“没有。”

慕容云笙略一沉思，道：“此地主人，是否常常在家呢？”

秋萍道：“使人不懂的也就在此了，他是一堂之主的身份，应该是经常在三圣堂内，但他却一年中有半年守在家中。”

一顿，又道：“好！话到此为止，我不能停的太久，两位多多保重，希望能相信小婢的话，不要擅自行动，也许你们正赶上看一场热闹好戏。”

唐天宏道：“什么事？”

秋萍道：“我现在也不知道。”转身向外行去。

两人商讨了一阵，决定遵照那秋萍之言，守在室中不动，坐以观变。

两人在木榻上盘坐调息，直等到二更之后，仍然不见动静，唐天宏已经有些忍耐不住了，低声说道：“慕容兄，也许那秋萍听到消息不确，你守在室中，在下出去查看一下如何？”

慕容云笙道：“最好再等一会，如是二更过后，仍不见有何变化，唐兄再出去查看不迟。”

语声甫落，突闻嗤嗤两声破空的箭风，传入耳际。

唐天宏霍然站起身子，道：“你在窗口查看，我到门边观望。”

慕容云笙站起身子，探头向外望去。

只见一条人影疾如流矢一般，由假山之上，飞奔而下，落在小室外不远处。

来人穿着一身黑衣，脸上也用黑布包起，只露出两只眼睛，手中提出一柄长剑。

这是无月之夜，繁星之下，隐隐可见室外的景物。

慕容云笙看那人相距小室，不过一丈左右，立时运气闭住呼吸。只听一个冷冷声音，由数丈外一片化丛之中传了过来，道：“放下兵刃。”慕容云笙听得一怔，暗道：“表面看来这花园中一片宁静，原来花丛中，早已有了埋伏。”

那黑衣人也不答话，突然一提气，纵身而起，飞落小室之上。就在那黑衣人飞起的同时，两支弩箭，破空而来，追踪射到。波波两声，两支弩箭，吃那黑衣人挥剑击落。慕容云笙停身之处，无法见到屋顶上的情形，但他却凭藉敏锐的听觉，听出那黑衣人落在了屋顶之上。

但见对面花丛之中，同时跃飞起两条人影，直向小室扑来。慕容云笙正待坐下身子，突闻砰然一声，木门被人用脚踢开。就在那木门被人踢开的同时，慕容云笙以极快的速度，仰卧在木榻上。转目望去，只见那蒙面人，大步闯入室中，回手把木门掩上。慕容云笙心中暗道：“这人避入小室，分明是自陷绝地，不知是何用心。”那蒙面人似是只留心到外面的敌人，未想到室中有人，背靠在墙壁之上，口中咬剑，腾出右手，拔下左臂上一支弩箭。右手迅快的从怀中取出一块手帕，包扎起伤处。

原来，这黑衣蒙面人，已为弩箭所伤。慕容云笙忽然想到那唐天宏尚守在门口之处，不知此刻藏在何处。目光转过，四下搜望了一遍，竟然未发觉唐天宏藏身何处。他在暗室中时间已久，目光已可适应夜暗，清晰的可见室中景物。但闻一个冷冷的声音，传入了室中，道：“这小室是一片绝地，阁下生机已绝，如若弃剑受缚，还可饶你一命。”

那蒙面人已然迅快的包好了伤势，右手取过长剑，突然一跃，飞落到木榻之前。

长剑一探，指在那慕容云笙前胸之上。低声说道：“你叫一声，我就取你之命。”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不论他是何人，但能来此探庄，可证明他敢与三圣门作对，应该暗中助他一臂之力，但我如助他，恐将暴露身份了。

一时间，心中大感为难，不知该如何才好。

但闻那蒙面人道：“脱下你的衣服。”

慕容云笙忖道：他想金蝉脱壳，这倒不失为一个助他的办法了。当下应道：“好！”正待起身，突然火光一闪，小室外，立时亮起了一盏灯笼。

紧接着木门大开，一个白衣人，举着灯笼，缓缓行了进来。

慕容云笙目光到处，看来人正是那日遭劫时所见之人，立时躺着未动。

只听那白衣人冷冷说道：“拿开你手中兵刃。”

这声音冰冷中，带着一股不可抗拒的威严，那蒙面人竟然为之一呆。

就在他一怔之间，那白衣人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快速举动，一探右手抓住了那蒙面人的左腕，夺下他手中宝剑。

慕容云笙暗暗吃了一惊，忖道，“这人的手法好快。”

蒙面人似是自知无法幸免，突然一头撞向那白衣人的前胸。

这是同归于尽的打法，双方距离既近，那人又是出其不意，应该是万无躲过之理，但那白衣人确有着人所难及的武功，右手一抬轻快绝伦的接住了那黑衣人的脑袋，顺手把那黑衣人脸上的蒙面黑纱扯了下来。

这几下变化万端，快速绝伦，但闻沙的一声，那黑衣人脸上的蒙面黑纱已被扯了下来。

白衣人和蒙面人儿番交手，左手始终执着灯笼未动。

这静如山岭，动如闪电的手法，只看得慕容云笙心中惊愕不已。

只见那黑衣人身子一阵摇动，突然倒了下去。

原来，那黑衣人口中早已暗藏了极为强烈的毒药，自觉情势不对时，立刻吞了下去！

那白衣人缓缓蹲下身子，伸出手去，一探那黑衣人的鼻息，冷哼一声，又缓缓站了起来，双目转注在慕容云笙的脸上，冷冷说道：“你和他谈了很多话。”

慕容云笙道：“他兵刃指在小的前胸……”

白衣人冷笑一声，接道：“你很怕死吗？”

慕容云笙道：“他并未问我什么，如是重要之事，小的纵然死在他剑下，也不会回答。”

白衣人冷笑一声，道：“因为他知道的比你多，所以，他不用问你。”

慕容云笙微微一怔，道：“为什么？”

白衣人道：“因为他也是三圣门中人。”

慕容云笙故作讶然，道：“当真吗？”

白衣人冷哼一声，道：“放肆，你和什么人说话，也敢如此无礼。”

慕容云笙强忍心中怒火，连声应道：“小的该死。”

白衣人目光转动，打量了小室一眼，道：“还有一个哪里去了。”

慕容云笙亦是大感奇怪，想不出那唐天宏藏身何处，只好摇头说道：“小的不知道。”

白衣人道：“他离开此室，没有告诉你吗？”

慕容云笙道：“没有，大约小的睡着了。”

白衣人不再理会慕容云笙，回头望着室外，道：“把这具尸体拖出去。”一个身着劲装的大汉，行了进来，抱起那黑衣人的尸体而去。

白衣人目光又转到慕容云笙的脸上，道：“你认识王铁山吗？”

慕容云笙道：“小的认识，那日一战之中，王爷可能未遭毒手。”

白衣人道：“他受了伤，我已遣人接他来此，大约明日可到。”

慕容云笙心中虽然震惊，但表面上却十分沉着，丝毫未现惊怯之容。

白衣人突然转身向外行去，行到门口处，突然又回身说道：“你那位同伴，如是还能活着回来，要他好好守在室中，不要再乱跑了。”

慕容云笙应道：“小的记下。”

白衣人举起灯笼，大步而去。

慕容云笙知那白衣人武功高强，内功精深，不敢有丝毫大意。

直到确定那白衣人去远之后，才悄然起身，行到门口处向外望去。

只见那花树丛中，人影隐现，显然这花园之中，已然布下了不少人手。

最使慕容云笙奇怪的是，唐天宏始终不见露面，忍不住低声叫道：“唐兄。”

只听一个低沉的声音应道：“什么事？”

唐天宏由梁上飘身而下。

原来，他竟跃藏在屋顶梁之上。

慕容云笙微微一笑，道：“你听到那位云堂主的话了？”

唐天宏点点头，道：“听到了。”

慕容云笙道：“他一直对咱们存有怀疑。”

唐天宏道：“不错，所以，兄弟躲起来，给他个莫测高深。”

慕容云笙道：“明日那王铁山至此之后，咱们真像必被拆穿。”

唐天宏道：“所以，咱们要在王铁山到达之前，有所行动。”

慕容云笙道：“如何一个行动之法呢？”

唐天宏道：“兄弟适才暗中窥看那云飞夺取那蒙面人手中之剑，手法的确是高明，咱们如若和他一招一式的动手，恐都非他之敌。”

慕容云笙道：“兄弟也是这般看法。”

唐天宏道：“所以，求胜之机，要合咱们两人之力才成。”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咱们而人只怕也难是他敌手。口中却笑道：“咱们两人定能胜过他吗？”

唐天宏微微一笑，道：“如是我一击未中，慕容兄也立刻跃起施袭，此地已然不用留恋下去，咱们合力冲出此地。”

慕容云笙道：“如若咱们尚可保密身份，是否也要如此呢？”

唐天宏道：“如若云飞不对咱们动疑，自然用不着出手了。”

两人计议停当，心中大为坦然，各自运气，盘坐调息。

静坐之中，隐隐闻得遥远传来了兵刃相触之声。

唐天宏低声道：“有人动手。”

慕容云笙道：“听声音似是在这座山庄之外，离此甚远。”

唐天宏道：“大约这就是那秋萍姑娘告诉咱们看的热闹了，可是这些人，都已被阻于庄外，云飞无暇理会咱们，匆匆而去，想来，也和此事有关了。”

突然一跃而起，道：“咱们得赶快通知那秋萍姑娘一声。”

慕容云笙道：“怎么回事？”

唐天宏道：“那秋萍如若真是女儿帮中派来此地的耳目，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内应，咱们不能把这耳目毁去，必得先和她商量一下才成。”

慕容云笙道：“怎么去呢？别说这小室四周，还有监视之人，行动不便，就算咱们能够避开这些人的监视，深更半夜，难道能闯入女人的闺房不成。”

忽听一阵步履声传了过来，两人急急住口不言。

唐天宏行到门口，凝目向外望去，只见一个背插长剑的大汉，侧耳贴在木窗之上，凝神倾听。

唐天宏轻轻在门上敲了两下。

那大汉右手一抬，推开木门，大步行了进来！

唐天宏隐在门后，右手一抬，拔出了那大汉背后的长剑，左手却按在那大汉背心之上。

掌心内力发出，一股强猛绝伦的暗劲，由掌心直冲而出，震断了那大汉的心脉。

那大汉闷哼一声，鼻口中尽是鲜血涌出，气绝而逝。

唐天宏一击毙敌，却把右手长剑交给慕容云笙，道：“慕容兄，拿着兵刃，兄弟再去弄支长剑回来，云飞回来，咱们就合力斗斗他。”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咱们此番前来，用心在探听那圣堂阿在，如若和云飞动手，岂不是自行暴身份了吗？

唐天宏不闻慕容云笙回答，已知他心中之疑，微微一笑，道：“如是兄弟猜想的不错，那云飞早已知道咱们是混入此地而来，他适才来此，不是存

心杀害咱们，就是想施刑逼问内情，兄弟藏身未现，使他心中更为动疑，适有敌人来犯，使他无暇留此对付咱们，退敌归来，必将先行设法对付咱们。”

慕容云笙道：“咱们辛苦到此，岂不是白忙了一场吗？”

唐天宏道：“咱们既到此地，也不难逼问出三圣堂了。”

慕容云笙心中虽是不尽同意，却也不好再行反驳，只好说道：“唐兄说的是，有备无患。”

唐天宏迅快的把那大汉尸体移入床下，道：“慕容兄大约还是不太相信兄弟的话。”

慕容云笙正待答话，突见人影一闪，直冲入室。

原来，那大汉行入室中之后，大门并未关上。

唐天宏回手拍出一掌，低声说道，“什么人？”

来人右手一抬，接下一掌。

但闻砰然一声，双掌接实。

耳际间响起一个低微的女子声音，道：“我是秋萍。”

唐天宏急急收住攻出的掌势，道：“有事吗？”

秋萍道：“有！”

唐天宏凝神倾听，半晌之后，仍不闻秋萍接言，忍不住说道：“怎么不说下去。”

秋萍低声道：“你不是慕容公子。”

慕容云笙道：“区区在此。”

秋萍心细如发，直待听出了慕容云笙的声音，才接口说道：“云堂主已知晓你们是混来此地的奸细，并下令监视你们行动，他没有回来之前，是你们唯一的逃命机会。”

慕容云笙道：“多谢姑娘传讯。”

秋萍道：“目下这花园之中的防守之力，十分薄弱，你们想走就要赶快，我还有事，失陪了。”

转身出室，电奔而去。

慕容云笙道：“唐兄料事如神，兄弟好生敬佩。”

唐天宏道：“过奖了。”

语声一顿，接道：“目下最为要紧的事，咱们要决定是否和云飞一战。”

慕容云笙道：“唐兄之意呢？”

唐天宏道：“兄弟分析利害，主张要慕容兄拿。”

慕容云笙道：“兄弟洗耳恭听。”

唐天宏道：“如若咱们急于脱身，那就立刻动身，咱们是何身份，让那云飞自己去猜就是，如是慕容兄不甘心就此离开，咱们就大闹一场，斗斗云飞。”

慕容云笙道：“唐兄觉着应该如何？”

唐天宏低声说道：“这云飞既是三圣门中的堂主身份，在三圣门中，自然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了。”

慕容云笙点点头，道：“不错。”

唐天宏道：“如若咱们和他过招，不论胜负，至少可以测出部份三圣门的内情。”

慕容云笙被唐天宏说的跃跃欲试，道：“好！唐兄有此豪气，咱们就斗斗云飞。”

唐天宏道：“不过，有一件事，慕容兄必得记住。”

慕容云笙道：“什么事？”

唐天宏道：“如若情形不对，咱们要联手破围，不可恋战。”

慕容云笙道：“好！一切悉凭唐兄作主。”

唐天宏道：“兄弟先到园中查看一下形势，顺便再取一支兵刃回来。”

话未落口，身子一闪，人已穿出小室。

慕容云笙望着唐天宏消失的背影，心中暗暗忖道：看来今天非要一战不可了。不自觉的掂了掂手中宝剑。

唐天宏去的快，回来的亦快，不过片刻时光，手中执着一柄长剑，跃入小室。

慕容云笙道：“外面的防守森严吗？”

唐天宏道：“不够森严，大概庄中人手，都被云飞带出拒敌去了。”

只听一声冷笑，传了进来，室外有人接道：“不错，但你们却没有想到云飞回来的如此之快。”

唐天宏、慕容云笙同时吃了一惊，暗道：以我等耳目之灵，竟然不知他几时到了室外，这人的武功，的确不可轻视。

只听云飞冷冷地接道：“两位行藏已露，似是用不着再藏头露尾了，你们出来和我动手呢，还是要我进去？”

唐天宏冷笑一声，道：“很想和我们动手吗？”

云飞冷冷说道：“我要生擒你们，逼问出你们来历。”

唐天宏道：“云堂主不觉着太过自信了么？”

云飞道：“你们出手吧，我要在二十合内，生擒你们两人。”

唐天宏道：“如是二十合胜不了我们呢？”

云飞道：“放你们安然离此。”

唐天宏道：“君子一言。”

云飞道：“驷马难追。”

唐天宏回顾了慕容云笙一眼，道：“我先出手，如是不行，你再上下迟。”

慕容云笙点点头，道：“小心一些。”

唐天宏举剑护身，缓步向前行去。

慕容云笙紧随身后，行出室外。

抬头看去，只见云飞一身白衣，肩插长剑，背负双手，站在丈余外一片草坪之中。

唐天宏缓步行近云飞五尺左右处，停下脚步，道：“云堂主可以亮剑了。”

云飞冷哼一声，道：“可否告诉我你们是何身份？”

唐天宏道：“云堂主如若能生擒我等，严刑相逼，还怕问不出我等身份吗？”

云飞冷说道：“就凭你这句话，我就应该取你之命了。”

话声方落，右手一抬，长剑陡然出鞘，寒芒一闪直劈过去。

出手之快，直似雷奔电闪。

唐天宏举剑一挥，响起了一声脆鸣，架开了长剑。

云飞长剑连挥，剑势如虹，眨眼之间，攻出了十余剑。

唐天宏用尽了全力，才架开了云飞十余剑的攻势，但已被逼得连退了五步。

慕容云笙眼看那云飞出剑之快有如电闪雷奔，心中暗暗吃惊，忖道：这

人剑法如此之快，实是罕闻罕见，唐天宏恐难支持过二十招了。

心中念转，横跨一步，长剑探出，接道：“在下领教云堂主的剑法。”

云飞剑势渐幻起两朵剑花，分刺慕容云笙两处大穴。

慕容云笙剑势上举，一招“野火烧天”，封开了云飞的剑势。

云飞冷哼一声，长剑疾沉，唰唰唰连攻三剑，尽都是攻袭向慕容云笙的下盘。

慕容云笙疾退五步，避开了云飞一轮快攻。

但一退即上，展开反击，剑出如风，攻势锐利之极。

云飞虽以快剑见长，但在慕容云笙的快攻之下，竟然是反击无力，只有招架之功。

唐天宏心中暗暗叹道：原来慕容云笙剑上的武功，强我很多。

只见两人剑来剑往，搏斗极是激烈，飒飒剑风，森森剑气，远逼到七八尺外。

搏斗之中，云飞突然向后退开两步，冷冷说道：“住手！”

慕容云笙全力运剑，心无旁骛；直待听到云飞呼叫之言，才停下手来，道：“什么事？”

云飞道：“慕容长青并无传人，但阁下却用的慕容长青剑法。”

慕容云笙冷笑一声，道：“天下武功，大同小异，剑招中本有雷同之处。”

云飞接道：“慕容长青剑法独创一格，与众不同。”

声音突转严厉，道：“阁下究竟是何身份？”

慕容云笙答非所问地冷冷说道：“咱们动手几合了？”

云飞怔了一怔，道：“三十五个回合？”

慕容云笙道：“你云堂主讲过的话，算不算？”

云飞道：“自然要算。”

慕容云笙道：“咱们动手三十余合，你云堂主不但未能生擒我等，而且也未胜在下一招一式。”

云飞道：“两位想走吗？”

慕容云笙道：“走不走是我们的事了，但你云堂主应该让开去路了！”

云飞淡淡一笑道：“好！在下出口之言，决不反悔，不过，在两位临去之前，在下想请教一事。”

慕容云笙道：“那要看你问什么了？”

云飞道：“江湖上盛传慕容长青之子出现，要为慕容长青报仇，不知是否阁下？”

慕容云笙略一沉吟，道：“云堂主当真想知晓在下是谁吗？”

云飞道：“不错。”

慕容云笙道：“如若云堂主愿答复在下一事，在下亦将奉告姓名。”

云飞道：“什么事？”

慕容云笙道：“三圣堂设在何处？”

云飞淡淡一笑，道：“如是在下据实而言，只怕你不肯相信。”

慕容云笙道：“想你以堂主之尊，自然不会虚言相欺了。”

云飞道：“也正如此，在下才觉着阁下不会相信。”

慕容云笙奇道：“倒要请教了？”

云飞道：“不知道。”

慕容云笙道：“以你云堂主在三圣门的身份，竟然不知圣堂何在？实是

叫人难信了。”

云飞道：“你尽管不信，但云某却是说的字字实言。”

慕容云笙道：“大孤山中的三圣堂，难道是假的不成。”

云飞冷笑一声，道：“大孤山中确有一座三圣堂……”

慕容云笙接道：“云堂主既然知晓，何以又推说不知呢？”

云飞冷冷说道：“除了大孤山外，天下至少还有两三处圣堂。”

慕容云笙道：“云堂主果然是极善诡辩。”

语声一顿，接道：“慕容大侠没有传人，但在下却能用慕容大侠剑法，我是何人，云堂主自己去想吧！”

云飞道：“就算你是慕容公子，也一样未学过慕容长青的剑法啊！”

慕容云笙高声接道：“云堂主可以闪开了。”

云飞倒是很守信用，果然向后退开了两步。

慕容云笙回顾了唐天宏一眼，道：“咱们走吧！”

唐天宏急急上前两步，两人并肩向前行去。

云飞高声叫道：“放他们离开，不许阻拦。”

显然，这花园之中，还有着很多的埋伏。

慕容云笙、唐天宏相互望了一眼，大步向前行去。

两人也不认识道路，放开大步，向前行去，直到花园围墙之处，双双飞身而上，越墙而出。

围墙外面是一片空阔的原野，极目四顾，不见一点灯火、房舍。

慕容云笙放步疾行，唐天宏衔尾急追。

两人一口气走出了七八里路，慕容云笙停下脚步，回目四顾，不见追踪之人，才低声说道：“唐兄，咱们虽未能找到三圣堂，但找到了云飞这座庄院，那也算差强人意。”

唐天宏道：“咱们得先行找一处隐秘地方，休息一晚，明日看过四周形势，他日重来，才不致找错地方。”

慕容云笙点点头，道：“不错，咱们先找一处地方休息一下。”

唐天宏回顾了一眼，道：“前面有一处林地，咱们去瞧瞧是否可以存身。”

慕容云笙站起身子，大步向前行去。

两人行约里许，果然到了一处树林旁边。

唐天宏喜道：“果然是一片树林，咱们进入林中，休息一下吧！”

慕容云笙正待举步入林，突闻一声娇笑，道：“小姐说的不错，他们果然来了。”

随着那娇笑之声，树林中缓缓走出来两个少女。

那当先一人，正是秋萍。

紧随在秋萍身后的，是一位身着青衣少女。

只听那青衣少女缓缓说道：“两位之中，哪一位是慕容云笙。”

唐天宏接道：“什么事？”

那青衣少女缓缓说道：“你是慕容云笙吗？”

唐天宏摇摇头，道：“我不是。”

青衣少女道：“你不是，那一位是了。”

慕容云笙道：“你找慕容云笙有何贵干？”

青衣少女笑道：“闻他之名，希能一晤。”

慕容云笙道：“可惜的是，那慕容云笙不知是否愿和姑娘相见。”

青衣少女怒道：“他为什么不愿和我相见呢？”

慕容云笙笑道：“就在下所知，那位慕容公子的脾气很怪。”

青衣少女道：“怎样一个怪法？”

慕容云笙道：“他素来不喜和女人交谈。”

青衣少女道：“你胡说八道，我听说他和那飘花令主很好，那飘花令主不是女的吗？”

慕容云笙道：“姑娘对那慕容云笙打听的很清楚啊。”

青衣少女道：“哼！江湖之上，尽传那飘花令主武功奇高，人比花娇，我倒想瞧瞧那慕容云笙有什么魔力会使飘花令主倾心于他。”

慕容云笙还未来及答话，唐天宏却突然嗤的一笑。

青衣少女怒道：“你笑什么？”

唐天宏道：“在下笑笑也不成么。”

青衣女冷冷说道：“你们油嘴薄舌和我打趣，那可是活的不耐烦了。”

慕容云笙轻轻咳了一声，道：“姑娘，在下想请教一事。”

青衣少女道：“什么事？”

慕容云笙道：“那慕容云笙和姑娘素不相识，姑娘似乎是很关心他，不知为了何故。”

青衣少女略一沉吟，道：“我要问他一件事。”

慕容云笙道：“什么事？”

青衣少女道：“你非慕容云笙，问你也不知道。”

唐天宏接道：“他虽非慕容云笙，但却和慕容云笙相交莫逆，就在下所知，慕容云笙和他无话不谈，凡是慕容云笙知道的事情，他无不知晓。”

青衣少女道：“这话当真么？”

慕容云笙道：“不错，只要是慕容云笙知道的事情，在下虽非全知，但也知晓十之七八了。”

秋萍低声说道：“这人说的很有把握，姑娘何不问一下试试。

看他是否吹牛。”

青衣少女略一沉吟，道：“也好。”

目光转到慕容云笙的脸上，接道：“我要问他和飘花令主的事，你知道吗？”

慕容云笙道：“这件事他和在下谈过。”

青衣少女道：“那慕容云笙可曾告诉你，她姓什么？”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她苦苦追问杨凤吟，不知是何用心？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他告诉过我，那位飘花令主，似是姓杨。”

青衣少女微微一笑，道：“这么看来，你倒不像是吹牛了。”

语声微微一顿，道：“她可是叫杨凤吟吗？”

慕容云笙吃了一惊，暗道：“三圣门果然厉害，那杨凤吟的名字，世人甚少知晓，竟然被三圣门中人打听出来。”

但闻那青衣少女接道：“我说的不对吗？”

慕容云笙：“说对了。”

青衣少女道：“你近日之中，能否见到那杨凤吟的面呢？”

慕容云笙沉思了一阵，道：“很难说。”

语声一顿，接道：“不过在下以后定然可以见到她。”

青衣少女道：“能不能见到那慕容云笙呢？”

慕容云生道：“在下自信可以很快的见到他。”

青衣少女轻轻叹息一声，接道：“我已记不得小吟吟的模样了，但我知道她定然长的比我美些。”

慕容云笙接道：“谁是小吟吟？”

青衣少女道：“小吟吟就是杨凤吟啊！”

慕容云笙道：“你们认识？”

青衣少女道：“我记得她，不知道她是否还记得我了？”

慕容云笙道：“姑娘能记得她，她自然也会记得姑娘了。”

青衣少女摇摇头，道：“不一定啊！因为我比她大了三岁，那时，她还在呀呀学语。”

慕容云笙觉着再无话说，一抱拳，道：“好吧！在下见到那杨姑娘时，转告姑娘之言就是，我等告辞了。”

青衣少女道：“慢着。”

慕容云笙道：“姑娘还有什么吩咐？”

青衣少女道：“你见着慕容云笙后，告诉他一句话。”

慕容云笙道：“什么话？”

青衣少女道：“要他善待小吟吟……”

#### 第四十回 二圣初现

青衣少女突然放低了声音，道：“请转告慕容云笙，他如想在江湖立足，如若想报他父母之仇，当今之世，只有小吟吟能够助他。”

慕容云笙肃然说道：“多谢姑娘指教，在下见到慕容云笙时，定当郑重转告。”

青衣少女道：“咱们谈话到此为止，两位不要忘记我托咐之事。”

唐天宏道：“我们记下了。”转身向前行去。

慕容云笙紧随身后，举步而行。

青衣少女突然沉声喝道：“站住。”

慕容云笙回头说道：“姑娘还有什么吩咐？”

青衣少女道：“你们能逃过我大哥的剑下，足见高明，但前面还有三道埋伏，两位纵然不怕，但却难免麻烦，我要秋萍送你们一程。”

慕容云笙道：“姑娘美意，我等这里先行谢领了。”

青衣少女回顾了秋萍一眼，道：“你送他们过了三才阵，再回来吧。”

秋萍道：“如是明日庄主责问下来，小婢如何能够担当得起？”

青衣少女笑道：“不要紧，自然是由我担待了。”

秋萍一欠身，道：“小婢遵命。”

当先带路，向前行去。

唐天宏和慕容云笙放腿急追。

不大工夫，三人已行出了两三里路。

慕容云笙道：“有一件事，在下百思不解，想请教姑娘。”

秋萍停下脚步，目光转到慕容云笙的脸上，道：“你要问什么？”

慕容云笙道：“云姑娘何以识得飘花令主，并且对她十分关心。”

秋萍道：“公子爷，别忘了，我只是一个女婢身份，她如何识得飘花令主，怎会和我谈起，不过……”

慕容云笙道：“不过怎么？”

秋萍道：“不过倒有一人，会为你解答。”

慕容云笙道：“什么人？”

秋萍道：“飘花令主杨姑娘，见她时一问便知，小婢可以奉告的是，云庄主兄妹，武功奇高，为敌不如交友。”

慕容云笙低声说道：“姑娘之意，可是说那云飞兄妹，会背叛三圣门吗？”

秋萍道：“看今日形势，很难预料，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公子不妨多用一点心机。”

慕容云笙点点头，道：“多谢姑娘指点。”

秋萍低声说道：“那云庄主放手不追，云姑娘更是说出了肺腑之言。”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云姑娘心地莹洁，不去说她，那云庄主却是一位心机百出的高手，他能放手不追，那是分明卖了交情了。”

慕容云笙道：“在下知道了，日后在下自会善自处理。”

秋萍道：“咱们走吧！此地各处理伏声息相通，如是在此地停留过久，只怕要暴露小婢的身份了。”

大步向前行去。

慕容云笙和唐天宏紧随身后而行。

行约百丈，形势突然一变。

只见土丘累起，混杂在四周草丛之中。

秋萍望了两人一眼，微微摇首，示意两人不要多问。

两人暗中留心，打量四面的景物。

细看之下，发觉那突起的土丘和丛丛青草，似乎是都有着一定的距离。

显然，土丘和丛草，都经过人工修整。

秋萍似是有意让两人看清楚四面的景物，走的并不快速。

足足走了百丈左右，那突起的草丛和土丘才完全断绝。

秋萍停下脚步，道：“再往前走上五十丈，绕过一座土岭，前面就是平坦大道了，两位保重，恕小婢不送了。”

慕容云笙一抱拳道：“多谢姑娘。”

唐天宏道：“秋萍姑娘，除了这一条路外，还有通入此庄之路吗？”

秋萍摇摇头，道：“没有，就小婢所知，只有这一条可通之路。”

不再等两人答话，转身大步而去。

慕容云笙望着秋萍的背影，直待那背影消失之后，才缓缓说道：“想不到女儿帮中，人才如此众多。”

唐天宏道：“怎么了，慕容兄见过很多女儿帮中人吗？”

慕容云笙点头笑道：“这女儿帮可算得古往今来，从未有过的奇怪武林门户了，帮中全是二十上下的少女，而且大都是娇俏艳丽的聪明姑娘。”

唐天宏道：“慕容兄见过她们的帮主吗？”

慕容云笙道：“在洪州见过一面。”

唐天宏道：“那帮主定然是十分美艳了。”

慕容云笙笑道：“很奇怪，女儿帮中人，大都娇艳如花，但那位帮主却是……”

突然，住口不言。

唐天宏道：“却是如何？”

慕容云笙道：“很难看。”

唐天宏道：“你怎知那女儿帮主不是经过易容呢？”

慕容云笙略一沉吟道：“她为什么要易容呢，我和她素无瓜葛，从不相识。”

唐天宏道：“她是一帮之主，岂肯轻易以庐山真面貌和人相见。”

慕容云笙道：“任何一个女孩子，都希望自己长的很美，她和我相见，别无用心，为何希望自己难看呢？”

唐天宏道：“这其间，也许是别有道理。”

慕容云笙笑道：“此事很难证明，只有留待日后求证了。”

唐天宏道：“自然，在下亦非无的放矢，如若那女儿帮主，当真生的很丑，在下想她必然会选择很多丑怪，组成女儿帮，用不着选很多美艳的少女了。”

谈话之间，转过了一座土岭，耳际间，响起了江涛之声。

慕容云笙四顾了一眼，道：“唐兄，此刻咱们要到那里去？”

唐天宏摇摇头，道：“慕容兄可和那杨姑娘约好了会晤之地。”

慕容云笙道：“没有约好。”

唐天宏道：“这就麻烦了，如若咱们无法和那杨姑娘取得联系，她仍然认为咱们在三圣门，双方行动不能配合，岂不要误了大事。”

慕容云笙道：“咱们总不能再回去吧。”

唐天宏低声说道：“为什么不行，只要咱们能想个法子，不让他们发觉，连那云飞也想不到咱们会去而复返。”

慕容云笙道：“就算咱们能够重回云家庄去，又准备做什么呢？”

唐天宏道：“以那云堂主的身份，在下不相信他们不知道那三圣门的所在，如若咱们想找到三圣门，这云氏兄妹实是唯一的线索了。”

谈话之间，突闻一阵鸽翼划空之声，掠顶而过。

慕容云笙低声说道：“可惜齐夫人那两只苍鹰没有带在身边，如若是在身边，抓下飞鸽，那就可以知晓他们谈些什么了。”

唐天宏略一沉吟，道：“适才越顶而过的飞鸽，如若不是传报什么大事，就是三圣堂的传信信鸽，今晚定然有什么重要事情发生。”

慕容云笙道：“唐兄怎能决定这信鸽是由三圣堂而来呢？”

唐天宏道：“深夜之中，信鸽飞来，定然是很重要的事情了，除了三圣的圣谕之外，别人怎敢在深夜之中，惊动云飞。”

慕容云笙道：“只怕也不尽然，何况那信鸽，未必就会惊动云飞。”

唐天宏道：“论武功才智，慕容兄是强过兄弟甚多，但如论江湖上的经验，在下说一句狂妄之言，慕容兄只怕难及兄弟了。”

语声微微一顿，道：“如是慕容兄不肯相信，咱们不妨藏起来瞧瞧。”

慕容云笙道：“藏在何处呢？”

唐天宏道：“前面不远处，似是一株大树，咱们躲在上面，也许很快就可以看到结果了。”

两人行了过去，果然是一株百年老榆。

两人联袂而起，跃登在大树之上，选择一处主干交结之处，盘膝而坐。

不过片刻工夫，已然听到衣袂飘风之声，似是有人从树下急奔而过。

慕容云笙心中一喜，道：“他们来了。”

唐天宏一把抓住了慕容云笙，低声说道：“不可造次，咱们只能隐在暗处瞧瞧，不能暴露了身份。”

果然又过片刻工夫，又是几条人影，从树下急奔而过。

慕容云笙奇道：“他们跑什么呢？”

唐天宏道：“兄弟虽然无法具体的说明，但相信正在爆发着一桩大事。”

慕容云笙道：“什么事呢？”

唐天宏突然住口不言，举手按在唇上，示意慕容云笙说话小心一些。

这时，又是两条人影，疾奔而至，行到两人停身的大树下时，突然停了下来。

慕容云笙心中大奇，暗道：这两人怎的突然停了下来。

探首向下瞧去，只见一个身着白衣的人，背着双手，站在大树之下。

敢情来人正是云庄主云飞。

云飞突然间在此出现，显然事情太不平常。

只见一个黑衣人，由对面疾奔而至，行到云飞面前，欠身说道：“二圣驾到。”

慕容云笙心中突然一震，几乎失声而叫。

云飞道：“二圣车驾何在？”

黑衣人欠身应道：“已经到了百丈之内。”

云飞道：“好！带我去迎接二圣的大驾。”

但闻一个遥遥传来的声音，道：“不用了。”

紧接着轮声辘辘，一辆构造奇特的轮车，急驰而来。

车篷如墨，密围四周，使人瞧不到车中景物。

篷车的前后左右，并没有随行的护持之人，只有一个青衣小帽的车夫，坐在车前。

狂傲不可一世的云飞，肃然举步行到那篷车之前，欠身一礼，道：“云飞参见二圣。”

一个威重声音，由车中传了出来，道：“云堂主不用多礼。”

云飞道：“云飞适才接到飞鸽圣谕，未能远迎二圣，还望恕罪。”

车中人笑道：“本不愿惊动云堂主，但因有一件要事，非要面询云堂主不可，故而只好传谕惊驾了。”

云飞道：“二圣言重了……”

语声微微一顿，道：“不知有什么要事垂询，二圣只管吩咐。”

车中人声音突然变的冷漠，缓缓说道：“令妹的行动，云堂主知晓多少？”

云飞道：“舍妹行动，在下一向少问，不知舍妹犯了什么错误？”

车中人缓缓说道：“令妹对咱们三圣门的作为，一向不满，此事是真是假。”

云飞道：“这个，区区就不清楚了，舍妹未曾和我谈过。”

车中人缓缓说道：“令妹不是三圣门中人，对咱们三圣门中事，却知晓甚多，这一点云堂主是否清楚呢？”

云飞沉吟了一阵，道：“这个属下确然不知。”

车中人哈哈一笑，道：“云堂主才慧绝世，谋略过人，难得如此糊涂啊！”

云飞抱拳一揖，道：“二圣明察，如是我云某有背三圣门中什么门规之处，但请二圣依法惩处，但舍妹既非我三圣门中人，云飞对她行动，实是不便多问。”

车中人冷冷说道：“你是我们极少数器重的人物之一。”

云飞道：“云某知道，得三圣器重，在下是荣宠万分。”

车中人道：“那很好，如是我座命你做一件为难的事，你是否答应呢？”

云飞道：“但有所命，万死不辞。”

车中人道：“设法使令妹投入我三圣门。”

云飞道：“如若属下动以私情，要她为我三圣门效力一次，想她不致推辞，要她正式投入三圣门，只怕她不肯答允。”

复又轻轻叹道：“两年之前，云某奉到圣谕，也是要舍妹投入三圣门，云某曾尽力劝说，终归无用。”

车中人冷冷接道：“我知道，那时她似是不太知晓三圣门中的事，但现在不同了。”

语声突转冷峻缓缓接道：“如是你不能劝服令妹同入三圣门，还有一个法子可想……”

云飞说道：“可是要杀她灭口。”

车中人冷冷说道：“云堂主果然聪明。”

云飞道：“二圣之谕，云某岂敢不遵，不过，云飞未必是舍妹之敌。”

这句话不但听得车中人半晌不语，就是隐身在大树上的慕容云笙和唐天宏，也不禁为之一怔，暗道：“云飞已然高深难测，难道那云姑娘真的还能强过云飞不成。”

车中人道：“除了武功之外，还有很多杀她的方法，用毒暗袭，都可取

她之命。”

云飞道：“属下和舍妹一母同胞，下毒、暗袭……”

车中人接道：“你不忍心下手？”

云飞道：“唉！属下再尽一次心力，劝她一下试试，如果她再不答应，只好下手除她了。”

车中人缓缓说道：“希望你这是肺腑之言。”

云飞欠身说道：“二圣还有什么吩咐？”

车中人道：“你们生擒了慕容云笙，是吗？”

云飞道：“中途惊变，押送人尽遭杀死，属下赶往查看，只救了车夫二人。”

车中人接道：“查出是何人所为吗？”

云飞道：“眉目倒是没有，不过，就事而论，是我三圣门中人所为。”

车中人沉吟了一阵，道：“何以见得？”

云飞道：“慕容云笙和飘花令主，被擒一事，除了我三圣门外，武林中很少有人知晓，因此属下斗胆断言，是我三圣门中隐伏奸细所为。”

车中人道：“三圣门规戒森严，谁有那样大的胆子，竟敢有违戒规。”

云飞道：“这个属下没有证据，倒不便多言了。”

车中人道：“你问过那两个车夫吗？”

云飞道：“问过了。”

车中人道：“他们说些什么？”

云飞道：“他们一开始就为人打伤，详细经过，自然无法知晓了。”

车中人突然冷笑两声，道：“云堂主如是心有所疑，不妨直接说出来。”

云飞道：“圣堂之中，派遣了一批高手到此，不知是真是假？”

车中人道：“不错，确有其事。”

云飞道：“陡然间派人到此，而且事前，也未见圣谕通令，想来是对属下不再信任之故。”

车中人道：“如是云堂主能够劝说令妹入我三圣门，或是大义灭亲，杀了令妹，圣堂不但会对你信任如常，而且寄望更厚。”

但见云飞一欠身，道：“多谢二圣的教训。”

车中人突然轻轻叹息一声，道：“云飞，你要好自为之。”

语声微微一顿道：“咱们走吧！”

但见那赶车的青衣人，突然一举手中缰绳，马车忽的掉头又向来路奔去。

云飞道：“属下恭送二圣。”

那马车外形奇特，奔行甚速，云飞说完两句话，马车已到数丈之外。

云飞一直望着那马车消失不见，才轻轻叹息一声，转身而去。

云飞既去，树下人很快散去，片刻间，走的一个不见。

唐天宏四顾了一阵，确定了三圣门中人完全离去之后，才低声说道：“慕容兄看到了吗？”

慕容云笙道：“什么事？”

唐天宏道：“那云飞很痛苦，他在三圣门中，权位至高，但连自己的妹子，也是无法保护。”

慕容云笙道：“他们兄妹，一位是三圣门中的堂主，一个却不肯投入三圣门中，彼此却又居于一处，确叫人想不出为了何故。”

唐天宏道：“道不同，不相为谋，他们虽是兄妹，但却各行其是，此等

事武林中常有所见，不是为奇。不过，奇怪的是他们兄妹虽是各行其是，但却能保持着相互的尊重，听那云飞口气，似是对妹妹除了敬重之外，还有一些畏惧，但那二圣口谕咄咄逼人，云飞已然无法再行拖延下去，我真替那善良纯真的云姑娘担忧。”

慕容云笙道：“云姑娘心地很善良，如若云飞真要存心算计她，那是轻而易举了，咱们既然知道了，应该通知她一声才是。”

唐天宏道：“来路上重重埋伏，咱们决无法重回那庄院中，而不被人发觉。”

慕容云笙剑眉耸动，道：“如是杨凤吟，必有良策。”

唐天宏道：“兄弟也有一个笨法子，或许能救云姑娘。”

慕容云笙道：“什么法子？”

唐天宏道：“听那秋萍口气，似是她们女儿帮别有通讯之法，咱们赶快找到女儿帮主，要她转告秋萍，再由秋萍转告云姑娘。云飞就算忍心对妹妹下手，也不会在三五日内，咱们如著七日内能见到女儿帮的帮主，云姑娘八成可救。”

慕容云笙道：“可惜那云飞走的太晚了，如若他早走一步，咱们就可以追迹那二圣的马车了。”

跃下大树，放腿向前追去。

慕容云笙紧随身后，放腿而追。

两人照着轮车奔行方向，一口气追出了数十里路，仍是不见那轮车踪影何在。

慕容云笙摇摇头，道：“奇怪啊！一条路下来，沿途未见叉道，咱们早该追上才是，怎么不见一点踪影呢！”

唐天宏望望天色，笑道：“只要能记得奇形的轮车，找到它并非难事，倒也不用急在一时了，目下最为要紧的一桩事，就是设法和那女儿帮取得联系。”

慕容云笙道：“此刻天色将亮，咱们紧赶一阵，找一处小镇店家，投宿于客栈之中，改装一下身份。”

两人重新上路，直走到日上三竿，才到了一大镇之上。

这座大镇，十分热闹，街道上不少酒馆客栈。

唐天宏找到一处较大的客栈，直向里面行去。

这时，客栈也不过刚刚开门，一个店伙计正在扫地，看两人衣着褴褛，丢了扫把，拦住了两人去路，道：“两位要干什么？”

唐天宏探手从怀中摸出一锭二两重的银子，递了过去，道：“伙计，有没干净的房间，咱们赶了一夜路，要换换衣服，洗个澡，这点小意思你收下买碗茶吃。”

那店伙计黑眼珠看到了白银子，立时换了一副笑脸，道：“两位爷一路辛苦，小的给两位带路。”

口中说话，右手已伸出去接过银子，揣入怀中，大步向前行去。

唐天宏和慕容云笙相视一笑，随在那店伙计身后，穿过了一进院子，转入了一座幽静跨院之中。

但见盆花盛放，竟然是一座有听有房的小院落。

店伙计低声笑道：“这是金庄金二爷订下的厅房，听说招待一位远道的朋友，明天人才到，这里清静，两位好好歇一歇，只要明早上能够让出房子

就成。”

唐天宏道：“咱们今天一定动身。”

店伙计笑道：“好，小的给两位沏壶茶。”

那店伙计动作极快，片刻工夫，已提着一壶茶行了进来，笑道：“炉火升起不久，小的已交代了厨下。给两位准备些吃的。”

唐天宏点点头道：“很好，咱们还得买几件衣服换换。”

店伙计替两位各自斟了一杯茶，缓缓说道：“两位的个头，不高不矮，买几件成衣，并非难事，只不过价钱要……”

唐天宏接道：“价钱不要紧，咱们每人各要两套长衫，另外，靴子、长裤、十两银子够不够？”

店伙计笑的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缝，道：“用不了，余下的，小的找给你……”

唐天宏取出十两银子，接道：“不用找了，余下的赏你作酒钱。”

店伙计接过又哈腰又打躬，道：“两位歇着，小的先去瞧瞧。”

大步向外行去。

唐天宏望着那店小二的背影，去远之后，才微微一笑道：“店小二这种人招子最亮，也最难缠，黑眼珠见不得白银子，见钱眼升，不过，他们也最能办事，不论什么困难的事，只要他们肯办，大都能够办到。”

慕容云笙道：“现在咱们应该如何？”

唐天宏道：“店小二买回来衣服之后，咱们恢复本来面目，在街道之上溜溜，看看是否能遇到女儿帮中人物。”

慕容云笙道：“不错，咱们应该在街上走走，女儿帮耳目众多，也许可以碰上。”

两人等候片刻，那店小二已带着衣服回来。

唐天宏笑笑道：“伙计的手脚很快？”

店小二道：“有钱能叫鬼推磨，何况区区几件衣服？两位试试看，如是不合身，小的再去换过，我去给两位拿酒饭来。”

转身出房而去。

唐天宏和慕容云笙很快的换过衣服。

那店小二手脚真快，两人刚刚换好衣服，洗去脸上易容药物，那店小二已送上了酒饭。

这时的慕容云笙和唐天宏，一个个剑眉朗目，潇洒不群，简直变了一个人样。

那店小二望着两人怔了半晌，才道：“刚才是两位吗？”

唐天宏道：“佛要金装，人要衣裳，哪里不对了。”

店小二道：“两位这一更衣，简直是变了样子，小的自信这眼睛很灵光，但却是一点也瞧不出来。”

放下饭盒，道：“两位爷吃过酒饭休息，午时之后，小的告个半天假，带两位好好的逛逛，这里苏州班子有一个小玲玲，人如其名，长的玲珑珑，人像画的一般，就是脾气坏一些，但两位这等标致，说不定会被那丫头看上。”

唐天宏只是微笑，也不接口。

那店小二说完，转身而去。

慕容云笙道：“唐兄，什么是苏州班子。”

唐天宏道：“生意人的噱头，那来的那么多苏州姑娘作班子。”

慕容云笙啊了一声，笑道：“所谓班子就是窑子了。”

唐天宏道：“慕容兄没有去过吗？”

慕容云笙摇摇头道：“没有去过，那等所在，还是不去为宜。”

唐天宏道：“兄弟倒是和朋友们去过两回，窑子里，大都是庸俗脂粉，别说慕容兄看不上眼，就是兄弟看的也呕心，不过，这一次咱们非得去逛逛不可。”

慕容云笙道：“为什么？”

唐天宏道：“女儿帮如果要在此地安排眼线，自然是会安排人多热闹之处。”

慕容云笙道：“唐兄之意，可是说那小玲玲是女儿帮中眼线。”

唐天宏道：“兄弟只是这样想想罢了，反正咱们去一次，也不要紧。”

慕容云笙微微一笑，道：“好吧，在下去见识一番也好。”

两人匆匆的进过食用之物，分别安息。

中午过后，那店小二换了一身新装，笑嘻嘻行了进来，道：“小的向柜上告了半天假，好好的陪两位爷玩玩，小地方虽然不大，但却是一个集散的码头，娼妓，豪赌无所不有，好玩的地方还真不少。”

唐天宏道：“伙计怎么称呼。”

店伙计道：“小的李二黑，本地人都叫我李黑子。”

语声微微一顿，道：“说了半天，小的还未请教两位大爷贵姓啊！”

唐天宏一指慕容云笙道：“这位云大爷。”

李二黑一怔，道：“云大爷。”

唐天宏道：“区区么？姓钱。”

李二黑道：“小的有缘得识云爷，实乃大幸之事。”

慕容云笙知他有所误会，也不揭穿，微微一笑，道：“咱们走吧！”

李二黑道：“小的给云爷带路。”

大步向外行去。

唐天宏、慕容云笙相视一笑，随在李二黑身后行去。

那李二黑说的不错，小镇不大，但却十分热闹，行人接踵擦肩。

李二黑不愧为识途老马，单拣背街小巷，行人稀少之处而行。

转过了几条街巷，到了一处高大的宅院之前。

李二黑停下脚步，道：“到了，小的去叩门。”

慕容云笙抬头看去，只见那高大宅院的黑漆大门，紧紧的关闭着，心中大感奇怪。

低声说道：“这地方应该很热闹才是，怎的如此冷冷清清，不见一个游人。”

李二黑一哈腰，道：“回云爷的话，这时间早了一些，还未开始上客。”

慕容云笙啊了一声，道：“既是还早，咱们等一会再来吧！”

李二黑微微一笑，道：“有钱能使鬼推磨，开窑子的老鸨，比鬼还爱钱，云爷只要不怕花银子，再早一点来，他们一样接待，而且早一点清静一些，反正两位爷不怕花钱……”

举手敲动门环。

只听木门呀然，一个身着黑衣的大汉，气势汹汹开门而出。

李二黑冲着那大汉一抱拳，道：“张兄，早啊！”

附在那大汉身边低言数语。

那黑衣大汉原本冷冷的面孔，突然间放下了笑容，道：“李兄带来的贵宾没有话说，两位请吧！”

慕容云笙回顾了唐天宏道：“钱兄请啊！”

原来他从未进过妓院，心中有些害怕。

唐天宏微微一笑，举步向前行去。

慕容云笙紧随在唐天宏身后而行。

李二黑走在最后。

那黑衣人高声叫道：“叫姑娘们梳妆见客。”

只见一个身着蓝布裤褂的中年妇人，大步迎了过来，把几人迎到一座客厅之中。

李二黑低声对那中年妇人说道：“云爷和钱爷，都是腰缠万贯的大富豪，一般的姑娘决看不上眼，你叫小玲玲来好了。”

那中年妇人微微一皱眉，道：“黑子啊！小玲玲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如是开罪了两位大爷，要老身如何担待得起？”

慕容云笙道：“不要紧，漂亮的姑娘们，总是要有脾气些。”

那中年妇人淡淡一笑道：“既是如此，老身去叫她见客。”

转身向外行去。

唐天宏回顾了李二黑一眼，道：“这里没有酒菜叫吗？”

李二黑笑道：“小的到外面叫酒菜，叫他准备一间大房间。”

说话之间，只见一群莺燕，鱼贯而来，行入房中。

慕容云笙目光转动，只见那些披红挂绿的茸燕，脸上涂着很重的脂粉，但脂粉却掩不住那风尘之气。

唐天宏回顾了慕容云笙一眼，道：“怎么样？”

慕容云笙摇摇头，道：“不敢承教。”

唐天宏道：“好！那就把小玲玲留给云兄，兄弟已经有过见识了，入乡随俗，既来之则安之了。”

伸手指着一个全身绿衣的少女，道：“这位姑娘叫什么？”

李二黑道：“喝！钱爷好眼光，这是本地第二块红牌，除去小玲玲，就属这位宝钗姑娘了。”

只见那小宝钗一欠身，在唐天宏身侧坐下。

李二黑回头对那守在门外的黑衣大汉低言数语，那黑衣大汉点点头举手一挥，除了小宝钗外，一群莺燕，尽皆退去。

慕容云笙长长吁一口气，道：“钱兄，咱们要在此停留多久？”

唐天宏道：“见过小玲玲之后，再说吧！”

但闻小宝钗道：“云爷快瞧，风尘花魁，小玲玲姑娘来了。”

慕容云笙转头看去，只见一个绿衣绿裙，头挽宫髻的绝艳丽人，手扶一个青衣小婢的肩上，莲步细碎的行入厅中。

只见她薄施脂粉，淡扫蛾眉，柳腰细细，星目含情，右手执着一方素帕，微一欠身，道：“贱妾给诸位见礼。”

唐天宏微微一笑，道：“果是名不虚传……”

拍拍慕容云笙身侧的椅子，接道：“这边坐。”

小玲玲左手轻挥，那青衣小婢转身而去，人却柳腰款摆，莲步姗姗的走到慕容云笙身边，启唇一笑，道：“公子贵姓？”

慕容云笙道：“姑娘请坐，区区姓云。”

小玲玲一欠身道：“原来是云爷，贱妾谢坐了。”

慕容云笙道：“久闻艳名，今日有幸一晤。”

小玲玲道：“沦落风尘薄命花，怎当公子夸奖。”

这等应酬场面，慕容云笙从未经历过，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接口才好，轻轻咳了两声，住口不言。

小玲玲微微一笑，道：“云爷成家了吧？”

慕容云笙只觉脸上一热，道：“在下生性愚拙，无人肯嫁。”

小玲玲道：“嗯！云爷的眼光太高了。”

小宝钗道：“云爷，我这位小玲玲妹妹，虽然落足风尘，但却是出污泥而不染的白莲，云爷如肯替她赎身，贱妾愿从中作伐。”

慕容云笙道：“玲玲姑娘，乃是千百人中的名花，区区不过一介寒士……”

小玲玲接口说道：“姊姊说笑话了，烟花女子章台柳，怎配云大爷这等才人。”

慕容云笙突然间感觉到事情严重，虽是对一个风尘女子，也是不能轻作许诺，微微一笑，不再接言。

这时那黑衣大汉，突然行入厅中，欠身说道：“酒菜已上，请云爷、钱爷入席。”

站在旁侧李二黑接道：“小的给云爷带路。”

慕容云笙和唐天宏相视一眼，起身随后而行。

这是一间布置十分雅致的小室，一张红漆八仙桌上，早已摆上了酒菜。

小玲玲、小宝钗，同时伸出纤纤玉手，分牵着慕容云笙和唐天宏入座。

小宝钗提过酒壶，斟满了四杯酒，笑道：“来，贱妾先敬几位一杯。”

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唐天宏端起酒杯，道：“云爷不善酒，在下陪两位一杯。”

小玲玲也喝了一杯酒，清秀的双颊上，登时泛起了两片红云，低声说道：“贱妾也不善饮。”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这两位姑娘，如若都非女儿帮中人，岂不要耽误了许多时间。

小玲玲不闻慕容云笙回答，接口说道：“云爷在哪里发财？”

慕容云笙道：“区区为人作嫁，在一家银号里当伙计。”

小玲玲道：“云爷一表人才，哪里像依人作嫁伙计，贱妾有幸结识。”

慕容云笙道：“姑娘言重了。”

小玲玲道：“我知道，云爷瞧不起残花败柳，所以，连名也不肯说实话了。”

慕容云笙心中一动，道：“姑娘何出此言？”

小玲玲淡淡一笑，答非所问地道：“白莲出污泥，无伤它冰清玉洁，不知云爷是否肯信，贱妾我仍然是清白女儿之身。”

慕容云笙道：“区区慕名而来，见姑娘一面，吾愿足矣，岂敢多作他想。”

小玲玲突然间卷起左臂衣袖，道：“云爷识得此物吗？”

慕容云笙转眼望去，只见小玲玲那雪白的玉臂上，有一片绿豆大小的红点，略一沉吟，道：“守宫砂。”

#### 第四十一回 寄迹风尘

小玲玲点点头，道：“不错，贱妾立下了一个心愿，我要在烟花巷中，翻滚三年，仍不让此身受污。”

慕容云笙道：“不容易啊！不容易。”

小玲玲放下衣袖，接道：“云爷可是不相信吗？”

慕容云笙笑道：“在下只是觉着有些不易罢了。”

唐天宏突然伸手握住了小宝钗的左腕，笑道：“姑娘，这左臂之上，是否也点有守宫砂呢？”

不待小宝钗答话，拉起了小宝钗的衣袖。

小宝钗蹙起了柳眉儿，道：“钱爷，捏碎贱妾的腕骨了。”

口中虽在呼痛，但人却没有反抗，任由那唐天宏卷起衣袖。

只见那雪白的玉臂上，一片莹洁，不见一点痕迹。

但闻小宝钗缓缓说道：“钱爷不用看了，贱妾早已是贱花败柳，哪比得小玲玲玉洁冰清。”

这时，那随同两人来的李二黑，早已藉故溜走，室中只余下了慕容云笙、小玲玲、唐天宏、小宝钗等四人。

唐天宏缓缓放下小宝钗的左腕衣袖，说道：“姑娘不是和小玲玲同来此吗？”

小宝钗道：“我们素不相识，到此之后才认识，我比小玲玲早来三个月。”

唐天宏道：“两位都是此地的红牌，同行相妒，纵然面和，只怕也是心不和了。”

小玲玲接道：“怎么会，贱妾不懂的事，大都向宝钗姐姐领教。”

小宝钗道：“玲妹妹是此班魁首，我哪里有胆子心存妒嫉。”

这当儿，突然有一个中年妇人，启帘而入，欠身说道：“两位爷，小宝钗姑娘有一个恩客，远道而来，指名要见宝钗姑娘，可否让她告便片刻。”

小宝钗一皱眉头，道：“什么人？”

那中年妇人应道：“程大官人。”

小宝钗站起身子，道：“钱爷稍坐，贱妾去去就来。”

唐天宏微微一笑，道：“姑娘请便。”

小玲玲道：“妈妈放心。”

那中年妇人欠身一笑，退出雅室。

小玲玲突然站起身子，行到门口处，探首向外瞧了一瞧，重回坐位，眨动了一下大眼睛，道：“两位不像是来此寻欢的人。”

唐天宏道：“何以见得呢？”

小玲玲道：“因为两位太君子了。”

唐天宏道：“原来如此。”

小玲玲放低了声音，道：“贱妾想向两位打听一个人，不知两位是否认识？”

慕容云笙问道：“什么人？”

小玲玲双目盯注在慕容云笙的脸上，瞧了一阵，低声说道：“慕容云笙……”

慕容云笙脸色一变，右手疾快的伸了出去，扣拿小玲玲的右腕。

哪知小玲玲纤指一扬，竟然向慕容云笙迎去。

口中低声说道：“公子暂请住手，贱妾还有话未说完。”

慕容云笙挫腕说道：“姑娘请说。”

小玲玲道：“贱妾今晨奉到今谕，要追查公子下落，传谕附有绘制的公子图像，是以贱妾见到公子，就瞧出公子可能是慕容公子，所幸贱妾未看走眼。”

慕容云笙道：“你是……”

小玲玲接道：“贱妾是女儿帮中人。”

唐天宏突然说道：“那位小宝钗姑娘，亦不像风尘中混迹的人。”

小玲玲道：“贱妾早已对她动疑，只是她口风很紧，贱妾数度用话试探，均未能问出眉目。”

慕容云笙道：“会不会是三圣门中的耳目？”

小玲玲道：“贱妾也是这么怀疑。”

慕容云笙道：“那小宝钗可曾发觉了姑娘的身份吗？”

小玲玲道：“很难说，至少她已经对我动了怀疑。”

伸出纤纤玉指，沾酒在桌上写道：“今夜初更，敝帮主在玉牌坊下，和公子会晤。”

慕容云笙看完之后，那酒痕也自行干去。

唐天宏还待再问，那小玲玲已端起酒杯，格格娇笑，道：“贱妾再敬钱爷一杯。”

只听一阵银铃般的笑声，接道：“好啊，你有一位云大爷还不够吗？竟然要抢我的钱大爷。”

随着应话声，走进来笑意盈盈的小宝钗。

唐天宏道：“程大官人走了吗？”

小宝钗道：“他带了一只玉镯给我，因不敢慢怠钱大爷，贱妾已打发他离开了。”

唐天宏道：“程大官人的玉镯，定非凡品，姑娘可否拿出来，给我们见识一下。”

小宝钗道：“那玉镯已放在贱妾的房中，如若是钱爷一定要看，贱妾只好回房去取了。”

唐天宏道：“那就偏劳姑娘走一趟。”

小宝钗望了唐天宏一眼，无可奈何的站起身子，道：“既然钱爷非看不可，贱妾这就去取。”

缓步出室而去，唐天宏隔窗看着那小宝钗的身影转过了一个屋角消失，才回顾了慕容云笙一眼，道：“在下相信，那小宝钗的房中，定然有不少秘密，两位稍坐，在下去去就来。”

也不待两人答话，起身而去。

小玲玲低声说道：“公子记下了和我家帮主的会面之处吗？”

慕容云笙道：“地名是记下了，但那玉牌坊又在何处呢？”

小玲玲道：“离镇向北，不过五里……”

突然放低了声音，接道：“如是公子一个人去，那是最好不过了。”

慕容云笙道：“怎么？贵帮主可曾在传下的令谕中说明此事么？”

小玲玲道：“没有说明，但贱妾感觉到，如若是机密的事，知晓的人越少越好，公子以为如何？”

慕容云笙道：“道理不错，但那钱兄不是外人，届时，区区再见机而作。”

小玲玲略一沉吟，道：“公子住在何处？”

慕容云笙道：“李二黑的客栈之中。”

小玲玲沉思了一阵，道：“贱妾倒有一策，可使公子一人赶往赴约，且不至于引起贵友之疑。”

慕容云笙道：“什么方法？”

小玲玲道：“两位留宿在此。”

慕容云笙怔了一怔，道：“留宿在此？”

小玲玲道：“不错，那位钱爷留宿于此，既可监视那小宝钗的举动，又可以使你有单独赴约的机会，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慕容云笙道：“但咱们男女有别，如何能留居一室之中呢？”

小玲玲道：“只要咱们心地清白，同居一室，有何不可？”

慕容云笙心中暗暗道：“这话倒也不错，如能留宿于此，确可有单独赴约的机会。”

心中念转，口中应道：“此刻骤难决定，容在下和钱兄商量一下，再回答姑娘如何？”

小玲玲微微一笑，道：“好！贱妾只不过提供参考而已，如何决定，还要公子做主了。”

“但闻步履声响，唐天宏和小宝钗牵手而入。

看两人嬉笑之感，似是甚为相悦，毫无冲突不愉的痕迹，心中大感奇怪，暗道：“如非他们两情间真相喜悦，这小宝钗也是位喜怒不形于色的厉害人物了。”

心中念转，口中却笑道：“姑娘，找到那只玉镯了吗？”

小宝钗笑道：“钱大爷说一不二，如是见不到玉镯，怎能罢休？”

唐天宏笑道：“区区就是这个脾气，姑娘要多多原谅。”

慕容云笙道：“想那玉镯，定非凡品，可否取出来让在下也开上一次眼界？”

小宝钗道：“云爷要看，贱妾岂敢不允。”

探手从左袖中，取出了一只翠玉镯，递了过去。

慕容云笙接在手中，仔细的看了一阵，除了觉着玉色很好之外，别无可疑之处，当下把玉镯奉还，笑道：“好玉，好玉。”他不善应酬之词，连说了两个好玉之后，下面不知如何接口。

小宝钗接过玉镯，纳入袖中，道：“云爷夸奖了。”

这时，慕容云笙越看小宝钗越觉可疑，心中暗道：“女儿帮能够派门下弟子，混入妓院，三圣门为何不可，倒要提一下留宿的事，看她反应如何？”

心念一转，缓缓说道：“钱兄，兄弟想留宿于此，钱兄意下如何？”

小宝钗接道：“云爷请恕贱妾多口。”

慕容云笙笑道：“姑娘有什么话，尽管请说。”

小宝钗望了小玲玲一眼，道：“其实，这话我是代玲玲姑娘说的，云爷可知玲玲姑娘让你瞧瞧那‘守宫砂’的用意吗？”

慕容云笙道：“在下不知。”

小宝钗道：“云爷很少在烟花院中走动，自然是不知道了，她显示‘守宫砂’，用心在说明她犹是处子之身，云爷留于此，只怕玲玲姑娘无法接待了。”

小玲玲轻声接道：“在这等烟花柳巷之中，小妹也无法永保清白之

身……”

小宝钗啊了一声，接道：“那你准备把清白之身奉给云大爷了。”

小玲玲双颊上，飞现出一片红晕，垂首说道：“小妹可是错了么？”

小宝钗抬头望了慕容云笙一眼，道：“云大爷一表人才，我很佩服妹妹的眼光，不过，云大爷是忙人，明日就要匆匆离此。”

她口中虽未说出一个反对的字，但言词含意之中，却是极尽反对之能事。

小玲玲轻轻叹息一声，道：“勾栏院中，阅人多矣！但小妹却从未……”

偷观了慕容云笙一眼，垂首不语。

她装作极像，完全是一付情窦初开的小儿女娇态。

小宝钗突然微微一笑，道：“唉，这也难怪，像云大爷这样人才，别说我们勾栏中难得一见，就算是当代王孙公子，也没有几个能比得上，咱们姐妹，都是苦命人，既然沦落烟花，总免不了这一道，能选个心爱情郎，奉献出贞洁之身，那也是苦中一乐了。”

慕容云笙听她口气忽变，原来在极力反对，现在竟然大表赞同，心中暗道：“这丫头变来变去，不知是用心何在？”

但闻小宝钗接道：“刚才，玲妹亮出‘守宫砂’，姐姐就觉着奇怪，现在想来，那时候，玲妹已决定以身奉献了。”

小玲玲道：“姐姐果然聪明，不过，那时小妹怕云爷瞧不上我，不敢启齿。”

小宝钗道：“怎么，现在说好了吗？”

小玲玲道：“幸蒙云爷不嫌卑贱，答允留此。”

小室钗道：“这么说来，今夜之中，姐姐这杯喜酒是喝定了，我要叫妈妈大设宴席，请班乐手，好好的热闹一番。”

慕容云笙吃了一惊，暗道：如是这般的大张旗鼓，就算我和她冰清玉洁，但传言可畏，决无法再还我清白了。

但闻小玲玲接道：“钗姐姐知道，小妹在此，时间不短，我施移花接木之法，瞒天过海，连院中几位妈妈，也都被我骗过，如是小妹不亮‘守宫砂’，只怕姐姐也不知此中之秘。”

小宝钗微微一笑，也不答话。

小玲玲接道：“因此，小妹不愿也不能宣扬出去，此事只有云爷和姐姐知道，也就是了。”

小宝钗道：“这岂不是太委屈玲妹？”

小玲玲道：“小妹心甘情愿，自然不算委屈了，不过，还要姐姐帮忙。”

小宝钗道：“你们洞房春暖，要我这局外人如何帮忙？”

小玲玲道：“要钗姐姐留下钱大爷……”

小宝钗皱皱眉头，道：“我今天不成。”

小玲玲道：“唉！咱们姐妹相处一场，小妹从未求过姐姐，想不到今日第一次开口……”

小宝钗道：“玲妹妹，咱们都是女人，姐姐已经是残花败柳，能接到钱大爷这等客人，姐姐是心花怒放，可是，我今日不方便。”

小玲玲轻皱起眉儿，道：“这么说，小妹倒是不便勉强了。”

唐天宏一直静静的听着，面上带着微笑，他心中已想到这可能是慕容云笙和小玲玲商量好的计划，是以，虽被小宝钗一口回绝，但却是毫无怒意，镇静如常，面不改色。

口中说风月，实则是各逞心机，暗中斗智。

只见唐天宏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微笑说道：“区区常年在外走动，早已是风月场中的老手，勾栏院中的规矩，在下也略知一二，像小宝钗姑娘这等红牌，在下初度来此，就谈留宿，那未免是有些自不量力了。”

小宝钗道：“钱爷说的什么话，再过两三日贱妾万分欢迎钱爷留此。”

唐天宏一笑道：“这么说来，姑娘当真是不弃钱某了。”

小宝钗嫣然一笑，道：“钱爷言重了，如是钱爷肯为贱妾赎身，贱妾愿终生追随，永为妾婢。”

唐天宏道：“唉，难得啊，难得，姑娘这么说在下倒真的不愿走了。”

小宝钗道：“今夜不成，贱妾……”

唐天宏笑接道：“我知道，咱们今宵联床夜话，剪烛谈心。”

小宝钗似是未料到唐天宏会来此一招，不禁一呆。

但她聪明绝伦，一怔之后，立时恢复常态，淡淡一笑，道：“钱爷，不方便吧？”

唐天宏正色说道：“在下自信能严防守礼，决不越界侵犯姑娘。”

小宝钗略一沉吟，笑道：“钱爷，如是贱妾不答允，钱爷会不会生气呢？”

唐天宏心中暗道：好啊，我不吃软功，她要动硬的了。

心中念转，口中却也冷冷说道：“如是在下定要留此呢？”

小宝钗笑道：“不会的，钱爷不是那等不讲理的人。”

唐天宏摇摇头，道：“姑娘猜错了，在下如若认定死理，就是八条牛也拖不回头。”

小宝钗脸色一变，道：“钱爷，如是贱妾一定不允钱爷留宿呢？”

唐天宏哈哈一笑，道：“那就看看你宝钗姑娘的神通，能用什么法子把我撵走了。”

小宝钗突然站起身子，道：“云大爷，失陪了。”

转身向室外行去。

唐天宏回顾了慕容云笙一眼，慕容云笙微微颌首。

那是示意唐天宏放手施为，不用多虑。

唐天宏重重咳了一声，道：“站住！”

小宝钗头也不回地应道：“贱妾不适，不奉陪了，我虽是窑子姑娘，但也不在乎一点银子，赏钱不要，钱爷留着自己用吧！”

情势迫人，唐天宏不得不现露武功，一挫腰，身如疾箭，越过了小宝钗，回头拦住了去路，冷冷说道：“娼身不自由，姑娘虽不爱钱某人的银子，但这地方，却不是你姑娘耍脾气的所在。”

小宝钗突然提高了声音，道：“钱爷再不让路，我要叫了。”

唐天宏道：“钱某见识很多，姑娘尽管叫。”

小宝钗果然高声喊道：“杀人了。”

但闻唐天宏纵声大笑，道：“姑娘很泼辣。”

只听步履声响，人影闪动，那守门的黑衣大汉和李二黑，当先奔到。

那黑衣大汉道：“什么事？”

唐天宏冷笑一声，道：“请问宝钗姑娘吧！”

那黑衣大汉目光转到小宝钗的脸上，道：“姑娘，怎么回事？”

小宝钗道：“钱爷的银子太多了，但贱妾不想赚，我要回房休息。”

黑衣大汉望了唐天宏一眼，道：“钱爷，红姑娘们，脾气难免坏些，钱

爷要担待一二。”

唐天宏道：“在下只听说小玲玲姑娘脾气不好，却没有听说小宝钗姑娘脾气也不好啊！”

小宝钗道：“现在你知道了，钱爷有银子，我们有的是姑娘，那也用不着非要贱妾留此，扫你钱大爷的兴致。”

那黑衣大汉回顾了唐天宏一眼，道：“钱大爷，人吃五谷杂粮，难免有个病痛发烧，小宝钗身体不适，钱爷何苦强人所难。”

唐天宏道：“你怎么知道她身体不适。”

黑衣大汉道：“小宝钗姑娘对客人一向很好……”

唐天宏道：“单单对在下不好，这口气倒是叫在下难忍了。”

右手一扬，拍在那黑衣大汉双肩上。

只见那黑衣大汉右手五指缓缓松开，双臂也同时垂下，脸上的冷汗淋漓而下。

原来唐天宏拍出的两掌，暗用卸骨手法，卸了那黑衣大汉双臂关节。

那大汉咬牙苦忍，不肯出声，但片刻之后，终于忍耐不住，失声大叫起来。

小宝钗一扬柳眉儿道：“阁下下手很恶毒。”

大步行近那黑衣大汉，双手抓住那黑衣大汉，右臂向上一抬，接上那大汉肩上关节。

但闻那大汉闷哼两声，双肩关节都被接上。

唐天宏也不阻挡，看她接上了那大汉的关节，才冷冷说道：“姑娘终于显露出真工夫了。”

小宝钗道：“钱大爷是有为而来了。”

唐天宏道：“好说，好说……”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此地如若没有比姑娘还强的人，姑娘该给在下一个交代了。”

这时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小宝钗冷冷的望了那黑衣大汉一眼，低声说道：“没有用的东西，给我滚开。”那大汉应了一声，转身而去。

小宝钗低声说道：“叫这些看热闹的人，都退回去。”伸手去牵唐天宏的右手，接道：“钱爷，咱们屋里坐吧？”

唐天宏暗道：“这丫头小小年纪，能屈能伸，实非好与人物。”

心中念转，人却伸出右手，和小宝钗紧紧握在一起。

表面上瞧去，两人牵手入房，十分亲密，实则两人双手互握之下，各自正运功力，希望能制服对方。

唐天宏心想一试对方功力如何？

是以，并非用全力反击。

只觉小宝钗五指收缩之力甚强，有如铁箍箝指，愈来愈紧。

室外室内，不过是三五步的距离，行近席位，小主钗已知遇上了劲敌，只觉对方手指愈来愈是坚硬，立时一松五指，道：“钱爷要贱妾交代什么了？”

唐天宏道：“似姑娘这等武功，实不该沦落烟花，其中必有内情了。”

小宝钗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钱爷不觉着管事太多吗？”

唐天宏道：“在下自有不得不管的理由。”

突然向前欺进了两步，道：“姑娘是何身份，希望早些说明，免得在下失手伤了姑娘。”

唐天宏右手一伸，突然向那小宝钗右碗之上扣去。

小宝钗柳腰一扭，灵巧异常的避开了唐天宏的五指攻势，道：“钱大爷，男子汉大丈夫，欺侮一个小窑姐，传说出去，可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啊。”

唐天宏道：“不要紧，在下不过一个无名小卒，胜了姑娘是我运气，败了也不算丢人。”

欺身而上，施开擒拿手法，扣拿小宝钗的脉穴。

小宝钗在唐天宏逼迫之下，不得不回手反击，以求自保。

但见她玉掌伸缩，纤指飞舞，反击的招术，尽都是唐天宏的要害大穴，迫得唐天宏不得不回手自保。

双方火拼了二十余招，竟然保持了一个不胜不败之局。

这时，小玲玲装作吓断了魂，偎入了慕容云笙的怀中。

唐天宏似未料到小宝钗身手如此矫健，心中大是惊奇，暗道：我如再和她缠斗下去，当真要被慕容云笙耻笑了。

心中念转，双手攻势突变，强厉的掌势，夹杂着点穴斩脉奇法，双管齐下，攻势猛烈无匹。

小宝钗又支持了十余的回合，已被迫得手忙脚乱，香汗淋漓而下。

偎在慕容云笙怀中的小玲玲，低声说道：“他是谁？武功很高。”

慕容云笙道：“我的朋友，在未得他同意之前，在下倒是不便说出他的姓名了。”

突闻小宝钗娇嚶一声，搏斗顿止。

抬头看去，只见小宝钗右腕脉门，已被唐天宏紧紧的扣住。

唐天宏五指加力一收，小宝钗登时满脸汗水，滚滚而下。

但她实有着人所难及的耐性，虽然满脸汗水滚落，但却强自忍着未叫出声。

唐天宏冷冷说道：“姑娘如若再不肯据实回答在下之言，当心我要捏断你的腕骨。”

小宝钗举手拭去脸上汗水，道：“钱大爷，一个人只能死一次，钱大爷武功高强，贱妾连命都握在你钱爷手中，何况是区区一条手臂。”

唐天宏冷笑一声，道：“姑娘大概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区区如若不拿一点颜色给姑娘见识一下，大约是姑娘心中还认为在下不敢施下毒手了。”

语声甫落，立时下手，点了小宝钗两处穴道。

小宝钗登时感觉行血回集，反向内腑攻去，心知这痛苦，尤过凌迟碎剐，不禁心中大急。

高声叫道：“杀人……”

唐天宏飞起一指，点了小宝钗的哑穴。

说道：“姑娘现在已经有口难言了，但是仍然有法子，回答在下的问题。”

但见小宝钗娇躯微微颤抖，脸上的汗水，滚滚而下。

显然，她正在熬受无比的痛苦。

慕容云笙只瞧的心中不忍，别过头去，瞧着壁上的字画。

唐天宏轻轻咳了一声，道：“姑娘如肯据实回答在下之言，那就点点头，如是不愿回答，那就算你没听到在下的话。”

语声一顿，不见小宝钗有所举动，立时一挥右手，道：“现在，我要点你双腿上的阴穴。”

小宝钗心中大惧，急急点头。

唐天宏右手一挥，拍活了小宝钗的哑穴，道：“姑娘究竟是何身份？”

小宝钗道：“你先解开我的穴道。”

唐天宏淡淡一笑道：“好！姑娘如是欺骗了在下，我就用更恶毒的法子对付你。”挥手解了小宝钗的穴道。

小宝钗伸动了一下双臂，转头向门外瞧了一眼，道：“你要问什么？”

唐天宏身子一侧，疾快由小宝钗身边掠过，挡在门口，冷冷说道：“姑娘如若仍不肯据实回答在下的问话，别怪区区对一个女人家心狠手辣。”

小宝钗缓缓说道：“钱爷这样问我，想是早已经胸有成竹了？”

唐天宏道：“如是我猜想不错，姑娘应是那三圣门中人了。”

小宝钗略一沉吟，道：“不错，你猜对了，我是三圣门中人。”

唐天宏脸色一沉，冷冷接道：“目下区区询问姑娘两件事，姑娘如是据实而言，在下就放姑娘离此，如是借词推托，在下决不会饶了姑娘。”

小宝钗看他满脸肃杀之气，双目中神光闪动，心中还真有些害怕，缓缓应道：“你问吧！”

唐天宏道：“三圣门总坛现在何处？”

小宝钗摇摇头道：“不知道。”

唐天宏略一沉吟，接道：“你受何人所遣，在三圣门中是何身份？”

小宝钗道：“我奉命圣堂，在三圣门中，是圣堂护法身份。”

唐天宏点点头，道：“你既直接受命总堂，为何不知圣堂何在？”

小宝钗道：“那圣堂差遣我等，大都飞鸽传谕，或是遣人授命，那自是用不着见圣主。”

唐天宏道：“在这勾栏院中，贵门中有几人潜伏于此？”

小宝钗道：“连贱妾共有三人，目下已经有两人离开此地，搬请救兵去了，算时间援手就要赶到了。”

唐天宏道：“姑娘处处拖延时刻，想是等他们来救你了。”

小宝钗道：“不错，算时间，他们早该到了，不知何以迟迟不见人来。”

唐天宏道：“也许他们不会来了。”

小宝钗心中十分焦急，忍不住道：“你们派了人，在途中拦截伏击？”

唐天宏正待接言，突闻一个冷冷的声音接道：“咱们已到多时了，亲耳听到了姑娘泄漏本门之秘。”

小宝钗脸色一变，但不过一瞬时间，又恢复了镇静之色，道：“你们既然早来了，为何要看我受苦，不施援手？”

门外那冷漠声音接道：“咱们未看到姑娘受苦，但却听到姑娘泄露本门内情。”

随着那说话声音，软帘启动，一老一少，缓步行入室中。

慕容云笙抬眼看去，只见那老人年约五旬以上，留着花白长髯，赤手空拳，未带兵刃。

那年轻人大约在二十三、四岁，一身青色短装，身上斜挂一把长剑，剑眉朗目，长的十分清俊，看上去使人有着一种阴沉之感。

小宝钗冷冷说道：“现在，先不要说我泄露本门中机密的事，那自有门规明律制裁我，你们眼下第一件事，先行制服敌人要紧。”

那老者目光转动，回顾了一眼，道：“这两人都是吗？”

小宝钗道：“小玲玲也有问题，连她一起擒下，我要好好的问问他们。”

那老者目光转到唐天宏的身上，道：“朋友是哪一道上人物？”

唐天宏冷然说道：“在下是黑白两道中间的人。”

那老者冷哼一声，右手一摆，那年轻人抬腕抽出了长剑，欺上两步，逼到唐天宏身前，说道：“阁下请亮兵刃吧！”

唐天宏淡淡一笑道：“就凭你这块料，我还用不着亮兵刃和你动手。”

那青衣人冷哼一声，长剑一探，点向唐天宏的前胸，唐天宏一闪避开，挥手一掌，反击过去。

那年轻人纵身避闪，冷冷说道：“阁下如此口气，原来是真有两手。”

长剑闪转，展开了一轮快攻。

那年轻人的剑法，十分诡奇，攻势凌厉至极。

唐天宏似是大感意外，双掌连环击出，加上点穴斩脉的手法，才算把那少年的剑势挡住。

那青衣少年一连攻出了二十余剑，不但未能伤了唐天宏，而且唐天宏站在原位，未退一步。

这时，那青衣少年才知遇上从未遇过的劲敌，收剑而退，回顾了那老者一眼，道：“这小子很扎手。”

那老者冷冷说道：“我看到了，咱们联手而上。”

唐天宏心中暗道：那年轻小子的剑招，已很诡奇难测，这老者的武功，绝不会在他之下，如若两人联手，那是逼我施用唐家神拳。

心中念转，口里却冷然一笑，道：“两位一齐上，省了在下不少事，最好小宝钗也一齐上。”

小宝钗道：“嗯？你想得很好，我不会留此和你缠斗。”

唐天宏道：“那是不屑和在下动手？”

小宝钗道：“你武功很高强，赤手空拳，能接下二招形意剑法，足见高明。”

唐天宏心中付道：原来，那少年是形意门中人，无怪剑法很高明了。

只听小宝钗接道：“他们两人联手，至少可和你斗上百十招，不论谁胜谁败，都要一段时光，才可分出生死。”

口中说话，人却突然纵身而起，闪在那老者身后，接道：“挡住他们，不要他们追我。”

那青衣少年横跨一步，长剑一扬，放过了小宝钗。

唐天宏心中大急，身子一侧，由那青衣少年身侧直冲过去。

希望能拦住小宝钗。

那老者右掌疾快的劈出一掌，击向唐天宏的前胸。

唐天宏左手一扬，接下了那老者一掌，右脚同时飞起，踢向那执剑少年，右手却暗运功力，打出一记神拳。

一股凌厉的拳风，直撞过去，击中小宝钗双腿膝弯关节。

小宝钗心中算计，两人足可挡住唐天宏的追袭，三人缠斗之下，慕容云笙纵然武功高强，也无法越过三人阻挡的一扇窄门，除非他能够穿壁而去。

自己实有着从容的时间离开。

哪知唐天宏情急之下，竟是不顾冒暴露身份之险，发出了唐家神拳。

唐家神拳，扬威江湖数十年，何等的凌厉，小宝钗如何能承受得住，嗯了一声，突然跪了下去。

那老者和执剑少年，听得小宝钗呼叫之声，不禁一呆，齐齐收招而退。

转目看去，只见小宝钗跪在室门之外。原来，唐天宏生恐小宝钗逃走，发出的拳力十分强猛，竟把小宝钗右膝的关节击断，一时之间，小宝钗无法站起身子。

唐天宏一长蜂腰，疾跃出室，拦在小宝钗身前。

目光到处，只见小宝钗泪水盈睫，但她竟忍住了，未使眼泪落下。

唐天宏右手一探，点了小宝钗的穴道。

那老者和执剑少年被这突变的形势所震慑，不禁微微一呆。

直待唐天宏点了小宝钗的穴道，两人才想到抢救，齐齐扑向唐天宏。

唐天宏一手抓起了小宝钗，冷冷说道：“如你两人出手，我就用她封架你们的攻势，让她死伤在自己人手中，也许会安心一些。”

果然，两人受到了震慑，不敢出手抢救。

那老者缓缓说道：“阁下用的是什么暗器，伤了小宝钗姑娘。”

唐天宏答非所问地冷冷说道：“两位如不肯束手就缚，这小宝钗就是两位的榜样了。”

那老者望了那执剑少年一眼，突然欺身而上，一掌向唐天宏前胸拍去。

唐天宏闪身避开，右手一抓，硬把小宝钗娇躯带过，迎向那老者的掌势。

那老者心头一震，生恐掌势击中小宝钗，急急一收掌势，退后了两步。

那执剑少年在老者发掌攻向唐天宏时，忽然向室外冲去。

但他却未料到慕容云笙也同时飞身而起，疾跃而至。

右手一掌，一探拍出。

那少年全神留心到唐天宏，却不料身后攻势来的迅如闪电，待他心生警觉时，为时已晚。

但闻砰然一声，掌势正击在那少年右肩之上。

只见那少年身子摇了几摇，一交跌摔在地上。

慕容云笙一掌击倒那执剑少年之后，立时反手一把，疾向那老者腕穴之上扣去。

这是慕容长青的擒拿手法，奇妙难测，那老者眼看着对方五指抓来，就是无法避让，竟然被那慕容云笙一把扣住了脉穴。

他出手两招，击倒一人，生擒一人，不但那少年和老者大感震惊，就是那小玲玲也看的暗暗叹服不已。

唐天宏左手挟起来小宝钗，右手挟起了执剑少年，大步行入室中。

慕容云笙五指加力一带，生生把那老者拖入室中。

唐天宏目光一转，右手连挥，点了那青衣少年和老者的死穴。

慕容云笙看他骤下辣手，也不禁为之一呆，暗暗忖道，无毒不丈夫，这唐天宏比我强多了。

唐天宏下手点死了两人之后，顺手拍活了小宝钗的穴道，道：“你两位同伴都已经死去，你有什么话，可以放心说了。”

小宝钗伸手在两人鼻间一探，果然都已气绝而逝。

唐天宏神情冷漠满脸杀机地说道：“在下等没有时间在此多留，姑娘只有两条路选择，在下做事向不拖泥带水，我说的明明白白，姑娘也要干脆点回答我的问话，如若谈的好，我就放你离开。”

小宝钗道：“我如告诉你们太多，我将受门规制裁。”

唐天宏道：“那是你的事了，但天下这等辽阔，总可找一处安身立命所在。”

语声一顿道：“姑娘的事，在下也不愿借箸代筹，但你如不回答在下之言，我就立时取你之命，也不用严刑逼供，和他们死的一样，点了你的死穴，让你死的无声无息。”

他说话的神情冷漠，使人感觉到他随时可以出手。

小宝钗略一沉吟，道：“我知道的有限，就算我可以尽告所知，你们也下会相信。”

唐天宏道：“在下相信我还有辨识真伪的才能。”

小宝钗道：“好吧！我冒一次险，要问什么，你问吧！”

唐天宏道：“三圣门总坛设在哪里？”

小宝钗道：“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大孤山上的圣堂，并非总坛圣堂。”

唐天宏道：“你认识云飞吗？”

小宝钗道：“云堂主身份高，贱妾难得见到他一次，但我见过他。”

唐天宏道：“你混迹于勾栏院之中，定然别有用心了，可否见告？”

小宝钗道：“我只是一个暗桩，因为勾栏院中来往人杂，容易得消息，如有重大事故，就飞鸽传报圣堂。”

慕容云笙突然插口说道：“我看你不怪是一个暗桩。”

小宝钗道：“我是这方圆百里之内的暗桩总领，可管数十个暗桩，他们有事就向我说明，由我再以飞鸽呈入圣堂。”

慕容云笙道：“在下最后请教姑娘一件事。”

小宝钗：“什么？”

慕容云笙道：“最近，你们听到了什么消息？”

小宝钗低声说道：“慕容云笙被本门生擒，但途中却遇人解救。”

慕容云笙道：“那慕容公子呢？”

慕容云笙道：“目下还不知道，贱妾正在追查。”

唐天宏道：“你们三圣门对那慕容公子，似是必欲得之而后甘心了。”

小宝钗道：“圣堂中传出令谕，哪一个能够生擒慕容公子，奖千年何首乌一支，削铁如泥剑一把，并升为逍遥堂主。”

唐天宏道：“气派很大，削铁如泥的宝剑，虽是不足为奇，千年何首乌倒是天下的罕见奇物，最使在下不解的是那逍遥堂主，又是怎么回事？”

小宝钗道：“逍遥堂主么，乃是本门中除三圣之外，最高的一个位置，但圣堂也不能对他遣差，他兴之所至，逍遥天下，不论走向何处，三圣门中人，都将对他敬重万分，暗作保护。”

唐天宏道：“不用解释了，在下明白了。”

小宝钗道：“你们现在还要问什么？”

唐天宏道：“就你所知，把三圣门的内情实力，再多讲一些如何？”

小宝钗道：“我知道的，都已经说出来了。”

唐天宏冷冷说道：“就在下所知，你至少还有一桩内情，没有说出。”

小宝钗道：“哪一桩？”

唐天宏道：“你如若说的都是实话，决不会直接受命圣堂，总该有一个管你的上司？”

小宝钗道：“这个，这个……”

唐天宏接道：“姑娘年纪轻轻的，还可以活上数十年，如若今天就死于此地，那未免是太过可惜了。”

## 第四十二回 同定美男计

唐天宏向小宝钗道：“你可不要乱指，在下要立刻求证。”

小宝钗伸手一指那老者，道：“他，已经气绝而逝。”

唐天宏冷然一笑，伸手抓住了那小宝钗伸出的右手食指微一加力，格登一声，生生把小宝钗右手食指扭断，道：“姑娘的身份，似是在他们之上吧！”

右手抓住了小宝钗的右腕，左手托住了小宝钗右肘关节，接道：“姑娘再不说实话，我就扭断你肘间关节。”

小宝钗右食指被生生扭断，已然痛得满脸汗水，淋漓而下，再听那唐天宏要扭断她的关节，不禁脸色大变，道：“那人，也在这勾栏院中。”

唐天宏道：“什么人？”

小宝钗道：“只怕你们已经找不到她了。”

唐天宏道：“在下问你那人是谁？”

小宝钗道：“就是那个替两位带路的老妈子。”

唐天宏道：“那老鸨母，比你身份还高些吗？”

小宝钗已然完全被唐天宏凶猛的气势震慑，竟是有问必答，当下点头应道：“不错，她比我身份还高一级。”

语声微微一顿，道：“不过，顿饭工夫之前，她奉到飞鸽令谕相召，匆匆而去，如若她在院中，只怕也不容几位这般胡闹了。”

唐天宏心中一动，道：“什么人召她而去？”

小宝钗摇摇头，道：“我不知道。”

唐天宏拖过小宝钗的右手，替她接上断指，缓缓说道：“你可以去了，我们和三圣门的不同之处在此，一向是言出必践。”

小宝钗回顾了慕容云座、唐天宏一眼，又望望那两具尸体，道：“你们不用顾虑尸体的事，他们自会处理。”

唐天宏一挥手，道：“姑娘可以去了。”

小宝钗点点头，缓缓出室而去。

唐天宏望着小宝钗去远之后，缓缓说道：“云兄，咱们也该走了。”

小玲玲低声说道：“两位要去哪里？”

唐天宏道：“不管去哪里，此地已不便再留了。”

小玲玲回顾了慕容云笙一眼，道：“你要记着约会的时间，小宝钗已然对我动疑，这地方我也不能再留下来了。”

两人匆匆行了出来，直向镇外奔去，一口气行了十余里，到了一处四无人迹的荒野。慕容云笙停下脚步，笑道：“看来那三圣门的巢穴，果然隐秘得很，纵然是三圣门中弟子，也很少知晓他们的总舵在何处！”

唐天宏点点头，道：“千百年来，江湖上发生了无数的大事，但却从没有像三圣门这般神秘的门户，似是……”

突然间想起了什么大事，语声一顿，道：“慕容兄，那小玲玲可是女儿帮中人么？”

慕容云笙道：“不错。”

唐天宏道：“她可已和你订好了会面之期。”

慕容云笙道：“今夜之中，去会见她们帮主。”

唐天宏道：“没有约兄弟同去吗？”

慕容云笙道：“这个她倒没有谈过，不过，我想唐兄同去，料也无妨。”

唐天宏道：“那倒不用了，既是小玲玲没有约我，大约是因兄弟不便前去，咱们先找一个僻静的所在，坐息一日，你先去见过女儿帮的帮主之后，咱们再行离开此地。”

慕容云笙道：“三圣门耳目灵敏，此刻只怕早已经遣人到处在找咱们了。”

唐天宏道：“所以，咱们不能向有人的地方去，要找一个无人之处，才能安心休息，三圣门神通再广大，也无法用树木代替耳目。”

慕容云笙道：“唐兄的高见甚是，咱们找一处荒林隐身，那就不怕三圣门发觉咱们了。”

两人计议妥当，找了一处荒林，隐入林中坐息。

直待天色入夜，慕容云笙才单身赶往约会之处。

慕容云笙赶到时，小玲玲早已在等候了。

这是个浮云掩月之夜，景物隐隐可辨。

小玲玲快步迎了上来，低声说道：“慕容公子一个人来的吗？”

慕容云笙点点头，道：“不错。”

小玲玲道：“敝帮主觉着此地不妥，命贱妾迎公子别处晤面。”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看来，这女儿帮主，也是一位善疑多心的人物了。

心中念转，口中说道：“那就有劳姑娘带路了。”

小玲玲道：“公子请随贱妾身后。”放步向前行去。

慕容云笙紧追小玲玲身后，行约六七里路，到了一处农舍前面。

小玲玲道：“公子稍候。”行近农舍，叩动门环。

但闻木门呀然，一个青衣佩剑少女，开门迎了出来。

小玲玲低声说道：“慕容公子驾到。”

那青衣佩剑少女道：“帮主已候驾多时，快请慕容公子进去吧！”

小玲玲回身行到慕容云笙身侧，低声说道：“敝帮主已在候驾，公子请进去吧！”

那青衣少女推开木门，道：“公子请。”

慕容云笙微一颌首，缓步行入茅舍。

那佩剑青衣少女，随手带上了木门，一面低声说道：“我们帮主在内室候驾。”

室中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室中如此黑暗，要我往哪里走呢？

忖思之间，瞥见亮光一闪，紧接传出一个清脆的女子声音，道：“公子请这边坐。”

慕容云笙依言行了过去。

只见一个头梳双辫，年约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右手拉着一扇木门。

灯光从门中透了出来。

慕容云笙行入室中，目光转动，四顾了一眼，才发觉是一间布置十分雅洁的小室。

四周黄绫幔帐，高烧着一支红烛，木桌黄绫垫子上，早已摆好了香茗细点。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这茅舍之中，竟没有这样一座雅室，如若单从外面查看，实叫人无法想到了。”

那头梳双辫的少女，待慕容云笙进入室中之后，也悄然带上了室门而去。

迎面木桌，端坐着一位身着黄衣的女儿帮主。

她似是不愿让自己丑陋的面貌，使慕容云笙瞧到，仍然是背着慕容云笙而坐。

慕容云笙一抱拳，道：“在下慕容云笙给帮主见礼。”

那黄衣少女摇摇头上黑长的秀发，道：“不敢当公子之礼。”

慕容云笙自行在对面坐下，道：“帮主别来无恙。”

黄衣少女道：“多谢慕容兄的关注……”

语声一顿，道：“公子想见贱妾，不知有何见教？”

慕容云笙道：“在下先谢帮主相救之恩，并有一事奉求！”

黄衣少女道：“什么事？”

慕容云笙道：“要请帮主设法通知秋萍姑娘一声。”

黄衣少女道：“告诉她什么事？”

慕容云笙道：“要她转告云姑娘，近日中特别谨慎一些，云飞为二圣所迫，如不能使云姑娘投入三圣门，就要取她之命，以巩固他在三圣门的堂主之位。”

黄衣少女略一沉吟，道：“此事我还未得到本帮中弟子报告，不知公子在何处听说。”

慕容云笙道：“在下等无意中遇得了三圣门的二圣，亲耳听闻到他和云飞对答之言，自然不会有假了。”

黄衣少女缓缓说道“云飞兄妹，各有所长，如若真枪真刀的动起手来，只怕未必是其妹之敌。”

慕容云笙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那云飞为了保存他在三圣门中堂主之位，除了对妹妹下手之外，只有动以亲情，把云姑娘也拉入三圣门中。”

黄衣少女道：“云姑娘清白微骨有如雪中梅花，云飞劝她投入三圣门，已非一次，但每次都为她严词拒绝。”

慕容云笙道：“也正因如此，那云姑娘的处境，才险恶万分，也正是在下求见帮主的原因了。”

黄衣少女低声一笑，缓缓道：“公子不但具有侠骨，而且多情的很……”

慕容云笙只觉脸上一热，急急接道：“在下只是觉着那位云姑娘，是一位很好的人，既然知道了这个消息，自然应该设法告诉她一声了。”

黄衣少女又是嗤的一笑，道：“贱妾不过是说说罢了，公子不要放在心上。”

慕容云笙轻轻叹息一声，道：“如若那云姑娘不幸遇害，贵帮中弟子秋萍姑娘只怕也很难逃得性命了。”

黄衣少女点点头，道：“好！我立刻传下令谕，要秋萍姑娘转告云姑娘，要她暗作防备就是。”

慕容云笙一抱拳道：“在下话已说完，就此告别了。”

黄衣少女突然接口说道：“公子可曾想过吗？”

慕容云笙一怔，道：“想过什么？”

黄衣少女道：“咱们在洪州谈过的事。”

慕容云笙淡淡一笑，道：“在下还是原执之意，帮主先请说明内情，在下才可考虑。”

黄衣少女道：“慕容公子，有一件事，你大概心中很明白了。”

慕容云笙道：“什么事？”

黄衣少女道：“我帮耳目遍布，纵然是三圣门中，也潜伏有我女儿帮的耳

目。”

慕容云笙道：“不错，贵帮的确是耳目遍布，在下是佩服的很。”

黄衣少女缓缓说道：“公子得道多助，除了那飘花令主和她属下那些花婢、花女相助之外，又得了唐家庄的唐少庄主帮忙。”

慕容云笙怔了一怔，道：“帮主果然厉害，不但在三圣门中埋有暗桩，看来在区区左右，也派有监视的人了。”

黄衣少女道：“女儿帮也许在武功上无法和人一较长短，但如讲耳目灵敏，天下还无任何一个门派可以和我们一争长短，包括了三圣门和飘花门在内……”

慕容云笙身历其境，心知她并非吹嘘。

但闻那黄衣少女冷漠地接道：“如若我稍施手段，立刻可使武林大局为之混乱不安，可使各大门派间，展开一场大厮杀。”

慕容云笙道：“在下相信贵帮确有此能，但也相信帮主不会。”

黄衣少女道：“很难说，如是情势逼人，我也只有如此了。”

慕容云笙沉吟了一阵，道：“听帮主的口气，似乎是有所要挟。”

黄衣少女道：“是的，有一桩事，对我们极为重要。那不仅关系我个人的生死荣辱，而且关系着整个女儿帮的存亡。”

慕容云笙道：“和在下一有关吗？”

黄衣少女道：“自然是有关了。”

慕容云笙道：“请教帮主，和区区有什么关连之处呢？”

黄衣少女道：“很难启齿。”

慕容云笙道：“为什么？”

黄衣少女道：“因为说出来似乎是对公子胁迫。”

慕容云笙道：“不妨事，帮主请说吧！”

黄衣少女道：“千句归一句，公子就算不和我们合作，也要帮我一次忙。”

语声微微一顿，道：“我已经算好了日期，多则十五日，少则十天，这十五天中，只要公子能够听从我的话帮我们办一件事，自然，我们也不愿白白劳动公子，对公子也要有一报效，告诉你三圣门圣堂所在之地。”

这条件确然是极动慕容云笙之心，只见他剑眉耸动，脸上神情，若喜若忧。

显然，他内心中正有着剧烈的冲突。

黄衣少女缓缓接道：“公子仔细忖量，自作主意，在下倒是不便勉强。”

慕容云笙暗暗忖道：我和杨凤吟用尽了各种手段，都无法打听出那三圣门的圣堂所在，想不到女儿帮竟然已知此讯，这女儿帮耳目的灵敏，当真是人所难及了，如能得她合作，对探索昔日杀我父母的元凶，定是大有帮助了。

心中念转，口中却长长吁一口气，道：“贵帮中事，在下极愿效力。”

黄衣少女接道：“那你是答应了。”

慕容云笙摇摇头，道：“不过善恶是非之间，在下得有个选择，如是贵帮中人用我去为非作歹，纵然能助我报杀父之仇，在下也不能答应。”

黄衣少女淡淡一笑道：“如是去为非作歹，我用不着麻烦公子，敝帮中尽多能干弟子可差。”

语声突然冷漠，接道：“现在，咱们只谈合作的事，公子是否可作一决定？”

慕容云笙道：“贵帮对在下诸多相助，于情于理，在下都该为贵帮效劳，

只是不肯说明内情，在下实有些难作决定。”

黄衣少女突然站起身子，道：“此番公子如不答允和敝帮合作，咱们此后永无合作的机会了。”

慕容云笙沉思了一阵，笑道：“帮主又为什么不肯说明和在下合作的内情呢？在下可以答允帮主，只要那不是伤天害理的事，在下决不推辞。”

黄衣少女轻轻叹息一声道：“你很固执。”

慕容云笙笑道：“在下如不固执，岂不早就答应帮主了吗？”

黄衣少女道：“好吧！我说一部份，答不答应，那是你的事了。”

不待慕容云笙接口，又抢先接道：“我们借重公子，替我们女儿帮取回一部剑诀。”

慕容云笙道：“贵帮中人才济济，区区怎会有这等能力呢？”

黄衣少女道：“因为敝帮中人，都是女儿之身，那人也是女子，所以，要借重公子。”

慕容云笙怔了一怔，道：“夺取剑诀，凭仗武功、机智，和男女有什么关系呢？”

黄衣少女道：“她知晓我图谋剑诀之心甚急，因此，特别提防着女人，只有男人，才能混入她严密的访守之中。”

慕容云笙心里暗道：这话倒也有理。

口中却缓缓说道：“天下的男子甚多，贵帮中又有很多弟子，能够役使男人为她效劳，不知因何会选中在下？”

黄衣少女道：“因为这是计，并非是任何人都能够担当。”

慕容云笙一皱眉头，道：“什么计？”

黄衣少女道：“这要公子自己去想了，但公子却是我所见之人中，最为恰当的人。”

慕容云笙道：“那三十六计之中，有美人计，用区区作计，算何名堂呢？”

黄衣少女格格一笑，道：“美男计啊！既然女人可以作计，男人有何不可？”

慕容云笙脸色一变，道：“原来如此。”

黄衣少女道：“不过公子也不用担心，一切都由我们设计妥当，决不让你担当风险。”

慕容云笙道：“在下不是怕担风险，而是觉着有些不妥。”

黄衣少女道：“哪里不妥了？”

慕容云笙缓缓说道：“在下堂堂男子，被你作计施用，未免有伤大雅了。”

黄衣少女缓缓说道：“这就是我不肯告诉你的原因，我知道告诉你之后，也是难得获允。”

慕容云笙心中大感为难，沉吟了良久，道：“这个，实叫在下为难的很……”

语声微微一顿，道：“那人素行如何？”

黄衣少女道：“奸诈百出，作恶多端。”

慕容云笙道：“可否告诉在下她的名号？”

黄衣少女道：“她名叫李飞娘，绰号叫玉蜂仙子。”

慕容云笙道：“玉蜂仙子，在下倒没有听人说过。”

黄衣少女缓缓说道：“那玉蜂仙子闭关自守，早已不在江湖上走动了。”

慕容云笙道：“她现居何处？”

那黄衣少女缓缓说道：“慕容公子不觉着问得太多了吗？要知那玉蜂仙子居住之地，乃武林中很多人想知晓之事，公子是否答允，但望早作决定。”

慕容云笙道：“那玉蜂仙子是好人还是坏人？”

黄衣少女道：“坏人，很坏，很坏的人！”

慕容云笙道：“就凭帮主一言，在下答应了。”

黄衣少女喜道：“当真吗？”

慕容云笙道：“自然是真了。”

黄衣少女突然转过身子，用手拢一拢覆面长发，缓缓说道：“我想你一定有很多事要办，明晚，咱们在此相会如何？”

慕容云笙道：“帮主请计算一下，这究竟需要多少时间？”

黄衣少女凝目沉思一阵，道，“如若咱们明天会面，立刻动身，大约十日可竟全功。”

慕容云笙道：“那么区区现在告辞了。”

黄衣少女道：“如是你不觉着面对丑女孩心里难过，贱妾可吩咐他们备点酒菜，咱们小酌一番。”

慕容云笙心中突然感觉，她语气中有一股凄凉的意味，当下说道：“如是帮主有此雅兴；在下倒可奉陪。”

黄衣少女道：“公子不要以贱妾为念，我看得出，你对我有一种怜悯之情。”

说完，嫣然一笑，露出来一口整齐洁白的玉齿。

慕容云笙道：“好，帮主的盛情，在下领受了。”

黄衣少女举手互击两掌，那女童推门而入，道：“帮主有何吩咐？”

黄衣少女道：“备些酒菜上来，我要和贵宾共饮。”

那女童应了一声，转身而去。

片刻之后，那女童启门而入，手中捧着一个木盘，木盘上放着四盘精美小菜，和一个小酒壶及两只小巧的酒杯。

黄衣少女伸出手去提起酒壶，斟了半杯酒，道：“公子的酒量如何？”

慕容云笙道：“很坏。”

黄衣少女道：“好，那你就喝半杯吧！”

慕容云笙望着那小巧酒杯中的小半杯酒，心中暗笑道：就算我不会喝酒，这样小的杯子，十杯八杯酒，也一样不会使我醉啊！

这时，那女童已放下酒，悄然退了出去。

那黄衣女似是已看透了慕容云笙的心情，微微一笑，道：“这是我们女儿帮中特制的一种酒，名叫百花露，大概算得世间最名贵的酒了，入口清香，后力奇强，又名叫一滴醉，虽然有些夸张，但也相去不远。”

慕容云笙道：“听帮主的口气，似是酒量很宏了。”

黄衣少女道：“酒量倒是谈不上，但我近水楼台，常常试饮，倒是不错。”

慕容云笙道：“这么说来，在下倒要尝尝了。”

黄衣少女端起酒杯，道：“贱妾奉陪。”

慕容云笙端起酒杯，果然有一股浓郁的花香，直扑鼻内，浅尝一口，只觉气味芬芳，从未吃过。

黄衣少女也喝了一口，笑道：“怎么样？”

慕容云笙道：“在下虽非善饮之人，也觉着，美味难得，从未尝过。”

黄衣少女放下酒杯笑道：“深宵秉烛，对坐谈心，低斟浅酌，本是人生

一大快事，只是贱妾这付容颜，难为公子潇洒之配，使这种雅情诗意般的境界，减去了不少逸兴。”

慕容云笙道：“容貌的美丑，那只不过一个人极少部份，以姑娘的才华、成就使堂堂七尺男儿，也为之相形见绌，天下原本无十全十美的事，姑娘也不用放在心上。”

黄衣少女娇声一笑，道：“公子，如若我想攀你这个朋友，你可肯折节下文。”

慕容云笙怔了一怔，道：“咱们现在不已经是朋友了吗？”

黄衣少女略一沉吟道：“我是说你如有一个像我这般的丑怪女友，终日和你形影不离，你心中是何滋味？”

慕容云笙呆了一呆，道：“这个么？在下还未想过。”

黄衣少女笑道：“那你现在就好好的想想吧，贱妾希望能听到出自肺腑的真实之言。”

慕容云笙道：“以貌取人，乃世俗之见，在下……”

黄衣少女截口道：“贱妾和公子谈的是私人相处的情形。”

慕容云笙笑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如若纯以私人好恶而论，帮主自然是要吃亏甚多了。”

黄衣少女淡淡一笑道：“所以，贱妾颇有自知之明，和公子相处只论公谊，不谈私情。”

慕容云笙道：“也许因姑娘自愧形貌，才能专注于江湖大事，年纪轻轻就有此成就。”

黄衣少女笑道：“这叫做丑人多作怪，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偏要来组织女儿帮，累得我终日马不停蹄，席不暇暖，奔走于江湖之上，本来已够丑了，再加上风吹雨打太阳晒，当真是愈来愈丑……”

举手理一下披肩长发，缓缓接道：“听说那飘花令主是一位绝世美女，公子认为如何？”

慕容云笙道：“不错，她的美，有目共睹，绝世之称，实也当之无愧。”

黄衣少女道：“那要恭喜公子了，有一位心上人，常陪身侧，已足艳羨，何况那人又是一位绝世的美人，又有着极为高强的武功，但等公子完了报仇心愿，携美眷游名山胜水，人生如公子，可算得十全无憾了。”

慕容云笙道：“报仇事谈何容易，三圣门只不过是一条线索而已，究竟是否是杀害我父母的仇人，还难预料。”

黄衣少女道：“公子不用灰心，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何况还有很多武林高手帮助你。”

慕容云笙道：“多谢帮主的激励，日后还要贵帮多多相助才成。”

黄衣少女笑道：“全力以赴，你如帮我们女儿帮取回剑谱，本帮为公子效命，更是名正言顺了。”

慕容云笙举杯喝下了半杯酒，起身道：“在下告别了，天亮之前，我将赶回此地，姑娘也请准备，在下希望能够在天亮时，就动身赶路。”

黄衣少女笑道：“好吧！贱妾尽量准备。贱妾安排好之后，就要离此，公子明晨到此，也许贱妾已经离去了。”

慕容云笙道：“在下到此之时，要找哪个呢。”

黄衣少女道：“我会就本帮中选一个性格最温柔，面貌最甜美的弟子陪你同行。”

慕容云笙微微一笑，道：“那倒不用，只要有一个人为在下带路就是了。”

黄衣少女道：“喜爱美丽乃人的天性，公子为我们女儿帮办事，至少要公子心头舒畅一些才是。”

伸出纤纤玉手，接道：“天亮时分，定会有人在此候驾，恕贱妾不远送了。”

慕容云笙伸手一握那黄衣少女的玉手，只觉柔若无骨，软滑异常，心中暗暗忖道：“这位帮主的肌肤、神态，无不动人万分，只可惜生了这样不堪承教的尊容。”

只见黄衣少女缩回右手，微笑说道：“公子慢走。”

慕容云笙道：“不敢有劳。”急急转身，向前奔去。

黄衣少女望着慕容云笙的背影，很快消失在夜暗中，才转回入茅舍。

且说慕容云笙一口气，奔回到唐天宏停身之处，把经过之情很仔细的对唐天宏说了一遍。

唐天宏沉吟了一阵，笑道：“慕容兄准备如何？”

慕容云笙道：“在下答应了，自然是应该如约而去。”

唐天宏道：“如若只有十日时间，倒不至于影响大局，但此事，不知应否告诉飘花令主？”

慕容云笙道：“这个么？告不告诉她，似都无关要紧。”

唐天宏淡淡一笑，道：“好吧，这个兄弟酌情处理就是，不过有一件事，兄弟要提醒慕容兄一声。”

慕容云笙道：“什么事？”

唐天宏道：“那那女儿帮在江湖上时日不久，信用未立，不能太过相信她们。”

慕容云笙道：“唐兄所虑极是，不过，就兄弟所见，那位女儿帮主不像是一个不讲信用的人。”

唐天宏轻轻叹息一声，道：“慕容兄多多保重，半月之后，咱们在哪里见面？”

慕容云笙略一沉吟，道：“目下还不知她们把我送往何处，时间订长一些最好，唐兄熟悉天下形势，想一处会面之地，自然比兄弟容易了。”

唐天宏略一沉思，道：“咱们在安徽卢州西关李荣府上会面。”

慕容云笙道：“好找吗？”

唐天宏道：“到卢州提起了李荣二字，可算得无人不知，如是兄弟不在李府，亦必留下行踪，万一兄弟还未到李府时，慕容兄就面见主人，告诉他留居等我，他们自会留你待为上宾，不过，必要见李荣本人，才可提兄弟的名字。”

慕容云笙点点头，道：“兄弟明白了。”

唐天宏道：“见着‘飘花令主’时，兄弟自会要她们同往李府中候驾。”

慕容云笙道：“在下这里先行拜谢了。”

唐天宏道：“慕容兄多保重了。”

慕容云笙一抱拳，道：“兄弟就此别过。”

唐天宏道：“在下不送了。”

慕容云笙转过身子，又向那黄衣少女停身茅舍中奔行而去。

唐天宏望着慕容云笙的背影，消失之后，才起身而去。

且说慕容云笙奔行到那茅舍门口处，已是天色大亮。

只见一个身着青衣，身材纤巧，白带束发的少女，正站在茅舍外面等候。慕容云笙刚刚停下脚步，那青衣少女已迎了上来，欠身说道：“慕容公子。”

慕容云笙怔了一怔，道：“你是什么人？”

那青衣少女淡淡一笑，道：“贱妾是女儿帮弟子，奉帮主差遣而来，侍候公子。”

慕容云笙道：“不敢当，姑娘可是奉派为在下领路吗？”

那青衣少女点头一笑，道：“为公子效劳。”

慕容云笙借着晓光，打量了那青衣少女一眼，只见她白绫束发带下的青丝，披垂肩上，发梢儿在晨风中微微飘动。

长长的秀发，衬着那匀称的轮廓，柳眉，杏目，秀削双肩，艳美中，别有一股高华气度。

慕容云笙不禁暗暗赞道：女儿帮中，果是人才济济，就以此女而论，不但姿容秀美，单凭那一种高华的风度，就能使铁罗汉化作绕指柔了，看来那女儿帮主，并非是故意吹嘘的了。

但闻那青衣少女缓缓说道，“贱妾受命，敝帮主曾经吩咐于我，公子不避刀矢，助本帮完成一件大事，要贱妾尽力奉候，不能让公子有一点不悦之感。”

慕容云笙急急说道：“姑娘言重了，在下如何敢当？”

语声一顿，接道：“姑娘怎么称呼？”

青衣少女嫣然一笑，道：“贱妾郭雪君。”

慕容云笙一抱拳，道：“原来是郭姑娘。”

青衣少女淡淡一笑，道：“公子有何吩咐，只管开口就是。”

慕容云笙道：“贵帮主呢？”

郭雪君道：“敝帮主有事他去，一切都交代贱妾了。”

慕容云笙啊了一声，道：“咱们可以走了吗？”

郭雪君道：“听凭公子做主。”

慕容云笙回顾了一眼，道：“步行吗？”

郭雪君道：“敝帮主已代公子备好篷车。”

举手互击两掌。

但闻一阵轮声传来，一辆篷车由茅舍转了出来。

慕容云笙抬头看了篷车一眼，只见那赶车人一身黑衣，头戴毡笠儿，手中执着一条长鞭。郭雪君打开垂帘，低声说道：“公子请。”

慕容云笙不再谦让，举步跨上了篷车。

郭雪君紧随慕容云笙身后，跨上篷车，随手放下垂帘，低声笑道：“公子可要吃点东西吗？”

慕容云笙奇道：“这篷车之中，还有吃的东西吗？”

郭雪君微微一笑，道：“是的，因为公子的时间，非常迫急，咱们必得兼程赶路，公子树大招风，不宜骑马赶路，以免被三圣门的伏桩看到……”

慕容云笙接道：“听姑娘的口气，可是说，在下这一路行去，都不能离开篷车一步了。”

郭雪君道：“是啊！照敝帮主的安排，公子吃住都在这篷车之中。”

慕容云笙道：“日夜不停，兼程疾进，就算是最好的健马，只怕也无法承受得住了。”

郭雪君微微一笑，道：“这个公子但请放心，我们帮主早有了安排，以六个时辰计算，日夜两次替换篷车，而且昼夜之间，都不相同，夜间乘坐之车，除了备有吃喝之物，还可供公子宿眠之用。”

慕容云笙点点头，道：“在下忘了，贵帮主一向是算无遗策的人。”

郭雪君道：“贱妾有幸，得一路奉侍公子，公子有什么事，但请吩咐就是。”

慕容云笙双目盯注在郭雪君的脸上，只瞧得郭雪君莫名其妙的双颊飞红。

郭雪君眨动了一下圆圆的大眼睛，缓缓说道：“你瞧什么？我脸上又没有绣花。”

慕容云笙道：“这一路上，都由姑娘陪着在下吗？”

郭雪君道：“怎么？你可是不同意我。”

慕容云笙道：“哪里，哪里，得姑娘这等如花似玉之人，日夜相伴，同车共行，在下感觉到十分荣幸。”

郭雪君嫣然一笑，举手理理长发，道：“只怕不如你那位飘花令主，你虽然人和我守在一起，心中却早已飞到她的身边了。”

慕容云笙怔了一怔，道：“你怎会知晓，在下认识飘花令主？”

郭雪君道：“公子和飘花令主的事，已然传遍天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呢？”

慕容云笙呆了一呆，道：“当真吗？”

郭雪君笑道，“那样如花似玉的美人，对你百般友好，正是你的荣耀，为什么怕人知道。”

慕容云笙摇摇头，道：“姑娘不要误会，我们交往不久，相处时间，算起来不过数日而已，如是有什谣言传出，那可是使人尴尬的事了。”

郭雪君嗤的一笑道：“骗你啦，知道你们交往的人，除了我们女儿帮外，其他人很少知晓。”

慕容云笙话锋一转，道：“如今，咱们已在途中，姑娘可以告诉在下，咱们行踪何处呢？”

郭雪君沉吟了一阵，道：“我们帮主没有告诉你吗？”

慕容云笙摇摇头，道：“没有。”

郭雪君道：“我们帮主既然未曾提过，我如何能告诉你？”

慕容云笙道：“那时贵帮主怕在下泄露了消息，因此，不能相告行止，此刻，在下和姑娘同坐于一车之上，姑娘难道还不放心在下吗？”

郭雪君道：“贱妾很放心公子，但我们女儿帮中戒规很森严，敝帮主没有交代的事，贱妾不敢做主。”

慕容云笙接道：“贵帮主姓名可否见告？”

郭雪君怔了一怔，笑道：“问的很意外，当真是叫贱妾为难。”

慕容云笙道：“怎么？难道这也是属于贵帮中的机密大事吗？”

郭雪君摇摇头道：“那倒不是，不过，贱妾觉着敝帮主的姓名，应该由敝帮主奉告才是。”

慕容云笙正待答话，奔行的马车突然停了下来。

郭雪君一皱眉头，道：“怎么停下来了？”

车外响起了赶车人的声音，道：“前面有一辆篷车拦路。”

郭雪君心中一动，轻轻揭开垂帘一角，向外望去。

果见一辆篷车，停在两丈以外，挡住了去路。

郭雪君细看那篷车去路，一片平坦，不知篷车何以停着不走，当下说道：“看看咱们能否超过去。”

那赶车人低声应道：“只怕超不过去。”

郭雪君道：“试试看吧！如是不能超越，就只好把他们车子往旁边推了。”

赶车人应了一声，缓缓把马车向前驰去。

慕容云笙道：“我瞧瞧看。”

伸手打开车帘，向外瞧去。

只见那篷车四周垂着黑布，颇似那夜二圣所乘之车。急急放下垂帘，皱一眉头，道：“姑娘认识这辆车吗？”

郭雪君道：“不认识，不过，贱妾对篷车倒有些知晓，那篷车构造，和一般有些不同，用作长程奔行之用。”

慕容云笙缓缓说道：“你们女儿帮，一向自负耳目灵敏，可知这篷车中乘坐的什么人？”

郭雪君道：“这个贱妾不知。”

慕容云笙道：“我知道。”

郭雪君微微一笑道：“这么说来，公子对江湖中事，知晓很多了。”

慕容云笙一扬剑眉，道：“如若我猜对了，事情就不简单了。”

郭雪君道：“什么人？”

慕容云笙低声说道：“三圣门中的二圣主。”

郭雪君脸色一变，道：“不会错吗？”

慕容云笙道：“在下看那篷车很像，心中却没有把握。”

#### 第四十三回 一语惊人

郭雪君突然掀起垂帘，低声对那赶车人说道：“小心些，不要引起冲突。”  
放下垂帘，接道：“公子，万一有何变化，都由贱妾应付，你只管在车中休息，忍耐一些。”

慕容云笙道：“好，我只在车中偷瞧那位二圣主，是何模样。”

只听冷厉的喝声道：“你瞎了眼吗，瞧不到这大的篷车？”

郭雪君打开垂帘，缓缓行出篷车。

显然，她不愿和对方造成冲突。

慕容云笙暗自揭开垂帘一角，偷眼望去。

只见一个皓首苍髯的老者，站在篷车一侧，怒目横眉，望着那赶车童子。

那赶车童子也是一脸怒容，似是就要发作一般。

郭雪君缓步行了过去，喝退赶车的童子，欠身对那老者说道：“老前辈，不要生气，他少不更事，你老这大年纪，不用和他一般见识。”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那夜也未看清楚，不知这老人是不是赶车的人。

那皓首老者冷笑一声，伸手抓着车辕，手臂挥动，毫不费力的把篷车拉到了一侧，道：“可以过了。”

郭雪君道：“多谢老前辈。”

皓首老者目先转到那赶车童子的身上，冷冷说道：“年轻轻的说话没有一点礼数，不是看在这位姑娘的份上，老夫非要揪了你半个脑袋不可。”

那赶车童子正待出言争辩，却被郭雪君低声叱退。

郭雪君生恐那赶车童子，再和那皓首老者冲突，直待篷车行过数丈，才登上了篷车。

慕容云笙低声说道，“姑娘很小心。”

郭雪君答非所问地道：“你是否看清了，那篷车可是三圣门二圣主乘坐之物？”

慕容云笙道：“在下现在仍是无法确定。”

郭雪君微微一笑，道：“不管他是不是三圣门二圣主乘坐之车，但那皓首老者，却是一个极为难缠的人物。”

慕容云笙道，“你认识他？”

郭雪君点点头道：“不错，不过，他不认识我。”

慕容云笙道：“那老者是何许人？”

郭雪君道：“天雷掌邢风，生性和他的掌势一般，暴烈异常，三句话不对，出手就要杀人。”

慕容云笙道：“所以，姑娘才对他十分小心。”

郭雪君道：“其人最大的弱点，就是伸手不打笑脸人，我处处多礼，正是投他所好。”

慕容云笙叹息一声，道：“女儿帮果然厉害，不但耳目灵敏，能够认识天下高人，而且，把对方的性格，也知晓的清清楚楚，应对之间，自然是稳操胜算了。”

郭雪君道：“就邢风为人而论，决不会位列三圣之一，但他如是为三圣门的二圣主赶车，那倒是大有可能。”

慕容云笙道：“那邢风在江湖上的地位如何？”

郭雪君道：“地位很高，黑、白两道中人，都对他有着三分畏惧。”

慕容云笙道：“这么说来，是一位很难缠的人物了？”

郭雪君道：“不错，惹上他实有些叫人头疼。”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了声惭愧，忖道：我见了那辆篷车，竟无法确定那邢风是否就是赶车的人，当真是太过粗心了。

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在下只记得那辆马车的形状，但却无法确定那邢风是否就是那赶车的人。”

郭雪君微微一笑，道：“我想那时，赶车人定然是端坐在车前未动，所以，你才未留心到他。”

慕容云笙微微一怔，道：“佩服，佩服，看起来你倒像从旁观看一样。”

郭雪君道：“贱妾不过猜想而已，想不到竟然被我猜中了。”

慕容云笙道：“贵帮耳目如此灵敏，对三圣门三位圣主，也知晓甚多了。”

郭雪君道：“敝帮为此下很大工夫，但却一直无法见到三圣门三位圣主之面。”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这丫头似是知晓很多江湖隐密，与她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要得仔细的和她谈谈才成。

心中念头打转，口中却问道：“在下想不明白，那三位圣主，为什么要躲避起来，不肯面对世人。”

郭雪君道：“自然是有原因了。”

慕容云笙道：“什么原因呢？”

郭雪君道：“这个，贱妾就无法断言了，不过，想来不出三种可能。”

慕容云笙道：“请教姑娘哪三种可能？”

郭雪君道：“第一，他们可能都是江湖上有头有脸的人物，甚至有着善侠之名，所以他们不能露面。”

慕容云笙道，“还有呢？”

郭雪君道：“第二种可能，可能是他们故意要造成这种神秘气氛，以惑天下英雄耳目，至于第三个可能，说来，近乎玄奇了。”

慕容云笙道：“为什么呢？”

郭雪君道：“因为，近乎幻想，说给别人听，人家也不肯相信。”

慕容云笙道：“那就先说给我听听吧！”

郭雪君道：“贱妾怀疑那些人，都已是过世的人。”

慕容云笙吃了一惊，道：“果然是语气惊人，你是说那些人是鬼魂，所以，才如此神秘。”

郭雪君笑道：“慕容公子相信鬼么？”

慕容云笙摇摇头，道：“在下不信。”

郭雪君道：“贱妾也不相信有鬼，何况，就算有鬼，鬼也没有人可怕。”

慕容云笙道：“姑娘语含玄机，在下听不明白。”

郭雪君道：“简单的很，贱妾是说那些人假装死去，其实都还好好的活在世上，只是世人都道他们死去，自然猜不着是他们所为了。”

慕容云笙道：“是些什么人呢？”

郭雪君道：“凡是武林中有名之人，二十年内死不见尸的，都很可疑，包括令尊在内。”

慕容云笙脸色一变，似想发作，但他却强自忍了下去，淡淡一笑，道：“果是近乎玄想。”

郭雪君微微一笑，道：“我也知道，说了人家也不会相信。”

慕容云笙道：“而且也殊少可能，这可是贵帮主想出来的吗？”

郭雪君道：“贱妾想出来的。”

慕容云笙道：“佩服，佩服！这等奇怪，果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了。”

郭雪君也不生气，嫣然一笑，道：“咱们不谈这些事啦，换个题目如何？”

慕容云笙道：“谈谈玉蜂仙子如何？”

郭雪君略一沉吟道：“对那玉蜂仙子，贱妾所知不多，公子不要抱的期望太大。”

慕容云笙道：“多少知道一些，总比不知道的好了。”

郭雪君道：“你问吧！知道的我就回答。”

慕容云笙道：“玉蜂仙子的武功如何？”

郭雪君道：“很高强，所以公子此去，只宜智取，不宜力拼。”

慕容云笙道：“为什么称她为玉蜂仙子，个中可有内情？”

郭雪君道：“因为她善役黄蜂，人又娇美如花，故而江湖上称她为玉蜂仙子。”

慕容云笙道：“善役黄蜂，那是很可怕了。”

郭雪君婉然一笑，不再多言。

篷车中突然肃静下来，郭雪君有如变了一个人般，一脸端庄之色，肃然而坐。

慕容云笙虽然想和她说几句话，但见她一脸不苟言笑的神色，只好忍下不言。

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奔行的篷车，突然停了下来。

只听篷车外面响起了一个娇脆的声音，道：“请公子换车。”

郭雪君当先掀开垂帘，行下篷车。

慕容云笙紧随郭雪君身后而下。

夕阳下只见一辆青色的篷车停在荒野中一片树林外面。

赶车人仍是一个身着黑色劲服，头戴黑色毡帽的年轻人，垂手肃立车前。

郭雪君行到那青色篷车之前，打开垂帘，道：“公子请上车吧。”

慕容云笙登上篷车，郭雪君紧随身后登车，伸手一拉垂帘，那篷车立时疾快的向前奔去。

这辆篷车，专用于夜间行走，车中悬着一座吊榻，上下两侧都由绳索固定，人在榻上，也不致受到篷车奔行的颠簸影响。

郭雪君缓缓说道：“公子请上吊榻休息，”

慕容云笙道：“姑娘呢？”

郭雪君道：“贱妾别有坐息之处。”

慕容云笙微微一笑，道：“姑娘太严肃了。”

郭雪君叹息，声道：“贱妾觉着和公子这等正人君子相处，严肃一些才好。”

言罢背倚车栏上，闭目而坐。

慕容云笙登上吊榻坐息一阵，等他醒来时已是四更过后时分。

篷车仍在不停的奔行。

只是颠动甚烈，似是奔行在崎岖小道上，不禁心中一动，暗道：“看来，他们这篷车，也是特制的了。”

天亮之后，又易车而行。

车中备用之食物，不但都是极为精美的食品，连吃饭时间，也完全省去，

当真是日夜兼程而进，不虚耗片刻时光。

七易篷车，算起来已走四日三夜。

这日，夕阳下山时分，到了一片绝峰之上。

下车之后，慕容云笙不见再有篷车等候，低声问道：“到了吗？”

郭雪君道：“到了，公子今夜三更入山。”

慕容云笙道：“我要到什么地方？”

郭雪君道：“玉蜂仙子自划的禁地，玉蜂谷。”

慕容云笙望望天色，道：“此刻距离三更还早。”

郭雪君道：“我们已为公子备好衣服。公子要用此时间，更换衣服，我们还有很多话要交代公子。”

慕容云笙四顾了一眼，道：“此地一遍荒凉，极目不见人家。”

郭雪君接道：“女儿帮能在江湖之上立足，自然有很多条件，非常人能及，公子请随贱妾身后走吧！”

郭雪君放腿奔行到一座山峰之下，只见一所樵子居住的茅舍，紧依山峰而立。

慕容云笙凝目望去，只见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人，正坐在室中缝制布鞋。

郭雪君轻轻咳了一声，道：“借问大嫂一句话。”

那中年妇人抬起头来，望了郭雪君一眼，道：“姑娘由何处来？”

慕容云笙道：“这两人前言不对后语，想是一种联络的暗语了。”

只听郭雪君应道：“天南地北府中来。”

那中年妇人放下手中针线，站起身子，道：“无云无星明月夜。”

慕容云笙心中暗笑道：如是无云有月，岂有无星之理，这等暗语，也亏她们女儿帮想得出来了。

但闻郭雪君应道：“烈日当空雨落来。”

慕容云笙忖道：好啊！尽都是连篇谎言，女人善说谎，果是不错，这等暗语，男子汉大丈夫，决是说不出口。

只见中年妇人一欠身，道：“请教姑娘的身份？”

郭雪君突然行前几步，低言数语。

这两句话，说的声音，十分低微，慕容云笙未能听到一句。

只见中年妇人一脸恭敬之色，欠身向郭雪君行了一礼，道：“请两位进入室中坐吧！”

郭雪君低声对慕容云笙道：“玉蜂仙子，本来布有甚多耳目，只要接近她玉蜂谷十里之内，必然会得到报告，但这数年之中，玉蜂谷未发生过一点事故，才使她的戒备松懈了下来，但咱们还是不能大意。”

口中讲话，人却已举步行入室中。

慕容云笙听她说的严重，也疾快的举步入室。

那中年妇人带两人直入内室，低声说道：“贱妾为了使身份逼真，一切都照山野村舍的布置，两位将就坐坐吧！”

慕容云笙目光转动，只见内室中泥壁木榻，榻上铺的一条土布床单，也已经洗破了数处，打着补丁。

郭雪君一挥手，道：“你到外面坐吧，看看我们的行踪，是否已被人发现。”

那中年妇人欠身一礼，退了出去。

慕容云笙目睹那中年妇人去后，低声问道：“这也是你们女儿帮中人吗？”

郭雪君道：“我们女儿帮，有一个合乎天理人情的成规。”

语声一顿接道：“凡是我帮中弟子，不能超过二十五岁，二十五岁之后，一律要她自行废去武功，遣散离去，适人作妻，相夫教子，过一般妇女人家的正常生活，如是立有特别功勋的人，一次大功之后，可以自作主意，允许她提前适人。”

慕容云笙道：“贵帮中隐密甚多，如是她脱离贵帮之后，不怕她泄漏机密吗？”

郭雪君道：“我女儿帮向以情义待人，脱帮之人，生活都有着妥善的安置，而且她们武功已失，自不愿再惹江湖是非，何况，我女儿帮分工精细，一个弟子知晓有限，脱帮时又立下重誓，不得泄漏帮中之密，是以，她们宁肯自绝而死，也不会泄漏帮中的机密。”

慕容云笙道：“原来如此。姑娘还有很多话，要告诉在下，现在是否可以说了？”

郭雪君道：“我们要公子冒一个人……”

慕容云笙道：“什么人？”

郭雪君道：“一个很坏的人，姓王名秋，有个外号，叫作玉郎君。那玉蜂仙子和玉郎君王秋，原有一段相处情义，两人臭味相投如胶以漆，彼此有过一段相当恩爱的日子。”

慕容云笙一皱眉头，道：“这和在下偷盗剑谱无关吧！”

郭雪君道：“有关，只有玉郎君王秋，才能进玉蜂谷中，才能受玉蜂仙子的接待，那剑谱就放在玉蜂仙子榻前壁间，一处暗门之内。”

慕容云笙长长吁一口气，道：“如是想取那剑谱，非得进入她闺房之中不可了。”

郭雪君道：“不错，不过，公子也不用担心，我们为公子准备了一种很厉害的迷药，只要她闻得少许，立时将中毒晕迷过去。”

慕容云笙道，“还要在下施用迷药吗？”

郭雪君道：“这个情非得已，玉蜂仙子武功高强，一旦动起手来，只怕要有得一段很长时间的缠斗。”

慕容云笙无可奈何地道：“好，你说下去吧！”

郭雪君道：“公子打开暗门之后，不妨取尽其中蓄藏之物，那玉蜂仙子不是好人，得来之物，都是不择手段的东西，公子自也用不着和她客气了。”

慕容云笙道：“那玉郎君现在何处？”

郭雪君道：“被关在少林寺中。”

慕容云笙道：“那是说在下要欺骗那玉蜂仙子，说我从少林寺中逃出来了。”

郭雪君道：“玉郎君关在少林寺，那玉蜂仙子也未必知道，她如知晓，只怕早已有所行动了。”

慕容云笙道：“贵帮又如何知晓呢？”

郭雪君道：“敝帮中耳目灵敏，公子不是早已经知晓了吗？”

语声一顿，道：“现在，我照顾公子更衣，面部再加化妆，就可以动身了。”

郭雪君取出一套白绫滚边的黑色劲装，道：“公子自己换呢，还是要贱

妾帮忙？”

慕容云笙道：“不敢有劳。”

郭雪君微微一笑，闪身而出。

慕容云笙掩好门，换上那一套黑衣白边的俏丽衣服，只觉十分合身，似是比照自己剪裁一般。

只听门外响起了郭雪君的声响，道：“公子换好衣服了吗？”

慕容云笙伸手打开了门，道，“换好了。”

郭雪君打量了慕容云笙一眼，道：“衣服很合身，贱妾替你脸上化妆一下，就可以动身了。”

慕容云笙缓缓坐下，道：“如若那玉蜂仙子，早已知晓了玉郎君的事，在下此去，那就是凶多吉少。”

郭雪君道：“万一不幸，公子暴露了身份，那就请高呼三声‘谁敢助我’，自会有人跃出，替公子帮忙。”

慕容云笙道：“这句话，不管何时何地，都是一样的有效吗？”

郭雪君道：“这是一句暗语，只要她们听到了，都会助你，不过，敝帮安排的重点，是在公子初进玉蜂谷时，那时，应该是最危险的时候，她们都将守候在四周，等待应变……”

语声一顿，接道：“如着那时玉蜂仙子，没有发觉你是冒充的玉郎君，以后的机会不大了。”

慕容云笙道：“在下的看法，和贵帮的设计稍有不同。”

郭雪君道：“请教公子。”

慕容云笙道：“在下认为，还有一个可能被玉蜂仙子发现的地方。”

郭雪君道：“什么地方？”

慕容云笙道：“在下认为，玉蜂仙子和我谈话时，关系很大，她如问起往事，在下一点也答复不上，岂不是露出马脚吗？”

郭雪君略一沉吟，道：“公子话虽说的有理，不过，贱妾觉着这应该属于一个人的机智范围中事，譬如公子的神情、喜怒，都可影响到她问些什么。”

慕容云笙略沉吟一阵，道：“姑娘说的倒也有理，不过，在下觉着那玉郎君和玉蜂仙子的往事，贵帮中应该收集一些才是。”

郭雪君道：“自然是有，详细分述起来，可以说上三日三夜，但如简而言之，两三句话就可以说完。”

慕容云笙道：“那就简单些说吧！”

郭雪君道：“男的风流好色，到处留情，女的淫荡恶毒，养过甚多面首。”

慕容云笙道：“在下明白了。”

郭雪君道：“记着不论说些什么话，在她一口气中，包括了东西南北四个字，就是我们女儿帮中人，也是你的接应、帮手。”

慕容云笙道：“在下应该如何回答呢？”

郭雪君道：“你要想法子回答出云雨雷电四个字，最好能一口气把四个字完全用上。”

慕容云笙道：“以后呢？”

郭雪君道：“对方如不是我女儿帮中人，不解密语，自是不会有反应了，如是我女儿帮中人，她们就会报上号数，但她们对公子，还不敢完全相信，公子必需说出‘玉郎非采花来’，她们就自会和你坦然交谈了。”

慕容云笙点点头，道：“在下记下了。”

郭雪君道：“记着他们报号数，如是不报号，公子千万不可说出暗语。”

慕容云笙道：“在下都记在心中了。”

郭雪君道：“好！公子可以去了。”

慕容云笙站起身子，举步向外行去。

郭雪君探手抓起一柄玉把金边的长剑，紧追在慕容云笙身后。

步出茅舍，抬头看去，只见星斗闪烁，一弯新月，高挂中天。

郭雪君缓缓把手中长剑，佩在慕容云笙身上，低声说道：“那玉郎君最爱漂亮，不管穿着、兵刃，都要与众不同，衣着白边，剑镶玉柄，而且这纯钢的宝剑之上，还嵌育三颗珠宝。”

慕容云笙唰的一声，抽出长剑，月光下果然见剑身上宝光闪闪，嵌有三颗猫眼大小的明珠，不禁微微一笑，道：“看来玉郎君为人，定然很轻浮了。”

郭雪君道：“一点不错，玉郎君为人如何，你只要看这身衣服和这把宝剑，公子就可以了然个差不多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公子往前走，五里之后，就可以瞧到玉蜂谷了。”

慕容云笙回顾了郭雪君一眼，道：“怎么你不送我了？”

郭雪君道：“送君千里终需一别，我送你何只一千里了。”

慕容云笙想到数日夜形影不离，不禁微微生出依依之情，伸出手去，握住了郭雪君的玉腕，笑道：“不论何人，只要穿上玉郎君的衣服，只怕都会变的轻浮些。”

郭雪君缩缩左手，用手推开慕容云笙的五指，道：“你好大胆大，不怕我将来告诉那飘花令主吗？”

慕容云笙微微一怔，放开手，道：“其实，我和飘花令主，清清白白，毫无瓜葛。”

郭雪君嫣然一笑，道：“去办正事要紧，取得剑谱归来，贱妾当邀请我女儿帮中美女，设筵为你庆功，那时衣香鬓影，满室花娇，任你赏玩。”

慕容云笙道：“如是在下死在玉蜂谷中呢？”

郭雪君笑容一敛，道：“那就算女儿帮欠了你的债，我们将倾尽全力，帮助申子轩和雷化方。”

慕容云笙哈哈一笑，道：“姑娘这么一说，在下非得取回剑谱不可了。”

一抱拳，转身大步而去。

郭雪君也不答话，转身一跃，隐入了茅舍之中。

慕容云笙遵照那郭雪君指示方向，奔行约五里左右，果然到了一座山谷口处。

那谷口处竖立有一块石碑，写着玉蜂谷三个大字。

慕容云笙瞧了瞧玉蜂谷三个字，举步向谷中行去。心中却暗暗忖道：我该问问那郭姑娘，迷倒玉蜂仙子，应该如何处理她，杀了她呢？还是留下她的性命……。

突然间，响起了一声大喝道：“什么人？”

慕容云笙抬头看去，只见一个手执拐杖的中年妇人，黑巾包头，腰束绶带，站在一丈开外，拦住了慕容云笙的去路。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那玉郎君既是玉蜂仙子的情人，这玉蜂谷，应该有很多识他之人才对。

心中念转，面色一寒，冷冷说道：“你在玉蜂谷中几年了？”

那中年妇人道：“老身归附玉蜂谷中五年了。”

慕容云笙道：“那难怪你不认识我了。”

只觉言未尽意，重重咳了一声，道：“你替我通报，就说我回来了。”

那中年妇人已被慕容云笙的语气镇住，呆了一呆，道：“你是谁？”

慕容云笙道：“玉郎君王秋。”

那中年妇人喜道：“老身听谷主说过，想不到你竟回来了！”

慕容云笙怒道：“放肆。”

那中年妇人似是自知说错了话，急急忍下笑声，道：“大驾稍候，奴婢立时代你传报。”

说完话，突然一振双臂，身子疾飞而起，左手执拐杖，右手一探，抓住了一段树枝，身子一翻，隐入大树上枝叶密茂处，消失不见。

原来，谷道两侧，生了甚多大树，守护谷道哨卫，都隐身在大树之上。

片刻之后，突然响起了一阵号角声，三短、两长。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不知这号角声是何用意。

但闻不远处，也响起了三短、两长的号角，直向深谷中传播过去。

那跃上树身的中年妇人，突然由树上跃下，道：“奴婢已用急号传入谷中，大驾请稍候片刻。”

慕容云笙道：“此地我来往过数百次，形势十分熟悉，不用等了。”

举步向谷中行去。

那中年妇人既不敢拦，又不敢放他入谷，急急退了两步，仍挡住慕容云笙身前，为难道：“此刻，谷中已有了很多改变，埋伏机关，增加甚多，大驾如是不慎受伤，叫奴婢如何担待。”

慕容云笙停下脚步，心中暗道：我对这谷中形势，全然不知，如若贸然行去，纵然不会误中机关受伤，也将露出马脚，倒是不如等他们接进去安全一些。

心中念转，人却停下了脚步，冷冷说道：“要我等候多久。”

那中年妇人道：“奴婢传出的讯号很急，他们很快就会赶来，等候时间，不会太久。”

显然，她亦无法推断来人几时赶到，故而支吾以对。

但闻蹄声疾急，很快的驰近身侧。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好一匹马，声到马到。

抬头看去，只见近身的坐骑，长颈带角，竟然是一个高大的梅花鹿。

鹿背上端坐着一个玉腿半裸，长发垂肩，金兜裹身，双臂无袖，艳美的少女。

慕容云笙打量那少女，那鹿背少女，也转着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打量慕容云笙。

半晌之后，才听那长发少女说道：“你是谁？”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我沉着一些，装出一副淫邪的味道。当下一挺胸，冷冷说道：“你不认识我，难道还瞧不出这身衣服吗？”

那长发少女打量了慕容云笙身上衣着一眼，道：“这身衣服很花俏，但上面没有名字啊。”

慕容云笙冷笑一声，道：“你到这玉蜂谷中几年了？”

那少女道：“五年了。”

慕容云笙道：“那就勿怪你不知道了。”

那少女冷冷一笑，道：“你报上名来，看我是否听人说过？”

慕容云笙道：“去回报你们谷主，就说玉郎君王秋回来了。”

那长发少女道：“啊！玉郎君。”

慕容云笙道：“正是区区。”

长发少女道：“唉！你这身花俏的衣服，我早该认出你来才是。”

翻身跳下鹿背，接道：“晚辈常听谷主提起大名，适才不知，多有开罪，还望老前辈多多原谅。”

慕容云笙道：“怎么，我已经很老了吗？”

长发少女道：“老前辈一点也不见老，依然潇洒动人。”

慕容云笙微微一笑，道：“你很会说话。”

长发少女道：“晚辈叫杏芳，是谷主的弟子，排名十二。”

慕容云笙嗯了一声道：“我还要等好久时间？”

杏芳道：“等什么？”

慕容云笙道：“接我的篷车。”

杏芳笑道：“如是老前辈想快入谷中，那就乘坐晚辈的坐骑，这只鹿力量很大，足可以载我们两人同行。”

慕容云笙微微一笑，道：“好！咱们就双乘吧！”

纵身跃上鹿背。杏芳紧随跃起，人从慕容云笙头顶上掠过，坐在慕容云笙的身前，微微一加胯劲，巨鹿放腿向前奔去。

不知杏芳是有意，还是无心，巨鹿一放步，她却藉势向后一仰身，娇躯半偎在慕容云笙的怀中。

慕容云笙本待把她推开，但转念一想，此刻身份乃是玉郎君王秋，那玉郎君本是风流成性的人物，岂能有见色不乱的定力，既然是扮他身份而来，何不放荡一些。

心念一转，索性伸出手去，一把抱紧了杏芳的柳腰。

杏芳娇嚶一声，回首笑道：“我听大师姊说过，你是个玩世不恭的人，一生中享尽了艳福。”

慕容云笙微微一笑，道：“区区一生，不爱名利，只喜美人，玉人在怀，丝竹悠扬，纵然是武林盟主，亦不易也。”

可芳道：“你一生中糟蹋过多少女孩子？”

慕容云笙道：“难说，难说，这等事，在下也记不清楚了。”

杏芳道：“我家师父，妒忌之心十分强烈，你和她相识之后，还敢胡闹吗？”

慕容云笙哈哈一笑，道：“我王秋岂是受人管束的人，你那师父虽然厉害，但对在下么，她还要忍让三分。”

杏芳道：“这话当真吗？”

慕容云笙道：“字字真实。”

杏芳道：“我那五师姊人比花娇，貌羞明月，你和她……”

慕容云笙急急咳了一声，打断了杏芳之言，接道：“这个么，在下就不好意思了。”

杏芳道：“为什么？”

慕容云笙道：“因为他是玉蜂仙子的徒弟，她们平日见我，恭敬十分，在下身为长辈，岂能老而不尊。”

杏芳格格一笑，道：“难得啊！玉郎君也会说出这样话来。”

慕容云笙心中一惊，暗道：“玉郎君，实也不该如此稳重。”

但闻杏芳接道：“你对我如何？”

慕容云笙道：“对你么，印象很好啊！”

杏芳道：“你胡说，五师姊好过我千百倍，你都不喜爱她，怎的会喜爱上我这样的丑丫头。”

慕容云笙只觉很难回答，杏芳口中的五师姊，是何模样的人物，他也没有见过，更不知她说的是真是假，只好含含糊糊的应道：“你和她有些不同。”

杏芳道：“哪里不同了？”

慕容云笙道：“你热情奔放，她却是冷若冰霜。”

话出口，心中不禁微微一呆，暗道：那位玉蜂仙子的弟子，不知是否如我所言，是一位冷若冰霜的人物。

自然，慕容云笙这番话，也不是全无根据，他已从那杏芳的口中，听出了一点内情，她单提出那位五师姊，想来这位五师姊定然是一位很特殊的人物了。

但闻那杏芳缓缓说道：“不错，五师姊在我们姊妹群中，是有些标新立异，不过，这几年改的好多了。”

慕容云笙道：“那倒是一桩很新奇的事了，可否讲给我听听呢？”

杏芳道：“自然可以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五师姊虽然有些怪，但她经过这很多年的磨练，人也改变了很多，已不复当年的冷若冰霜了，前几年，她还是很看不惯我们姊妹的作为，不过，她不敢讲，背人之后，却对师父和师姊，有着很多闲话，但近来不讲了。”

慕容云笙道：“为什么？”

杏芳微微一笑，道：“咽为，她背后讲的闲话，都被师父听到了。”

慕容云笙道：“听到了又怎么样？”

杏芳道：“听到了自然有办法。”

慕容云笙道：“这办法很有效吗？”

杏芳道：“自然有效了，由师父做主，替我那五师姊找了一个情郎。”

慕容云笙听得一怔，道：“这倒是一个很高明的办法，详细的经过如何呢？”

杏芳道：“经过吗？很可笑，记得是三年前的事了，那一天，师父召集了我们师妹妹，举行了一次盛宴，有如嫁女一般，把我们五师姊给嫁了出去。”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玉蜂仙子，必然有所用心了。

心中念转，口中却追着问道：“那是个什么样的人？”

杏芳道：“一个面目英俊的读书公子。”

慕容云笙道：“他会武功吗？”

杏芳摇摇头，道：“不会，完全是一个读书种子。”

慕容云笙道：“那人的艳福不浅啊！”

杏芳道：“可惜，他只尝到了三个月的温柔滋味……”

慕容云笙道：“以后，可是被逐出了玉蜂谷吗？”

杏芳道：“由洞房花烛那夜算起，整整三个月，就被师父下令杀了。”

慕容云笙呆了一呆，道：“杀啦？”

杏芳道：“是的，杀了，五师姊为那人哭了很久，双目红肿，伤心欲绝。”

慕容云笙顺着口道，“这么说来，你们那五师姊倒是一位很多情的人了。”

杏芳道：“是啊！我们原都认为五师姊是凛然难犯的圣女，谁知她竟然

也是一位多情的姑娘。”

慕容云笙道：“以后呢？”

杏芳道：“以后么，我们师父说再替五师姊找一个情郎，五师姊果然听得高兴起来，愁眉顿展，以后就开始了欢乐，不再见她愁眉苦脸，而且也和我们姊妹合得来些。”

慕容云笙道：“以后，你们师父可曾替你们那位五师姊另找一个朋友吗？”

杏芳道：“那倒没有，师父看五师姊变的快乐了，就未再提过此事。”

慕容云笙道：“那是说令师是哄她的了。”

杏芳道：“这个，我就知道了。”

谈话之间，忽听一阵嗡嗡之声，传入耳际。

慕容云笙心中一动，道：“这是什么声音？”

杏芳动了一下眼睛，道：“怎么？你忘了这是玉蜂的飞行声音啊！”

慕容云笙道：“十年之久了，未听到这些声音了。”

谈话之间，突闻一阵娇喝道：“站住。”

两条人影一闪，由山下暗影中跃出两个身佩长剑的少女，并肩拦住了慕容云笙的去路。

#### 第四十四回 玉蜂仙子

杏芳见前面有人拦路，忙一收缰，奔行的梅花鹿，突然停了下来。

慕容云笙飞身而下，道：“在下姓王名秋，号称玉郎君，两位是否听到过？”

那两个佩剑少女相互望了一眼，道：“好像是听人说过，但我们已经记不得了。”

慕容云笙淡淡一笑，道：“在下被人关了十年，当真是被关的一无所有了，连这一点名气，也被关的完全丧失了。”

杏芳一跃下了鹿背，缓缓说道：“你们两个人瞎了眼吗？”

两个佩剑少女微微一怔，道：“少谷主。”

杏芳冷笑一声，接道：“这位是谷主的至交，你们有眼无珠，竟然不认识玉郎君。”

慕容云笙微微一笑，道：“这不能怪她们，我离开玉蜂谷之前，她们还未来此地，既是未见过我，自然是不认识我了。”

杏芳先是一怔，继而淡淡一笑，道：“奇怪啊！大师姐说你脾气很坏，但我看你脾气满好嘛。”

慕容云笙笑道：“少林寺僧侣，把我囚禁了十几年，一个人经过了这样长久的囚居生活，脾气再坏的人，也会变好了。”

那两个拦路少女让开了去路。

杏芳跃上鹿背，道：“老前辈，咱们走吧！”

慕容云笙紧随着跃上鹿背，放鹿向前奔去。

又行约一盏热茶工夫，杏芳突然一收缰，低声说道：“到了，前面那座高大的楼阁，就是师父所居的玉蜂宫了。”

慕容云笙仔细看去，只见那广大的楼阁，耸立于夜色之中，却不见一点灯火，忍不住问道：“宫中一片幽暗，不见灯火，难道宫楼之中，无人守护吗？”

杏芳笑道：“宫中烛光辉煌，我家师父正在宴客，只是门窗都有重帘掩遮，灯光无法透射出来罢了。”

慕容云笙道：“你师父欢宴何人？”

杏芳摇摇头，低声说道：“那些人我都不认识。”

慕容云笙道：“你家师父，可是常常的宴客吗？”

杏芳摇摇头道：“没有，玉蜂谷中很少有客人来，就晚辈记忆，四年多来，从无一个客人造访过，但近月之中，却是连续不断的有客人来。”

慕容云笙心想再问，但又怕问的太多，露了马脚，强自忍下，微微一笑，默然不语。

杏芳低声说道：“现在，可要我去通报师父。”

慕容云笙忖道：玉蜂仙子突然大开了玉蜂谷的门户，显是静极思动之微，厅中人物，必极庞杂，也许会有人认出我的身份，还是不去为宜了。

心中念转，口中说道：“你失带我找一个地方坐坐，你再去通报师父。”

杏芳嫣然一笑，道：“到我房中坐坐好吗？”

慕容云笙道：“好吧！你替我带路。”

杏芳转身向前行去，一面低声说道：“如是师父问起，你要承担起来，就说你要到我房中去坐。”

慕容云笙道：“好！就说我迫你带我来此。”

杏芳嫣然一笑，带着慕容云笙行到一处山壁之下，举手一推，壁间突然出现了一座石门。

慕容云笙凝目望去，只见洞中一片黑暗。

杏芳回过头来，伸手牵住了慕容云笙的左腕，低声说道：“我牵你进去好吗？”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这丫头这点年纪，竟已是如此的胆大，这玉蜂谷中的淫风之烈，实是不难想像了。”

但他还记着此刻的身份是玉郎君，玉郎君就要举止风流，来者不拒，当下自行伸出手去，握住了杏芳的玉手，低声说道：“你这小丫头心里想的什么？”

杏芳长长吁一口气，道：“无怪乎这么多年了，师父仍你念念难忘，你确实对女孩子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如若你不是师父的情人，我……”

突然住口不言。

慕容云笙微微一笑，道：“我不怕她，但你却不能和她抗拒，我知道她的生性很残忍，你如伤害到她，她不会念什么师徒之情，必将取你之命。”

杏芳轻轻叹息一声，带着慕容云笙行入室中，燃起火烛。

只见锦榻绣被、软纹绣壁，布置的十分雅致。

杏芳微微一笑，道：“你在这里休息吧！我去替你通报。”

慕容云笙道：“你绮年玉貌，娇柔动人，日后，我会对你们谷主说明，要你到我身侧服侍我。”

杏芳道：“此话当真吗？”

慕容云笙道：“自然是当真了。”

杏芳道：“希望不会骗我。”

转身缓步而去。

慕容云笙目睹杏芳背影，逐渐远去，心中暗暗忖道：这玉蜂谷中，淫风炽烈，置身于此，当真是步步陷阱，我实该小心一些才是，如能早些取到剑谱，还是早走为上。

心中念转，人却伸手摸摸那郭雪君交给自己的药物。

这时，突闻一阵步履之声，传了进来。

慕容云笙心头一震，暗暗忖道：“这丫头来去好快。”

凝目望去，只见一个身着绿衣绿裙的少女，缓步行了进来。

敢情来人并非杏芳。

那绿衣女子，两道秋波，盯注在慕容云笙的脸上瞧了一阵，道：“你是什么人？”

慕容云笙重重咳了一声，道：“在下么，玉郎君王秋。”

绿衣少女点点头，突然举步直行了过去。

慕容云笙正想退避，忽然转念一想，忖道：玉郎君岂是害怕女人的人，当下张臂迎向那绿衣少女。

那绿衣少女霍然停下脚步，道：“王叔叔不认识我了吗？”

慕容云笙微微一怔，暗道：“他叫我王叔叔，分明是我的晚辈了，而且，过去也必然和我相识，这得要小心应付才成。”

心中念转，口中却缓缓说道：“我离开这玉蜂谷十年了吧！”

那绿衣少女点点头道：“不错。”

慕容云笙缓缓说道：“我年纪大了，自然是没有什么改变，但你们都很年轻，十年来的改变太多了，我一时之间，如何能够认得出来。”

绿衣少女缓缓说道：“王叔叔说的是，你离开之时，我还不足十岁啊！”

慕容云笙借烛火，打量那绿衣少女一眼，只见她柳眉凤目，生的十分俊丽，不同的是，比杏芳少了那一股淫荡之气。

心中突然一动，暗道：“是了，这丫头端庄清秀，大约是那位杏芳口中的五师姐。”

当下说道：“你可是老五吗？”

那绿衣少女微微一笑，道：“不错啊！王叔叔还记得我。”

慕容云笙道：“我只记得你是老五，但我却忘了你的名字。”

绿衣少女笑道：“我叫兰芳嘛。”

慕容云笙道：“不错，不错，你叫兰芳。”

兰芳道：“今晚上该我当值，看到杏芳师妹鬼鬼祟祟的带了一个人进来，想不到他竟然带来了王叔叔。”

慕容云笙心中忖道：我离谷之时，她还不足十几，纵然心有记忆，也不会记得很多，尽可放心和她交谈了。

但闻兰芳接道：“你失踪了很久，听说你遭遇了不幸，师父为此，伤心了很久。”

慕容云笙道：“我被少林寺的和尚，抓去在寺中关了很久。”

兰芳笑道：“原来如此，如是师父早知此讯，必然会冒万死之险，进入少林寺中去救你了。”

慕容云笙道：“少林寺中，很多武功高强的僧侣，你师父去了，也未必能够救得了我。”

语声一顿，接道：“今夜中你师父宴客，不知都请的什么人？”

兰芳道：“来的客人很杂，有老有少，还有一个头陀。”

慕容云笙道：“杏芳已经替我通报进去，如若你师父还念旧情，只怕很快就会来接我了。”

兰芳微微一笑，道：“师父两个月前，还和我谈起叔叔，看样子，对你还眷恋很深。”

慕容云笙长长吁一口气，笑道：“我逃离少林寺，就回到玉蜂谷来，如是你师父早已把我忘去，那就大伤我的心了。”

兰芳扬了扬眉儿，道：“叔叔放心，师父对你之情……”

突闻一阵急促的步履之声奔了进来，打断了兰芳未完之言。

但闻杏芳大声叫道：“老前辈，我们师父谈……”

一眼瞥见那兰芳，不禁一呆，急急欠身一礼，道：“小妹见过五师姊。”

兰芳淡淡一笑，道：“姐姐当值，看到你带人回来，不知是何许人物！所以，跑来查看一下。”

杏芳道：“小妹忽略了先该禀告姐姐一声才是，还望姐姐不要生气才好。”

兰芳嫣然一笑，道：“你带回来王叔叔，我高兴还来不及，怎么会生气呢？”

杏芳微笑道：“你还认识王叔叔吗？”

兰芳道：“自然是认识，不过，王叔叔已经不认识我了。”

慕容云笙微微一笑，目光转到杏芳的脸上，道：“你师父说什么？”

兰芳道：“事情真是巧极了，你如是今天不回来，江湖上就要掀起一场

大风波了。”

慕容云笙道：“怎么回事？”

杏芳道：“今日来客之中，有一人知晓叔叔，被扣在少林寺中，师父闻听之下，大动无名之火，要带人赴少林寺中，问罪要人。”

慕容云笙道：“你师父一个人去吗？”

杏芳道：“自然要带着我们这些师姐妹了，还有今日来客之中，大都会为师父助拳。”

慕容云笙道：“你见过来客了，可知他们是哪一路的人物？”

杏芳道：“这个，晚辈就不知道了，不过，那里面三教九流的人物都有。”

慕容云笙心中暗暗发愁，忖道：女儿帮计划虽然周密，但她们却料不到玉蜂仙子今夜大宴宾客，物以类聚，和玉蜂仙子来往的，大约也不会是什么好人，这些人中，说不定有很多是那王秋的朋友，见了面难免要论起往事，我一点也不知晓，如何回答他们呢？

但闻那杏芳低声说道，“师父听我报告，知你回来玉蜂谷中，心中欢乐万分，要我请你到大厅中，和那些宾客相见，也好把你逃出少林寺的经过，在那些人面前炫露一番。”

慕容云笙道：“被人生擒囚禁，乃是大为丢脸的事，有什么好向人炫耀呢？”

杏芳道：“这个晚辈没有想到，但师父要你到大厅中去。”

慕容云笙摇摇头，道：“我不去。”

杏芳呢了一惊，道：“为什么？”

慕容云笙道：“我为少林和尚囚禁一事，厅中既已有人知晓，还有何颜见人。”

杏芳道：“那要我如何回报师父？”

慕容云笙沉吟了一阵，道，“你去告诉令师，就说宴会散去之后，我再和她见面。”

杏芳望望兰芳，满脸茫然困惑之色。

兰芳淡淡一笑，道：“不要紧，师父脾气虽然坏，但她对王叔叔是十分忍让，你尽管去告诉师父。”

杏芳点点头道：“姐姐吩咐，自然是不会错了。”

转身向前行去。

慕容云笙望着杏芳远去的背影，轻轻叹息一声，道：“你师父还在原来的地方住吗？”

兰芳道：“不错，还住在原来的地方。”

慕容云笙长长吁一口气，道：“十年啦，只怕我已经记不得去路了。”

兰芳微微一笑道：“怎么会呢？你在那地方住了很多年。”

慕容云笙心头一凛，暗道：这丫头倒是甚富有心机，竟是不肯说出玉蜂仙子居住之地，不可太过大意。

当下微微一笑，道：“自然看过四周形势，还会记起来了。”

兰芳道，“王叔叔，晚辈想起一件事，很想问问你，不知道该是不该。”

慕容云笙心中暗在警惕，口中却笑道：“什么事，但说不妨。”

兰芳道：“王叔叔这些年，一直被囚在少林寺中吗？”

慕容云笙道：“是啊！我一直被他们关在一座密室之中，和外间隔绝。”

兰芳淡淡一笑，道：“我总觉着王叔叔和过去有些不同了。”

慕容云笙道：“哪里不对了？”

兰芳道：“很多地方不对，不是叔叔变化了气质，就是……”

慕容云笙冷冷说道：“就是什么？”

兰芳道：“就是，就是冒名而来。”

慕容云笙心中一凉，道：“你说什么？”

突然伸手抓住了兰芳的右手。

兰芳冷冷说道：“你离开了玉蜂谷十年，十年的变化很大，你就是真的王叔叔，也不能随便出手杀我……”

只听一阵快速的步履声，传入耳际，慕容云笙放开了兰芳的右腕。

只见杏芳急急奔了进来。

慕容云笙道：“你师父怎么说？”

杏芳道：“师父说，请你去大厅一趟。”

慕容云笙道：“为什么？”

杏芳道：“因为师父在厅中宾客之前，宣布了这件事，你如不去，那就大失她的颜面了。”

慕容云笙略一沉吟，道：“好吧！你带我同去。”

杏芳望了兰芳一眼，道：“姐姐，我已经告诉师父了，说你陪着王叔叔。”

兰芳道：“师父怎么说？”

杏芳道：“师父说，要你一起去。”

兰芳道：“我在当值……”

杏芳接道：“师父已经派人替你了。”

兰芳道：“既然如此，我们一起去。”

杏芳带路，慕容云笙走在中间，兰芳走在最后。

这时，慕容云笙心中已对兰芳有了很大的警惕之心，忖道：看来，这丫头早已对我动了怀疑，她如同到大厅，告诉了玉蜂仙子，那可是一桩很大的麻烦事了。

只听兰芳柔声说道：“王叔叔，你虽然离开了玉蜂谷十年，但师父却一点也不见老。”

慕容云笙应道：“令师内功深厚，十年岁月，自然不会有什么大变了。”

心中却在暗自盘算道：这丫头言语之中，分明弦外有音，但我却听不明她用意何在？如若我在玉蜂谷中被人识破，定然和这丫头的关系很大了。

忖思之间，已然行到大厅之前。

但见杏芳用手一推木门，呀然而开。

一道强烈的灯光，直射出来。

慕容云笙凝目望去，只见大厅中烛光辉煌，分摆了四桌酒席。

杏芳微微一笑，欠身说道：“叔叔请。”

慕容云笙一挺身，昂首阔步，行入大厅。

兰芳、杏芳，鱼贯相随着行入大厅。

慕容云笙目光一转，只见正中一张席位上，端着着一个翠纱披肩的中年妇人。

虽是中年妇人，但有着一股动人的魅力。

心中暗道：“大约这女人就是玉蜂仙子了。”

只见那身披翠纱的中年妇人，缓缓站起身子，道：“玉郎别来无恙，十年不见，你仍和过去一般的英俊。”

慕容云笙道：“少林寺的僧侣，把我囚禁了十年，十年之中，我一直在面壁调息，内功方面，倒是有了一点进境。”

目光转动，藉机打量了厅中群豪一跟，只见玉蜂仙子席位之上，除了玉蜂仙子之外，还有一个身着蓝衫的中年人，坐在玉蜂仙子对面。

那人端坐在原位之上，举杯自斟自饮，竟然连头也未回一次。

大约这是一位主客，另外三桌之上，每桌上坐有四个人。

玉蜂仙子伸手牵起慕容云笙的右腕，道：“玉郎君，我来替你引见几位朋友。”

牵着慕容云笙并肩而坐。

玉蜂仙子望了那中年文士一眼，笑道：“这位就是我现在刚刚提过的玉郎君王秋了。”

那中年文士抬头望了慕容云笙一眼，微一颌首，道：“久闻大名，今日幸会。”

慕容云笙缓缓说道：“不敢，不敢，阁下怎么称呼。”

玉蜂仙子接道：“三圣门中的法轮堂堂主……”

那中年文士急急接道：“仙子，在下应该敬王兄一杯。”举起酒杯，道：“王兄请啊！”

慕容云笙举杯应道：“在下奉陪。”

心中却在暗暗忖道：他似是很怕玉蜂仙子说出他的姓名，不知是何用心。

但闻玉蜂仙子说道：“玉郎，你今夜回来了，如是还未回来，我就投入三圣门下了。”

中年文士道：“现在呢？仙子可是想变卦了。”

玉蜂仙子笑道：“变卦倒不是，只是想晚去几天。”

中年文士淡淡一笑，道：“仙子是很有身份的人，说出口的话，再收回去，难道不怕贻笑江湖吗？”

玉蜂仙子嫣然一笑，道：“我答应参加你们三圣门，用心就在为了拯救玉郎君，如今他已经回来了。”

中年文士道：“所以，仙子就要悔约……”

拂髯一笑道：“这是一场豪赌，我们下了很大的筹码，如是王兄不回来，我们要尽出精英，冲进少林寺去，拯救王兄，少林寺一向被武林人物视作泰山北斗，我们要直接和少林寺中僧侣冲突，想想看，这场厮杀，是何等凶惨，只换仙子一言。”

玉蜂仙子接道：“但我没有悔约啊！只有延缓几日而已。”

中年文士略一沉吟，道：“仙子答允我们明天一早动身，是吗？”

玉蜂仙子道：“不错。”

中年文士道：“这么吧！在下擅自做主，改作明日午时动身如何？”

玉蜂仙子摇摇头，道：“我和玉郎十年不见，不知有好多话要说，延长半日，如何能成呢？”

中年文士笑道：“来日方长，两位尽多叙旧的机会，又何苦急在一时呢？”

玉蜂仙子道：“贱妾不明白，晚上几日，对贵门有何不妥？”

中年文士道：“三圣轻易不见外人，因为仙子的名气太大，因此，破例接见，如是要他在约定之处等候仙子，那就未免太过份了。”

玉蜂仙子眨动了一下圆圆的大眼睛，笑道：“堂主言重了，不过，有一

件事，在下想先作说明。”

中年文士道：“什么事？”

玉蜂仙子道：“在我没有投入三圣门下之前，似是还用不着遵守三圣门的规戒，三圣的尊严，贱妾似乎也没有为他维持的必要。”

中年文士脸色一变，道：“听仙子的意思，似乎是非要毁约不可了。”

玉蜂仙子道：“话不是这么说，堂主硬往坏处想，倒是叫贱妾为难了。”

中年文士站起身子，缓缓说道：“希望仙子能够多作考虑，免得一步走错，落得终身大恨。”

玉蜂仙子微微一笑，道：“好吧！我今夜里仔细的想一想，如是我觉着应该去，我们就在玉蜂谷口处见面，如是贱妾过了中午不去，那就是没有想通。”

中年文士道：“好吧！过了中午，咱们仍然不见仙子，那就是仙子决定悔约了。”

玉蜂仙子道：“如是我明日午时不到谷口和堂主会面，那可能是真的悔约了，不管阁下如何对付我，那都无关紧要了。”

那中年文士不再理会玉蜂仙子，举手一挥，道：“咱们走！”

当先举步向前行去。

但见席位上坐的群豪，齐齐站起身子，紧随那中年文士身后而去。

片刻，整个大厅中的贵宾，走的一个不剩。

玉蜂仙子回顾了慕容云笙一眼，笑道：“你如今日不回来，我真要加入他们三圣门了。”

慕容云笙道：“此刻呢？你真的要悔约不成？”

玉蜂仙子道：“不错，我要悔约。”

慕容云笙接道：“我沿途之上，听得传言，三圣门实力强大，属下高手云集，咱们这玉蜂谷岂是三圣门的敌手？”

玉蜂仙子道：“他们如敢来玉蜂谷，此刻我哪里还是自由之身，只怕早已被他们迫入三圣门下了。”

慕容云笙道：“为什么？”

玉蜂仙子道：“玉蜂……”

慕容云笙道：“就是那几箱玉蜂，能够阻拦三圣门中的高手吗？”

玉蜂仙子笑道：“现在何止百蜂，只要我一声令下，玉蜂谷中顷刻间，可涌出百万玉蜂，遮天蔽日，景物变色，武功再强的高人，也将死伤在玉蜂针毒之下。”

慕容云笙道：“你怎么会和三圣门搭上线呢？”

玉蜂仙子道：“还不都是为了你，三圣门中人找上门来，说你被困在少林寺中，要我和他们合作，他们负责把你救出少林寺。”

慕容云笙微微一笑，道：“三圣门中的耳目，果然是灵敏的很。”

玉蜂仙子似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两道眼神盯注在慕容云笙的脸上瞧着。

慕容云笙心中暗暗震惊，忖道：难道被她瞧出了什么破绽不成？

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你瞧什么？十余年，难道我有些变了吗？”

玉蜂仙子道：“玉郎，我瞧你似乎是越长越年轻了。”

慕容云笙微微一笑，道：“我被他们囚禁了十年，这十年中，别无所成，但终日静坐，使内功增进不少，大概是这个原因了。”

玉蜂仙子缓缓把娇躯偎入慕容云笙怀中，说道：“玉郎，我呢？是不是

老了一点？”

慕容云笙眼看厅中甚多使女，本能的伸出手去，想把玉蜂仙子推开，但双手触到玉蜂仙子的肌肤时，心中突然一动，暗道：“我如把她推开，那就不是玉郎君了。”

伸出双手突然一合，把玉蜂仙子揽入了怀中，说道：“还是和过去一样。”

玉蜂仙子轻轻叹息一声，道：“说也奇怪，我是见异思迁，喜新厌旧的人，不知为什么？我竟会对你迷恋如此之深。”

慕容云笙道：“我也一样啊！除你之外，再没有一个女人，能在我心目中留下难忘的印象。”

玉蜂仙子道：“但愿你说的都是实话。”

慕容云笙道：“我偷离了少林寺，就来找你，难道你还不相信吗？”

玉蜂仙子挺直娇躯，牵起了慕容云笙的右腕，缓缓说道：“走吧！咱们到后面谈吧！”

慕容云笙心中暗暗喜道：我正担心找不到她的宿住之处，这一来，倒可省去我不少烦恼了。

玉蜂仙子牵着慕容云笙大步向前行去，一面低声笑道：“不用担心，就算三圣门真的和我们作对，也不用害怕他们，至多咱们不离开玉蜂谷就是，我相信目下武林中人，还没有一人具有抗拒这百万玉蜂之能。”

谈话之间，到了一座雅室门前。

玉蜂仙子轻轻在木门下敲了两下，木门呀然而开。

一个青衣女婢，当门而立。

慕容云笙凝目望去，只见那雅室中灯光隐隐，四壁一片翠绿。

玉蜂仙子笑道：“室中布置，还和你去时一般模样，只是颜色，家具，更换成新的而已。”

慕容云笙微微一笑，道：“十年啦，室中的形势，景物，真有些记不清了。”

玉蜂仙子淡淡一笑，道：“这么说起来，痴情女子负心汉的话，果然是不错了。”

挽着慕容云笙的手臂，直入卧室。

只见室中布置，甚具匠心，绿绫幔壁，不见杂色，地上也铺着很厚的翠绿毛毡，一张紫檀木雕花大床，紧倚后壁而放，室中四角，四盏地灯，也都轻纱遮起，光线十分柔和。

玉蜂仙子挥挥手，两个俏丽的女婢，欠身退了出去。

慕容云笙回头一望，笑道：“想不到十年后，我还能重复旧地，再温鸳梦，真有如登仙界，如归故乡之感。”

玉蜂仙子柔声说道：“这本来就是你的家嘛。”

伸手搬过一个锦墩，笑道：“坐下吧！我去换件衣服，再来陪你说话。”

慕容云笙抓住了玉蜂仙子的玉腕，道：“不用了，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

玉蜂仙子笑道：“急什么呢？来日方长，此后我要你陪着我一生一世，再也不放你一个人离开玉蜂谷了。”

慕容云笙先是一愣，继而淡淡一笑，道：“不行，你明天就要离开了。”

玉蜂仙子道：“为什么？”

慕容云笙道：“我替你想了又想，觉着还是不应该得罪三圣门。”

玉蜂仙子道：“你的意思，可是想要我投入三圣门中吗？”

慕容云笙道：“不错，据我所知，三圣门的势力太大了，咱们不宜树此强敌。”

玉蜂仙子缓缓走了回来，挤在慕容云笙的身侧坐下，道：“玉郎，你真舍得我离开吗？”

慕容云笙摇摇头，道：“自然是不舍得了，你要遵守信诺，赴约三圣门，辞谢大护法，常驻玉蜂谷，咱们既可常相厮守，又不致开罪三圣门了。”

玉蜂仙子道：“这法子不错，不过，那要明天中午按时赴约了。”

慕容云笙微微一笑，道：“这等大事，量那位什么堂主的也作不了主，所以，必得去见三圣才行。”玉蜂仙子略一沉吟，道：“好吧！明日午时，我去见他，不过，我心中有些害怕。”

慕容云笙道：“你怕什么？”

玉蜂仙子道：“据说三圣门中人，一向只问目的不择手段，在玉蜂谷我不怕他们，如是出了玉蜂谷，那情形不同了，单凭武功，我决不是三圣门中的敌手。”

慕容云笙皱皱眉头，道：“我倒有一个法子。”

玉蜂仙子嫣然一笑，道：“你一向诡计多端，什么法子，说来听听。”

慕容云笙道：“你明日出谷时，设法带着几名武功高强的弟子，各携玉蜂两笼，万一闹翻动手时，你就设法放出玉蜂，对付他们。”

玉蜂仙子笑道：“果然是好主意，你一路奔行来此想必已十分疲倦，咱们早些安歇吧！”

慕容云笙心头一震，暗道：要糟，如若和她同卧一榻，势必要肌肤相触，那时，如若过于自制，必然要暴出马脚了，来时竟未想到此时。

此刻，如火燃眉，除了突然出手制服于她，很难再有善策，女儿帮中人，也始终未见现身，看来也是难以用作凭仗了……

心中念头急转，终于被他想出了一个救急的法子来。

当下说道：“我这一路奔行，废寝忘食，未见你之前，心中急于见你，早已把饥饿忘去，此刻，心神定了下来，倒觉着有些饥饿难耐了。”

玉蜂仙子道：“唉！怎么不早说呢？”

慕容云笙道：“现在说也不迟啊！”

玉蜂仙子道：“小别胜新婚，咱们十年不见，今日会晤，当真使人觉着飘飘欲仙，怎会在这当口，你肚子饿了起来？”

慕容云笙微微一笑，道：“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啊！”

玉蜂仙子长长叹一口气，举手互击两掌。

只听木门呵然，一个青衣女婢，推门行了进来，欠身说道：“仙子有何吩咐？”

玉蜂仙子道：“烫一壶酒，准备几样可口小菜。”

慕容云笙接道：“先给我煮一碗面。”

青衣女婢应了一声，欠身而去。

玉蜂仙子道：“谷中有陈年花雕，其味甚醇，今晚上，咱们都喝它个七成醉意。”

慕容云笙随口应道：“我的酒量不行……”

玉蜂仙子微微一怔，双目盯注慕容云笙的脸上，瞧了半天，才缓缓说道：“你不会喝酒了？”

慕容云笙心知说错了话，但一时之间，却又无法改口，缓缓说道：“我

在少林寺中关了十年，这十年之内，酒未沾唇，自己的酒量如何，实在无法预料了。”

玉蜂仙子淡淡一笑，道：“你离开了少林寺，也未曾喝过一点酒吗？”

慕容云笙道：“没有，我心中惦念着你，匆匆赶回玉蜂谷来，无暇饮酒。”

玉蜂仙子淡淡一笑，道：“你这等负心汉，竟变的如此多情了，唉！此言出你之口，纵然是谎言，也很美丽动听了。”

慕容云笙微微一笑，道：“人总归要变，我又何能例外，这十年的囚居生活，虽然是吃了不少苦头，也使我有机会想到很多事，细想过去所作所为，确实有些太过份，也觉出只有你对我真好。”

玉蜂仙子举手理一理秀发，说道：“希望你也是由衷之言。”

慕容云笙道：“看来你还是和昔年一般多疑。”

但闻一阵木门呵然，两个女婢鱼贯而入。

当先一个女婢，捧着一个瓷碗，后面女婢，捧着一个木盘，木盘上放着四样小菜和一壶热酒。

瓷碗中，满满的一碗面。

玉蜂仙子微微一笑，道：“快些吃面吧！浪子回头金不换，今后，你只要好好的待我……”

慕容云笙似是真的有些饥饿，伸手接过面碗，立时大吃起来。

片刻之间，一碗面被他吃个点滴不剩。

玉蜂仙子长长吁一口气，无限温柔地说道：“你的确很饿伸出皓腕，挽起酒壶，替慕容云笙斟满了一环酒，道：“玉郎，吃杯酒吧！”

慕容云笙心知如再推辞，必将引起玉蜂仙子的怀疑，当下端起酒杯，道：“咱们好久不见了，干一杯吧！”

玉蜂仙子缓缓偎入慕容云笙的怀中，道：“玉郎，你真的变了。”

慕容云笙道：“哪里变了？”

玉蜂仙子道：“你回入谷中之后，未对我说一句甜言蜜语，也没有像过去一般对我那狂放的举动。”

慕容云笙道：“是变的好了，还是坏了？”

玉蜂仙子道：“自然是变的好了，变的稳健了，使人有着可托终身的感觉。”

慕容云笙轻轻一笑，道：“当真吗？”

玉蜂仙子道：“自然是当真了，难道我还会骗你不成。”

慕容云笙道：“一个人被囚禁了十年之久，岂有不变之理。”

玉蜂仙子叹道：“唉！你变的这样好了，我实在不愿再投入三圣门中，我要留在玉蜂谷中，生上几个孩子，好好的相夫教子。”

干了杯中之酒，牵着慕容云笙，缓步向榻边行去。

慕容云笙心中大为焦急，暗道：行入了罗帏帐中，以后的事，就很难应付了。

想到了紧张之处，不禁全身为之颤抖起来。

玉蜂仙子忽然停下脚步，回过头，道：“玉郎，你不舒服吗？”

慕容云笙心中一动，道：“不错，我这一路奔走，不知饥饿不知风寒露冷，一口气赶了回来。”

玉蜂仙子伸手出去，轻轻一摸慕容云笙的额角，道：“还好，没有发热，快躺下去，我替你推拿一下。”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这岂不是弄巧成拙吗？”

心中念转，人却被玉蜂仙子推倒在木榻之上。

玉蜂仙子伸出雪白的皓腕，纤细的玉指，轻轻的按在慕容云笙的身上，笑道：“闭上眼睛。”

此时此情，慕容云笙虽然是心急如焚，但表面上，却又不得不听从那玉蜂仙子的安排，只好闭上了双目。

玉蜂仙子屈了一条腿，跪在地上，脱下了慕容云笙的靴子。

慕容云笙一生中，初度尝试这等温柔滋味，心中不知如何应付才好。

玉蜂仙子格格一笑，道：“好臭的脚，几天没有洗澡了？”

慕容云笙一跃而起，道：“对啦，我该先洗个澡去。”

玉蜂仙子一手接着慕容云笙前胸，道：“不要慌，我先帮忙按摩一下，再去不迟。”

慕容云笙道：“不成，咱们既然见了面，那也不用急在一时了，我先去洗个澡，咱们再好好的谈。”

玉蜂仙子微微一笑，站起身子，道：“好吧！我陪你去。”

慕容云笙心头大急，暗道：越来越糟了，当真是处处弄巧成拙。

玉蜂仙子牵起慕容云笙道：“走吧，我带你去。”

#### 第四十五回 顺利得手

正值慕容云笙无法应付玉蜂仙子的紧要关头，忽听一阵急促的步履声，传了过来，紧接着响起了一个女子的声音，道：“师父在吗？”

玉蜂仙子道：“什么人？”

室外人低声道：“弟子兰芳。”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希望这玉蜂谷中，发生一点变故才好。

玉蜂仙子道：“你进来吧！”

慕容云笙迅速的穿上靴子，低声问道：“有了变故？”

玉蜂仙子点点头道：“嗯！如是没有变故，她们也不敢惊动我了。”

慕容云笙道：“定然是三圣门人在捣鬼了。”

只听呀然轻响，兰芳推门而入，缓缓向前行了两步，欠身一礼道：“弟子当值……”

玉蜂仙子道：“删繁从简，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了。”

兰芳道：“弟子听到异声，回顾不见人影，不放心，仔细一查，发觉了两个守宝库的女婢，不知何时被人杀死。”

玉蜂仙子一皱眉头道：“宝库可曾被人打开？”

兰芳道：“没有，宝库石门紧闭。”

玉蜂仙子道：“你查看过了？”

兰芳道：“查看过了，库门完好，紧紧闭着。”

慕容云笙接道：“有此大变，咱们且不可等闲视之，要仔细的搜查一下。”

玉蜂仙子点点头，目光转到兰芳身上道：“你可曾派人搜查过？”

兰芳道：“没有，特来禀报师父恭请裁夺。”

玉蜂仙子道：“下令要他们各就对敌之位，其余的人全体动员，仔细收查。”

兰芳应了一声，转身而去。

玉蜂仙子回顾了慕容云笙一眼，道：“玉郎，我要去瞧瞧了，你一路奔行，不用劳累了，在这里等我，我很快对回来了。”

慕容云笙略一沉吟，道：“好！你快去快来，如是遇上强敌，无法脱手，就派个女婢来知会我一声，我也好赶去帮忙。”

玉蜂仙子道：“大约还不致于劳动到你，我们这玉蜂谷中，凭仗的就是玉蜂，如是来人真的是武林高手，我就放出玉蜂对付他们。”

转身奔了出去。

慕容云笙目睹玉蜂仙子去后，心中暗暗忖道：“听那郭雪君讲，女儿帮申的剑谱，就在玉蜂仙子卧室壁间一座隐密的机关之中，适才又有宝库之说，这四壁绫幔，如何去找机关暗门，再说她既有宝库之设，也许早已把女儿帮的剑谱，送到那宝库之中了。”

心中念转，人却举步行到榻边，伸手在壁间敲打起来。

手指触处，果然觉出壁间有一些空隙，不禁心中一喜，暗道：“如能顺利取得女儿帮中的剑谱，倒可趁那玉蜂仙子没有回来之前，离开此地。”

但那铺壁绫幔，四周不见缺损，不禁一皱眉头暗道：“难道这壁间的暗门就一直没有打开过吗？”

一时之间，不知有着如何处置之感。

正犹豫间，突闻木门呀然，一个女婢推门而入。

慕容云笙转目望去，只见那女婢年约十五六岁，身着劲装，背插长剑，双目凝注在慕容云笙的脸上，缓缓说道：“你要干什么？”

慕容云笙心中一惊，暗道：“原来，她早已派了人在暗中监视着我，我竟没有想到，事已至此，必得沉着应付才成。”

心中念转，口中却冷冷说道：“你是什么身份？”

那女婢淡淡一笑，道：“我是仙子的随身女婢。”

慕容云笙举步向那女婢行去，微笑着说道：“你不认识我吗？”

那女婢年纪虽小，但却十分机警，缓缓向后退了两步，道：“阁下有什么吩咐，只管请说，贱妾是女婢身份，不敢和阁下距离太近。”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这丫头年纪不大，但警惕之心，却是很高，倒是不可大意了。”

心中念转，人却停下了脚步，淡淡一笑，道：“你追随仙子很久了，是吗？”

劲装女婢笑道：“不算太久，还未到三年。”

慕容云笙道：“姑娘从何处来此？”

劲装女婢笑道：“贱妾由东西南北四方来。”

慕容云笙微微一怔，道：“这几日云雨雷电连绵大雨……”

那女婢不待慕容云笙把话说完，一欠身接口说道：“小婢编号三十七。”

慕容云笙望了那女婢一眼，缓缓说道：“玉郎非为采花来。”

那劲装女婢突然急步行近慕容云笙道：“小婢敬候吩咐。”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女儿帮中人果然厉害，竟然能将门下弟子混到玉蜂仙子身侧作为贴身女婢。”

心中暗自赞扬，口中却说道：“姑娘可知这暗门开启之法吗？”

劲装女婢道：“这壁间暗门，乃是一个巧手铁匠打造，据说费了很久的时间，才造成一座存放宝物的暗室，一共留下两把钥匙，一把由玉蜂仙子珍藏起来，一把带在她的身上。”

慕容云笙道：“你到此时间甚久，又很得那玉蜂仙子的宠信，为什么不设法开那暗门，取出贵帮中的剑谱？”

劲装少女道：“贱妾已用了很多心机，但那钥匙，一直带在仙子身上，无法取得。”

慕容云笙道，“贵帮何必要我用毒，把毒物交给你，不是一样，只要把她迷倒，就可取得钥匙，何苦要我走这一趟呢？”

劲装少女摇摇头，道：“玉蜂仙子为人，谨慎无比，纵然是贴身的女婢，也无法太接近她，平日我们送上的酒菜，都要当她之面，先行食用，而且食用之后，还不能即时离开。”

慕容云笙道：“为什么？”

劲装女婢道，“因为她观察是否有毒发之征，是以必需在她身前停留一段时间再走。”

慕容云笙道：“原来她如此小心。”

劲装女婢一欠身道：“贱妾不能在此地多留，还望公子保重，但我会随时守在室外，听候公子的吩咐。”

言罢，也不待慕容云笙答话，转身退了出去。

慕容云笙小心翼翼的取出了身上藏的药物，准备妥当，毁去了所有的痕迹。

大约过了有一盏热茶工夫，玉蜂仙子突然急步行了进来。

慕容云笙急急迎了上去，道：“怎么样？我到了凶手没有？”

玉蜂仙子摇摇头，道：“还没有找到，我已经下令全谷搜查了。”

慕容云笙道：“要不要我去帮忙？”

玉蜂仙子道：“不用了，我赶回来就是为了陪你……”

嫣然一笑道：“洗澡了没有？”

慕容云笙道：“没有，你去搜查敌人，我如何能够安心洗澡呢？”

玉蜂仙子似是为大为感动，轻轻叹息一声，道：“早十年，你有今日一半的老成，咱们早已经有儿女承欢膝下了。”

慕容云笙道：“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可追，咱们此刻开始也不迟。”

玉蜂仙子道：“嗯，我带你洗澡去。”

慕容云笙心中早有计划，不再有惊慌之感，抱起玉蜂仙子柳腰，向榻边行去。

玉蜂仙子星目半合，脸上泛现一片幸福的光辉。

慕容云笙行近木榻时，伸出左手，抱住了玉蜂仙子的粉颈，右手却突然腾开，回手点中了玉蜂仙子肩井穴。

玉蜂仙子万万没有想到，对方正在柔情蜜意之中，竟然会突施暗算，不禁一呆。

慕容云笙左手顺势一带，把玉蜂仙子推倒木榻之上，缓缓说道：“仙子如不想死，那就不要高声呼叫。”

玉蜂仙子轻轻叹息一声，道：“我早该瞧出你不是玉郎君王秋，但我却被鬼迷了心窍，你几次都露出了破绽，只怪我太过大意，竟然忽略了过去。”

慕容云笙道：“可惜现在太晚了。”

玉蜂仙子道：“告诉我你的真正身份，是不是三圣门中人？”

慕容云笙道：“区区不愿说谎，此事歉难奉告。”

语声一顿，接道：“但在下另有一事求仙子。”

玉蜂仙子道：“什么事？”

慕容云笙道：“你打开壁间秘门，在下要取两件物品带走。”

玉蜂仙子道：“看来你对我玉蜂谷中的形势，摸的很清楚。”

慕容云笙微微一笑，道：“是的，那秘门和钥匙的存放之处，在下都很清楚，希望仙子合作。”

玉蜂仙子道：“你倒说说看，我钥匙放在何处？”

慕容云笙道：“放在你裤带之上。”

玉蜂仙子微微一怔，道：“好吧！看来我只有合作一途了，你自己动手取钥匙吧！”

慕容云笙撩开玉蜂仙子的罗裙，取出钥匙，道：“如何开启秘门。”

玉蜂仙子淡淡一笑，道：“看来你还是不太了然内情。”

慕容云笙道：“在下既非贵谷中人，如何知晓全部内情。”

玉蜂仙子道：“取开绫壁，即可见一片颜色稍深的墙壁，用掌力右转三次，石壁间即可出现一个半寸深浅，两寸见方的凹地，然后，插入钥匙，左转三下，石门自开。”

慕容云笙依言施为，果然开了秘门，只见那深入壁间的小室中，放了四本书册，和两个玉瓶。

两个玉瓶一般颜色，也不知瓶中放的何物。

慕容云笙取出一个玉瓶，揣入怀中，留下一个玉瓶，却把四本书册，尽都藏入了怀中，掩上秘门，长长吁一口气，道：“想不到如此顺利。”

玉蜂仙子道：“我玉蜂仙子很合作是吗？”

慕容云笙道：“不错，在下是感激不尽。”

玉蜂仙子道：“现在求你一事，不知你是否答应？”

慕容云笙沉吟了一阵，道：“如果不让我大为难，我自然会答应你了。”

玉蜂仙子道：“什么人要你来此？”

慕容云笙淡淡一笑，默然不语。

玉蜂仙子接道：“是不是女儿帮请你来此？”

慕容云笙怔了一怔，道：“你猜的不错。”

玉蜂仙子道：“除了女儿帮之外，别人也无能请到你帮忙了。”

慕容云笙道：“为什么？”

玉蜂仙子道：“因为女儿帮乃是集天下美女大成的一个帮会，很多武林高手，都拜于石榴裙下，甘为她们效劳。”

慕容云笙道：“在下帮他们别有原因。”

玉蜂仙子道：“我不想知晓为什么，但你此刻要如何处置我呢？”

慕容云笙道：“咱们往日无怨，近日无仇，我也不愿伤害你，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玉蜂仙子道：“什么事？”

慕容云笙道：“放我离开玉蜂谷，不要出手干涉。”

玉蜂仙子道：“我如不答应呢？”

慕容云笙道：“在下只好尽我智力以求自保了。”

玉蜂仙子缓缓说道：“我可以答应你，但我也有一个条件。”

慕容云笙道：“女儿帮的事，在下不能做主。”

玉蜂仙子道：“这和女儿帮无关，只是个人的事。”

慕容云笙道：“那就好谈了，仙子请说吧！”

玉蜂仙子道：“我希望再见你一次，而且你要以真正面目，和我会面。”

慕容云笙道：“在玉蜂谷吗？”

玉蜂仙子道：“时间地点，由你选择，贱妾决定独身一人，赶去赴约。”

慕容云笙略一沉吟，道：“可以，但时间，地点，要我如何通知你？”

玉蜂仙子道：“那很容易，只要写一信，派人送到玉蜂谷来就行了，你如是不放心，信上不用说明地点，只要告诉我到哪里等你的消息就是。”

慕容云笙微微一笑，道：“你倒是很迁就我啊！”

玉蜂仙子道：“我一生中，从没有遇到像今日一般的挫败，使我体会到了一件事。”

慕容云笙道：“什么事？”

玉蜂仙子道：“体会到情字误人。”

慕容云笙道：“在下要走了，仙子有什么话，咱们以后见面再谈。”

玉蜂仙子点点头，道：“你去吧！”

慕容云笙道：“我能够安然离开此地吗？”

玉蜂仙子道：“我如下令，没有人会拦阻你。”

慕容云笙道：“在下觉着有些冒险。”

玉蜂仙子道：“我那梳妆台上，有一面令牌，你带在身上，以备不时之需，万一有人查问你时，你取出腰牌，说我有要事遣你出谷。”

慕容云笙行近梳妆台，果见令牌一面，取过藏好，一拱手，道：“仙子保重。”

伸手点向玉蜂仙子哑穴，转身向外行去。

只见那年轻女婢，身佩长剑，守候在门外暗影之中，道：“得手了吗？”

慕容云笙道：“出我意外的顺利。”

那年轻女婢道：“可要小婢助公子一臂之力。”

慕容云笙道：“正要借重姑娘。”

年轻女婢道：“公子尽管吩咐。”

慕容云笙道：“我要走了，希望姑娘替在下找一匹坐骑。”

年轻女婢道：“早已备齐，公子请随我来。”

带着慕容云笙行到了一处山壁之下，接道：“转过山角，就有一匹健马，是否要我告诉她们集合送你出谷。”

慕容云笙微微一笑，道：“不用了。”

转过一个山角，果然见一匹健马，拴在山崖下一株小树之上。”

慕容云笙解开缰绳，纵身上马，直向谷外奔去。

出他意料的是，沿途之上，竟然全无阻拦之人。

出得玉蜂谷，折转马头，奔向那茅舍之中而去。

行约一半，突见人影一闪，由道旁大树后，跃下一人。

那人穿着黑色劲装，拦在马头前面，低声说道：“慕容公子吗？”

慕容云笙已听出是郭雪君的声音，一勒马缰，纵身而下，道：“正是区区。”

郭雪君欠身一礼，道：“公子辛苦了？”

慕容云笙道：“贵帮中人，在玉蜂谷中，布置的实力很强，处处都有人助我，所以才能幸未辱命。”

郭雪君道：“主要的还是靠公子之力，制服了玉蜂仙子。”

慕容云笙道：“江湖上传说那玉蜂仙子如何恶毒，但在下见她一面之后，倒不觉得她有何太过阴歹之处。”

郭雪君笑道：“我们寻了很多年，才找到公子这么一个人，自然是胜算在握了。”

慕容云笙轻轻叹息一声，道：“我取了她的剑谱，只怕要逼她投入三圣门中了。”

郭雪君道：“公子不来，她也一样的要投入三圣门中啊。”

慕容云笙缓缓从怀中取出了四本册子和一个玉瓶，道：“那玉蜂仙子壁间暗门珍藏之物，就只是这几本书，姑娘拿去看吧！哪一本是你们女儿帮中之物。”

郭雪君接过册本、玉瓶，略一瞧看，又欠身一礼，道“多谢公子。”

慕容云笙怔了一怔，暗道：她怎么连玉瓶一起拿去……

心中念转，口中却不好说出。

郭雪君似是已经瞧出了慕容云笙的心意，淡淡一笑，接道：“这些剑谱拳录，贱妾亦无法明了，必须得呈报过敝帮的帮主才成。”

慕容云笙微微一笑，道：“也许贵帮主第一次看到在下时，已决定要在下为贵帮一效此劳，所以贵帮中人，三番五次的对在下暗施援手，这次在下为贵帮效劳，也算是一报贵帮之情了。”

郭雪君眨动了一下大眼睛，笑道：“我想敝帮主和公子见面时，对公子

总会有个交代。”

慕容云笙道：“那是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区区现在告辞了。”

郭雪君怔了一怔，道：“公子，贱妾已备下了庆功酒会……”

慕容云笙接道：“不用了，只望贵帮能够赐借良马一匹，在下就要上路。”

郭雪君道：“酒席早备，还望公子赏脸，明晨一早，贱妾送公子登程。”

慕容云笙道：“贵帮主是否也参加那场为在下举行的庆功酒会呢？”

郭雪君略一沉吟，道：“这个么，贱妾很难答复，我不知道敝帮主是否会在酒会时刻赶到。”

慕容云笙道：“如是敝帮主能够赶到，在下倒希望参与酒会，请教贵帮主几个问题。如是贵帮主不能赶来，那就省事算了，在下也不愿参加什么酒会了。”

郭雪君淡淡一笑，道：“慕容公子，咱们一向合作的很好，何苦在尾声中，闹出个不欢之局呢？”

慕容云笙道：“在下想不出有何不欢之处。”

郭雪君道：“如是公子肯参与我等举行的酒会，谈笑樽前，贱妾和公子这番合作，自然是十分欢洽；如是公子不肯参加贱妾为公子准备好的庆功酒宴，那就证明公子是负气而去，贱妾心中如何能安呢？”

慕容云笙淡淡一笑，道：“这么说来，姑娘非要迫在下参加不可了？”

郭雪君道：“胁迫倒是不敢，而是请求公子参加，也算给贱妾一个面子了。”

慕容云笙淡淡一笑，道：“好吧！在下答应姑娘。不过，在下仍然希望在酒会之上，能够见到贵帮主。”

郭雪君道：“贱妾尽量设法，好么？”

慕容云笙缓缓说道：“既然如此，在下倒是不便推辞了。”

郭雪君道：“贱妾为公子带路。”

转身向前行去。

绕过一个山弯，只见一辆篷车，停在道中。

郭雪君道：“公子请上车吧！”

慕容云笙望了那篷车一眼，启帘登上篷车。

只见车内早已坐着一个身着青衣的女婢。

那女婢让到一侧，低声说道：“慕容公子辛苦了。”

慕容云笙无法看清那少女形貌，但她那出谷黄莺一般的声音，却给人一种震颤的感觉，似乎是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娇脆动人的声音。

只听那娇脆动人的声音，重又传入耳际，道：“公子可要食些点心？”

慕容云笙道：“在下不饿。”

那少女脆笑一声，道：“公子口渴吗？”

慕容云笙摇摇头，道：“不渴。”

那少女幽幽叹息一声，不再言语。

慕容云笙听得心中大感奇怪，道：“你叹什么气？”

那少女幽幽说道：“小婢不会侍候人，才使得公子不高兴了。”

慕容云笙奇道：“我哪里不高兴了？”

那少女道：“你既不喝茶，也不肯食用点心，岂不是生小婢的气吗？”

慕容云笙嗤的一笑，道：“你们女儿帮中人物，果然是厉害的很。我不饿不渴，就是生你姑娘的气吗？咱们素不相识，在下纵然有气，也不会发作

在姑娘的头上啊！”

但闻轮声辘辘，篷车疾快的向前奔去。

突然间火光一闪，篷车中亮起了一盏灯火。那是小型气死风灯，高挂在篷顶的横梁之上。灯光耀明下，慕容云笙忍不住瞧了那女婢一眼，只见她年约十六七岁，秀眉淡淡，粉颊生春，她长的不算太美，但却别有一般诱人的魅力。

篷车快速的向前奔去，慕容云笙却闭上双目，倚在车栏之上休息。

不知行了多久，篷车突然停了下来。

耳际间，响起那娇美的声音，道：“到了，公子醒醒。”

慕容云笙睁眼看去，只见垂帘已开，郭雪君早已在车前相候。

下了篷车，眼前是一座高大的宅院，大门早已开启，两个青衣少女，各自执着一盏灯笼，分站大门两侧。

郭雪君低声道，“厅中酒席已经摆好，但等公子大驾入席，就可以开筵了。”

慕容云笙颌首一笑，道：“我不过是一个流浪江湖的人，贵帮这等厚爱，隆重至此，倒叫在下有些不安了。”

郭雪君笑道：“这不过是略表敬意的接风小宴，敝帮主曾经许过一个心愿，公子为本门取得剑谱后，她还要为公子举行一次前无古人的豪华盛宴。”

慕容云笙道：“这个要姑娘多多帮忙了，转告贵帮主，千万取消。”

郭雪君道：“前无古人的豪华盛宴，自非小可，敝帮也得一段不短的日子准备，这是以后的事了，公子不用担心。”

两人谈话之间，已经登上石级，行入大门。

但闻砰的一声，两个执灯的青衣少女，也退入大门之内，关上了木门。

郭雪君道：“贱妾为公子带路。”抢先一步，行到了慕容云笙前面，直奔大厅。

推门望去，但见烛火辉煌，宽敞的大厅中，摆了五桌酒席。

八个身着白衣的美艳少女，齐齐迎了上来。

郭雪君侧行两步，低声说道：“这位就是慕容公子。”

八个白衣女齐齐欠身一礼，道：“见过公子。”

郭雪君低声说道：“这是敝帮中的弦管八姬，她们的弦管乐音，和婉转歌喉，可谓当代一绝，酒宴开始之后，她们将各展所能，以娱公子。”

慕容云笙一抱拳，道：“这个让在下如何敢当。”

八个白衣女欠身还了一礼，道：“能博公子一笑，贱妾等极感荣幸。”

言罢，分退两侧。

郭雪君带着慕容云笙，在中间一桌席位之上落座。

这时，慕容云笙似是已无自主之权，只有听人安排的份儿。

郭雪君提高声音道：“贵宾已到，诸位姐妹，也请入席了。”

但闻弦乐扬起，大厅两侧，突然开启了两扇木门。只觉眼睛一花，两行丽人，分由门中缓步行了出来。

慕容云笙凝目望去，只见两侧行出的丽人，一个个浓装艳服，长裙曳地，每行十二人，娉娉婷婷的行入大厅。

两行丽人插花而行，每人行过慕容云笙身前时，都提动罗裙，欠身对慕容云笙一礼。

慕容云笙一面抱拳还礼，道：“郭姑娘，在下觉着受遇太隆请姑娘转告

她们，各自入席，不用多礼。”

郭雪君微微一笑，道：“贱妾恭敬不如从命了。”

当下提高了声音，道：“诸位姐妹，慕容公子乃英雄侠士，不喜俗凡之礼，诸位姐妹，请自入席了。”

二十四位丽人，八个一桌，分占了三桌席位。

弦管八姬，坐了一桌，空下正中一桌席位。

郭雪君低声说道：“公子请入席吧！”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看来这郭雪君在女儿帮中的身份不低。

二十四个盛装丽人，和八个白衣歌姬，一个个都生的美貌如花，众星捧月一般，把慕容云笙转在中间。

慕容云笙左顾右盼，有些飘飘然，也有些忐忑不安。

郭雪君当先举起手中酒杯，道：“公子，为我女儿帮取回剑谱，本帮自帮主起无不感激万分，贱妾这杯水酒，聊表万一，公子请干了吧！”

慕容云笙只觉盛情难却，端起酒杯，道：“姑娘，我量浅。”

郭雪君道：“公子请放心，今日尽可放心一醉，贱妾相信，我们这些人手，可保公子无恙。”

慕容云笙只好一饮而尽。

但闻莺声燕语，二十四丽人，齐齐站起，各自端着酒杯，款款莲步行过来。

慕容云笙望着这堂皇的阵容，心中大吃一惊，暗道：“一人一杯，我要喝二十四杯，加上八姬和郭雪君这一杯，三十三杯醇酒，我这点酒量，是非醉不可了。”

心念转动之间，突见左首丽人，轻启樱唇，自口中飘出婉转一缕清音，道：“贱妾诚心敬酒，希望公子赏脸。”

慕容云笙大感为难的举起手中酒杯，缓缓说道：“姑娘，我的酒量不好。”

那丽人一欠身，道：“贱妾先干为敬，公子吃与不吃，随便你了。”

慕容云笙无可奈何的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这一杯不打紧，二十四位丽人，连续开始敬酒，每人都说出了一遍堂皇的理由，使得慕容云笙欲拒不能。

喝完了二十四杯酒，慕容云笙已然有了醉意，当着数十位丽人之前，慕容云笙又不使用内功逼出腹中之酒，只好勉强忍耐着坐下去。

郭雪君微微一笑道：“公子怎么样了？”

慕容云笙道：“还好，还好。”

郭雪君嗤的一笑，道：“薄带醉意，看美女歌舞，倍增乐趣，但如吃的大醉了，那就煞风景了。”

慕容云笙嗯了一声，道：“我还没有醉。”

郭雪君道：“那很好。”举手一挥，接道：“你们开始罢。”

八个白衣女，立时取过弦管，吹奏起来。

乐声悠扬中，二十四个丽人缓缓离座起舞。

慕容云笙只觉眼前红绿交错，已然无法分辨出红裳人面。

郭雪君皱了柳眉儿，低声说道：“公子，醉的厉害吗？”

慕容云笙连连摇头，说道：“还好，还好！”

郭雪君道：“她们奉命来此，欢娱公子，多留上一两天，也不要紧，公子如是醉了，还是早些休息，明日再为公子轻歌曼舞一番，也是一样。”

慕容云笙站起身子，道：“我还没醉啊……”

只觉一阵天旋地转，头重脚轻的向地上栽去。

郭雪君一伸手，扶住了慕容云笙，道：“公子醉了，休息去吧！”

慕容云笙迷糊中，被人抬入了一座雅室之中。

沉醉中，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

醒来时，只见自己躺在一张雕花木榻之上。

目中转动，只见房中一色白，白毡铺地，白绫幔壁，榻上白单如雪，身掩白绫被。

凝目沉思，昨宵情景，历历如绘，想到了自己酒醉之后，不禁一跳而起。

只听一声轻盈的娇笑道：“公子，要水吗？”

慕容云笙神志一清，才发觉自己赤裸上身，只穿着一条短裤，不禁大惊，急急倒卧下去，拉起绫被，掩住了身子，才转头看去。

只见一个清丽少女，缓步行到榻前，道：“公子，还记得贱妾吗？”

莺声啾啾，婉转动人。

慕容云笙道：“记得，记得，咱们昨日在车中见过。”

那清丽少女娇媚一笑，道：“公子记性很好啊！”

慕容云笙回顾了一眼，道：“我的衣靴何在？”

那少女淡淡一笑，道：“公子昨宵酒醉，沾污了衣衫，已然洗过，尚未全干，我们几个姐妹，为公子赶制几件衣服，还未制好。”

慕容云笙皱皱眉头，道：“那就有劳姑娘，随便找件衣服来，也好让在下用来遮体。”

那少女笑道：“公子躺在床上讲话，不也是一样吗？”

慕容云笙摇摇头，道：“不行，在下如是不穿衣服……”

只见软帘启动，郭雪君神情严肃的行了进来，道：“小珍，你退出去。”清丽少女一欠身，退了出去。

郭雪君不待慕容云笙开口，抢先说道：“有件事，发生的很意外。”

慕容云笙道：“什么事？”

郭雪君道：“大约是贵友唐天宏，告诉了飘花令主公子为我们求取剑谱的事，引起了飘花令主的误会，连伤了我们女儿帮的十二名弟子。”

慕容云笙吃了一惊，道：“有这等事……”一跃而起。

待他发觉自己只穿一条短裤时，急急又躺下去。

郭雪君道：“敝帮主已下令本帮中人，不得和飘花令主为敌动手，处处让避，但贵友却不肯住手，仍然处处搜杀本帮弟子。”

慕容云笙道：“这误会很大，快取我衣靴，我要去见她解说明白。”

郭雪君道：“这也可以说明了一件事，那飘花令主，对公子用情很深。”

慕容云笙道：“唉！杨凤吟对我不错，在下自是承认，但她美若天人，我自知配不上她，我们的交往，一直是十分纯洁。何况我身负血海大仇，杀父母的元凶还未找出，我目下心中只有一件事，雪我父母沉冤。”

郭雪君点点头，道：“公子机智中不失仁厚，孝心侠胆，的确叫人钦敬，但公子可以放心一些，敝帮中规令森严，帮主既有令谕，本帮中弟子，决不会和她为难冲突。”

慕容云笙道：“我知道杨凤吟的生性，如不早些劝阻，早晚要闹出惨局。”

郭雪君淡淡一笑，道：“公子如何去找她呢？”

慕容云笙道：“贵帮耳目灵敏，想必已知那飘花令主的所在之地，只要

贵帮中弟子，告诉我一个方向，在下自会去找她。”

郭雪君淡淡一笑，道：“急也不在一时，公子更衣之后，进些食用之物，好好休息一阵，再去找她不迟。”

慕容云笙道：“那就有劳姑娘，快把在下的衣服拿来。”

郭雪君道：“公子请再休息片刻，新衣就要做好了。”

慕容云笙无可奈何，只好躺在木榻之上，绫被掩面，不再多言。

郭雪君站在木榻前面，望着绫被掩面的慕容云笙，沉思一阵，缓缓转身而去。

又过了片刻，那位声音特别娇美，人极清秀的小珍，手捧着衣靴，行了进来。

慕容云笙听到郭雪君离去的步履之声，也听到小珍行入室中的声音，只道是郭雪君去而复返，静卧不动。

原来他觉着自己受了郭雪君的愚弄，心中对她极是不满。

只听小珍那柔媚的声音，传入耳际，道：“公子，衣服送来了。”

慕容云笙由绫被中探出头来，望了小珍一眼，道：“放在那里，你去吧！”

小珍嫣然一笑，道：“可要我服侍你穿衣服吗？”

慕容云笙急急说道：“不用，不用，在下自己动手。姑娘先请退去。”

小珍格格一笑，道：“你怕羞，是吗？那我就蒙上眼睛。”

说完，真的举起双手蒙上眼睛，缓缓转过身子，面壁而立。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这丫头不过十五六岁，天真未泯，如是不肯出去，倒是无可奈何，不用多耽误时间了。

心念一转，急急起身，匆匆穿上衣服。

衣服是女儿帮中人新制而成，一身天蓝色疾服劲装。

只听小珍柔声说道：“穿好没有？”

慕容云笙道：“穿好了。”

小珍放下手，转过脸来，打量了慕容云笙一阵，笑道：“这身衣服配的很好看。”

慕容云笙微微一笑，道：“只是衣服好看吗？”

这些日子中，他经历了小玲玲和玉峰仙子的尽情说笑，人也变的开通了

很多。

只听小珍娇声笑道：“人比衣服更好看。”

慕容云笙低声说道：“小珍，我想问你一件事，不知你肯不肯告诉我。”

小珍道：“那要看你问什么了？”

慕容云笙淡淡一笑，道：“郭雪君郭姑娘，在你们女儿帮中是何身份？”

小珍突然收敛了笑容，双目盯在慕容云笙的脸上，瞧了一阵，道：“她没有告诉你？”

慕容云笙道：“没有。”

小珍淡淡一笑，道：“你还是问她吧！”

慕容云笙道：“你不敢说吗？”

小珍倒是很坦白，点点头，道：“不错，我不敢说。”

慕容云笙道：“那是说，她在女儿帮的身份很高了。”

小珍面现难色，沉吟了一阵，道：“嗯！她的身份很高。”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这丫头，一定要想法子套出她的口风才成。

心念一转，说道：“她比你们帮主的身份如何？”

小珍摇摇头，道：“我，我不知道。”

只听郭雪君格格一笑，道：“公子，她很纯洁，再逼她，她要哭了。”软帘启动，郭雪君缓步行了进来。

慕容云笙淡淡一笑，道：“你在门外停了很久，是吗？”

郭雪君道：“来了一会，正赶上你问她，不过，贱妾不是有意偷听。”

慕容云笙改变话题，道：“现在，我可以走了吧？”

郭雪君道：“公子要到哪里去？”

笙道：“去找那飘花令主。”

#### 第四十六回 倩女多情

郭雪君道：“敝帮主已传出令谕，追查那飘花令主现在何处，迄今尚未接到回音，我们已为公子准备好了午饭，公子先请吃饭，等到回音到来，公子再动身不迟。”

慕容云笙道：“什么时候才有回音？”

郭雪君道：“快则一两个时辰之内，最迟么，今夜二更左右，可以让公子上路。”

慕容云笙道：“咋宵宿酒尚未全醒，此刻颇有食难下咽之感。”

郭雪君道：“那么，公子先休息一会，再行进餐。”

慕容云笙淡淡一笑，道：“吃饭不用了，但贵帮中未得消息之前，在下要走，也是无法离开，借此时光，在下想坐息片刻。”

郭雪君脸上闪掠一抹愕然之色，道：“你怎么了？”

慕容云笙道：“我很好啊！”

郭雪君道：“公子虽然掩饰得法，但还无法逃过贱妾双目，看来公子心中，有着不悦之事。”

慕容云笙被郭雪君一语道破，也不再否认，淡淡一笑，道：“在下有一种感觉。”

郭雪君道：“不满贱妾？”

慕容云笙道：“你非帮主，自然也作不了主意，那也是对贵帮主了。”

郭雪君道：“公子可否具体的说出，有何不满之处？”

慕容云笙怔了一怔，道：“在下无法具体说出什么，只是有着一种被利用和愚弄的感觉。”

郭雪君轻轻叹息一声，道：“公子不要多疑。你为我们盗出剑谱之情，敝帮中上下都对你有着很大的感激，一旦公子有事，凡是我女儿帮中人，都会自动的帮助公子了。”

慕容云笙淡淡一笑，道：“说的很好听啊！”

郭雪君道：“唉！看来公子的误会很大。”

慕容云笙道：“没有，在下受贵帮主托办之事，幸未辱命，此后也不想多问了。”

言罢，闭上双目，盘膝而坐，竟然用心调息起来。

他虽未下逐客令，但却和逐客无疑。

郭雪君望着盘坐在木榻上的慕容云笙，渐入禅定之境，一股被羞辱的激忿，突然间由心头泛起，轻轻叹息一声，收回掌势，缓缓退了出去。

慕容云笙气行一周天，坐息醒来，足足耗去了一个多时辰。

睁眼看去，只见杨凤吟白衣如雪，站在室门口处。

慕容云笙似是不相信眼前的事实，揉揉眼睛看去，果然是杨凤吟一点不错。

他说不出心中是惊是喜，一跃下榻，道：“真的是你，你怎会找到了此地？”

杨凤吟嗯了一声，突然向慕容云笙怀中扑去。

慕容云笙一张双臂，接住了杨凤吟的娇躯，两人紧紧的抱在一起。

杨凤吟有生一来，从没有被男人如此抱过，只觉心情激动，全身微微抖动。

慕容云笙也有些难以自禁的激动，手脚微微颤动。

两人拥抱片刻，杨凤吟才缓缓抬起头来，道：“大哥，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在好想你哟？”

慕容云笙轻轻叹息一声，欲言又止。

杨凤吟不知何故，突然间流下泪来。

慕容云笙吃了一惊，道：“你哭什么？”

杨凤吟道：“我不知道，我很想大哭一场。”

慕容云笙道：“可是我得罪了你？”

杨凤吟缓缓说道：“这和你没有关系，只是我心里的感受，我心里有些难过，也有些高兴，忍不住只想哭出来。”

慕容云笙道：“那你哭什么呢？”

杨凤吟道：“我说不出嘛，我心里有一股闷气，只想发泄出来，憋在心里好难过。”

慕容云笙道：“唉！这些日子里，我心里也有些不安，时常的怀念到你。”

杨凤吟突然微微一笑，道：“是真的吗？”

慕容云笙道：“自然是真的了。”

杨凤吟举起衣袖拭痕，道：“女儿帮中的人，对你好吗？”

慕容云笙淡然一笑，道：“她们或明或暗，帮了咱们不少的忙，我帮她们一次，那也是应该了。”

杨凤吟道：“我没有怪你，我问你，她们待你好不好？”

慕容云笙沉吟了一阵，道：“待我不错。”

杨凤吟道：“那就对了，她们没有骗我。”

慕容云笙淡淡一笑，道：“你见了女儿帮的什么人？”

杨凤吟道：“一位姓郭的姑娘，她告诉我你昨天喝醉了，她待你一直有如上宾。”

慕容云笙道：“原来如此。”

杨凤吟笑道：“对你们男人而言，这里可算是温柔乡了，女儿帮中弟子，个个娇美……”

慕容云笙接道：“你想到哪里去了？”

杨凤吟嫣然一笑，道：“你可是怕我生气么？其实我心里很高兴，天下所有的女人都喜欢你，才证明我的眼光不错啊！”

慕容云笙这些日子中，常和女人接触，脸皮也厚了很多，当下微微一笑，道：“你一点也不吃醋吗？”

杨凤吟摇摇头，道：“我不吃醋，但也不让她们太接近你，只让她们瞧瞧你。”

两人一番谈笑，彼此之间，又缩短了不少距离。

慕容云笙话锋一转，问道：“你伤了女儿帮中不少的人？”

杨凤吟道：“嗯？你心疼了。”

慕容云笙道：“我不是心疼，我觉着咱们正全力对付三圣门时，似是用不着和女儿帮结怨。”

杨凤吟道：“你把我看的那么笨吗？”

慕容云笙道：“你伤了女儿帮的人，难道是假的不成。”

杨凤吟道：“是真的，不过，我只是伤了她们的经脉，而且手法很有分寸，她们只要休息一段时间，就可以不药而愈，大概女儿帮的帮主心中也明

白，所以，她们并没有找我的麻烦。”

慕容云笙道：“她们处处避开你。”

杨凤吟道：“为什么呢？”

慕容云笙道：“也许因为你武功高强，她们有些怕你。”

杨凤吟嗤的一笑，道：“为什么不说，他们为了你，不愿和我冲突。”

慕容云笙笑道：“听起来，我说的很像笑话，事实上，确是千真万确的事，飘花令主的大名，早已经震动江湖上了。”

杨凤吟道：“这话当真么？”

慕容云笙道：“难道你不知道。”

杨凤吟脸色一整，道：“别人如夸奖我，赞美我，我都不放在心上，我和目下武林中各大门派，都没有恩怨，自然也用不着和三圣门、女儿帮等作对为敌……”

慕容云笙道：“我知道你是为了我。”

杨凤吟叹道：“过去，我有很多坏毛病，譬如我生有洁癖，只要别人用过的东西，我都觉着它脏，不论任何人，我都不愿和他肌肤相触……”

两道目光深情的望着慕容云笙，道：“但自从遇到你，我开始改变自己……”

慕容云笙道：“为什么呢？那不是太委屈你么！”

杨凤吟道：“因为，我要学着适应你，唉！如是不改这些毛病，如何能和你相处呢？”突然一蹙柳眉儿，又道：“几日不见，你好像有些变了。”

慕容云笙奇道：“我那里变了。”

杨凤吟道：“变的胆大了……”

抿嘴一笑，接道：“比过去顽皮很多。”

慕容云笙脸上一红，默默不言。

杨凤吟轻轻叹息一声，道：“怎么不说话了，是不是生气啦？”

慕容云笙道：“我觉着你说的不错，这些日子之中，我真的变了。”

杨凤吟道：“变好了，还是变坏啦？”

慕容云笙道：“变的轻浮了。”

杨凤吟道：“你既然知道了，以后不再犯它就是。”

举手理一下长发，接道：“我说的话，你不要放在心上，我不过是跟你说着玩的。”

慕容云笙道：“你不过是提醒我而已，不过使我觉着自己怎的如此缺少定力。”

只见软帘启动，小珍缓步而入，欠身一礼，道：“公子，姑娘，酒筵已备，恭请两位入席。”

慕容云笙望了杨凤吟一眼，道：“咱们吃一点再走如何？”

杨凤吟突然间变的十分温柔，缓缓说道：“随便你嘛。”

慕容云笙奇道：“要我做主？”

杨凤吟道：“是啊，一个女孩子和男人在一起，如若由女孩子做主，岂不是要男人难过吗？”

慕容云笙微微一笑，道：“你几时变的这样温柔了。”

杨凤吟道：“刚才。”

慕容云笙道：“刚才？”

杨凤吟道：“不错，刚才我看到你垂头不语，心里好难过。”

慕容云笙道：“没有你的事，不用你多心。”

杨凤吟道：“我知道，你不是怪我，不过，我自己觉着不能锋芒太露了。”

慕容云笙点点头，道：“收敛一点，总是好些，也容易和人相处。”

杨凤吟摇摇头，道：“别人，我不在乎，只怕你生气。”

小珍站在旁边等了甚久，看两人只管谈话，似乎是已经将自己忘去，忍不住说道：“喂，我来请你们吃饭的！”

慕容云笙望了小珍一眼，道：“姑娘，贵帮主来了没有？”

小珍摇摇头，道：“没有，不过，郭姑娘在此地也是一样。”

杨凤吟突然把目光转到小珍的脸上，道：“我如带你走，你愿不愿意。”

小珍道：“带我走，到哪里去？”

杨凤吟望了慕容云笙一眼，笑道：“他没有告诉过我，但我知道他很喜欢你，带你去照顾他。”

这等大事，从她口中说出，轻描淡写，如叙家常一般。

小珍怔了一怔，道：“你说的好轻松啊，我们女儿帮规令森严，岂是可以随便来去的吗？”

杨凤吟道：“那不要紧，我只问你愿不愿意？”

慕容云笙皱眉头，道：“凤吟姑娘，不要胡闹。”

杨凤吟道：“我们女孩儿的事，不要你管……”

目光转到小珍的脸上，接道：“你只要告诉我愿不愿意，其他的事，不用你管了？”

小珍甚感为难的淡淡一笑，道：“我不知道，你去给我们帮主说吧！”

突然放低了声音，接道：“就是我心里愿意，也不敢说出来啊！”

杨凤吟点点头，道：“我明白了，咱们吃饭去吧。”

她突然间变的胆大起来，伸手牵住了慕容云笙的左腕，举步向外行去。

慕容云笙低声说道：“凤姑娘，外面有很多人……”

杨凤吟接道：“我知道，你怕什么？我一个女孩子家，都不害怕。”

嫣然一笑，接道：“我小名叫凤儿，你以后叫我的小名好吗？”

慕容云笙道：“这个只怕对你有些委屈吧！”

杨凤吟道：“人都叫我杨姑娘，你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

小珍随在两人身后而行，听到两人的谈话内容，忍不住暗中偷笑。

这时，两人已步入大厅。

只见郭雪君领着十二个劲装少女，列队相迎入大厅之中。

杨凤吟放开了慕容云笙的左腕，缓缓说道：“打扰姑娘了。”

郭雪君道：“慕容公子帮了我们女儿帮很大的忙，敝帮中由帮主起，都对他感激万分。对杨姑娘，我们更是敬慕万分。”

杨凤吟道：“说的太客气了，我对贵帮组织的严密，耳目的灵敏，也是敬佩无比，只可惜对贵帮主缘慳一面。”

郭雪君道：“敝帮主对姑娘十分敬仰，也许近日内会登门拜会姑娘。”

杨凤吟道：“我行踪飘忽，居无定址。”

郭雪君道：“这个难不住女儿帮。”

杨凤吟道：“郭姑娘，我想请教一件事，不知姑娘是否可以见告？”

郭雪君道：“要看什么事了，贱妾知道的无不奉告。”

杨凤吟道：“贵帮主未在此地，不知有何人做主？”

郭雪君道：“就是小妹。姑娘有什么事，但请吩咐就是。”

杨凤吟回顾了小珍一眼，道：“我想请贵帮把那位小珍交我带走。”

郭雪君道：“姑娘的花女花婢，无计其数，还要敝帮弟子作甚？”

杨凤吟道：“我很喜欢她，希望她常在我的身侧。”

郭雪君啊了一声，望望小珍道：“你的心意如何？”

杨凤吟提出的问题，大出了那郭雪君的意料之外，一时之间，竟然想不出应对之法。

只见小珍一欠身，道：“弟子一切遵命。”

郭雪君沉吟了一阵，道：“杨姑娘是借她呢，还是要她？”

杨凤吟道：“我说的很清楚了，我是要她。”

郭雪君道：“这个么，很抱歉，小妹也无法做主，但小妹可把姑娘的意思，转告敝帮主，听她裁夺。”

杨凤吟道：“唉！郭姑娘，我心里有几句不当之言，说出来你可不要生气。”

郭雪君道：“不敢，姑娘请说吧。”

杨凤吟道：“我的生性很急，只怕等不及再见贵帮主了。”

郭雪君道：“这个，这个……”

杨凤吟柔声说道：“郭姑娘，我想说明白，你如肯答应，那是最好不过，你如是不肯答应，我也想带她走。”

杨凤吟两道清澈的目光，投往在郭雪君的脸上，也不答话。

郭雪君举手理一下鬓边的散发，缓缓接道：“我如不答应你带走小珍，姑娘很难下台，说不定会闹出不欢之局。”

杨凤吟道：“所以，我希望你答应。”

郭雪君道：“这么办吧！小妹代作主意，把小珍借给姑娘，但她还是女儿帮弟子的身份。”

杨凤吟道：“好吧！如没有更好办法，那只有这样了。”

郭雪君道：“事情决定了，姑娘的心情心也开畅一些，请进些酒饭如何！”

杨凤吟道：“盛情心领，但小妹还有要事，不想在此多留了。”

郭雪君道：“连一顿酒饭的时间也抽不出吗？”

杨凤吟道：“赶的那么巧，小妹只好有负盛情了。”

郭雪君淡淡道：“既然如此，小妹也不便强留了。”

杨凤吟一欠身，道：“告辞了。”

举步向外行去。

慕容云笙紧随在杨凤吟的身后向外行去。尽管他觉着饥肠辘辘，眼望着满桌佳肴美味，却是不便劝阻杨凤吟留下来，吃过再走。

杨凤吟行到大厅门口处，突然停下脚步，回头望了小珍一眼，道：“来呀！”

小珍一脸为难之色，望着郭雪君，道：“弟子，弟子……”

郭雪君接道：“跟杨姑娘去吧！她会好好待你。不过，你要记着，你还是女儿帮中的弟子。”

小珍略一沉吟，道：“弟子遵命。”

目光转动，环顾了大厅中的劲装少女一眼，接道：“诸位姊姊，小妹暂时告别了。”举步向外行去。

郭雪君送几人行出大厅，只见一辆篷车，早已停在大门外面等候。

杨凤吟回头一挥手，道：“姑娘请回，小妹就此别过。”

郭雪君道：“三位一路顺风。”

杨凤吟当先登上篷车，小珍紧随登车。

慕容云笙最后上车，回头一笑，道：“多谢姑娘数日来的厚待。”

郭雪君微微一笑，道：“希望公子说的是由衷之言。”

慕容云笙不再理会郭雪君，行入车中，放下软帘。

赶车人一抖缰，车轮辘辘，篷车突然向前奔去。

郭雪君目注那篷车去远，才轻轻叹息一声，转回庄院。

车中的杨凤吟拍拍身旁的坐垫，向慕容云笙道：“坐过来！”

慕容云笙依言坐下，道：“这篷车不是女儿帮中之物？”

杨凤吟摇摇头，道：“不是，我自己带来的。”

目光转顾了小珍一眼，接道：“那郭雪君在女儿帮中是何身份？”

小珍略一沉吟，道：“这要请姑娘多多原谅，小婢还是女儿帮中人，不敢泄漏帮中的机密。”

杨凤吟道：“我问郭雪君的身份，也算机密大事吗？”

杨凤吟接口笑道：“小珍姑娘，你可知道，我为什么要带你同行吗？”

小珍嫣然一笑，道：“我不知道，不过，不管为什么我都不害怕。”

杨凤吟道：“这么说来，你很胆大了。”

小珍道：“不是我胆大，而是我有着很充分的准备。”

突闻蹄声得得，由车后传了过来。

只闻车外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道：“姑娘，女儿帮中人追来了。”

杨凤吟脸色一变，目光凝注在慕容云笙的脸上，道：“这般人是否该杀，你帮了她们的忙，她们却全然不念旧恩，而且遣人追赶来此，大约是看我未带帮手，准备把我们一举围歼。”

小珍摇摇头，道：“姑娘不要多心，敝帮中对慕容公子的确是感激万分，姑娘要先问清楚，再出手不迟。”

杨凤吟冷笑一声，道：“自然我要先问个明白……”

语声一顿，高声说道：“停车。”

奔行的马车，应声停了下来。

但闻蹄声得得，几匹健马，越过篷车，收缰停下。

慕容云笙生恐杨凤吟不问皂白，出手伤人，随手掀开车帘。

凝目望去，只见郭雪君带着四个劲装佩剑的少女，并排拦住了去路，不禁一呆。

杨凤吟缓步而出，冷冷说道：“郭姑娘率领高手追来，不知是何用心？”

郭雪君道：“敝帮曾和慕容公子有约，他帮我们取回剑谱，我们告诉他三圣堂的所在……”

慕容云笙面露喜悦，接道：“贵帮可是已找出三圣堂的所在了。”

郭雪君道：“不错，如是两位肯留下用饭，贱妾就用不着匆匆赶来了，就在走后，贱妾接得帮中弟子传书，说明三圣堂的所在。”

慕容云笙道：“在什么地方？”

郭雪君扬手投过来一个绢袋，道：“那袋中不但说明了地方，而且还有图形，应该是够详细了，公子自己瞧吧！”

慕容云笙接过绢袋，道：“多谢姑娘了。”

郭雪君道：“不敢，敝帮负欠公子之情，理应有一还报……”

语声一顿，道：“公子如若是想立刻动身，赶往三圣堂去，贱妾还有三

日时间愿为公子带路。”

慕容云笙回顾了杨凤吟一眼，道：“姑娘之意呢？”

杨凤吟微微一笑，道：“郭姑娘肯为我们带路同往，那是最好不过了。”

慕容云笙略一沉吟道：“三圣门中，也有贵帮弟子吗？”

郭雪君笑道：“女儿帮无孔不入，只要有女人的地方，就可能有我们女儿帮的耳目。”

杨凤吟一跃下车，慕容云笙和小珍，紧随身后而行。

慕容云笙道：“郭姑娘几时可以陪我们动身。”

郭雪君道：“贱妾随时可以上路。”

杨凤吟低声吩咐那赶车老人几句，篷车突然向前奔去。目光却转注到郭雪君的身上，道：“姑娘准备带着四位从人同往么？”

郭雪君摇摇头，笑道：“小妹想那三圣门，沿途防守定然十分森严，因此，不能带她们去……”

转目望望四个跟来的劲装佩剑少女，缓缓说道：“你们回去吧！”

四个劲装佩剑少女欠身一礼，转身而去。

郭雪君望了小珍一眼，低声问道：“杨姑娘准备带她同行吗？”

杨凤吟道：“这要问你郭姑娘了？”

郭雪君道：“小珍的机智才慧，足以应变，但她的武功，可能有不足之处。”

小珍突然柔声细细地接道：“小婢武功虽然不足以对付强敌，但自信可以自保，不致拖累姑娘。”

郭雪君道：“她很有信心，这决定之权，要你杨姑娘做主了。”

杨凤吟微微一笑道：“要我做主吗？我就主张带她同行。”

郭雪君道：“也好，我们女儿帮中弟子，每到不能自保之时，都有自行了断之法。”

杨凤吟道：“我明白郭姑娘的意思了，咱们可以走了吧。”

郭雪君道：“要先瞧瞧慕容公子那绢袋中的密图，咱们才能上路。”

慕容云笙伸手从绢袋中取出一幅图案，展开看去。

只见白绢上，画着一片广大的柳林，林中露出一堵红墙。

在那柳林之后，有一片突起山峰。

慕容云笙道，“这是什么所在，难道柳林中的红墙，就是三圣堂么？”

杨凤吟道：“郭姑娘，这图案出于贵帮弟子之手，姑娘必可识得了。”

郭雪君淡淡一笑道：“这幅图画得很荒唐，其中必有内情。”

伸手从慕容云笙手中，接过图案，嚓的一声，扯破了绢图。

果然，在那绢图中，藏有一张白笺。

杨凤吟道：“贵帮手法，秘中藏密，如非郭姑娘，我们拿到这幅图，也是瞧不明白了。”

郭雪君笑道：“以杨姑娘的才慧，实不难瞧出个中之秘，纵然真瞧不明白，在最后盛怒之下，扯碎此图时，亦可瞧出图中之秘了。”

杨凤吟道：“果然是厉害，一幅小小的图案，在贵帮手中，竟然也把人性心机，全都算了进去。”

郭雪君淡淡一笑，道：“杨姑娘，说一句不怕你见笑的话，我们女儿帮崛起江湖之时，正是三圣门势力高张之时，我们女儿帮就凭藉这点机智，才能在江湖之上立足。”

杨凤吟微微一笑，道：“姑娘很坦白，看看那白笺上写些什么吧。”

郭雪君展开那白笺看去，只见上面写道：“林名垂柳谷，寺名万佛院，三圣堂，就在那万佛院高峰之后，不过，据闻那通往峰后三圣堂的秘密，就在万佛院中。”

杨凤吟道：“白笺上写的很明白，只可惜没有说明这垂柳谷在什么地方，天下这等辽阔，难道要我等慢慢的寻访吗？”

郭雪君道：“找到垂柳谷，并非难事。”

杨凤吟道：“那要有劳姑娘带路了。”

郭雪君点点头一笑，道：“贱妾是义不容辞，不过……”

杨凤吟道：“不过什么？”

郭雪君道：“咱们要如何混入万佛院去，又如何才能使得那院中僧侣，不对咱们生疑？”

杨凤吟道：“这等事在途中研商，不是一样吗？”

郭雪君道：“这就是我们女儿帮做事与众不同之处，谨慎、细心，也许姑娘觉着这等小事，临机应变，都可以应付过去，以你姑娘的聪慧，自然不是问题，但其他都没有你姑娘那份武功、才能啊！”

杨凤吟一皱眉头，似想发作，但却又突然忍了下去，淡淡一笑，道：“你说的很有道理。”

郭雪君道：“杨姑娘觉着咱们应该如何调配？”

杨凤吟道：“这个我不如你，请你全权主使吧！”

郭雪君微微一笑，道：“有杨姑娘在此，要小妹发号施令，岂不是太过抬举小妹吗？”

杨凤吟淡淡一笑，道：“量才使用，郭姑娘既然有遣兵调将之才，那就偏劳你了。”

郭雪君道：“小妹提出一个计划，可否请诸位裁决。”

杨凤吟道：“你说吧！”

郭雪君道：“杨姑娘的名气太大，只怕三圣门中人，早已注意到你的举动。”

慕容公子自然早也在三圣门中监视之下，咱们如若以本来的面目，进那垂柳谷去，那无疑告诉了别人咱们的身份。”

杨凤吟微微一笑，道：“郭姑娘的意思，是要咱们易容改装郭雪君道：“最好如此。”

杨凤吟道：“咱们四个人，三女一男，要化成什么身份，才能瞒得三圣门的耳目呢？”

郭雪君道：“小妹倒有一个腹案，只是要委屈你杨姑娘了。”

杨凤吟道：“我自入江湖以来，一直是以本来面目走动，从来改装易容过，想来那易容改装定然十分好玩了。”

郭雪君笑道：“听说姑娘有洁癖，那易容药物涂在脸上，只怕你心中觉着难过。”

杨凤吟微微一怔道：“你们果然厉害，连我的生活微节都查的十分清楚了。”

郭雪君淡然一笑，道：“所以，只好委屈你扮作一个书童了。”

杨凤吟道：“我扮作什么人的书童？”

郭雪君道：“自然是慕容公子了。”

杨凤吟暗暗吁一口气，道：“那还好。”

郭雪君目光转到小珍的脸上，道：“你也扮个书童。”

小珍道：“慕容公子一个人，带两个随身书童，那很阔气嘛。”

郭雪君摇摇头，道：“你扮作我的书童。”

目光又转到慕容云笙的脸上，道：“你也不能以本来面目出现，我要把你改装的老一些，加上一口长髯，就可掩饰过去了。”

伸手指着远处一座庄院，接道：“那庄院主人和我们女儿帮渊源颇深，咱们先到那里休息一下，改扮完成再上路不迟。”

几人行到那庄院之中，歇了一阵，改装易容之后，借夜色动身赶路。

这时，几人身份已变，慕容云笙身着长衫，骑着骏马，戴了一个古铜色的人皮面具，长髯飘垂胸前，马鞍前挂着长剑。

杨凤吟生具洁癖，不肯在脸上涂药物，只带了一个人皮面具，扮作慕容云笙的书童。

郭雪君易容技术过人，扮作一个老人，留着山羊胡子。小珍扮作一个小童，和郭雪君装成祖孙身份。

四个人，四骑马，但却保持了一段距离。郭雪君为人谨慎，约定了联络的信号，以免走岔了路。

郭雪君和小珍，走在前面，慕容云笙和杨凤吟走在后面。

离开了庄院十余里，郭雪君却一带马头，行入了一片荒僻的小径之上。

杨凤吟本来走在慕容云笙身后，此刻却一提缰绳，和慕容云笙并排而行，低声说道：“大哥，你可知道垂柳谷在何处吗？”

慕容云笙道：“不知道，那位郭姑娘没有说过。”

杨凤吟道：“她们心里有数，咱们却不明不白的就跟着她们走吗？”

慕容云笙道：“就我猜测，郭雪君大约也不知道那垂柳谷的所在，她不肯说出来，大约是怕弱了她们女儿帮的威名，她想凭藉女儿帮灵敏的耳目，查出那垂柳谷，再告诉咱们。”

杨凤吟沉思了片刻，道：“说的倒也有道理。”

突然间，蹄声得得，小珍纵骑如飞而来。

行近慕容云笙时，突然一勒缰，停了下来，道：“快躲起来。”

慕容云笙微微一怔，道：“什么事？”

小珍道：“郭姑娘要我告诉你们，说那玉蜂谷中的玉蜂仙子，迎面而来，要和咱们撞上。”

慕容云笙吃了一惊，道：“玉蜂仙子，她怎会到了此地。”

杨凤吟接道：“那郭姑娘怎会知道玉蜂仙子到来？”

小珍道：“此地离玉蜂谷很近，玉蜂仙子只要出来走走，就以碰上咱们。”

杨凤吟道：“那玉蜂仙子行走之时，定有什么预兆吗？”

小珍道：“那玉蜂仙子行动之时，随身有很多玉蜂，那蜂鸣之声，异于常蜂，一听即可分辨出来。”

杨凤吟道：“原来如此。”

谈话之间，郭雪君也匆匆带马奔了过来，急急说道：“玉蜂仙子过来了，咱们躲起来，不要让她瞧见。”

慕容云笙心中有数，能避开玉蜂仙子最好，免得自己举止失常，露出马脚。但那杨凤吟却是有些不解，忍不住问道：“那玉蜂仙子很凶么？”

郭雪君道：“如论真实武功，她自是不及杨姑娘了。”

杨凤吟道：“那咱们怕她什么？”

郭雪君道：“玉蜂仙子在玉蜂谷中养精蓄锐，手下高手很多，而且随身携带玉蜂，咱们身有要事，那玉蜂仙子生性暴急，万一引起冲突，岂不是误了咱们的行程。”

杨凤吟侧耳听去，但闻轮声辘辘，似是有篷车行来，当下微微一笑，道：“好吧！咱们怕她就是。”

转身行入道旁一片杂林之中。

郭雪君等纵马相随，奔入林中。

那杂林就在道旁，几人行入林中不久，轮声辘辘，十余匹快马，护着一辆篷车，疾驰而过。

快马之上，各骑着一个身着劲装身佩长剑的少女，每人手中都提着一个蜂笼，那嗡嗡之声，从宠中传出，果然声音奇大，异于常蜂。

杨凤吟目睹篷车远去之后，长长吁一口气，道：“我明白了。”

郭雪君道：“杨姑娘明白什么？”

杨凤吟道：“三圣门崛起江湖之后，除了九大门派、丐帮之外，大都听命于三圣门，只有那一个小小的玉蜂谷，巍然独存，大约就是凭仗那几笼玉蜂。唉！如是千万只玉蜂，一齐扑袭，不论武功何等高强的人，也是无法阻挡了。”

郭雪君笑道：“玉蜂仙子携带的玉蜂，不过千之一二，玉蜂谷中，能够一刹那间放出无数的玉蜂，遮天蔽日。”

杨凤吟道：“难道世间就没有克制玉蜂的法子吗？”

郭雪君道：“也许有，但目前还未听到有人能对付玉蜂谷中的玉蜂……”

语声一顿，道：“玉蜂仙子已经过去，咱们也该上路了。”

提缰纵马，放辔向前奔去。

小珍一提缰绳，追在郭雪君身后而行。

杨凤吟低声说道：“咱们也走吧！”

两人并骑出林，杨凤吟笑道：“现在，咱们身份不同，你是主人，我是书童，你应该走前面了。”

四人分两批而行，有时候走在一起，有时候相距甚远，凭借着暗记联络。但四人每当宿住之时，都集中于同一客栈之中。

这日中午时分，到了一道小溪旁边，杨凤吟放马追到郭雪君的身侧，低声说道：“郭姑娘，今日似乎是第三天了。”

郭雪君道：“不错啊！”

杨凤吟道：“如果咱们在日落之前，还找不到垂柳谷，姑娘的时限已到，该和我们分手了。”

郭雪君淡淡一笑，道：“所以，小妹一定要在日落之前，带你们进入垂柳谷中。”

杨凤吟道：“就算那么巧吧，今晚上咱们找到了垂柳谷，但郭姑娘也不用进去冒险了。”

郭雪君道：“为什么呢？”

杨凤吟道：“因为郭姑娘限期已满，自然是振振有词的走了。”

郭雪君笑道：“可惜的是小妹已得敝帮主的允准，延长假期半月。”

杨凤吟道：“专门为了陪我们，涉险垂柳谷。”

郭雪君道：“说是请假，实则也算得公事了，因此，敝帮主又派了四个

弟子，赶来相助咱们。”

杨凤吟回顾了一眼，不见有人行来，当下低声说道：“人在何处？”

郭雪君道：“他们会自动赶往垂柳谷中，也许他们早已变了身份，赶到多时了。”

这时，突然有一匹快马，迎面奔行而来，越过小溪，由几人身侧奔过。

郭雪君目睹那快马去远，低声说道：“咱们也该上路了。”当先纵身上马越过小溪。

杨凤吟回顾了慕容云笙一眼，低声说道：“遇上事放胆而为，我会常在你身侧。”

她声音娇媚婉转，但话中的含意，却是豪气干云，只听得慕容云笙雄心一振，纵马急驰。

杨凤吟提缰疾追，果然，紧追在慕容云笙的身侧。

小珍走在最后，越过小溪，才纵马急追郭雪君。

四匹马一阵奔跑，只跑得马身上通体汗流。

杨凤吟施展传音之术，说道：“大哥，你留心那郭雪君的举动。”

慕容云笙凝目望去，果见郭雪君每走一段路程，目光就向道侧两旁，瞧上一眼。

显然，两侧道旁，留有着什么特殊暗记，只是别人无法辩识而已。

慕容云笙微微点头，暗示已然领悟了杨凤吟话中之意。

突然间，郭雪君一勒马缰，奔行的健马，停了下来。

小珍紧随在郭雪君的身后，几乎撞上了郭雪君。

慕容云笙、杨凤吟齐齐停了下来。

抬头看去，只见对面一片悬崖之上，满植红花，远远看去，悦目无比，但那高约百丈的悬崖，全为红花所盖，显是人工所植。

一阵山风吹来，红浪拂动。

郭雪君低声说道：“红花崖。”

慕容云笙道：“红花崖不是垂柳谷，和咱们去处何关？”

郭雪君道：“红花崖后垂柳谷，那山崖之后，就是垂柳谷了，不过，这片地形……”

慕容云笙道：“地形怎样？”

郭雪君道：“险恶的很。”

慕容云笙极目望去，只见远山连绵，翠谷如画，好一片自然风光，全无半点穷山恶水的样子，心中甚感奇怪，低声说道：“在下怎的瞧不出有何不妥。”

郭雪君道：“公子如留心瞧瞧，就不难发觉了……”

伸手指着遥远处一片深谷，道：“咱们如想到红花崖后，必得越过那道深谷，是吗？”

慕容云笙四下打量了一阵，道：“不错，要绕过那道深谷。”

郭雪君道：“险恶之处，也就在那道深谷中了。”

慕容云笙道：“咱们未近深谷瞧瞧，怎知它很险恶呢？”

郭雪君笑道：“好吧，咱们近前瞧瞧，看我推想的是否有错。”

慕容云笙道：“如若咱们要骑马而行，只怕要绕过一段很长的路。”

郭雪君道：“弃马步行，顿饭工夫，就可到那谷边了。”

慕容云笙道：“这四匹健马，又如何处置？”

郭雪君淡淡一笑，道：“只有不要一途了。”

慕容云笙略一沉吟，道：“如是那深涧不能越渡，咱们还要退回去绕道而行。”

郭雪君道：“就贱妾所知，这是通往垂柳谷的唯一之路了。”

语声一顿，接道：“贱妾还可以奉告公子一件事，那垂柳谷大部也是人为而成。”

慕容云笙道：“如是贵帮中弟子画的不错，那谷中垂柳，都已是久年的老树，那是说三圣门经营垂柳谷，早在数十年前了。”

郭雪君道：“三圣门中人才太多了，他们可以把数十年的老树，移入谷中。”

杨凤吟冷冷接道：“我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把垂柳移植满谷，为什么不植其他的花树呢？”

郭雪君道：“这是一个隐密，也是一个关键，解开此秘，也许就可以了然三圣门中大部内情了。”

目光一转，缓缓由杨凤吟、慕容云笙脸上扫过，道：“还有一件事，不知两位是否已经知晓？”

杨凤吟道：“可是三圣门中人，发觉了咱们的身份？”

郭雪君点点头，道：“姑娘果然才慧过人，一语中的。”

慕容云笙道：“这个，在下怎么不知道？”

郭雪君道：“杨姑娘凭智慧推断出来，贱妾却是敝帮中弟子告诉我的。”

杨凤吟道：“没有看到人和你谈话啊！”

#### 第四十七回 翻山越岭

郭雪君道：“她们在留下的暗记中告诉了我。”

慕容云笙道：“你是说，咱们已陷入了三圣门的围困之中。”

郭雪君道：“他们张网以待，希望咱们送上门去。”

慕容云笙道：“难道咱们只有送上门去一途了。”

郭雪君道：“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一个办法。”

慕容云笙道：“什么办法？”

郭雪君道：“转身回去。”

慕容云笙道：“咱们千辛万苦找到了此地，怎能空手而回呢？”

郭雪君道：“那就只好碰碰运气了。”

杨凤吟突然接口说道：“请教郭姑娘。”

郭雪君道：“不敢当，杨姑娘有什么吩咐？”

杨凤吟道：“那三圣门中人可是已经完全知晓咱们的身份了吗？”

郭雪君道：“小妹只知他们已知晓我的身份，也许还知晓了慕容公子的身份，但杨姑娘，他们恐怕还不知道。”

杨凤吟道：“怎会如此？”

郭雪君道：“原因不难想到，飘花令主假扮一个书童，太不可思议。”

杨凤吟道：“郭姑娘，此刻情势很明显，除非贵帮中早已和三圣门有了连络，咱们该是个生死与共的局面，是吗？”

郭雪君道：“杨姑娘可是对我有些不放心吗？”

杨凤吟道：“那倒不是，小妹之意，觉着咱们此时此刻，应该是合作无间，有智献智，有能献能才是。”

郭雪君略一沉吟，道：“我明白，咱们走吧！”

放步向前行去。

慕容云笙从健马身上，取下兵刃和应用之物，紧追在郭雪君身后行去。

杨凤吟走在慕容云笙的身后，小珍紧随着杨凤吟。

行过一重岭脊，到了深涧之前。

慕容云笙目光转动，只见那深涧蜿蜒而上，绕入山峰之中。

郭雪君推断不错，如是要绕过这道深涧不知要行多少路，翻多少山。

杨凤吟探首看那深涧，只见峭壁千寻，深过数百丈。

倾耳静听，涧底传来了隆隆之声，显然，涧中有一道激流。

慕容云笙道：“除了咱们用藤索连接下涧之外，在下想不出还有什么办法可以下此绝壑了。”

郭雪君游目四顾了一阵，道：“这里原来有一道吊索，但已被他们拆除了。”

杨凤吟低头一看，果见一根铁桩，深入山石之中，铁桩上孔痕明亮，只是桩上铁索，却已被人取下。

只听郭雪君道：“如若咱们坠藤索而下，中途受人攻击，有几分生机？”

杨凤吟道：“我先攀下，替你们扫除障碍。”

郭雪君道：“姑娘不可随便出手，照本帮弟子的报告，你是他们唯一没有猜中身份的人，你如随便出手，岂不是自泄隐秘，再说，咱们既是早为敌人识破，却不见有人沿途拦截，显然有心引咱们进入垂柳谷了。”

杨凤吟道：“照你的说法，他们不会借咱们攀下悬崖的机会下手了。”

郭雪君道：“小妹确有此想。”

杨凤吟道：“好吧！姑娘如此坚持，想必已胸有成竹了。”

郭雪君淡淡一笑，道：“碰碰运气吧！”

几人动手，采了甚多老藤，衔接起来，直垂谷底。

郭雪君抓住老藤，缓缓向下落去。

表面上，她若无其事一般，其实内心之中，亦是十分紧张，暗中全神关注那垂藤四周形势。

那知事情全出了几人的预料，郭雪君一直下入涧底，竟是无人施袭。

慕容云笙道：“该我了。”

抓住老藤，倒把而下。

峭壁上无人施袭，慕容云笙也平安的落入谷底。

杨凤吟和小珍一齐垂索而下，站在一块紧依峭壁的大岩石上。

谷中激流，澎湃汹涌，那大岩石却高出于溪水之上。

杨凤吟抬头瞧瞧对面的高峰，亦是光滑如削，不禁微微一皱眉，道：“郭姑娘，咱们下是下来了，但要如何渡过这道激流，爬上对面峭壁。”

郭雪君一扬双眉，道：“咱们上当了，应该留个人守在崖上。”

话犹未完，那老藤已然被人斩断，直落下来，卷入激流之中，眨眼间消失不见。

杨凤吟抬头望了峭壁一眼，道：“咱们已无退路，只有前进一途了。”

郭雪君微微一笑，道：“小妹看不出哪里有前进之路，如是以艰险而言，前进较后退，尤多几分险阻。”

杨凤吟道：“此刻要紧的是咱们要如何渡过这道溪流？”

郭雪君道：“贱妾倒有一个法子。”

脱下身上蓝衫，撕成一条一条的布带，结成长索，拔出小珍身上长剑，把布索一端牢固于剑柄之上，望着慕容云笙，道：“我腕力太弱，公子能否把此剑投过溪流。”

慕容云笙估计两岸相距，约四丈多些，已非轻功所能越渡，算计自己腕力把长剑投过溪流是绰有余裕，但心中却无把握投出的长剑，能够刺入那坚硬石壁之中，当下说道：“这长剑是否投入壁中，在下就没有把握了。”

郭雪君道：“对面峭壁有一株矮松，能设法抛到松干之上也成。”

慕容云笙道：“那矮松距此有六丈以上距离，你结的索绳够吗？”

郭雪君道：“贱妾结绳已然量过，这索绳有八丈左右，你尽管放心投掷。”

慕容云笙点点头，道：“在下只好献丑，诸位也只好碰碰运气了。”

说完话，右手一振，投出了手中长剑。

长剑挟着轻啸声，直飞对岸，钉入崖壁间一株矮松之中。

郭雪君伸拉布索，只觉十分牢固，显然钉的甚深，当下微微一笑，道：“公子的腕力，胜任有余。”

一面把手中的布索结在壁间一块大岩之上。接道：“哪一位先过去。”

慕容云笙道：“在下先过去吧！”

郭雪君道：“可以，不过，公子在未渡溪流之前，贱妾想先说明一件事。”

慕容云笙道：“姑娘请说。”

郭雪君道：“照目下情形看去，这悬崖激流，用心在考较咱们的武功，以印证咱们的身份，杨姑娘既是未被发觉，希望能多保留一些，不要使别人瞧出破绽。”

杨凤吟道：“我懂了。”

郭雪君道：“姑娘如能记住此刻你不是飘花令主，而是一个随身的书童身份，那就不会太露锋芒了。”

举手一挥，道：“公子请吧！”

原来，她怕杨凤吟不听自己所劝，发作起来，故而留下慕容云笙，以备作解围之用。

慕容云笙暗中一提真气，跃上布索，施展草上飞的工夫，一口气，踏索而过。

郭雪君、小珍，紧随而过。

那小珍轻功，难和郭雪君等相比，将达彼岸时，把持不住，只好飞身跃落。

杨凤吟最后踏索而渡，如论她轻功成就，不要这布索，横渡激流，亦非难事。但她一双手攀索而渡，似是比小珍尤为艰苦。

四人同过对岸，杨凤吟长长吁一口气，低声说道：“我装的很像吧！”

郭雪君微微一笑，抬头回顾了一眼，道：“看来，咱们还要爬上这片峭壁了。”

语声甫落，突然一阵铃声，传入耳际，四个竹篮，由峭壁上直垂而下。

但闻一个宏亮的声音，由山峰上传了下来，道：“四个如想坐竹篮登上峭壁，那就请报上真实姓名，四位身份，我等已知，如是以假名应付，咱们只好中途斩断篮索，使它跌入悬崖激流之中了。”

郭雪君提气仰脸说道：“如是我们不愿报上姓名呢？”

那宏亮的声音应道：“那就只好请诸位凭藉轻功，攀登这座峭壁了。不过，在下先说明白，诸位行到半山中时，我们有十二道滚木擂石打下，除非诸位自信有应付之能，那只有报名一途。”

郭雪君皱皱眉头，道：“峭壁千寻，运气攀登，已属不易，如是再有十二道滚木擂石打下，只怕是很难躲得过了。”

杨凤吟道：“何止很难，而是全无躲过的机会。”

郭雪君道：“那只有照他的吩咐办了。”

仰脸望着峰顶，说道：“你如真的知晓我们的身份，那就不妨直接叫我们名字，咱们订好约法，你叫我们哪个名字，我们就恢复本来面目，登上竹篮。”

峰上人沉含了一阵，道：“好吧！如是我等不答允你们之求，大约还要被你误认我们在施用诈术了。”

郭雪君道：“我自信想的办法很公平，大家都不吃亏，谁也无法用诈。”

杨凤吟低声说道：“这法子很好，他们是否知晓我的身份，就不难试验出来了。”

只听顶上传下来那宏亮的声音，道：“女儿帮的副帮主，郭雪君。”

郭雪君微微一笑，道：“不措，是我，你们的消息很正确。”

那宏亮的声音又道：“慕容公子，慕容云笙。”

慕容云笙高声应道：“不错，区区在此。”

峰上人又道：“还有小珍姑娘，也是女儿帮中弟子。”

小珍高声应道：“很好，你们连细微都不放过，连我这小丫头也查的清清楚楚了。”

三人行近竹篮，仍不闻峰上有话声传下，郭雪君回首望着杨凤吟，淡淡

一笑道：“阁下我们来了四个人，你们只叫出三个人。”

峰上人应道：“还有一个不足轻重，自然也不用叫出他姓名了。”

郭雪君低声说道：“看样子，他们是真的不知你身份，姑娘武功已达炉火纯青之境，想来藏锋敛刃，并非难事，难的是你扮男装很容易被他们瞧出，委屈你暂时充充我们女儿帮中的弟子。”

杨凤吟道：“我叫什么名字？”

郭雪君道：“就叫你小凤吧！我们女儿帮没有排行，有不少都用儿时乳名，因为她们将来还要嫁人，在女儿帮中工作不过是过渡性质罢了。”

杨凤吟点头一笑，道：“对你们女儿帮这套戒律，小妹是敬佩不已，可惜的贵帮主一直不肯和小妹一晤。”

这几日行程之中，杨凤吟、郭雪君言语行动之间，一直是锋芒相对，互较智谋，郭雪君虽常在重要时刻，退让一步，以避免引起冲突，但杨凤吟却也在不知不觉中被郭雪君所征服。

但见郭雪君仰天说道：“这位么？也是敝帮中一名弟子，名叫小凤儿，不知听人说过没有？”

峰顶上传来了一阵哈哈大笑之声，道：“名不见经传的人，知道与否，也就无足轻重了。”

杨凤吟微微一笑，举步跨入竹篮。

四个竹篮，陡然间一齐向上升动，速度甚快，但也足足有一刻工夫，才到峰顶。

慕容云笙抬头看去，只见一个身着灰袍的清瘦老者，负手站在峰顶之上，另有四个身着劲装的佩刀大汉，各执一道索绳，悬崖边缘，高竖着两根木竿，上面一条横木，横木上装着六个滑轮，四人各站一个之外，还空着两个。

原来，这峰上早有设备，同时可放下六个竹篮，使六个人同乘竹篮而上。

郭雪君、慕容云笙等同时跃下竹篮。

那灰袍老者目光转动，扫掠了四人一眼，道：“四位都戴有面具，是吗？”

郭雪君道：“不错，我已报出了身份，似乎用不着再脱下人皮面具吧！”

灰袍老者冷笑一声，道：“诸位既然敢报上姓名，不知为何还要掩饰住真正面目。”

慕容云笙扯下长髯，脱去面具，道：“在下慕容云笙。”

那灰袍老者打量了慕容云笙两眼，缓缓说道：“很英俊，听说阁下已入飘花门下，阁下到此，不知那飘花令主，是否知晓。”

慕容云笙道：“阁下此言何意？”

那灰袍老者呵呵一笑，道：“我们希望那飘花令主，已知晓阁下至此，也好追踪而来。”

郭雪君生恐那灰袍老者讥讽之言，激怒了杨凤吟，造成冲突，急急接口说道：“那飘花令主如果真的到此，就凭阁下这几句话，已该是脑袋搬家了。”

灰衣老者仰天打个哈哈，道：“老夫倒也听人说过，那飘花令主，不但武功高强，而且人也生的娇美绝伦，只可惜老夫无法离此……”

杨凤吟忍不住接道：“你能离此，又能如何？”

灰衣老人道：“老夫如能离此，倒要设法会她一会。”

杨凤吟道：“慕容云笙既然到了此地，那飘花令主闻讯后自会赶来，有一天总要你心愿得偿。”

灰衣老者淡淡一笑，目光又转到慕容云笙的脸上，道：“你既投入飘花

门下，又和女儿帮混在一起，一位脂粉群中的花花公子，老夫想不出你还能做出什么大事。”

慕容云笙听得一怔，暗道：这番话以责难也似惕厉，倒叫人不知他用心何在？

忖思之间，又闻那灰衣老者接道：“你们四人之中，总该有一个领队的人吧！”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论江湖上的见闻，我不如郭雪君甚多了，这等事由她应付，那是强我甚多了。

郭雪君不闻慕容云笙开口，立时接着说道：“慕容公子素来不喜浪费唇舌，什么事跟我说吧。”

那灰袍老者冷笑一声道：“你是女儿帮的副帮主了？”

郭雪君道：“不错，阁下怎么称呼？”

灰衣老者道：“老夫何行飞，量你这点年令，未必听过老夫的名号？”

郭雪君道：“霹雳手何行飞。”

何行飞对郭雪君一口叫出自己的外号，似是为大为欣赏，呵呵一笑，道：“看来女儿帮能够扬名江湖，确也有几个人才。”

脸色一变，冷冷接道：“贵帮在江湖上，以耳目灵活见称，但却未想到你堂堂副帮主的行动，竟然被我们了如指掌。”

郭雪君答非所问地道：“何老前辈很多年来在江湖上走动了？”

何行飞一皱眉头，道：“怎么样？”

郭雪君道：“江湖上很多后生晚辈，极向往老前辈霹雳神拳的传说，只道老前辈已然仙去，今生无缘再睹霹雳神拳的奇技，想不到前辈却是息隐于此。”

这几句话说的很婉转动人，但语中带刺，听得那何行飞心中难过无比，垂下头去，长叹一声，道：“你们涉险至此，用心何在？”

郭雪君道：“老前辈明明知道，为何故问呢？”

何行飞冷冷说道：“你们可是想到万佛院去？”

郭雪君道：“听说那万佛院是通往三圣堂的秘径，咱们既然叫明了，那也不用再到万佛院中去了。”

何行飞冷冷说道：“可惜老夫无法代你们安排。”

这几句话，声音虽然说的冷漠，但脸上却隐隐有羞愧之色。

郭雪君知他心中难过，立时改变话题，道：“那就有劳老前辈，指明我们一条去路了。”

何行飞道：“由此下山，就是垂柳谷万佛院了，别人不似老夫，你们要小心了。”

郭雪君一欠身道：“多谢指教。”

当先举步而行。

慕容云笙、杨凤吟、小珍，依序而行，沿一道小径，向下行去。

行过山脊，眼前景物，突然一变。

只见垂柳飘拂，山风中起伏如浪，整条山谷，为一片翠色笼罩。

凝翠丛中，山谷一角，突起了一堵红墙。

慕容云笙指着那一角红墙，道：“那地方大楼，就是万佛院了。”

郭雪君道：“进入万佛院的事，不用公子担忧，他们自会有人带咱们去，但请公子能记住出入之路，贱妾默查谷中形势，这谷中垂柳并非天生，大部

是由他处移植而来，也许，这些人工植成的柳林，还有别的作用。”

谈话之间，瞥见两条人影，由柳林中行了出来，奔向几人而来。

那两条人影来势甚快，片刻之间，已到四人身前。

只见两人灰袍布履，娃娃脸，和两个光秃秃的脑袋。原来竟是两个小沙弥。

慕容云笙已然恢复了本来的面目，索性一拱手，道：“在下慕容云笙，有劳两位小师父带路了。”

两个小沙弥互望了一眼，合掌说道：“阿弥陀佛。”转身向前行去。

慕容云笙大步而行，紧追在两个小沙弥的身后，直入柳林之中。

两个小沙弥并肩而行，折转于柳林小径之中，足足走了一顿饭工夫之久，才到万佛院前。

沿途上慕容云笙未多问一句话，两个小沙弥也未开过一次口。

万佛院规模并不太大，但建筑的极为考究，大门前十三级青石阶梯，门楼前横着一块匾额，写着万佛院三个金字。

黑漆大门早已大开，一个月白僧袍的中年僧侣，当门而立。

两个小沙弥加快脚步，行到那中年僧侣的身前，低言了数语，然后转身而去，又退进柳林之中。

那中年僧侣突然向旁侧一闪，道：“慕容公子请。”

慕容云笙微微一笑，道：“大师父怎么称呼？”

中年僧侣道：“贫僧广成。”

他似是极不愿说话，简简单单的回答慕容云笙一句话，突然转身向前行去，一面接道：“贫僧为诸位带路。”

慕容云笙回顾郭雪君一眼，道：“他们似是都不愿说话。”

郭雪君笑道：“那是因为这里戒规太森严，他们不敢多言。”

两人谈话的声音很大，那和尚明明听到了，但却充耳不闻，连头也不回转一下，一口气穿过两重庭院，带几人到一座跨院之中。

这座跨院中，种满了花树，盛开着数种不同颜色的花。

在跨院一角，有一个大水池，引入寺外泉水，然后又从跨院一角修筑的水道中排出。

潺潺流水声，使这座幽静的跨院中，给人一种深沉、恐怖的感觉。

广成带几人行近上房，推开房门，宜入室中。

慕容云笙目光转动，只见房中放了八张松木坐椅，椅上都铺着黄缎垫子。

红砖铺地，黄绫幔壁，布置的十分古雅，打扫的纤尘不染。

奇怪的是，进入这柳林之后，除了遇上两个小沙弥和这位广成大师之外，再未遇上过第四个人，但看佛院的打扫和布置，以及花木的修剪，至少也十几个人才成。

只听广成冷冷地说道：“四位请坐吧，贫僧去禀告我们方丈。”

也不待几人答话，转身大步而去。

郭雪君目睹那和尚离去，突然站起身子，行近通往内室的门口，掀起了垂帘。

凝目望去，只见内室中木榻书案，似是一个高雅的客房。

片刻之后，瞥见那广成大师带着一个身披黄色袈裟的高大僧侣，缓步行进房中。

慕容云笙凝目望去，只见那和尚面色红润，浓眉虎目，竟然无法看出他

的年龄。

广成大师对那身披黄色袈裟的和尚，似是极为尊敬，垂手肃立身侧。

郭雪君和慕容云笙也都十分沉着，只望了那和尚一眼，默不作声。

双方僵持约一刻工夫，那高大和尚首先开口，道：“哪一位是慕容公子？”

慕容云笙道：“区区就是。”

那高大的和尚一合掌，冷冷说道：“慕容公子很年轻啊！”

慕容云笙冷冷说道：“大师可是觉着在下不足以受教吗？”

那高大的和尚淡淡一笑，道：“公子误会了。”

慕容云笙道：“怎么说？”

那高大和尚道：“贫僧觉着公子这样年轻，就投入罗网中来，未免是太可惜了。”

慕容云笙冷笑一声，道：“大师此言，叫在下想不明白。”

高大和尚道：“很快就会明白了。”

郭雪君突然接口说道：“大师怎么称呼？”

高大和尚淡淡一笑，道：“贫僧普度，普度众生的普度。”

郭雪君道：“大师口气如此托大，想来定然是这万佛院的掌门人了？”

普度大师冷哼一声，道：“敝掌门很少接见生人，就凭诸位么，还不致劳动敝掌门大驾亲迎吧！”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这位女施主怎么称呼，贫僧倒忘记请教了。”

郭雪君道：“我想你应该是早知道了。”

普度大师淡淡一笑，道：“女儿帮的副帮主，郭雪君郭姑娘。”

郭雪君道：“不错。”

大师不觉着多费了这番唇舌吗？

普度大师淡淡一笑，道：“有一句俗语说，祸从口出，姑娘要慎言才是。”

郭雪君嗯了一声，道：“我如能想到这么多，只怕也不会来了。”

普度大师道：“那么，两位到此的用心何在呢？”

言下之意，似是根本未把那小珍和杨凤吟计算在内。

慕容云笙道：“到此请问一事。”

普度大师道：“问什么？”

慕容云笙道：“三圣堂在哪里？”

普度大师道：“在天上，上天无路；在地狱，地狱无门……”

郭雪君冷冷接道：“万佛院是地狱还是天堂？”

普度大师冷冷接道：“姑娘觉看到了什么地方？”

郭雪君道：“我么，只觉着到了一家寺院之中，既非天堂，也非地狱。”

普度大师道：“女施主倒是很有胆气。”

慕容云笙道：“大师的口气，太过托大，但不知你是否真能够作得主意”  
郭雪君道：“我们都已亮明了真正的身份，和大师谈的是正经事情，这里是天堂、地狱，那都无关要紧，重要的是要你讲实话，徒逞口舌之利，于事何补？”

这几句话似是发生了很大的作用，冷傲的普度大师，突然一收狂傲之态，道：“好吧！诸位意欲如何，可以直接说出来了。”

慕容云笙道：“在下想找三圣堂，据说未到三圣堂之前先要经过这座佛院，不知是真是假？”

普度大师道：“贫僧可以奉告，是千真万确，这是通往圣堂的唯一门户。”

慕容云笙道：“好！那就有劳大师指明我们去法。”

普度大师略一沉吟，道：“如是贫僧不允呢？”

慕容云笙道：“那就由不得大师了，咱们只好先在这万佛院闹个天翻地覆了。”

普度大师仰天打个哈哈，道：“喧宾夺主，不知两位有何凭仗？”

郭雪君道：“大师如是做不了主，那请赶快去请命；如是故意刁难，那就划出道子来吧！”

普度大师道：“姑娘言语举止，倒是干脆的很啊！但请稍候片刻，贫僧去去就来。”

郭雪君道：“请便吧！”

普度大师，转身入室而去，郭雪君望着普度的背影，冷哼一声，道：“原来也是个做不了主的和尚。”

不过片刻工夫，普度大师带着一个身躯魁伟，身披红色袈裟的和尚走了过来。

只听他高声说道：“贫僧久闻慕容公子大名，不知是哪一位？”

慕容云笙道：“区区便是，大师可是万佛院中方丈？”

红衣和尚淡淡一笑，道：“一切事，贫僧都能做得主意，至于是不是万佛院中方丈，似是无关紧要了吧！”

慕容云笙道：“咱们来此，也并非为了拜会贵寺，见不见掌门方丈，似是都无关紧要了。”

红衣和尚道：“听说慕容公子和女儿帮的副帮主想到圣堂一行，晋见三圣。”

慕容云笙道：“这正是我们来此的目的。”

红衣和尚笑道：“如凭你慕容公子这点名气，还不到能进圣堂的身份，但你得令尊的余荫，初入江湖，已有盛名，贫僧倒愿替公子安排，不过……”

慕容云笙道：“不过什么？”

红衣和尚道：“那是一段很艰险的旅程，公子自信能够走得过吗？”

慕容云笙道：“如何一个艰险之法？”

红衣和尚道：“步步死亡，寸寸杀机。”

慕容云笙道：“可有带路之人？”

红衣和尚道：“有！”

慕容云笙道：“什么人？”

红衣和尚道：“就是贫僧。”

慕容云笙道：“那很好，大师能过的，区区自信也可以过去。”

红衣和尚目光转动，道：“可惜的是，慕容公子这些从人，不能同行。”

郭雪君道：“为什么呢？”

红衣和尚笑道：“三圣堂岂是任何人都可以去的么！”

郭雪君道：“如是我们一定要去，我想应该有个办法才是。”

红衣和尚道：“倒有一个法子。”

郭雪君道：“请教高见。”

红衣和尚道：“能够在百招之内胜过贫僧的人，不问身份地位，皆可进入圣堂。”

郭雪君道：“如是只有这么一个办法，那也只好领教大师几招。”

慕容云笙心中暗暗忖道：这和尚在万佛院中的身份似是不低，如此口气，

武功定然不弱，郭雪君和他动手，不知是否能撑过百招。

红衣和尚说道：“不知哪位先和贫僧动手？”

言下之意，把杨凤吟和小珍，也算入其中了。

杨凤吟正待出手，郭雪君已抢先而出，笑道：“大师，自然是我先和大师动手了，不过，我要先把话说明白，咱们再打不迟。”

红衣和尚道：“你说吧！”

郭雪君道：“这两人都是我们女儿帮的弟子，我如打你不过，她们自然更非敌手了。”

红衣和尚道：“你的意思是……”

郭雪君道：“我的意思是我们胜负只打一阵，要是你胜了，那就请带慕容公子一人参观圣堂，如是我胜了，那就要我帮中两个弟子，同往圣堂一行。”

红衣和尚沉吟了一阵，道：“你如能胜，贫僧替你们担待就是，你出手吧！”

郭雪君道：“咱们只打一百招，如是百招内，未分胜败，那就算我胜了。”

红衣和尚道：“好吧！出家人吃点亏也不要紧。”

郭雪君道：“我沾了很多光，该让你一步先机。”

红衣和尚道：“贫僧如不答允，咱们还要有一番推辞，姑娘小心了。”

双手连环拍出，连攻三招。

他攻出的掌势，看上去并不凌厉，但每一招，都攻向郭雪君必救之处，除了硬拼掌力之外，郭雪君只有闪避一途。

他攻出三招，把郭雪君迫退了六步，堵到了一处屋角处。

只见他双手一挥，一片掌影，封住了郭雪君四面出路，冷笑一声，道：“姑娘，后无退路，上有屋顶，这一下，姑娘要得凭仗真实本领了。”

右手一抬，“泰山压顶”，兜头拍下，左手却封住郭雪君右侧去路。

原来，两人动手之后，郭雪君一直退避，未还一招。

郭雪君突然一扬柳眉，右手一扬，一指点向那红衣和尚右腕脉穴。

红衣和尚的掌势向下落，郭雪君举手上迎，眼看双方将要接触之时，那和尚突然一缩右腕，硬把掌势收了回去。

郭雪君借势反击，突然间掌指齐出，而且手法凌厉，招招都击向红衣和尚的要害大穴。

这一轮反击之势，快速绝伦，只迫得那红衣和尚一连退了七八步远，双方又恢复了原有的地位。

那红衣和尚退了八步之后，也缓开了手脚，双掌拍出，封住了郭雪君的攻势。

慕容云笙原本十分担心那郭雪君难是红衣和尚之敌，及见郭雪君凌厉反击之势，心中始觉稍安。

那红衣和尚封挡住郭雪君攻势之后，立刻还击，掌势力道大增，招招如锤击石一般，直拍而下。

郭雪君却突然又改变打法，左闪右避，凭仗灵巧的身法，躲开那和尚的攻势。

搏斗之间，郭雪君突然轻声喝道：“够了。”纵身跃落一侧。

红衣和尚怔了一怔，道：“什么够了？”

郭雪君道：“一百招。”

红衣和尚沉吟了一阵，道：“贫僧只攻六十五掌。”

郭雪君道：“不错，但我还击你三十五招，合计一百招。”

红衣和尚冷笑一声，道：“贫僧所谓接我百招，是要贫僧攻出百招才算。”

郭雪君淡淡一笑，道：“刚才大师为什么不说清楚呢？”

红衣和尚道：“说清楚又能怎样？”

郭雪君道：“我的打法就大不相同了。”

红衣和尚冷冷说道：“现在也还不迟。”举手一掌，拍了过去。

郭雪君纵身避开，仍想施展游斗身法，避过三十五招，突闻一个细小的声音，传入耳际，道：“和他硬拼一招，这和尚拳路博杂，攻势越来越是恶毒，你如拖下去，对你反为不利了。”

她心知是杨凤吟传音相告，正好那红衣和尚一掌斜里拍来，当下右手一挥迎了上去，硬接一击。

那红衣和尚心中暗自喜道：“你如一味游斗，我这百招之内，能否伤得了你，还很难说，硬接我的掌势，那是早求败亡了。”

心中念转，又暗自加了两成掌力。

就在两人双掌将触未触之际，红衣和尚突然觉着时间一麻，拍出掌力的劲道，突然消失，去势一缓。

郭雪君迎击的掌势，疾射而至，正击中了那红衣和尚的右腕。

只听那红衣和尚闷哼一声，一连向后退了三步，道：“姑娘胜了。”

郭雪君一挥手，道：“那就有劳带路。”

红衣和尚冷笑一声，道：“姑娘胜的很侥幸，贫僧败的却不甘心。”

郭雪君道：“但你已经认败了。”

红衣和尚神色一片冷肃，两道满含怒意的目光，缓缓由慕容云笙脸上扫过，道：“慕容公子，暗中出手了吗？”

慕容云笙一听，心中已明白是杨凤吟暗中相助之力，淡淡一笑，道：“如若不承认呢？”

红衣和尚道：“贫僧觉得出来，慕容公子的厚赐，贫僧记在心中就是。”

慕容云笙微微一笑，不再答话。

红衣和尚冷然一笑，转身向前走去，一面说道：“贫僧希望四位都能平安的渡过。”转身向外行去。

慕容云笙抢先举步而行，紧随在红衣和尚的身后。

杨凤吟、小珍、郭雪君依序鱼贯而行。

那红衣和尚带几人绕过一重庭院，到一道高耸的峭壁之下。

慕容云笙抬头望了那峭壁一眼，只见那峭壁平滑如镜，纵然一等轻功，也不易攀登。那红衣和尚回头冷笑一声，道：“诸位稍候，贫僧去叩门。”

大步行到石壁前面，肃站片刻，那光滑的石壁，突然裂现出一座门户。

慕容云笙留心看过了他停身的方位，心中暗自熟记于胸。

只见那红衣和尚回过头来，缓缓说道：“这是通往圣堂的门户，不过，据贫僧所知，凡是进入此门之人，不是皈依圣堂，做我门下弟子，就是尸骨不存，永远消失人间。”

慕容云笙道：“那是说这石门之内，有着很恶毒的埋伏了。”

红衣和尚道：“不错，贫僧早已奉告了。”

慕容云笙道：“在下也记得大师说过，要和在下一同进入，是吗？”

红衣和尚道：“贫僧自然要替诸位带路。”举步向前行去。

慕容云笙回顾了身后的杨凤吟和郭雪君等一眼，道：“诸位不妨在门外

等候。”

杨凤吟微微一笑，突然侧身抢在慕容云笙的前面，行入石门之中。

郭雪君笑道：“不进石门，也很难生离万佛院，要死，大家死在一起吧！”

慕容云笙无可奈何，只好叹息一声，道：“两位小心了。”鱼贯行入石门。

只听碰然一声，那石门突然关了起来。

洞中突然间，黑的伸手不见五指。

郭雪君突然停下脚步，道：“慢一点走。”

右手一挥，闪起了一道火光。

火光照耀之处，竟已不见了那红衣和尚。

凝目望去，只见两面石壁光滑，不见有一个人影，也不见一个可资容身的石洞。

郭雪君道：“怎么回事？”

慕容云笙道：“那和尚弃了我们逃走，想来这石道中，必然设有机关，准备暗算咱们，大家小心一些。”

郭雪君熄去手中火折子，低声说道：“咱们距离近一些，也好有个照应，打旗的先上，我走在前面开道。”

慕容云笙道：“没有的事，在下应该走前面。”

举步向前行去。

郭雪君附在杨凤吟耳边说道：“你跟着他暗中保护，如果情势不同，非要伤人，也希望你能假他之手，你不知道，你如能隐去身份，对我们帮助有多大。”

杨凤吟点点头，紧追慕容云笙身后而行。

郭雪君把火折子交给左手，右手却从怀中摸出了一把锋利的匕首，执于手中准备随时应变。

慕容云笙走的很慢，足足走了一刻工夫之久，才走出了三丈左右。

杨凤吟低声道：“不用怕，有我在你身边，不论遇上了什么事，我都会全力助你。”

慕容云笙微微一笑，道：“小心为上，他们定有着很古怪的伤人东西。”

谈话之间，行到一处转角所在。

只听一个冷冷的声音，传了过来，道：“站住！”

慕容云笙道：“在下慕容云笙，意欲赴圣堂一开眼界。”

只听那冷冷的声音道：“到达圣堂之前，先要看你们是否能过老夫守的这一关了。”

慕容云笙缓缓说道：“不知阁下之关，要我等如何一个过法？”

但闻那冷冷的声音，道：“好！老夫告诉你们，这一段死亡之路中，每一尺，都是有死亡的机会，包括了暗器、毒水等物。”

慕容云笙道：“你那暗器、毒水，可是要从壁中放出来吗？”

那冷冷的声音答道：“老夫只回答你这一次，下次恕不作答了。老夫施放的毒水、暗器，是由上下和四面八方射出，老夫相信，暗器也许无法伤到你们，但那毒水，却是恶毒无比，中人之后，立时溃烂，除了老夫的独门解药之外，天下再也无人能够医得了。”

慕容云笙微一思忖，高声说道：“多承指教，在下感激不尽。”

那冷冷的声音接道：“老夫只是要你们知难而退。”

慕容云笙道：“不管阁下的用心何在，但在下一样感激，不过，在未动手之前，在下有几句话，要先行说明。”

那人道：“什么话？”

慕容云笙道：“闯阁下之关，只是我慕容云笙一人，如是我能闯过，那就算我们胜了，如是在下伤在暗器之下，那就算我们败了。”

那冷冷的声音应道：“好吧！如若你能闯过，老夫就连你的从人，一起放过；如是你不能闯过，只好要他们带着你的尸体退回去了。”

慕容云笙道：“好！就此一言为定。”

回顾了郭雪君等一眼，接道：“诸位请在此等候。”

举步向前行去。

杨凤吟抢前一步，拦住了慕容云笙，柔声说道：“我跟你去。”

慕容云笙摇摇头，道：“不用了，我已经和人家谈好了。”忽的加快脚步，向前奔去。

杨凤吟微微一怔，正待举步追赶，却被郭雪君一把拉住衣袖，低声说道：“让他去吧！”

杨凤吟道：“不成，他一个人，如何能应付四面八方的暗器攻势？”

郭雪君低声说道：“咱们为何不在暗中助他。”

也不待杨凤吟答话，右手一抬，突见火光闪动，叭的一声，落在石地上。那落地之物，竟然是火光熊熊的在地上燃烧起来。

寸许高低的火焰，虽然不大但在漆暗如墨的石道中，有此一片火光，在几个内功精深，目力异常的人看去，已然是大放光明了。

火光中，只见慕容云笙右手握剑，护在胸前，蓄势缓步而行。

杨凤吟探手从怀中取出一把绿豆大小的菩提子，交给郭雪君，低声道：“你拿着。”

郭雪君先是一怔，继而明白了她的用心，微微一笑，接过菩提子，装入了衣袋之中。

杨凤吟双手各执十粒菩提子，全神贯注在慕容云笙的身上。

郭雪君右手连挥，叭叭两声，两道火光脱手飞出，落在慕容云笙身前七八尺处，也是石道转弯所在。

这时，慕容云笙身前身后，都有火光照耀，景物清晰可见，这对慕容云笙有着很大的帮助。

突闻一声冷喝，迎面壁间传出声音道：“小心了。”

语声未落，两侧石壁间，忽的暴射出两蓬银芒，疾向慕容云笙射去。

慕容云笙怀抱着的长剑一展，陡然间散布一片银光。

展起的护身剑幕，击落了两侧激射而出的银芒。

杨凤吟看那两壁间银针极多，不禁心头一震，低声说道：“郭姊姊，他受伤没有？”

郭雪君心中暗笑，忖道：高傲不可一世的飘花令主，竟然连姊姊也叫了出来，看来，她对慕容公子，用情很深了。口中却低声应道：“你是当局者迷，他好好的毫发未伤。”

杨凤吟也不否认，微微颌首一笑。

慕容云笙挡开两侧银针之后，心中暗暗惊骇，忖道：似是这等近的距离，如若是暗器埋伏，一道强过一道，的确不易闪避。

但他心中有些奇怪，那人如不先行出声招呼，只是那两壁银针，自己都

难有逃过的机会，但他却先行示警，使自己有了准备，击落银针。

火光之下瞧去，只见那银针尖端，一片蓝汪汪的颜色，显然是经过了剧毒淬炼之物，只要中一枚就足以致命。

只听那冷冷的声音又道：“你在转弯之前，再无暗器攻袭，转弯是第二道埋伏，埋伏也更为厉害，你要小心了。”

慕容云笙暗道：这几句话，明是恐吓，暗中示警，告诉暗器埋伏之地，但他是谁呢？为什么暗中助我？

心中暗自忖思，人仍然举步向前行去。

这时，杨凤吟再也无法忍耐心中的焦虑、激动，低声说道：“郭姊姊，我无法再等下去了，我要去助他一臂之力。”

郭雪君伸手一把，拉住了杨凤吟，低声说道：“那人之言，明是恐吓，暗是示警，你如冲上前去，只怕反而坏了事。”

## 第四十八回 处处陷阱

杨凤吟本是聪慧绝伦的人，略一沉吟，已然想透了个中内情，微微颌首，道：“但咱们离得太远了，只怕我救援不及。”

郭雪君摇摇头，道：“不要太急，咱们等一会再说，需知咱们此刻命运相同，如是慕容公子有了不幸，我们也无法活着出去。”

杨凤吟虽然觉着她说的有理，但心中仍是有着很大的不安，忍不住举步向前行去。

郭雪君无可奈何，只好随在杨凤吟身后而行。

且说慕容云笙行近转角之处，突闻一个细微的声音传入耳际，道：“老夫冒死传讯，只能说一遍，你要用心的听着，此处暗器，恶毒无比，就算令尊重生，也未必能够躲过，所以，你要特别小心，避这阵暗器施袭，只有一个法子，那就是飞跃而起，全身贴在石顶之上……”

话到此处，突然中断。

慕容云笙暗中吸一口气，一步踏出，身子一翻，陡然平飞而起，身子贴在了石顶之上。

只听一阵阵嗤嗤之声，无数寒芒，突然由两侧石壁及转角中飞射而出。

就在那暗器飞出的同时，杨凤吟同时扬手，打出了一把菩提。

一阵波波轻响，那射出的暗器，甚多被杨凤吟的菩提子击中，一时间，暗器互击相撞，洒落一地。

慕容云笙身子飘落实地，目光一转，亦不禁心头骇然，暗道：“如若不是有人早早传警，定无法逃过此劫了。”

原来，那落在地上的暗器，十分博杂，有弩箭，毒针，和子午钉等，不下百余件。

心中忖思之间，忽见人影一闪，杨凤吟已到身前，伸手抓住了慕容云笙道：“你好吗？”

慕容云笙看她目光中爱怜横溢，心中甚是感动，点头一笑，道：“我很好。”

杨凤吟长长吁一口气，道：“吓死我啦。”

郭雪君快步奔了过来，低声说道：“好妹妹，别撒娇啦，现在还不是时候。”

杨凤吟只觉脸上一热，垂下头去。

只听那冷冷的声音又道：“公子已经越过暗器险阴，闯过老夫把守之关了，由此再往前走，还有别人守护关口，老夫言尽于此。

诸位可以动身了。”

慕容云笙心想对暗中传音相助之人说几句感谢之言，但话到口中，却又忍了下去。目注那声音传来之处，一抱拳，大步向前行去。

杨凤吟目睹慕容云笙所涉惊险之后，不再多虑，紧随慕容云笙身旁行去。

这时，郭雪君打出的流星火光，突然一闪而熄，石洞中，又恢复了原有的黑暗。

慕容云笙停下脚步，低声说道：“甬道中太过黑暗，如是猝然有人施袭，闪避很难，咱们离开一些，至少可避免同时受伤。”

杨凤吟道：“好！我走前面。”

慕容云笙突然伸出手去，抓住杨凤吟的手腕，向后一带。

杨凤吟不知是有意呢，还是无心，借势倒入慕容云笙的怀中。

一阵阵处子幽香，扑入了慕容云笙的怀中。

慕容云笙只觉心神一荡，不自觉伸出手臂，环抱起杨凤吟的柳腰，低声说道：“你要保密身份，以便出敌不意，还是让我走前面吧！”

杨凤吟还待争辩，突闻一阵嚓嚓之声，传入耳际。

郭雪君立时扬腕，打出了一个人光弹。

杨凤吟也同时快速绝伦的闪出了慕容云笙的怀抱。

火光之下望去，只见那迎面石道之中，突然出现了一行大汉，全身漆黑，手中高举兵刃，一时间竟叫人无法分出是真人还是假人？

郭雪君一扬手，打出一枚透骨钉，口中同时招呼道：“小心暗器。”

但闻砰的一声，透骨钉生生被弹震了回来。

郭雪君低声说道：“铁铸的人。”

慕容云笙道：“难道这铁铸之人，还能强过活人吗？”

郭雪君道：“这石道如此狭窄，这些铁铸的人，如用机关操纵，比真人难对付何止十倍。”

慕容云笙仔细瞧去，只见那铁人铸得极为魁梧，宽肩粗臂，站在那里几乎堵住了石道的三分之一，不禁一皱眉，道：“在下去试他一下，看看它有何作用？”拔出长剑，举步向前行去。

杨凤吟无限关怀地说道：“你要小心一些。”

慕容云笙回首一笑，举步向前行去。

距那铁人还有三步左右时，停了下来，举手一剑，点向铁人。

这一剑，慕容云笙暗把真力贯注于长剑之上。

长剑和铁人相触，响起了一声轻微金铁交鸣之声。

但那屹立的铁人，却动也未动一下。

慕容云笙一皱眉头，正待再加劲力，刺它一剑，却突闻一个细声细气的声音，传了过来，道：“诸位如想到圣堂，非得经过老夫这一关不可。”

慕容云笙停剑说道：“阁下这铁人阵，要如何一个通过之法？”

那细声细气的声音道：“你们往前走，进入老夫这铁人阵中之后，铁人自生妙用。”

语声一顿，接道：“老夫素来不喜说话，恕不再回答阁下之言了。”

慕容云笙怔了一怔，道：“在下一人通过，不知是否可以？”

他一连问了数声，果不再闻那人回答之言。

慕容云笙心头火起，扬手削出一剑。

但闻嗤一声，闪起了一溜火光。

那肃立不动的铁人，似被慕容云笙一剑削出怒火，双臂挥动，两只大铁拳，一齐击来。

慕容云笙早有准备，一吸气，疾退三步，避开了那铁人双拳。

那铁人一击不中之后，立时又回原位。

慕容云笙连出四剑，分点那铁人前胸小腹等数处，但那铁人仍然屹立不动。

郭雪君缓步走了上来，低声说道：“公子，这铁人的机关有人在暗中操纵。”

慕容云笙道：“那是无法闯过这铁人阵了。”

郭雪君道：“他隐身暗处，如若咱们不入阵内，他不肯发动机关，那只

有相持下去了。”

慕容云笙还剑入鞘，道：“好！我入阵试它一试，看看这铁人阵，有什么厉害之处？”

郭雪君低声说道：“公子不可深入，你武功再好，也是血肉之躯，无法和这些生铁铸成之人硬拼。”

慕容云笙微微一笑，道：“在下知道。”

暗中一提真气，缓步向前行去。

他越过了第一个铁人，仍然不见有何动静，又举步行过了第二个铁人。

抬头看去，只见铁人肃立，毫无异状，又举步越过第三个铁人。

哪知步履未停，突闻一阵轧轧之声，一行铁人，一齐发动。

慕容云笙一提真气，停下脚步，目光转动，只见身后的三个铁人突然转了过来，同时挥舞着铁拳。

三个铁人并排而立，已把后退之路完全堵死，再加上六条铁臂快速的挥舞，把所有的空隙，完全堵了起来。前面的铁人也错开身形，冲了过来。慕容云笙迅快点数一下，前面还有六个铁人，加上截断退路的三个，合共九人。

这九个铁人，一十八只铁拳，同时挥动打出，而且越来越快。

但闻波波两声，两道火光掠过，又燃起两点熊熊的火焰来。登时光亮大盛。

慕容云笙眼看那九个大铁人的严密组合之势，心中暗暗震骇，忖道：“这些铁人，似是经过了很精密的计算，挥动发拳，封闭所有的空隙，像这么纷乱的拳势，竟然不会相撞。”

忖思之间，那涌来的铁人，已然逼近身侧。

那阻拦回路的三个铁人，却站在原地不动，但那六个铁人，却不停的冲了过来。

片刻之间，双方铁人，已经相距五尺左右。

慕容云笙尽量使自己保持着镇静，希望能从危恶的环境之中，找出一分生机。但那些铁人高度几乎顶在石洞顶上，留下空隙，不足一寸，决无法从上面飞跃而过。

铁人之间的空隙，也不足过一个人，唯一的生机，就是设法打倒一个铁人，越过去。

但见那铁人的魁梧和铁拳的凌厉，以血肉之躯，要和那巨大的铁人对抗，实是胜算极少。

心中念转，双臂却暗运功力，蓄势以待。

身后三个铁人，站立在原位不动，稍减去慕容云笙的后顾之忧。

慕容云笙全神贯注在迎面过来的铁人身上。

只见那逼来的铁人，两个并肩而进，另外三个和前面两人相距四尺左右，缓缓逼进。

前面两个铁人，虽然留有一些空隙，但却被后面三个铁人，堵的十分严密。

最使慕容云笙不解的却是最后一个铁人，孤孤独独的跟在三个铁人之后，看起来，应该是毫无作用。

就这一转念，当先两个铁人，已然冲到身前，右首铁人的一双巨拳，迎面打了过来。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这铁拳势道强猛，不宜硬接，但如不试它铁拳上

的力量，永远找不出破这铁人阵办法了，必得冒几分危险才成。”

那铁人拳势，掠着慕容云笙前胸衣服而过，慕容云笙却顺势疾出右手，一把抓住了那铁人的腕子。

只觉铁人拳势向下沉落之势，十分强大，几乎带动了慕容云笙的身子。

慕容云笙暗中运气，腕力陡增，硬把那铁拳沉落之势拖住。

那铁人拳势原本是上下挥动，慕容云笙抓住了铁人一臂之后，那铁人另一臂突然改为横击，拦腰扫到。

慕容云笙心中早已想到，抓到铁人一臂之后，可能会激起铁人另一臂的变化，但却未料到他竟然会横击，急出左手，接住那横击过来的铁拳。

这一个铁人的双臂受制，另一个同行铁人却也似受了禁制，突然停住了身躯。

慕容云笙两只手，分拒着铁人的双臂，虽然把铁人制服，但他自己亦用尽了全身气力。

如是那铁人构造再巧妙一些，能够相互支援，慕容云笙势必伤在铁人的手下不可。

但那铁人毕竟并非真人，不管那操纵的机件，多么的奥妙，却不能见机而作。

慕容云笙仔细看那同行的铁人，并非是完全的静止不动，而是在缓缓的转弯。

同时，那后面三个铁人，仍是缓缓向前行了过来，挡住归路。三个铁人，六只铁拳，却是愈打愈快。

突然间，火光一闪而熄。

原来，那郭雪君打出的火光，竟被铁人拳势击中，一闪而熄。

整个石洞中，又恢复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

慕容云笙眼前一黑，同时响起了一声巨大的金铁交鸣。

耳际间响起了杨凤吟的声音，道：“大哥，你好吗？”

慕容云笙感觉到一股拳风，击了过来，心中大是骇然，顾不得答应杨凤吟的喝问，双手一松，放开了两只铁臂，全身扑伏地上。

原来，他忽然想到，这些铁人，只见双拳可以挥动，双足却是没作用，扑伏地上可救一时之急。

只听郭雪君高声喊道：“不可涉险。”

却闻杨凤吟应道：“不要你管。”

显然，杨凤吟要赶来施救，却被郭雪君拦住，两人起了争执。

慕容云笙大急道：“我很好，你们不要争论。”

杨凤吟正想舍命冲入，听得慕容云笙回答之言，果然停了下来。

却听小珍的声音，说道：“再打两颗火弹，助他照明。”

郭雪君冷冷说道：“我觉着黑暗一些，比有光要好。”

杨凤吟道：“为什么呢？那铁人是死的，不论有光无光，都是一样，但慕容公子，却需光亮以查看敌势。”

郭雪君道：“不错，那铁人是死的，但却有着活人在操纵，敌暗我明，光亮固然可以照明铁人的举动，使慕容公子量敌施为，但也可使那操纵机关的人，看到慕容公子，设法对付。如是那操纵人无法见到慕容公子，铁人阵必然按着它们的制式变化活动，以慕容公子的聪慧，只要能查出它们活动的方法，必可找出破铁人阵的法子。”

这几句话说得声音很高，不但是用以说服杨凤吟，而且也似是存心让慕容云笙听到。

果然，这几句话，对慕容云笙有了很大的启发。

他运足目光看去，只见那被自己抓住过双臂的铁人，正缓缓伸动双臂，似是操纵的机关，还未恢复灵活。

同时，左首缓慢转身的铁人，又缓缓再倒转过去。

这观察使慕容云笙得到了一个结论，操纵铁人的机关，都有着连锁作用，如若能破坏一个铁人，就可使整个铁人阵丧失作用，至少，也可减少他们的灵活。

凝目看铁人双足移动之状，发觉那铁人双足之下，另有一根儿臂粗细的铁轴，直通地下，不禁心中一动，道：“铁轴在地下移动，必有一定轨道，我如能把它移动的轨道堵死，这铁人阵岂不是无法再移动吗？”

心念一转，右手一探，拔出长剑，顺着那铁人左脚铁轴，刺了下去。

这一剑，用了慕容云笙七成真力，长剑刺入了两尺多深。

只听波波两声，似是有物折断。

忽然间，轧轧之声不绝，铁人阵亦有着剧烈的活动。

只见当先两个铁人，突然停了下来，后面三个铁人，却突然冲了上来。

但闻一阵强烈的金铁交鸣之声，那身后三个铁人六只铁拳，却击在了当先两铁人身上。

后面三个铁人拳势十分沉重，只打得当先两个铁人，身子摇摆不定，似是要摔倒在地上。

慕容云笙心中一喜，暗道：“原来破坏这铁人的方法，就在这铁人脚下。”当下暗运内力，长剑又刺向第二个铁人脚下。

又是两声波波轻响，似是又斩断了些什么。

当先两个铁人，突然停了下来，连四条手臂也停了下来。

慕容云笙心中暗笑，道：“这铁人阵看上去十分吓人，但只要沉着应付，并非是无法可想。”

这给了慕容云笙一个很大的启示，使得他觉出了一个人愈是处在危恶的环境之下，愈是要镇静下来应付。

这时，另外三个铁人，也突然停了下来。

转头看去，只见那身后三个铁人，也停下不动。

但闻杨凤吟叫道：“大哥，你好么？”

慕容云笙哈哈一笑，道：“我很好，这铁人阵，也不过如此而已。”

但闻一个冷冷的声音，道：“慕容云笙，你已过了铁人阵。”

慕容云笙站起身子，道：“承让了。”

但闻一连串刺耳的嗤嗤之声，铁人大都归回原位，只有那当先攻来的两个铁人停在原位未动。

显然，操纵那两个铁人的机关，都已遭受破坏。

郭雪君打出一个火光弹，幽暗的石洞中，又被照亮。

郭雪君、杨凤吟快步奔了过来，望望身躯半倾，横在身前的两个铁人，又望望慕容云笙，笑道：“公子神力惊人……”

慕容云笙摇摇头，接道：“一个人不论武功如何高强，也无法和这些生铁铸成之人对抗，我只是找出了破他的方法……”

杨凤吟道：“那你怎么破了这铁人阵？”

慕容云笙道：“只有一个办法，沉着观察，冷静中，找出它的破绽，我看这铁人双拳挥动，却不见它双足有何举动，然后，从它的双足中，找出了破它之法。”

杨凤吟低声说道：“太涉险了，这是运气，以后不要再这样涉险了。”

慕容云笙觉出话语中隐含有无限柔情，不禁微微一笑，道：“不用担心，咱们既然到这里来了，不涉险也不成了。”

杨凤吟道：“下一次该我了，不许你和我争。”

慕容云笙道：“好吧，到时间，再作决定。”

郭雪君道：“前面不知是否还有拦阻，咱们得赶快些走了。”

大步当先行去。

谈话之间，突觉地势一变，斜向地下行去。

郭雪君停下脚步，道：“看形势，愈来愈是危险，咱们是否一定要去圣堂一行呢？”

杨凤吟冷冷说道：“既然到了这里，难道还要退出去不成？”

郭雪君不再多言，举步向前行去。

行约二十余丈，突然灯光隐隐，地形也突成开阔平坦。

靠东首石壁间，点着一盏琉璃灯，照的附近两三丈内，一片明亮。

郭雪君打量了一下四周形势，道：“大约咱们在地平线三十丈以下了。”

慕容云笙还未来得及答话，突闻一个平和的声音，道：“恭喜诸位，闯过险关，已可安抵圣堂了。”

郭雪君道：“前不见去路，我们要如何一个走法？”

那平和的声音接道：“诸位能够到此，不敢再劳奔走了。”

郭雪君道：“听阁下口气，似乎是准备了金车玉辇，接我们了。”

那隐身于石壁中人，似是已经修养到毫无火气的境界，哈哈一笑，道：“虽无金车玉辇迎接诸位，但却不让诸位再有寸步难行之感。”

语声微微一顿，道：“片刻之后，阻路石壁，自然裂现出一个石门，石门内有一个缆车，可容四位一齐入坐，车上谈不上设施豪华，但坐上去倒也舒适。”

郭雪君道：“我们既已到了此地，一切只好听从摆布了。”

那人仍以极平和的口吻，说道：“诸位闯过了铁人阵，此后尽是坦途，不会再有加害之意，诸位但请放心。”

郭雪君道：“那缆车几时可以出现？”

那平和的声音笑道：“一刻工夫，诸位请稍候一下。”

语声甫落，忽闻一阵轻微的裂石之声，迎面石壁间，陡然出现了一个石门。

灯光之下望去，果见石门内放着一辆形如马车，但体形略小，上面无篷，四周却以铁栏围起，分有四个坐位。

那平和的声音，重又响起，道：“诸位可以上车了。”

郭雪君回顾了慕容云笙一眼，道：“咱们上车吧！”

举步向石门之内行去。

四人鱼贯而行，进入石门，坐上缆车，郭雪君高声问道：“如何才能开车？”

那平和声音笑道：“诸位坐好，缆车就要开动了。”

但闻一阵辘辘之声，缆车启动，向上行去。

只觉缆车愈行愈快，足足行了半个时辰左右，眼前突然一亮。  
抬头看青天白云，原来已出了石洞。缆车在一处石洞外停了下来。  
但车前有一道铁栅拦住了去路。

四个青衣佩剑童子，缓步迎了上来，打开铁栅一抱拳道：“哪位是慕容公子？”

慕容云笙站起身子，道：“区区就是。”

那左首青衣童子道：“还有一女儿帮的副帮主，是哪一位？”

郭雪君道：“是我，有何见教？”

左首青衣童子，微微一笑，道：“我们奉命来迎接两位。”

郭雪君道：“只我们两个人么？”

左首青衣童子，道：“副帮主两位从人，要留在铁栅之内，不能同入圣堂。”

杨凤吟幼受父母余荫，从婢使女，一呼百诺，是何等威风，此刻易容改装，受尽委屈，忍不住一扬柳眉儿，就想发作，却被小珍伸手拉了一把，低声说道：“小不忍则乱大谋。”

只听郭雪君冷然说道：“我们一行四人，怎能分处两地？”

左首童子应道：“圣堂戒条如此，只许主人入见，不许从人进入圣堂。”

慕容云笙道：“我想除此之外，总还有别的办法？”

左首青衣童子沉吟了一阵，道：“有，我们圣堂之中，还有一个戒规，可补救上述禁例。”

慕容云笙道：“什么禁例？”

左首青衣童子道：“能冲过我们四人联手剑阵，虽是从人身份，亦可破例进入圣堂。”

杨凤吟道：“有此一条，那就行了，你们亮剑吧！”

四个青衣童子相互望了一眼，齐齐伸手拔出长剑，仍由左首那青衣童子，道：“好吧！姑娘也请亮剑。”

原来，自他们被揭穿了身份之后，杨凤吟和小珍，都恢复了女儿身份，但杨凤吟仍戴着人皮面具，掩去了本来的面目。

郭雪君似是已料到了杨凤吟会逞强，伸手拔出身上长剑，道：“用我的剑。”

杨凤吟缓缓接过长剑，左手一把牵着小珍，冷冷说道：“我想用不着我们两人一齐出手，只要我一个就成了。”

回目望了小珍一眼，道：“妹妹！不用你出手，我带你过去。”

小珍眨动了一下眼睛，点点头，道：“好吧！”

左首青衣童子，望了慕容云笙和郭雪君一眼，道：“两位先请过去吧！”

慕容云笙和郭雪君鱼贯行了过去，步出铁栅，直行到两丈开外，才停了下来。

回目望去，只见四个青衣童子，交错布成了一个剑阵。

杨凤吟冷冷说道：“你们要小心了。”

突然扬手一挥，寒芒电闪，直向四个青衣童子冲了过去。

但闻一阵金铁交鸣之声，同时响起了一连串的闷哼。

凝目望去，只见四个青衣童子，各自提剑而立，右臂上鲜血淋漓而下。

郭雪君只看得微微一怔，暗道：“交手一招，连伤了四人，而且都伤在提剑右臂之上，方位一样，看四人身上的鲜血，大约是伤势也差不多。”

身负上乘剑术，交手一合伤敌，并非是难事，难在一合间连伤四人，而且都伤在执剑的右臂之上，那就大为困难了。

左首那青衣童子似是已知遇上了绝世劲敌，呆了一呆，道：“姑娘的剑术高明，我等佩服万分。”

杨凤吟缓缓把手中的宝剑垂下，道：“我们可以过去吗？”

四个青衣童子齐声说道：“我们败了，姑娘自然可以过去。”

立时闪到两侧，让开一条去路。

杨凤吟牵着小珍，缓步行出铁栅。

左手那青衣童子用左手带上铁栅，道：“姑娘那一招剑法很玄奇，在下从未见过？”

杨凤吟淡淡一笑，道：“教训你们一次，也让你们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左首青衣童子笑道：“咱们见识了姑娘的剑法，姑娘夸此海口，确也当之无愧。”

杨凤吟道：“现在可以替我带路吧！”

那青衣童子，似是对那杨凤吟已生出无比的敬佩，点点头，道：“小可遵命。”

转身向前行去，一面说道：“在下武功虽然有限，但却见识过很多玄奇的武功……”

谈话之间，已然行到慕容云笙等身侧，杨凤吟把手中长剑还给了郭雪君，接道：“你想恐吓我们，是吗？”

青衣童子低声说道：“在下敬服姑娘武功，想奉劝姑娘几句。”

杨凤吟道：“你说吧！什么事？”

青衣童子道：“你们进入圣堂之后，万一情势有了什么变化，姑娘似是用不着和他们共赴死难……”

最后这句话说的特别低，低得只有杨凤吟可以听到。

杨凤吟一皱眉头，道：“你这话是何用心？”

青衣童子道：“在下佩服姑娘，不愿你和他们同遭毒手。”

杨凤吟道：“有什么解救的办法？”

青衣童子道：“如是姑娘身陷危境时，请高呼圣主留情，可解一时之危，以后事，我替姑娘安排。”

杨凤吟正想再问，那青衣童子已然快步抢行，直奔到郭雪君等面前，道：“诸位请随在下身后。”

行约五十丈，景物突然一变，只见一片花海，五色缤纷，几只鹤鹿，漫游其间，见人行入，全无惊恐。

慕容云笙细查形势，只见那一片花圃，足足有十亩大小，但花色繁杂，显是人工植成。

杨凤吟最是喜花，手下的花女、花婢，大都是育花能手，慕容云笙眼看这一片耀目花海，不禁回顾了杨凤吟一眼。

杨凤吟冷笑一声，道：“花色杂陈，看起来缤纷夺目，其实花色不调，庸俗无比，全无美感，什么人植育这一片花圃，伤花误人，罪该万死。”

她说话的声音，虽然不高，但仍然被那带路童子听到，回头接道：“这么说来姑娘对植花一道，甚有研究了。”

杨凤吟似已不愿再和青衣童子多言交谈，抬头望天，恍如未闻。

那带路童子碰了一个钉子，不再多言。顺着花圃中小径曲转而行。

郭雪君目光转动，打量了四周一眼，只见四面群山环抱，峭壁耸立，这是一片天然的盆地，想不到这等深山幽谷之中，竟然是号令江湖的枢纽。

那小童穿行过一片花海，进入了一片浓荫蔽天的林园之中。

一道白石铺成的小径，曲转于密林之中。

转了两三个弯，形势又为之一变，只见那浓密的森林中突呈开阔，形成了一个三丈方圆的空地，地上青草如茵，横立着两排木架，木架上钉着一块木牌，写着“解剑处”三个大字。

那青衣童子回顾了身后的慕容云笙等一眼，缓缓说道：“诸位身上如若带有兵刃，请解下挂在此地，回来之时，再行取回。”

慕容云笙、郭雪君等相互望了一眼，缓缓解下身上兵刃，挂在木架之上。

那青衣童子望了四人一眼，缓缓说道：“除了宝剑之外，如若诸位身上藏有暗器，最好也能在此存下。”

郭雪君冷冷说道：“圣堂之内是否有刀剑之类的兵刃呢？”

青衣童子道：“自然有了。”

郭雪君道：“贵门中人，既然可带兵刃，为什么不许我们身带寸铁。”

青衣童子道：“区区只是奉劝而已，听不听那是诸位的事了。”

不再理会郭雪君，举步向前行去。

郭雪君、慕容云笙、杨凤吟等依序而行。

又行十余丈，地形突呈开阔，只见一座青石砌成的围墙，横拦去路。

那围墙十分高大，掩盖了围墙之内的景物。

只见两扇石门，紧紧关闭着，既不见人踪，又听不到一点声息，一种出奇的幽静，构成了一种阴森、神秘的恐怖。

那带路而行的青衣童了，突然停了下来，探手从怀中掏出一方绢帕，包起右臂的伤势，道：“进了那石门之后，就算进了圣堂，小可只能送诸位到此地，诸位保重。”

也不待几人答话，身子一转，行入了密林之中，消失不见。

慕容云笙低声说道：“一路行来不见一个人影，的确是叫人难信。”

郭雪君道：“他们可能藏在树上、草丛之中，不足为怪，怪的是那道围墙，倒是从未见过……”

慕容云笙道：“那围墙怎样？”

郭雪君道：“三圣堂，顾名思义，应该是三座殿堂，至少也该有一座殿堂，但那围墙之内，却不见高出墙顶的建筑。”

慕容云笙暗中算计，停身处距石墙还有十丈以上的距离，而且地势较高，如若那石墙之内有什么高耸的楼舍，是应该可以瞧到。

杨凤吟突然接道：“我想那石墙之内，可能别有境界，咱们进去瞧瞧，才能随时应变。”

郭雪君微微一笑，道：“说的是，敌人未现身，咱们倒是自己吓起自己了。”

慕容云笙举步而行，一面低声说道：“进那石门时，咱们最好能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万一有变，后面人也可从容应付。”

谈话之间，人已行近了石门。

慕容云笙双手用力，按在石门上，向后一推，人却疾快的闪向一侧。

两扇石门应手而开。

凝目望去，只见石门之内，是一条青石铺成的大道，两侧都是低矮的石屋，但修筑却十分整齐。

慕容云笙轻轻咳了一声，道：“在下慕容云笙，拜会圣堂。”

良久之后，仍不闻有人回答，也不见有人出迎。

这种静止的状况，有如到了死狱，给人一种全无生机的感觉。

慕容云笙目光转动，只见郭雪君、小珍等脸上，都是茫然凝重之色。

显然，这情景，已使她们心中生出了恐怖。

慕容云笙暗中吁一口气，纵声大笑，道：“既是无人答话，区区就自己进去了。”

举步行入了石门。

杨凤吟抢先一步，紧追在慕容云笙的身后，低声说道：“小心石道两侧的矮屋。”

郭雪君和小珍也缓步随后而入。

行约两丈，到了第一座石屋门前；慕容云笙突然转身，折向白石小屋，挥手推开了紧闭的木门。

凝目望去，只见石屋中坐着一男一女，男的约五十以上，长髯垂胸，身上穿着一袭蓝衫，女的也过四旬，布衣荆钗，打扮的极是朴素。

在两人之间，放着一张木桌，木桌上摆着四样小菜，一壶老酒，正在低斟浅酌。

慕容云笙推开了木门，那一男一女竟似全然不觉一般，望也不望两人一眼。

只见那女的端起酒杯，对男的举举手，男的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慕容云笙本想出言喝间，但见两人相对干杯，却未交谈，不禁心中一动，压下了一腔怒火，重重咳了一声，道：“老前辈！”

那男的缓缓放下酒杯，慢慢的转过头来，两道森冷的目光，一掠慕容云笙，道：“什么人？”

吐字明晰，声音清亮，和常人毫无不同。

慕容云笙道：“在下已然呼叫了数声，不闻回音，阁下难道没有听见吗？”

那老人冷冷地应道：“听到了，难道老夫一定要答复你吗？”

慕容云笙一皱眉头，道：“这么说来，两位是听到了在下之言，只是故意不肯回答了。”

那老人点点头，道：“不错。”

慕容云笙冷笑一声，道：“想不到圣堂中人竟是这样不可理喻。”

蓝衫老人怒道：“年轻人，如此无礼，老夫非得好好的教训你一顿不可。”

慕容云笙道：“阁下如肯赐教，在下极愿奉陪。”

蓝衫老者霍然起身，道：“你进来，老夫非要教训你一顿不可。”

慕容云笙道：“好！在下倒要见识一下。”举步向室中行去。

郭雪君一伸手，拦住了慕容云笙，道：“慢着！”目光转到那蓝衫人的身上，接道：“两位很面善，可是名满武林的‘尤凤双剑’？”

蓝衫人怔了怔，道：“你是何人？突然识得我们夫妇？”

郭雪君道：“晚辈郭雪君。”

蓝衫人喃喃自语道：“郭雪君，郭雪君……”

郭雪君接道：“我生的晚，老前辈成名江湖，威震武林时，晚辈还未出道。”

蓝衫人啊了一声，道：“原来如此。”

郭雪君目光转到慕容云笙的脸上，道：“老前辈不识这位慕容公子吗？”

蓝衫人摇摇头，道：“老夫已居此十余年，对江湖中早已隔阂甚久，后生晚辈，自然更不认识了。”

郭雪君道：“老前辈虽然不识慕容公子，但如提起慕容公子的令尊，老前辈定然相识了。”

蓝衫人道：“老夫虽然在江湖上走动甚久，但却识人不多，只怕老夫未必认识。”

郭雪君道：“慕容长青大侠，老前辈总该知道吧？”

蓝衫人似是被人在胸前打了一拳般，霍然站起身子，但一转眼间，又自行缓缓坐下，道：“老夫倒是听过慕容大侠的名字”

举手一挥，接道：“你们带上木门去吧！”

慕容云笙有些茫然无措的感觉，呆呆的望了两人一眼，缓缓带上木门。

郭雪君轻轻叹息一声，道：“公子，适才幸好未和他们动手，如是动手相搏，只怕咱们就很难脱身了。”

慕容云笙低声道：“怎么样？”

郭雪君道：“龙凤双剑，当年在武林之中，名动大江南北，行踪所至，绿林道上人，无不退避三舍。”

忽听那蓝衫人的声音，隔着紧闭木门传了过来，道：“慕容公子！慕容公子！”

这声音不大不小，不但慕容云笙听到，连郭雪君和杨凤吟都听得清清楚楚。

慕容云笙停下脚步，回头望着那紧闭的木门，道：“老前辈叫我吗？”

木门内又传出那蓝衫人的声音，道：“看在令尊的份上，老夫要奉告你几件事。”

慕容云笙道：“晚辈洗耳恭听。”

门内蓝衫人的声音，重又传了出来，道：“你如能减少些好奇之心，不推开两侧的木屋观看，对你进入圣堂，可能会增多不少便利。”

慕容云笙心中虽然奇怪但却未再多问，微一欠身，道：“多谢老前辈的指点。”

木门内又传出那蓝衫人的声音，道：“你们去吧！恕老夫不能再多指点你了。”

慕容云笙道：“不敢多劳。”

郭雪君轻轻一拉慕容云笙的衣袖，低声说道：“咱们走吧！”

几人转过身子，向前行去。

去路极像一条街道，两旁房舍相连，尽都是一色的低矮石屋。

但木门却是不多，每一个木门，至少相隔四丈以上的距离。

由于第一座石室中发觉了龙凤双剑，使慕容云笙内心之中，产生了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他觉得每一座木门之内，都可能住的有人。

但他心中又牢记着那蓝衫人的话，不肯推开木门瞧看，可是内心中又有一般强烈的冲动，希望能推开木门，瞧个明白。

这两种矛盾的情绪，使他犹豫不定，每行过一个木门时，都不自觉的停下来瞧瞧。

郭雪君、杨凤吟、小珍，大家都未说话，但内心之中，却和慕容云笙有

着一般的好奇，慕容云笙停下瞧看时，三人也是一样，六只眼睛盯着木门，神情之间都有着想一看冲动。

几人一连越过了四道木门，但都忍下了没有推门瞧看。

过了四道木门后，到了一处十字街口。

原来这围墙之中的建筑，十分奇怪，是一座十字型的街道，慕容云笙站在十字街口，查看四下景物，发觉另外三条大街，和来路一般模样，除了一条大道之外，两旁都是低矮的石屋。

一座座的石屋，连筑在一起，看上去，似是整条的建筑一般，其实脉络分明，各成格局，但那木门却又非常之少，似是每座石屋，才有一座木门，又都紧紧的关闭着。

石屋另一个奇特的地方，就是除了那木门之外，没有一个窗子，好像是存放物品的仓库一般。

慕容云笙四顾了一阵之后，缓缓说道：“果然是另一番境界，灰色的石屋，紧闭的木门，不闻声息，不见人影，但每一座木门之内，都可能住的有人，充满着诡异的神秘，这究竟是鬼域或是天堂。”

杨风吟道：“不是鬼域，更非天堂，只是几个智谋绝高的人，筑建的一座囚牢，用以囚禁武林高人之用。”

郭雪君道：“证诸龙凤双剑夫妇，姑娘说的不错，但我却瞧不出，有什么力量，能囚禁像龙凤双剑夫妇那般的武林高手。”

慕容云笙微微颌首，道：“不错，咱们一路行来，既不见机关布设，也未见森严的防备，被囚之人又怎肯甘于老死此地，不作逃走的打算呢？”

杨风吟道：“不见有形的防备，必然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束缚着他们。”

慕容云笙道：“他们既知咱们造访，何以不见有人现身带路，难道想把咱们困于此地吗？”

郭雪君辨识了一下方向，道：“咱们进的是南门，如果圣堂不在这大院之内，咱们应该在北面走。”

慕容云笙道：“目下也只有如此了。”

举步向正北行去。

这条街道长不过十余丈，越过四座木门，已到了尽处。

只见横阻去路的石门缓缓开启，另一番新奇的景物，出现眼前。

石门外花色绚烂，一条白石径，曲转于花丛之中，和这大围墙中的阴森气氛，简直是霄壤之别。

杨风吟望花沉思了一阵，突然长长叹一口气，道：“我明白了，明白了……”

慕容云笙奇道：“你明白什么？”

杨风吟缓步行出石门，道：“你们仔细的瞧瞧这花色？”

慕容云笙道：“这花色有什么地方不对？”

杨风吟伸出手去，指着那一片花丛，道：“你们瞧到这些花的颜色吗？每一处，有一种很显明的颜色，虽然交错并陈，但却各有条不紊。”

慕容云笙道：“这又代表什么呢？”

杨风吟道：“是种奇门阵图，看来，这三圣堂果然是不简单，各种人才，无不齐备。”

郭雪君突然接口道：“如是这花色凋谢了，这座奇阵，是否还有用呢？”

杨风吟道：“纵然花色凋谢，这奇阵仍然有用。”

郭雪君四顾了一眼，道：“姑娘心中既有把握，咱们就闯进去吧！”

杨凤吟道：“大约他们想把咱们困入这座花阵之中，是以不肯派迎接之人。”

郭雪君微微一笑，道：“但他们却未想到，咱们四人中，有一位才智绝世的高手。”

杨凤吟微微一笑，道：“姐姐取笑了。”

一面举步向前行去，一面低声说道：“你们看好我落足之处，不能走错一步，错一步就要大费手脚了。”

郭雪君道：“姑娘放心，大约我们不致跟错。”

杨凤吟举步向前行去。

郭雪君一欠身，道：“公子请。”

慕容云笙也不谦让，紧追在杨凤吟身后而行。

郭雪君、小珍相随于后，亦步亦趋，紧随在杨凤吟的身后，穿行花丛之中。

小珍走在最后，但觉花气芬芳，扑入鼻中，丝毫瞧不出有何异样之感，忍不住童心大发，暗道：“她说这花阵十分厉害，怎的一点也瞧不出来，大约是欺人之言了。我倒要试试看它有什么奥妙之处。”

心中念转，故意不照杨凤吟的脚步，向左边跳出两尺。

就只那两步之别，竟然使境物为之一变。

但见眼前一花，突然失去了杨凤吟等踪迹。

小珍万万没有料到，只是两步之别，竟然有如此大的变化，忍不住失声大叫。

杨凤吟陡然停下脚步，回头望去，只见小珍在花丛之中，手舞足蹈，显是已陷入花阵之中。

郭雪君目睹小珍手舞足蹈，有如陷入了深水之中，心中大感奇怪，暗暗忖道：“明明是一片花丛，怎的竟然如此厉害，实是叫人心中不解。”

但见小珍汗水滚落，似是正在忍受着很大的痛苦，形态并非装作，不禁暗道：“我如不伸手救她，丢人现眼，那是损我们女儿帮的颜面了。”

她为人持重多智虽然存心救人，但却尽量不让自己涉险，双足扎地如桩，探出身子，用手去抓小珍。

只听杨凤吟低声说道：“不敢劳动郭姑娘。”举步向花丛之中行去。

她离那小珍并不甚远，只需三五步，就可行近小珍，但那杨凤吟却绕了一个大圈子行了过去。

只见杨凤吟牵着小珍，又绕了甚远，才行了出来。

直行到郭雪君身前，小珍才像重睹天日一般，伸手拭去脸上的汗水，道：“好厉害啊！好厉害！”

一眼瞥见郭雪君满脸怒容，急急垂首道：“弟子罪该万死。”

郭雪君冷冷说道：“你是失足阵中呢？还是存心试探？”

小珍道：“弟子是存……”

慕容云笙接道：“算了！郭姑娘请看在下薄面，不用再追究这件事了。”

郭雪君点头一笑，道：“公子之命，岂有不遵之理。”

目光又转到小珍身上，接道：“此是何地，步步杀机，处处小心谨慎，还难免落入陷阱，你竟敢存心试险，需知你个人的生死事小，如若因此连累了别人，那就罪该万死了。”

小珍道：“弟子知罪了。”

杨凤吟缓缓接道：“事情已经过去，以后小心一些就是，咱们该走了。”举步向前行去。

慕容云笙、郭雪君、小珍紧追在杨凤吟身后而行。

这时，小珍已知那花阵厉害，走的十分小心，不敢再有丝毫大意之心。

在杨凤吟导引之下，几人很平安的穿过了花阵。

过了花阵，景物又是一变。

只见两个青衣童子，各佩长剑，垂手肃立在花阵外两丈左右处。

一行修剪整齐的矮树，代作围墙，围墙内青草如茵。

两个佩剑童子停身处，正是进入矮树围墙的门户。

杨凤吟低声对郭雪君道：“大约又要费一番唇舌，姐姐去应付他们如何？”

郭雪君微微一笑、缓步而出，直对两个青衣童子行去。

两个青衣童子睁着四只圆圆的大眼睛，望着郭雪君。

郭雪君心中暗自推想着两个青衣童子，第一句话说些什么、然后自己再见机回答，看情景，已离圣堂不远，此时此刻，不论言语举动上，都不能再有差错。

哪知，事情竟然是大出了她的意料之外，郭雪君直行到将近两个青衣童子身前，仍然不闻两人说话。

两个青衣童子过度的沉着，使得郭雪君暗暗生出警惕之心，停下了脚步，望了两人一眼，挥手说道：“请教两位。”

两个青衣童子四道目光凝注到郭雪君的脸上，微微颌首，闪开让路，显是放请通过之意，奇怪的是两人仍然未发一言。

郭雪君冷静、仔细的查看了两人的举动，似是未含恶意，心中大是奇怪，忖道：“这两个童子，怎的弃口不用，竟以手势代替言词，不知是何用心？”

心中念转，故意问道：“两位之意，可是说圣堂从此而入吗？”

两个青衣童子点头一笑，仍然是不肯开口。

这时，慕容云笙、杨凤吟等都已行到，两个青衣童子打量了几人一眼，各自向后退了两步。

这用意极为明显，准备让几人通过，毫无拦住之心。

一向精明的郭雪君，此时却大感困惑，举步向里面行去，一面运气戒备，慕容云笙、杨凤吟、小珍鱼贯相随而入。

两个青衣童子果然未出手阻拦，只是静静的瞧着几人。

走了约一箭之地，突见一个身着青袍的老者，迎面行了过来。

那青衣老者步履迅快，片刻之间，已到了几人身前。

只见他一抱拳，道：“那位是郭副帮主？”

郭雪君一欠身，道：“贱妾就是。”

青衣老者微微点头道：“诸位已经到了一处重要所在，前面那处三岔路口，便是生与死的分道……”

郭雪君接道：“山腹密道，惊险重重，我们不曾知难而退，那是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青衣老者道：“这么说来，是老夫多口了。”

郭雪君道：“那也不是，我们虽然不受教益，但对老前辈的这番心意，仍然是感激不尽。”

青衣老者目光转到慕容云笙的脸上，道：“这位是慕容公子了。”

慕容云笙道：“正是区区，老前辈怎么称呼？”

青衣老者道：“老夫在圣堂服役日久，早已忘去姓名，不提也罢。”

听来是句平淡之言，但话中却满含着英雄末路的悲伤。

慕容云笙虽然不能够完全体会出那老者久年积压在心头的苦闷，但却感到这人和蔼可亲，毫无敌意，当下一拱手道：“老前辈不愿以姓名见告，晚辈也不敢勉强，但我等不知对老前辈如何称呼？”

青衣老人淡淡一笑，道：“令尊侠名盖代，前不见古人，但他为人却是谦和有礼，公子颇有父风。”

慕容云笙抬头打量那青衣老人一眼，只见他长眉修目，颇有威严之貌，只是眉宇间却隐含忧郁，心中忽生敬慕之情，欠身应道：“老前辈过奖了。”

青衣老人淡淡一笑，道：“老朽乃圣堂护法，公子叫老朽一声云护法就是。”

慕容云笙道：“原来是云老前辈，晚辈失敬了。”

云护法一挥手，道：“不敢当。公子一行平安至此，圣堂甚感震惊，特命老朽迎接诸位。”

郭雪君接道：“既是迎接，和那生死分道何干？”

云护法道：“诸位锋芒太露，圣主已决心迎请位进入圣堂一行。据老朽所知，凡是进入圣堂之人，只有两条路走，不是投入三圣门，就是死亡一途。二十年来，老朽从未见过一个人能够在进入圣堂之后，再行安然退出。”

望了郭雪君一眼，接道：“老朽奉命来此之时，圣喻吩咐，只要慕容公子一人入圣堂相见。那是隐隐含有开脱郭副帮主的用心，只要郭姑娘不进圣堂，就有平安离此的机会。”

慕容云笙一皱眉头，道：“圣主何许人？究竟是人是神，竟能使诸多武林高人，甘于听命？”

#### 第四十九回 进入圣堂

云护法望了慕容云笙一眼，轻轻叹息一声，道：“既号圣主，自是超人……”

突然放低了声音，接道：“如若公子愿留下有用的生命，还希望能随机应变，须知大丈夫能屈能伸……”

慕容云笙点头一笑，接道：“多谢云老前辈的指教，晚辈早已想到了处境之险。”

云护法道：“既是公子早已胸有成竹，老夫也不便再行多口了。”

目光一掠郭雪君、杨凤吟等三人说道：“这三位女儿帮中弟子，似乎是用不着跟公子同入圣堂了。”

杨凤吟回顾了郭雪君一眼，道：“姊姊和小珍不用进圣堂了，由小妹陪慕容公子同去如何？”

郭雪君道：“似乎是咱们早有约言，既是圣堂有险，咱们自然应该一起去了。”

云护法叹息一声，道：“好吧！既是诸位早有约言，老夫替诸位带路。”转自向前行去。

慕容云笙回顾了杨凤吟一眼，只见她神情镇静，目光中一片柔和，毫无畏惧之情，不禁豪气一振，大步向前行去。

这是一片如茵草地，用白石铺成了三条小道，两侧小道，分别通往东北和西北，蜿蜒於稀疏的花木之中。

正中一条，较为宽阔，但却极尽曲折之妙，丛花疏林，各尽其用，刚好阻挡了前面的视线，使人无法瞧到五丈外的景物。

慕容云笙和郭雪君，不懂五行奇术，还觉不出什么，只觉那栽花植树极擅心机，每丛花，每棵树，似是都用来阻人视线，但杨凤吟却是瞧的暗暗惊心，明白这是一种暗布罡斗的奇阵，只好全神目注，默查玄机。

行约数十丈，曲转十余弯，耳际突闻得水声潺潺，抬头看一座九转朱桥，横跨溪流而过。

桥头处，凉亭下，坐一个秃头无发，身躯高大，身着红衣老人，头靠椅背，闭目假寐，及胸白髯，在山风中微微拂动。

云护法对那红衣老人，似是十分敬畏，行至桥头，停下脚步，抱拳说道：“天衡兄，小弟奉命迎宾……”

红衣老者睁开双目，接道：“云老弟不用多礼。”

目光转到慕容云笙的身上，瞧了一眼，道：“这一位就是慕容公子吗？”

云护法道：“不错，天衡兄可要搜查一下吗？”

红衣老人双目微一眨动，突然暴射出两道威慑逼人的目光，盯注在慕容云笙的脸上，道：“你虽是圣堂上指名请入的人，但也要遵宁老夫这九转桥上的规矩。”

慕容云笙道：“什么规矩？”

红衣老人道：“不能身带寸铁过桥。”

慕容云笙拍拍双手，道：“在下未带兵刃。”

那红衣老者道：“连暗器也不许带。”

慕容云笙道：“若是定的这等严格，在下不知是否可以不去？”

红衣老者道：“孩子，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慕容云笙道：“晚辈知道。”

红衣老人道：“识时务为俊杰，老夫守此桥十余年，从未对人这般客气过。”

云护法低声接道：“慕容公子，如若你带有暗器，那就取出来吧？”

红衣老人道：“就算你带着兵刃进去，那也不见得有什么作用。”

云护法低声接道：“公子，听老夫的话，取出暗器。”

慕容云笙缓缓从身上取出一把匕首，投掷地上，道：“可以了吧！”

云护法目光一掠郭雪君道：“这三位也要和慕容公子同去。”

红衣老人道：“圣堂有令吗？”

云护法道：“圣堂虽然没有指定要三人同去，但也未交代不准带人同去。”

红衣老人道：“这么说来，带他们同去，是云老弟的决定了。”

云护法道：“他们四人相约有言，福祸同当，因此兄弟只好带他们同去了。还望天衡兄能予放行。”

红衣老人沉吟了一阵，道：“好吧！若非你云老弟，老夫决不通融。”

云护法一抱拳，道：“兄弟这里谢过了。”

红衣老人目光一掠杨凤吟等三人，道：“老夫不想再多说了，你们那个身上有兵刃，快拿出来。”

杨凤吟缓缓说道：“我带有暗器、兵刃，不过，我不想拿出来。”

红衣老人道：“你说什么？”

杨凤吟道：“我也不想说第二遍，我想你应该听清楚了。”

云护法急道：“姑娘……”

杨凤吟接道：“不关你的事，你奉命带我们来此，我们跟你来了，别的事和你无关。”

红衣老人突然纵声大笑，声如龙吟，直冲霄汉，震得人耳朵嗡嗡作响。

显然，他有着无比精深的内功。

杨凤吟冷冷说道：“你笑什么？”

红衣老人道：“小姑娘，老夫很佩服你。”

杨凤吟道：“你佩服我什么？”

红衣老人道：“老夫很佩服你的胆气。”

杨凤吟道：“夸奖了。”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我不想和你动手，但也不想取出身上的暗器、兵刃。我想除此之外，应该还有解决的办法？”

红衣老人道：“姑娘有何高见呢？”

杨凤吟道：“咱们想个法子赌一赌，我胜了，自然不用拿出暗器兵刃……”

红衣老人道：“老夫胜了呢？”

杨凤吟道：“悉听吩咐。”

红衣老人道：“老夫一生习武，纵然打赌，也要和武功有关了。”

杨凤吟道：“那是自然。”

云护法急道：“这个赌打不得。”

杨凤吟充耳不闻，却望着那红衣老人道：“咱们怎样一个赌法？”

在云护法的想象之中，杨凤吟这等放肆，必然要激起那红衣老人的怒火，哪知事情竟然大出了他的意外。

只见那红衣老人微微一笑，道：“这么办吧！老夫站在桥头，你想法子冲过去，只要你到了老夫的身后，那就算你胜了。”

杨凤吟道：“好吧！这样虽然也难免动手，但不过三五招而已，只要有个节制，不用拼出生死就行了。”

那红衣老人在桥头上，冷冷说道：“小姑娘，老夫只用一只左手，阻你冲过桥。”

杨凤吟笑道：“不要太托大，也许我运气好，轻易闯过去。”

红衣老人一变脸色，道：“老夫自信一只手，足可以阻止你了。”

杨凤吟道：“那就试试看吧！”

缓步向前行去，直待行到桥头两尺左右，才停下了脚步，道：“还有一件事情，我想先作说明。”

红衣老人道：“什么事？”

杨凤吟道：“我同行四人，我如被你打伤，或是摔在桥下，他们或行再试，或是遵照阁下的规戒办理，由他们决定。如是我侥幸的赢了你，他们三人是否还要比试？”

红衣老人道：“姑娘之意呢？”

杨凤吟道：“我觉着算在一起最好，我输了，他们就遵照规戒，我赢了，他们跟我一起过桥，那也不用再作比试了。”

红衣老人道：“好！就依你之意。”

杨凤吟道：“你准备吧！我要开始了。”

红衣老人耳闻杨凤吟的口气愈来愈大，心中不觉动疑，凝目瞧了杨凤吟一阵，道：“你不是女儿帮中人？”

杨凤吟道：“可惜事先没有加上说明身份一条，我也用不着通名报姓了。”

语音落口人已飞跃而起，直向那红衣老人撞了过去。

红衣老人原想她会施展轻功，从自己头顶飞过，万万没有想到对方竟会直向自己硬撞过来，不禁脸现怒容，左手一抬，推出一掌。

杨凤吟只觉他推出掌力，力道强大，排山倒海般涌了过来，不禁心头微震。暗道：这老人如此托大并非无因。

心中忖思，右手已闪电而出，尖尖玉指，反找上对方的脉穴。

红衣老人冷笑一声，道：“好。”健腕翻动，五指如钩，反向杨凤吟腕上扣出。

两人是以攻对攻的手法，劈、拿、点、削，变化於一瞬之间。

杨凤吟心中暗暗忖道：这老头子不但内力雄浑，而且招数变化，亦是玄妙难测，果然是有着常人难及的武功，的确是不可轻视。

心中念转，右手屈指一弹。

几缕指风，破空击出。

红衣老人似是未料到杨凤吟竟然有此能耐，急忙缩回手臂，道：“弹指神功！”

杨凤吟嗯了一声，道：“老前辈果然见多识广。”左手一起，拍了过去，如点如劈，纤纤玉指有伸有屈。

红衣老人叫道：“兰花拂穴手。”

左手疾起，准备拼受一击，也要挡开杨凤吟的兰花拂穴手。

哪知杨凤吟早已防到此着，左手拍出的同时，右手玉指已经同时击出。

红衣老人左臂刚刚抬起，杨凤吟食中二指一齐弹出击中红衣老人肘间‘曲池穴’。

杨凤吟弹出的指力虽非极强，但因击中了对方的大穴所在，顿时那红衣

老人一条左臂，无法再抬起来。

急切之间，红衣老人忘了自己许下的诺言，右手急出，推出一掌。

杨凤吟飘身而退，笑道：“阁下败了，你用了右手。”

红衣老人满脸黯然，向后退了两步，道：“老夫走了眼，未看出姑娘竟然是身负绝技的高人。”

杨凤吟道：“夸奖了。”

红衣老人头一摆，道：“你们过去吧！”大步行回凉亭中在原位上坐下。

云护法十分不安地道：“天衡兄，这……”

红衣老人举起右手一挥，道：“你们请过桥去吧！”

云护法道：“可是你……”

红衣老人接道：“哈哈，我不能一辈子守着这座桥啊！今日他们闯不过，但还有明日，一月后，一年后，总有一天，有人要闯过这座桥，老夫早晚要丢掉这守桥的差事。”

慕容云笙看那红衣老人的神情，十分复杂，有些悲伤，也有些气怒，显然他内心中有着很多的感慨。

红衣老人似是尽量在保持着自己的平静，不让内心的感受泄露出来，闭上双目，端然而坐。

云护法目光转到了杨凤吟的脸上，道：“现在，老朽知晓姑娘，决不是女儿帮中人了。”

杨凤吟微微一笑，默不作答。

云护法道：“老夫也相信姑娘带着人皮面具，我们看到的不是你的真正面目。”

杨凤吟道：“就算你猜的很对吧！那似是也无关要紧。”

云护法缓缓说道：“姑娘可否取下面具，让我们一睹庐山真面目。”

杨凤吟摇摇头道：“不行，老前辈请带路吧！”

云护法微微含首，举步向前行去。

慕容云笙、杨凤吟、郭雪君等鱼贯追随在云护法的身后，行过九转朱桥。

过了朱桥，沿白石小径而行，转过一个山角，景物突然一变。

只见一座高大、奇怪的建筑，矗立在三山环绕的一片空地之上。

那是一座全黑色的高大殿堂，一眼看去竟无法分辨出它是什么材料建筑而成。

在那座高大的殿堂之上，有一块黑色的横匾，写着三圣堂三个大金字。

横匾下一对黑色的大门，紧紧的关闭着。

云护法缓步行到大门前面，肃然说道：“已到圣堂前面，诸位请自重一些。”

慕容云笙道：“如何一个自重之法？”

杨凤吟接道：“你们是圣堂中人，自然对圣堂之主，应该敬重一些，但我们和圣堂无关，用不着小心应付。”

云护法双眉耸动，欲言又止，却转身行近一个木架，拿起木槌，击动木架上的铜钟。

慕容云笙凝目查看，才发觉那黑色的殿堂，竟是黑色的石头砌成，只是无法了解那黑色的石头是天然生成，或是故意把它染成黑色。

一阵嗡嗡的钟声响过，那关闭的两扇黑色大门，缓缓而开。

只听一个沉重的声音，传了出来，道：“什么人？”

云护法道：“堂前护法云子虚。”

一面答话，一面神态恭谨的缓步向圣堂之内行去。

杨凤吟一举步，就要追在那云子虚身后而去，却被慕容云笙伸手拦住，道：“慢一点。”

杨凤吟微微一笑，道：“怎么，咱们也要守规矩吗？”

慕容云笙道：“咱们不能让别人受过。”

大约过了一盏热茶工夫，只见那云子虚缓步行了出来，神情肃然地说道：“圣主请诸位进入圣堂一叙。”

杨凤吟道：“阁下可要同往？”

云子虚道：“恕老朽不能奉陪。”

慕容云笙回顾了郭雪君、杨凤吟等一眼，低声道：“小心一些。”举步向圣堂行去。

杨凤吟探手入怀，暗中取在手中一把菩提子，准备应急之需。

一行人行入大殿，只见几只粗大的火烛，正自熊熊燃烧。

大殿两侧，整齐排列着八尊高大的神像，分穿着各不相同的衣着。

所有神像，都是坐在特制的金交椅中，每一个神像的手中，都执着一具兵刃。

郭雪君见识广博，目睹那些神像，形貌极是博杂，既不是佛殿中的神像，也不是一般庙宇中的神祇，这似乎是一座各神群集，非佛殿非道观的奇怪殿堂。

目光转动，只见正面供台之后，黄缎幔帔之下，并坐三个金身神像。

三个神像，都很高大，下半身被供台遮去，单是上半身就足足有一人多高。

只听居中的神像中，传出一个威严的声音，道：“四位既见圣者，何以不拜？”

这座殿堂上，自有着一种慑人心神的恐怖气氛，那声音又有着巨石下压的感觉，四个人都不由自主向供台前蒲团之上跪去。

杨凤吟首先一挺柳腰，收住下跪之势，冷冷说道：“我们不是三圣门中人，自是用不着跪拜了。”

她这一叫，慕容云笙、郭雪君、小珍等，全都收住了向下跪拜之势。

慕容云笙轻轻咳了一声，道：“不错，我等用不着跪拜阁下。”

语声甫落，突闻一声碰然大震，那大开的殿门，忽的自动关上。

慕容云笙暗暗吁一口气，道：“阁下既能说话，显然是人，似是用不着扮神作鬼的排场了。”

那居中神像冷笑一声，道：“你就是慕容云笙吗？”

慕容云笙道：“正是区区在下，请教阁下的身份？”

那居中神像突发出一种冷漠无比的声音，道：“已进圣堂，还敢如此无礼，定是不想活了。”

字字如寒冰地狱中吹出来的阴风，听得人毛骨悚然。

慕容云笙打了一个冷颤，回目望去，只见郭雪君和小珍，都自以手理发，显是借机以壮胆气。

只有杨凤吟肃立未动。

郭雪君暗暗一提真气，道：“我们既然来了，早已把生死事置之度外，阁下用不着再施恐吓了。”

但见烛影摇动，大殿中八支火烛，突然间熄了四支。

原来一片明亮的大殿，也忽的为之阴暗下来。

变化突然，光亮大减，使得原本就充满阴森气氛的大殿，更增加不少恐怖。

慕容云笙目光转动，四顾了一眼，发觉这大殿灯光的设置，也经过一番心机，八双巨烛齐燃，可照亮整个大殿上的景物，每一支火烛光亮，似是都有一处作用，照亮了一块地方，四支烛火熄去，使整个大殿中阴影交错，明暗显然。

但闻那居中的神像口内，又传出那冷肃的声音，道：“进我圣堂之人，只有两个结果……”

慕容云笙接道：“一个投入三圣门中，一个是死亡之路，这个你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那居中神像道：“那很好，四位应该在两条中选择一条了。”

慕容云笙道：“如若圣堂之中，只有两条路走，我们纵然不愿选择，也是不成，阁下似是用不着太急了……”

语音微微一顿，接道：“在下的身份，想必圣主早已知晓了。”

居中神像道：“你自号慕容公子，自称为慕容长青之子。”

慕容云笙笑道：“圣主这自号二字，用的很妙，但在没有证明区区是伪冒之前，那要请圣主暂时认定在下的身份。”

居中神像道：“嗯！世事真真假假，本也很难分辨清楚，不论你身份真假，与他人并无不同。”

慕容云笙道：“圣主既然认定了在下的身份，可知道在下的来意吗？”

居中神像道：“姑念你们具有闯我圣堂的勇气，本座破例和你们多谈几句。”

语声一停，接道：“你们来意何在？”

慕容云笙道：“在下想求证一件事。”

居中神像道：“冒万死千里而来，必然是一桩大事。”

慕容云笙道：“就区区而言，自然是一桩大事，但别人却未必肯作此想。”

长长吁一口气，接道：“在下想求证先父的死亡原因。”

那居中神像突然传出一阵阴森的笑声，道：“二十多年的事了，江湖上很多人，都已对此事淡忘了。”

慕容云笙道：“但在下不能忘。”

居中神像道：“你找上圣堂，想是对我三圣门怀疑了。”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如若不用激将之法，只怕他不肯说出。当下说道：“不错，守护先父阴阳双宅的武林高手，已被在下查明为贵门中人，目下江湖上势力最大，迫使九大门派弟子敛迹者，亦是贵门中人。蛛丝马迹，综合一处，贵门似是脱不了关系。在下冒险来此，面见圣主，只是求证一言。”

那居中神像道：“你说的话，本座都听到了。现在你们可以决定自己应走的路了。本门正值用人之际，对尔等特加宽大，如若你们答允入我三圣门，既往之事，一概不咎。”

慕容云笙怔了一怔，道：“阁下还没有回答在下请教之言。”

那居中神像道：“我看不用回答了。”

慕容云笙道：“为什么？”

居中神像道：“如若你们选择了入我门下，用不着知晓这些江湖中恩怨

往事，如是你们不肯入我三圣门，立时将横尸於此，知晓了也是无用。”

久未开口的杨凤吟突然接道：“阁下怎知我们一定要死？”

居中神像道：“好多年来，从未一次破例，进入圣堂，不是入我门下，就是横尸此地。”

杨凤吟目光转动，四顾了一眼，又瞧瞧自己停身之地，低声说道：“咱们已面临生死关头，小心机关变化，暗器施袭。”

语声甫落，大殿中高燃的另四支火烛，也突然熄灭，整个大殿，突然间黑暗下来。

杨凤吟低声说道：“靠近供台。”当先举步行去。

慕容云笙、郭雪君、小珍等，都暗中运气，准备应变，依照杨凤吟的吩咐，行近供台。

慕容云笙伸出左手，抓住供台一角，冷冷说道：“我们已选择了要走之路……”

居中神像接道：“投入本门求生，还是拒入本门求死？”

慕容云笙道：“我们主张已定，但还有一桩心愿未了，阁下如肯助我完成心愿，在下也立刻可以奉告我选择之路。”

居中神像道：“又是关于那慕容长青之死？”

慕容云笙道：“不错，在下希望阁下能够说明内情，也不虚在下到此一行。”

那居神像不再回答，大殿中突然静寂下来，静得落针可闻。

慕容云笙忍了又忍，仍是忍耐不住，大声喝道：“阁下怎的不讲话了？”

他一连喝问了数声，仍不闻回答之言。

杨凤吟低声说道：“不用喝问了，他人已经离开了神像，那神像之下，必然有一条通往别处的秘道。”

慕容云笙道：“此刻，咱们要怎么办？”

郭雪君道：“此刻，咱们不能一步有错，愈是沉着愈好，凡事想清楚再行动。”

杨凤吟道：“这座大殿，密不透风，咱们得早些设法出去，不能守在此地。”

郭雪君缓步行了过来，低声说道：“那圣主虽已遁走，但我相信他在大殿之中，仍然有着耳目。”

杨凤吟道：“不错，这中间三座高大的金身法像，定然是那三位圣主了，已无可疑，就是那两侧的神像，都有些可疑。”

郭雪君道：“此刻殿中一片漆黑，咱们无法瞧到他们，他们也无法瞧清楚咱们，此刻，斗智尤过斗力，咱们要设法施展声东击西之计，使他们无法预测咱们的行踪。”

杨凤吟道：“郭姊姊高见，不过，小妹认为这圣堂之中，定然有着甚多的埋伏，咱们不能不防。”

郭雪君道：“听姑娘口气，似乎你已经胸有成竹了。”

杨凤吟道：“胸有成竹倒不敢当，不过，小妹想设法试验一下这大殿中的埋伏。”

慕容云笙急道：“如是这大殿中真有埋伏，岂不是太危险吗？”

杨凤吟道：“这大殿中纵然真有埋伏，也未必能伤得了我，你适才单身涉险，独入铁人阵，现在该轮到我了。”

慕容云笙叹道：“是为父报仇，虽死无憾，可是你……”

杨凤吟握紧慕容云笙的手，接道：“不要这样，我跟你到这地方来，就是不放心你的安危，你如真有了不幸，难道我一个人还能活得下去么？唉！现在你还不明白我的心吗？”

此景此情，死亡环绕，生死见真情，两人都不觉的说出了心中之言。

两人说话声音虽低，但郭雪君相距甚近，仍然听得清楚，心中突然一种黯然之感，冷笑一声，道：“我的公子、小姐，此刻此时，大敌当前，你们还有此兴致……”

杨凤吟一挺娇躯，只觉粉脸上热辣辣的难过，幸好殿中黑如暗夜，别人也无法瞧到她羞恹之情。

慕容云笙轻轻咳了一声，道：“咱们身遭凶险，也还罢了，但郭姑娘和小珍姑娘，如若陪我们葬身於此……”

郭雪君道：“已经进了圣堂，为时已晚，此刻就算我们想退出去，也已经来不及了……”

但闻一句清冷的声音，接道：“来得及，你两人只要肯入我们三圣门，就可免去死亡。”

郭雪君低声说道：“咱们将计就计，两位仔细查看一下，看看能否找出一点可乘之机。”

也不待两人答话，突然提高了声音，道：“慕容公子是英雄人物，你们不用妄想他投入贵门，至於我们两个女流之辈么？那就有些不同了……”

她希望那人再行回答，以便那慕容云笙、杨凤吟找出那人存身之地。

哪知对方似早已警觉，竟是不再回答。

郭雪君轻轻叹息一声道：“我们如若答应了投入三圣门，但不知身授何职？受何待遇？”

这几句话问的那人无法不答，只好应道：“两位投入本门，可以破例优待，任职护法，日后再行论功行赏，护法职位很高，可以不问事情，坐享清福，但也可身系巨务，担当大任。”

郭雪君道：“不知要经过什么手续？”

杨凤吟听那说话之声，原本在东南角处，忽然间转到了西北方向，心中暗道：“就算他停身是道夹壁，行道宽阔，也不会这样奔走答话，何况，他们快步奔行，岂有全无声息之理，看起来，定然是两个不同的人了。”

但闻那冷漠的声音，又行传来，道：“手续极为简单，两位面对三圣立下誓言，再饮下一杯圣水，就算本门中弟子了。”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关键就在那一杯圣水了。

郭雪君暗中一皱眉头，低声对杨凤吟道：“是两个不同声音，但却极为相似，如若不用心很难听得出来。”

杨凤吟也用极为低沉声音答道：“故弄玄虚。”

郭雪君又提高声音，道：“那杯圣水之中，是否有毒呢？”

一个冷冷的声音道：“两位既入本门，那就永远献身三圣，圣水中是否有毒，何必计较？”

郭雪君暗施传音之术，道：“兵不厌诈，愈诈愈好，彼此既是为敌斗智，那也用不着讲什么仁义道德了。”

杨凤吟也施传音之术，道：“姊姊尽管施展。”

郭雪君道：“好！我诱使他们现身……”

语声一顿，提高了声音道：“我们四个人，意见虽然不同，但却有了协议。”

那冷漠的声音道：“什么协议？”

郭雪君道：“我们四个人，有着两种绝不相同的决定，我和敝帮中一位弟子小珍姑娘，自知既入圣堂，难再有生离此地之望，但慕容公子和另一位同伴，却不甘束手就缚。”

那冷冷的声音应道：“他们准备怎么样？”

郭雪君道：“他们准备见识诸位的武功，再作决定。”

那冷漠的声音道：“两位呢？”

郭雪君道：“我们已决心投入三圣门下了。”

那冷漠的声音道：“好！两位既已决心投入我三圣门下，此刻就要听在下之言了。”

郭雪君道：“阁下是何身份？”

那冷漠的声音道：“区区乃圣主首座护卫，十二飞环连玉笙。”

郭雪君低声对杨凤吟道：“杨姑娘，这十二飞环，武功非同小可，你如和他动手，要千万小心一些。”

慕容云笙道：“你认识他？”

郭雪君道：“不认识，但我听到过他的大名，十二飞环，绝代奇技，想不到他竟甘委身圣堂，作一个首座护卫。”

只听一阵啪啪轻响，似是有什么重物移动一般，紧接着亮起了一道火光。

慕容云笙、郭雪君等，转头望去，只见一个头戴方巾，身着蓝衫的中年文士，站在一丈开外之处，左手高举火折子，背上却插着一柄长剑。只见方面长髯，剑眉朗目，气度清华，飘飘出尘，令人不觉间生出敬意。

慕容云笙拱手一礼，缓缓说道：“十二飞环连玉笙，在下久仰了。”

连玉笙淡淡一笑，道：“你是慕容公子？”

慕容云笙道：“区区正是慕容云笙。”

连玉笙道：“如若我记忆不错，我在江湖上走动之时，你还没有出世。”

慕容云笙道：“老前辈威名赫赫，江湖上有谁不知，晚辈没有拜见之前，已久闻大名了。”

连玉笙点头一笑，道：“原来如此。”

语声一顿，声音突转冷漠，接道：“令尊生前，和在下交谊颇深，念在死去故交的份上，老夫破例优容。”

慕容云笙道：“请教详情。”

连玉笙道：“没有人能够在进圣堂之后，生离此地，除非他投入我三圣门中；但对你，老夫可让你自作断了，落个全尸。”

慕容云笙仰天打个哈哈，道：“好一个破例优容，原来是逼我自绝。”

连玉笙冷冷说道：“老夫能够帮你的，只有如此，这已经是老夫权力极限了。”

杨凤吟突然接口说道：“蝼蚁尚且贪生，何况是人，慕容公子如若是一定要死，那也不在乎全尸分尸了。”

这时，连玉笙手中的火折子已经燃尽，光焰一闪而熄。

但闻连玉笙高声喝道：“燃起四烛。”

只见火光连闪，片刻间，大殿上光明重现，四支巨烛，熊熊燃烧起来。

连玉笙道：“姑娘和慕容公子是何关系？”

杨凤吟道：“这和你无关吧？”

连玉笙道：“好！姑娘是死定了。慕容公子准备如何，希望他自己对老夫说明。”

慕容云笙轻轻咳了一声，道：“老前辈盛情心领了，晚辈还不想这样死去。”

连玉笙点点头，道：“要我成全你吗？”

慕容云笙道：“不论那一位成全我，我都该说明一件事，我不想束手待毙。”

连玉笙似是突然间想起了另一件事，道：“你叫什么名字？”

慕容云笙道：“我叫慕容云笙。”

连玉笙道：“哪一个笙字？”

慕容云笙奇道：“有什么不同？”

连玉笙道：“可是竹头加上的笙？”

慕容云笙道：“不错。”

连玉笙自言自语的道：“那是和我这个笙字一样了。”

慕容云笙嗯了一声，道：“难道你用了笙字，别人就不能用了么？”

连玉笙道：“老觉着很奇怪，慕容长青为什么给你取了云笙这个名字。”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这有什么奇怪，就算是我们名字中有一个相同的字，那也谈不上什么奇怪啊？

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老前辈既和家父相识，而且交谊颇深，想必对晚辈急於了家父死因一事，能予关注，不论晚辈是否能够离开圣堂，但晚辈却急於知晓内情，死也死的瞑目了。”

连玉笙轻轻叹息一声，道：“要老夫告诉令尊死亡的内情之后，再行设法把你杀死，是吗？”

慕容云笙道：“老前辈如若一定杀死晚辈，那也是老前辈职司有关，晚辈并无怨恨之意，但如老前辈不肯告诉晚辈家父死因，晚辈内心之中，却是不安的很。”

连玉笙沉吟了一阵，突然抬头望了大殿正中黄幔下三座神像一眼，低声说道：“孩子，你没有机会离开这里，不如答允投入三圣门吧！”

慕容云笙道：“老前辈答非所问，那是不愿说出晚辈求问之事了。”

杨凤吟侧身两步，拦在慕容云笙的身前，接道：“他迟迟不肯说明，内心必有苦衷，也许他也是当年参与杀令尊的凶手之一。”

连玉笙双目一瞪，神光暴射，冷冷的看了杨凤吟一眼，道：“你很想和老夫动手？”

杨凤吟道：“因为我不甘束手就戮，早晚都难免和你打一场了。”

连玉笙道：“好吧！老夫成全你这个心愿就是。”

杨凤吟道：“如是你不幸打败了，一定要说出那慕容长青死亡的内情。”

连玉笙道：“好，你如真能胜得老夫，老夫这座座护卫，也无法再做下去。”

杨凤吟踏前两步，正想出手，却听郭雪君大声喝道：“慢着！”

杨凤吟道：“什么事？”

郭雪君道：“有些人豪气干云，视死如归，有些人贪生畏死，不愿冒险，你是前者我和小珍都属於后者了。”目光转到连玉笙的脸上，接道：“我们已决定投入三圣门下。”

连玉笙道：“那很好。”

郭雪君道：“不过，我们不愿目睹你们搏杀，因为他们是我的朋友，我无法眼看他们落败或死亡时不加援手……”

连玉笙冷冷说道：“两位请稍候片刻不迟，你们既然决心加入我三圣门，就该先行听后令谕。”

郭雪群道：“我们未入三圣门前，还是客卿地位，似是用不着听你的命令了。”

连玉笙怒道：“就凭这一句话，你们就该身受责罚了。”

郭雪君突然提高了声音，道：“你身为首座护卫，竟然不从三圣之命。”

她这么一吼，连玉笙心中还真的有些害怕，轻轻咳了一声，道：“什么事啊？”

郭雪群道：“三圣有命，要我等入圣门，但你却拖延不肯，不知是何用心？”

连玉笙道：“你们进入三圣门，在下极为欢迎；岂有拖延之理，只是要你稍候片刻，等我收拾他们之后，再为两位主持入门仪式不迟。”

郭雪君又提高了声音，道：“我等一刻也等不得了，非要现在不可。”

连玉笙无可奈何，回顾了慕容云笙一眼，道：“不知你们两位同伴是否能等？”

慕容云笙道：“人各有志，勉强不得，尤其是生死关头之时，她们两位，既是看准了我们必败，投入三圣门，也不能算是有错。”

连玉笙道：“但本门中仪式，乃是一大隐秘，非本门中人，如何能见？”

杨凤吟道：“你不能开了大门，放我们离开，只有让我们观赏一途了。”

连玉笙一皱眉头，道：“两位可否用黑布蒙上眼睛。”

杨凤吟冷笑一声，道：“阁下别忘了，我们不是你三圣门弟子，而且，也永远不会投入你三圣门；我说你自己打上十个耳光，你肯吗？”

连玉笙气的脸色大变，冷冷说道：“等一会，我要打落你满口牙齿。”

杨凤吟怒道：“希望你讲的话能够实现，要不然，我就要打落你满口牙齿。”

连玉笙冷笑一声，道：“好吧！你先准备一下，等一会单打独斗，看看谁能打落谁满口牙齿？”

慕容云笙眼看双方都动了杀机，心中暗暗担忧，忖道：“等一会，两人这一场搏斗，定然是凶猛绝伦。”

连玉笙强自忍下心中怒火，目光转到郭雪君和小珍的身上，道：“两位一定要现在投入三圣门么？”

郭雪君微微一笑，道：“不错啊！我看今日这番搏斗，一定十分凶险，明哲保身，因此，我想早些投入三圣门，以求保命。”

连玉笙哼一声，道：“希望你由衷之言。”

郭雪君道：“我说的都是实话。”

连玉笙高声说道：“开坛。”

但闻当的一声钟鸣，那供案后三座高大的金像，六只巨目，一齐亮了起来，六道强光，直照过来。

连玉笙冷冷说道：“三圣神目所见，两位还不跪下。”

郭雪君道：“好吧！跪下就跪下。”缓缓跪了下去。

小珍目睹郭雪君跪了下去，也只好跟着跪了下去。

连玉笙道：“奉圣水。”

但闻轻微的轧轧之声，那供案之内，缓缓伸出一个木盘，盘内放着两个茶杯。

郭雪君缓缓伸出手，端起一杯圣水，凝目望去，只见那杯中圣水，色呈碧绿，端在手中就有一股清香之气，扑入鼻中。

连玉笙道：“杯中圣水，乃天下美味，入口甜香无比。”

郭雪君道：“良药苦口，这杯中圣水，如此清香，只怕不是什么好吃的东西？”

口中说话，却又把手中的茶杯，放回到原来的木盘上。

连玉笙一皱眉，道：“郭姑娘，这是什么意思？”

郭雪君道：“我怕这圣水之中有毒。”

连玉笙皱眉道：“两位既然是想入三圣门，饮此圣水，乃必要之举。”

郭雪君道：“如是水中有毒，把我们毒死了，那将如何是好？”

连玉笙道：“三圣门中弟子，何止千万人，每人都饮过圣水，但都好好的活着。”

郭雪君道：“防人之心不可无，如若你肯饮下一杯给我瞧瞧，我就也饮下一杯。”

连玉笙一皱眉头，道：“看来两位是诚心捉弄老夫了。”

一面说话，目光却望着那三具高大神像上亮起的六道强烈目光。

只见那伸出的木盘，缓缓的收了回去，六道目光也突然熄灭。

郭雪君心知事情有了变化，立时暗中提气戒备，一面回过头来，笑道：“老前辈，这是怎么回事啊！圣水收回，灯火熄灭，那是诚心把我们摒弃三圣门外了。”

连玉笙心中知晓，熄灭神目，收回圣水，那就把圣堂中的事务，全交由连玉笙自行处理了，这四人杀刚存留之权，已完全操诸己手，心里怒火平熄了不少，微微一笑道：“姑娘请起来，你装作够了，再装下去，岂不是无味的很。”

郭雪君挺身而出，道：“三圣门弟子，大约都是因为饮用了那杯圣水，所以，才永远受制于三圣之手，无法再弃暗投明了。”

连玉笙道：“嗯！所以，你举杯就口时，又弃下不饮。”

郭雪君冷冷说道：“阁下呢？是否也因饮过了那杯圣水，才不惜委身于圣堂之中，作一个首座护卫，那十二飞环的盛名，得来是何等不易，你竟然不惜让盛名付于流水，苟安偷生于这一处不见天日的暗室。”

连玉笙道：“骂的好，数十年来，还没有人这么骂过我。”

郭雪君道：“任何人都可以骂你。”

连玉笙道：“不错，一个人如是不怕死了，什么人也敢骂，如你此时一般。”

杨凤吟突然插口说道：“够了，大概也无法再拖下去啦，两位请退后一步吧！”

郭雪君和小珍，依言向后退了两步，躲在杨凤吟的身后。

连玉笙此刻，似是反而不急于动手，打量了杨凤吟一眼，道：“姑娘，你似是戴有面具。”

杨凤吟道：“嗯？这和咱们动手无关系吧？”

连玉笙道：“你如伤在老夫手中，老夫也将撤下你脸上面具。”

杨凤吟突然跃起，劈出一掌，道：“先接我一掌，看看你是否有此能力。”

连玉笙右手一挥，接下了一掌。但闻砰然一声轻震，连玉笙竟自身不由自主的向后退了一步。但杨凤吟整个身子，却如同被弹起了一般，飞起了七八尺高。

## 第五十回 圣堂恶斗

慕容云笙见杨凤吟的身子，被连玉笙一掌震得飞起了七八尺高，大为吃惊，急急说道：“凤姑娘……”

放步向杨凤吟奔了过去，但见杨凤吟身子轻飘飘的飞出了五六尺远，才落了下来。

慕容云笙双臂一张，抱住了杨凤吟的娇躯，低声说道：“你受了伤吗？”

杨凤吟被慕容云笙一把完全抱入怀中，想到身侧有人，登时羞不自胜，一转脸，把头藏在慕容云笙的肩后，道：“我没有事。”

慕容云笙听她声音平静，果然是不似受伤的样子，低声说道：“你不是被人家一掌震得飞了起来吗？”

杨凤吟道：“他虽然不见老态，但我知晓他年龄很大了，如若是我和他硬拚掌力，决然非他之敌了。所以，我讨巧……”

慕容云笙接道：“难道那也是一种武功吗？”

杨凤吟道：“不错，而且是很高深的武功，不论他掌力多么强猛，都无法伤得了我，至多把我弹的更高一些。”

慕容云笙轻轻叹息一声，道：“你只要没有受伤，我就放心了。”

连玉笙右手一伸，快如电光石火一般，直向杨凤吟右腕之上扣去。

杨凤吟娇躯一侧，右手不避反迎，食中二指，反取连玉笙的腕脉。

两人一送一迎之间，其快无比，身侧观战之人，亦未看清楚两人的掌指变化。

只见两人掌指一错而过，彼此都疾快的向后退了两步。

原来，连玉笙眼看杨凤吟不让不避，竟以食中二指反点自己脉穴，心知遇上了劲敌，只好易擒为劈硬削掌缘，斜向杨凤吟腕上切去。

哪知杨凤吟屈指一弹，一缕指风，抢先发出，直击过去。

连玉笙似是也未料到杨凤吟突发指风，警觉已晚。

但双方距离过近，掌指一掠之间，连玉笙的指锋也扫中了杨凤吟。

连玉笙觉出腕间一麻，整条的右臂，一阵麻木，杨凤吟也觉手背上如刀划过，一阵奇痛。

两人各中一击，也同时向后退了一步。

四目相注，互视片刻，连玉笙才冷笑一声，道：“姑娘，好厉害的弹指神功。”

杨凤吟看右手背面，伤痕宛然，心中亦是暗自佩服对方的武功，说道：“你在受我指风击中之后，仍能用余力伤我，足见功力深厚了。”

连玉笙长长吁一口气，道：“数十年来，老夫从未遇到像姑娘这般的劲敌，今日倒希望放手和姑娘一搏。”

杨凤吟左手一抬，一只白玉般的手掌，直取前胸。

连玉笙动手几招之后，已不敢再对杨凤吟存有轻视之心，右手一翻，扣拿杨凤吟的左腕，同时，左手闪电拍出一掌。

但见杨凤吟身子一转，灵巧绝伦的避开了连玉笙的一击，人如飞花飘絮一般，闪到了连玉笙的身后。

这一战不但关系着杨凤吟的生死，而且也关系着慕容云笙、郭雪君的生死，是以，几人都全神贯注两人搏斗的情势，眼见杨凤吟灵巧的身法，不禁暗暗赞了一声好身法。

哪知连玉笙头也不回，向前疾行一步，反臂拍出一掌。

他似是早已预料到杨凤吟的停身位置，劈出的掌势正好击向杨凤吟停身之处。

杨凤吟一提气，纵身而起，竟然飞身跃上了供台，右手一扬，两粒菩提子脱手飞出，分向居中神像双目之中打去。

但闻波波两声，那居中神像的双目中喷出数点碎石。

原来，那神像双目之中，装的水晶石片，被杨凤吟弹出两粒菩提子击碎。

连玉笙看她竟然发暗器击毁圣像双目，心中大是激怒，暴喝一声，抢上供台，双掌连环劈出。

杨凤吟冷笑一声，道：“这圣像，本是骗人的把戏，你们竟然相信它。”

喝声中左手伸出，接下连玉笙的右掌，身子飘飞而起，落着实地，连玉笙已动真火，纵身而上，挥掌急攻。

两人展开了一场抢制先机的恶斗。

烛火下，只见掌影重重，双方恶斗得十分激烈。

连玉笙掌力愈来愈强猛，带起了阵阵呼啸风声。

杨凤吟凭仗灵巧的身法，闪避对方掌势，有时迫於形势，也出手硬接掌势。

不大工夫，双方已拼斗到百合以上。

连玉笙果然有着过人的深厚功力，百招之后，掌力不但不见减弱，反而愈来愈强，大有愈战愈猛之势。

杨凤吟却是有些相形见绌之感，处处逃避对方的掌势，不再硬接。

双方又斗十余招，情势对杨凤吟更是不利，连玉笙凶猛的掌势，迫得杨凤吟整个的娇躯有如戏花蝴蝶一般，团团乱舞。

慕容云笙看得大为震动，忍不住一提真气，大步向前行去。

郭雪君已瞧出慕容云笙的用心，伸手一把抓住了慕容云笙，低声说道：“不可造次，乱了咱们的章法，敌众我寡，如若你一出手，给了对方借口，立时将引起一场混战，那时，对我们处境，将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了。”

慕容云笙道：“难道咱们要看她伤在对方手中不成？”

郭雪君道：“照贱妾的看法，她还可以支持一段时间，此时此情，还用不着出手助她。”

两人谈话之间，突闻一声轻叱和冷哼，同时传入了耳际。

凝目望去，只见那连玉笙和杨凤吟已然停下手来，各自向后退了两步，相对而立。

杨凤吟脸上带有人皮面具和易容药物，瞧不出有何不同，但连玉笙却是脸色苍白，如非受了重伤，亦必是疲累过度。

突然间，“啊哟！”一声尖叫，划破了圣堂中暂短的沉寂。

慕容云笙转头看去，只见那出声尖叫之人，正是小珍，不禁一皱眉头，道：“你叫什么？”

小珍似是余悸犹存地说道：“那神像……”

慕容云笙望了正中三座神像一眼，道：“不是一样么？”

小珍道：“两边的神像。”

慕容云笙啊了一声，目光转动，只是两侧神像似是都已离位，站了起来。

只见小珍说道：“那些神像会动，一个个都站起了身子。”

慕容云笙冷笑一声，道：“那些不是神像，都是人装的。”

郭雪君低声道：“小心一些，他们准备群殴了。”

只听连玉笙冷冷地说道：“姑娘伤势如何？”

杨凤吟道：“你如还能再打，我极愿奉陪。”

连玉笙目光转动，回顾了一眼，道：“你们不许出手。”

但见那些起立的神像，突然又坐了下去。

杨凤吟道：“我们拳掌暗器，比试了两阵，还无法分出胜败，如若咱们再打，我想应该用兵刃了。”

连玉笙道：“那很好，姑娘用什么兵刃，是否带在身上？”

杨凤吟探手从身上摸出一把短小的金剑，握在手中，道：“我有兵刃。”

连玉笙看那金剑，长不过一尺左右，不禁一皱眉头，道：“你的兵刃很好，很像一把匕首，不知是否适用？如若需要，在下愿借给姑娘一柄长剑。”

杨凤吟道：“你不要小看我这把短剑，等一会，你自会知道厉害。”

连玉笙道：“在下倒瞧不出姑娘手中兵刃，有什么出奇之处？”

杨凤吟道：“那你就见识一下吧！”

连玉笙右手一抬，长剑出鞘，冷声道：“姑娘的武功，虽算是连某生平所遇高人之一，但姑娘太狂了。”

长剑一震，疾向杨凤吟前胸刺去。

杨凤吟短剑一挥，闪起一片金光，当的一声，架开了连玉笙的剑势。

连玉笙冷笑一声，道：“姑娘好剑法。”

长剑一震，展开了快攻。

但见寒光流动，剑如波涛重起，翻翻滚滚，涌了过去。

杨凤吟感到连玉笙的剑招，不但迅速绝伦，而且每一招剑式中，都带着强大的压力，剑势未到，一股强凌的金风，直逼过来，心中暗暗震骇，忖道：这人不但剑招奇幻，而且功力深厚无比，如若和他缠斗下去，只怕胜他的机会不大。

心中念转，突然生出了强烈的求胜之心，金剑疾变，展开了反击。

刹那间，金光轮转，一柄短剑，幻化出一片金芒。

烛火下，只见一团白光和一圈金芒，交叉在一起，翻翻滚滚。

慕容云笙和郭雪君等一侧观战，直看得心中震骇不已。

郭雪君见过了不少凶险的恶斗，但也从未见过这等激烈的，但见寒芒缭绕，不见人影。

突然连玉笙厉声喝道：“撒手！”

唰唰唰，一连三剑。

但闻杨凤吟应道：“未必见得吧！”

金剑疾起，封开三剑。

这三剑交接，都是两人平生的功力所聚。

三剑过后，两人似是都已无再战之能，都不由自主的各自向后退了两步，激烈的搏斗，突然间静止下来。杨凤吟缓缓闭上双目，运气调息。

慕容云笙大为震惊，暗道：她定是疲累已极，顾不得处境的危险，就闭上双目调息起来。横跨两步，紧守在杨凤吟的身侧。

连玉笙冷冷的望了慕容云笙一眼，也缓缓闭上双目，运气调息。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原来这连玉笙也到了难再支撑之境，此人武功之高，至少和杨凤吟是半斤八两，如若让两人体能稍复之后，再打下去，二虎相斗，必然要有一伤，而且，我们身陷绝地，对方还不知有多少高手，而我

们如只有一个杨凤吟可与匹敌，今日之战，岂非败定了。这连玉笙既任三圣堂中首座护卫，定然甚得三圣堂信任，这圣堂中的护卫，都在他之下了，我如能一举把他生擒，迫使他们打开室门，放我等离此，也许可以办到，双方既成敌对，似也用不着存什么仁义之心了。

念转意决，正想出手，却突闻一个细微的声音，传入耳际，道：“不要妄动，除非能把他杀死或生擒，否则咱们的处境，就更是险恶了。”

慕容云笙听出是杨凤吟的声音，用传音术示警，不要自己轻举妄动，想她闭目未睁，怎能瞧出自己暗算敌人之心，心中既是佩服，亦是震骇。

但他却遵照所嘱，站在原地未动。

突听小珍发出一声尖叫，身子摇了两摇，倒摔在地上。

变出突然，慕容云笙也有些张惶失措之感，急急举步，行向小珍，道：“姑娘……”

这时，郭雪君已伸手抓住小珍，似是想扶她起来，但见郭雪君伏下的身子，突然向前一栽，也跌摔在地上。

慕容云笙骇然退后了一步，道：“郭姑娘……”

郭雪君摔下去，就未再挣动过一下，上半身扑在小珍的腿上。

这只是一眨眼的工夫，慕容云笙镇静了一下心神，转目望去。

只见那连玉笙站在原处，闭目未动，看情势，决不会是他暗施算计。但殿堂上，烛火通明，再也未瞧到其他之人。

就在他心中惊愕不定之际，突然身后三处大穴一麻，突失自主之能，右手一松，长剑落地，双腿也似是无法支持身体，横里跌摔在地上。

他身中暗算，身不能动，口不能言，但心中却仍是清楚的很。

但闻居中神像传出一声冷笑，道：“连玉笙，那丫头的武功很高强吗？”

连玉笙微微一皱眉头，但很快的舒展开，恭敬地说道：“是的，她武功很高强，属下已和她搏斗了两次，但还未分出胜负，不过圣主放心，属下自信可以胜她。”

那居中高大的神像又发出冷冷的声音，道：“本座想不出，目下武林中，有什么人能和你战成平手？”

连玉笙道：“属下也想不出她的身份，但属下已瞧出她戴着人皮面具，如能生擒她，取下她脸上的面具，就可以瞧出她的真面目了。”

那居中神像突然冷笑一声，道：“要她立刻取下面具。”

杨凤吟冷冷接道：“那要我自己决定了，你如心中不服，何不现出身来，和我较量一下，躲在暗中装神扮鬼，不觉着有失气度吗？”

那居中神像冷漠地说道：“本座已猜到你的身份，要你取下面具，只不过证实我心中的怀疑罢了，你如仍然倔强不服，本座将立时下令，先杀去你三个同伴。”

这确实是一击而中要害，杨凤吟呆了一呆，道：“你说说看，我是什么身份？”

那居中神像道：“飘花令主杨凤吟，对吗？”

杨凤吟答非所问地道：“好！我可以取下面具，让你证明心中之疑，不过你……”

那居中神像哈哈大笑一阵，道：“不过，要保全慕容云笙的性命。”

杨凤吟心中一动，暗道：“这人果然厉害，竟然是早已想到我心中之秘。

口中却接道：“还有一件事，我也想见见你的真正身份。”

那居中神像道：“你们陷身绝地，生死之权，操於本座之手，还敢向我提出条件，未免是不自量力了。”

杨凤吟道：“如是你不答允，只有玉石俱焚一途了。”

那居中的神像道：“本座想不出，你有什么能力，能闹得玉石俱焚？”

杨凤吟道：“我带有一种毒火，燃烧中毒烟不绝，闻得毒烟之人，必死无救。”

那居中神像哈哈一笑，道：“纵然你说的句句实言，也不会伤害到本座。”

语声一顿，接道：“不过，你可以先取下面具，本座见识过你之后，再决定是否和你会面？”

只听连玉笙道：“圣主对你已例外施恩，你再不答允，那是自取死路了。”

杨凤吟心中暗道：“此刻形势，於我不利，我如不允，他们可立时取慕容公子之命。”

一张绝世无伦的美丽面容，出现灯火之下。

连玉笙只觉着那张面容美得使人陶醉，不自禁的暗赞一声。

但那居中神像说道：“你是飘花令主吗？”

杨凤吟道：“不错，我已取下面具，阁下也该现身出来一见了。”

居中神像传出一阵清冷的笑声，道：“今晚本座设筵，为你洗尘。”

他的声音，一直是冷漠如水，但这一阵笑声，却是发自内心，听起来，有一种出自人口的味道。

杨凤吟道：“盛情领受，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那居中神像道：“什么条件？”

杨凤吟道：“我要同来之人，全部在场，缺一不可。”

那居中神像的声音又恢复了特有的冷漠，道：“你是请求本座呢，还是要挟本座？”

杨凤吟道：“你如何才肯答应？”

居中神像道：“此时此情，你似是无能对我要挟，是吗？”

杨凤吟想到了慕容云笙的安危，暗暗叹息一声，道：“就算我请求你吧！”

居中神像又发出一阵清朗的笑声，道：“好吧！看在令主的份上，让他们也享受本座一顿晚餐。”

语声一顿，接道：“连玉笙，你带这位姑娘客室小坐，听候本座宣召。”

连玉笙道：“敬领圣谕。”

目光转到杨凤吟的脸上，接道：“姑娘请随在下来吧！”

转身向圣堂一角行去。

杨凤吟伸手抱起了慕容云笙。

连玉笙停下脚步，回过身子，道：“不行，那客室只能招待姑娘一人，再说他们身中毒针，姑娘无能解救，圣主既然答应由他们作陪，定会遣人疗治好他们的毒伤，你如强行带他们同去客室，那反是害他们的性命了。”

杨凤吟沉吟了一阵，放下慕容云笙，举步随在连玉笙的身后行去。

只见连玉笙行到一处壁角边，举手在壁上敲打了一阵。

杨凤吟原想他会开启壁间机关，一直留心着他手指触摸之处，待她警觉到那机关是在壁内，由外面指声击壁的次数联络开启时，为时已晚，已无法算出连玉笙击打石壁的次数。

但闻呀的一声，壁间开启了一扇门户。

连玉笙道：“在下带路。”

先行入门内。

杨凤吟追在身后，行过了一段夹巷，转入了一座小室之中。

连玉笙右手晃燃了一枚火折子，右手一伸，电燃起屋角木台上的蜡烛。

暗室中陡然大放光明。

杨凤吟暗暗吸一口气，只觉这室中毫无沉闷之感，显然，有着通气设备。

但闻连玉笙缓缓说道：“这圣堂机关重重，姑娘路径不熟，最好别作逃走的试验。”

杨凤吟转身行到一张锦凳处坐了下来，闭上双目，不再理会连玉笙。

原来，这小室中布设雅致，除了一张石案之外，还有几座锦凳。

连玉笙随手掩上石门，低声说道：“姑娘，你很关心那慕容云笙的生死吗？”

杨凤吟道：“是又怎样？”

连玉笙道：“想救他吗？”

杨凤吟怔了一怔，道：“你是什么意思？可是想从我口套出一些什么？”

连玉笙神情肃然地说道：“在下希望姑娘能够信任在下。”

语声一顿，接道：“姑娘武功虽然高强，但决非三圣之敌。”

杨凤吟接道：“你在劝说我？”

连玉笙道：“不是，我在帮助你！”

杨凤吟道：“怎么说？”

连玉笙道：“圣主并非贪色的人，但姑娘长的太美了。”

杨凤吟道：“你要我……”

连玉笙道：“要你虚与委蛇，姑娘，你该明白，这是你唯一的机会。”

杨凤吟一皱眉头，道：“一个女孩子，最重要的是什么？”

连玉笙道：“这个……这个，在下倒想不出来。”

杨凤吟道：“名节。”

连玉笙道：“不错，但那慕容云笙和郭雪君等的生死，都操在你的手中，在下只能点明此事，姑娘不妨三思。”

言罢，转身而去。

杨凤吟望着连玉笙的背影，转身叹息一声，顿觉着重重烦恼，涌上心头。

和连玉笙一战，她确已知晓这三圣堂内，果有着绝顶高手，不论那位圣主的武功如何，单是连玉笙一个人，就已够自己应付了。

那连玉笙说的不错，除了利用自己的美丽之外，似乎是已到了山穷水尽之境。

忖思之间，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

只听一阵步履之声，传了过来，连玉笙又推门而入。

杨凤吟抬头看去，只见连玉笙的身后还有两人。

两个人都在五旬之上，目中神光湛湛，显是内外兼习的高手。

连玉笙轻轻咳了一声，道：“要委屈姑娘一下了。”

身后的两个老者，突然抬起双手，只见一人手中拿副手铐，一人手中却拿着一个头盔，那头盔形状甚怪，有如一个铁桶。

杨凤吟冷冷的望了连玉笙和两个老人一眼，道：“你们要替我加戴刑具？”

连玉笙道：“在下说过了，要委屈姑娘一下。”

杨凤吟略一沉思，缓缓伸出双手。

连玉笙伸手从左面老人手中接入手铐，扣了杨凤吟的双腕。

连玉笙又从右面老者手中接过头盔，道：“姑娘还要戴上这个。”

杨凤吟冷笑一声，不再多言，任那连玉笙替她戴上铁盔。

那铁盔很深，罩住了杨凤吟整个的头，直至肩处。

连玉笙把一条丝带，交到杨凤吟的手中，道：“在下牵着丝带为姑娘带路。”

杨凤吟只好抓住丝带，随在连玉笙身后行去。

感觉中，这是一条很弯曲的路，而且路上不少石块，崎岖不平。

足足有顿饭工夫之久，连玉笙放开丝带，道：“姑娘请举起双手。”

杨凤吟道：“为什么？”

连玉笙道：“我要替姑娘解下手铐。”

杨凤吟暗暗忖道：“事已如此，逞强无益，只好多多忍耐了。”

当下举起双手。

连玉笙先解去杨凤吟的手铐，又取下头盔，推开一扇门，道：“姑娘请进吧！”

杨凤吟却未即时进门，抬头打量一下四面形势，只见停身似是一座高大的仓库中，四面不见天日，眼前木门之内，却是灯光辉煌，心中暗道：“大房子里面一幢小房子。”

心中念转，人却举步入室。

连玉笙用极低声说道：“如若姑娘能相信在下，希望能要求圣主，把在下召唤进去。”

杨凤吟缓步行入室中，抬头看去，只见顶垂宫灯，四周又燃着八支火炬，整个室中，照耀有如白昼。

她迅速的扫掠了全室一眼，只觉这座敞厅足足五丈见方大小。

紫绫幔壁，红毡铺地，敞厅中间，摆了一张方桌。

方桌四面分放着四个黄缎子铺垫木椅，显然今夜的客人不多。

这时，整个敞厅寂静如死，听不到一点声息，看不见一个人影。

杨凤吟缓步行近那方桌，伸手拉开一张木椅坐了下去。

身后突然传过来一个清冷的声音，道：“有一位故友来访，使区区耽误了半刻时光。”

杨凤吟心头一震，暗道：“他几时出现于此，我竟然完全不知。”

尽管她心中震动，但仍然保持表面的镇静，缓缓回过头去。

只见一个全身黑衣的人，停立在身后五尺左右。

他带着黑色的手套，黑色的面纱，掩去了面目，全身上下，未见兵刃。

杨凤吟冷笑一声，道：“客人等主人，不觉着失礼吗？”

那黑衣人缓步行到西首，在杨凤吟对面坐了下来，道：“的确有些失礼，等一会，在下自罚三杯。”

他虽然戴着面纱，无法看到他真正的面目，但他的举动，仍使人有着潇洒的感觉，而且声音柔和，充满着感情。

杨凤吟眨动了一下圆圆的大眼睛，道：“你是三位圣主中的第几位？”

那黑衣人道：“区区受他们抬爱，捧作三位圣主之首。”

杨凤吟嗯了一声，道：“你在那三圣堂中坐的什么位置？”

黑衣人道：“居中之位。”

杨凤吟道：“刚才在三圣中和我谈了很多话，那人是你么？”

黑衣人道：“正是区区。”

杨凤吟道：“哼！你骗人。”

黑衣人道：“区区似是用不着说谎话，对吗？”

杨凤吟道：“一个人的面貌可以改变，但他的声音，却是不易改变。”

黑衣人接道：“可以的，但要看那人有没有那份改变声音的天才。”

杨凤吟道：“一个人可以讲出十几种方言，但他的音质不变。”

黑衣人道：“如是姑娘不信，在下立时可以改用在圣堂中的声音。”

杨凤吟道：“我很想一证心中之疑。”

那黑衣人朗朗一笑，声音突然间转变得十分明沉，道：“此时此情，大约是绝不会再有人冒充本座了。”

这几句话，只说的字字如阴冰寒风，果然是和那大殿中一般的肃杀之声。

杨凤吟道：“嗯！有些像。”

黑衣人笑道：“有些像，那是说姑娘还有些不信了。”

杨凤吟道：“只要你能代表三圣门，不论你是谁，那都无关紧要了。”

黑衣人点点头，道：“说的也是。”

杨凤吟道：“还有一个不情之求，不知阁下是否见允？”

黑衣人道：“可是要我取下面纱，以真面目和姑娘相见吗？”

杨凤吟道：“嗯！不错，你既然把我当客人接待，为什么还要藏头露尾，面带黑纱？”

黑衣人道：“酒过三旬，菜上五味，姑娘能完全抛去了敌意时，在下自会及时取下面纱。”

杨凤吟道：“你不肯取下面纱，使我觉着自己吃亏了。”

黑衣人笑道：“如若本座败了，姑娘决不会以宾客之礼，对待本座了。”

杨凤吟心中忖道：“这话不错，如是我们胜了，决不会对他如此优容了。”

黑衣人言词犀利，每一句话，都道尽人心中的弱点，使人无言可驳。

但见那黑衣人举手互击两掌，道：“上菜。”

一阵细乐响起，袅袅传入耳际。

随着那响声，敞厅一角，垂幔之后，婉转行出了四个白衣少女，每人手中都捧着一盘菜，鱼贯行近木桌。

四个白衣女的动作，一步步间都配合着那柔美的乐声，但柔美中不失快速，一转眼，酒菜已经摆好。

黑衣人伸出戴着黑色手套的右手，挽起了玉壶，亲手替杨凤吟斟了一杯酒，笑道：“姑娘请啊！”

端起面前酒杯，一饮而尽。

杨凤吟左右望了一眼，答非所问，道：“这一桌佳肴美酒，只有我们两个人吃吗？”

黑衣人嗯了一声，道：“姑娘是希望有人陪吗？”

杨凤吟道：“我记得我给你提过今晚的宴席上……”

黑衣人朗朗一笑，接道：“可是要慕容公子和那位郭姑娘奉陪姑娘吗？”

杨凤吟道：“你已经答应过了，难道已经忘了吗？”

黑衣人道：“没有忘，有过，我要先行说明一件事情，希望姑娘考虑一下。”

杨凤吟道：“我洗耳恭听。”

黑衣人道：“如若姑娘一定要慕容云笙和那位郭姑娘相陪，并非不可，

但我就不能脱下脸上的黑纱，以真正的面目，和你相见了。”

杨凤吟一皱眉头，道：“你说过的话……”

黑衣人接道：“我答应过姑娘，以慕容云笙和郭雪君等奉陪，不过在下面不愿以真正面目和他们相见，所以才在这两者之间，由姑娘作一个抉择。”

杨凤吟思索了一阵，道：“我想到一个办法。”

黑衣人道，“什么办法？”

杨凤吟道：“在他们未来之前，你先取下面纱，让我瞧瞧如何？”

黑衣人哈哈一笑，道：“姑娘错了，此时此情，你是在陷身虎穴……”

杨凤吟道：“我说你错了。”

黑衣人道：“此话怎么说？”

杨凤吟道：“我身上仍带有兵刃、暗器，仍然有着和你动手之能，此地，没有你的护卫，非要你本人出手不可了。”

黑衣人冷冷说道：“姑娘！本座已经对你格外优容了，姑娘若太过份……”

杨凤吟道：“够了，我不愿受人威迫，同时，我觉着，我们早晚要有一场决战。”

那黑衣人朗朗一笑，道：“我答应替你接风，在未过这次晚餐之前，你仍是我的贵宾，晚餐之后，为敌为友，要你姑娘决定了。”

说着提高了声音，说道：“请慕容公子和郭姑娘进来！”

片刻之后，果然慕容云笙和郭雪君鱼贯行了进来，后面还跟着小珍姑娘。只见慕容云笙大步行到那木桌前面，停下了脚步。

黑衣人语声冷漠地说道：“两位请坐吧！”

目光投注小珍的脸上，道：“小珍姑娘，这里没有准备你的坐位，只好委屈你站着了。”

小珍似是也很听活，乖乖的站在郭雪君的身后。

但闻黑衣人冷笑一声，道：“诸位可以请用了。”

慕容云笙和郭雪君，似是都很听那黑衣人的话，举起筷子，吃了起来。

杨凤吟却大感奇怪地说道：“郭姑娘、慕容大哥，你们都不怕中毒吗？”

慕容云笙、郭雪君同时看了那杨凤吟一眼，默然不语。

杨凤吟心中大急，道：“郭姐姐，你一向行事稳健，怎的竟然这么不小心呢？”

郭雪君放下筷子，望了杨凤吟一眼，似想说话。

但闻那黑衣人冷冷地说道：“吃下去！”

他短短的一句话，却似是有着无与伦比的力量，郭姑娘和慕容云笙都如奉纶旨一般，又举筷吃了起来。

杨凤吟啪的一声，放下手中的筷子，道：“你用什么方法控制了他们？”

那黑衣人哈哈大笑一阵，道：“杨姑娘，不妨凭藉自己的智慧猜猜，我用什么方法控制了他们？”

杨凤吟道：“我不想浪费掉太多的时间，希望你说出来，岂不是可以省去很多麻烦？”

黑衣人笑道：“咱们是敌对身份，我又为什么告诉你个中隐密？”

杨凤吟缓缓站起身子，道：“我想应该有法子知道。”

黑衣人道：“你有什么办法？”

杨凤吟突然一扬右手，面前一支竹筷，突然疾飞而起，直向那黑衣人飞了过去。

黑衣人身体仍然端坐未动，右手一抬，轻巧绝伦的把那竹筷接在手中。杨凤吟目睹他接竹筷的手法，心神微微一震，暗道：“这人面垂黑纱，耳目仍然如此灵敏，端的是可怕人物。”

心中念转，人已闪身直欺过来，右手一抬，直向那人右腕之上扣去。

那黑衣人霍然站起身子，右手一抬，五指反向杨凤吟左腕上扣去，口中笑道：“姑娘当真想较量一下在下的武功吗？”

杨凤吟不再答话，双掌连环变招，疾向那黑衣人攻了过去。

黑衣人站在原位不动，轻巧绝伦的挥动着双手，封挡那杨凤吟的攻势。

杨凤吟一连攻出了十余招，都被那黑衣人轻描淡写的对挡开去。

奇怪的是那黑衣人始终不肯挥手反击，只是一味的封挡杨凤吟的攻势。

杨凤吟掌势愈来愈快，攻势也愈见凌厉。

不论那杨凤吟的攻势如何凌厉，但那黑衣人始终站在原地从容应付。

杨凤吟连攻了数十招之后，心知遇上了生平从未遇过的劲敌，心中暗道：“今日情形，如若不再施下毒手，等他开始反击，我很难是他的敌手了。”

心中念转，右手一抬，发出一缕指风，直袭那黑衣人的前胸。

这一击凌厉无匹，那黑衣人似是亦有警觉，所以并未举手封挡，一直站在原地的身子，突然横跨一步，避开了一击。

但他这一步跨的极是微妙，不是后退，亦非单纯的让避掌势，而是借势欺进，抢到了最为有利的反击位置。

显然，杨凤吟绵连的奇招攻势，已迫得他不能全操守势，要改以攻袭求胜。

果然，那黑衣人避开一击之后，冷冷说道：“勿怪姑娘口气托大，的确是身手不凡。”

讲完这一句话的工夫，左右双手，已然各自攻出三招，这六招攻势，一气呵成，快迅绝伦，迫得杨凤吟一连向后退了两步。

黑衣人一还击，杨凤吟立时感觉到压力沉重，一身武功，似有着施展不开之感，心知自己不论功力、招数，都和对方有着一段距离，这一战的胜败，形势已极明显。

那黑衣人迫退了杨凤吟之后，并未再行追袭，收手笑道：“本座属下中，不乏绝色美女……”

杨凤吟全神贯注，脑际中如同电闪一般，把学得的武功，全部思索一遍，希望能够找出一种奇技，制服对方，她全神贯注，根本未听到那黑衣人说些什么。

黑衣人不闻杨凤吟回答之言，又缓缓接道：“但却从未有像姑娘这等美媚并具的人物。”

杨凤吟嗯了一声，道：“怎么样？”

她没有听到上面一句，下面这一句，却是听得清清楚楚。

黑衣人道：“这才是你能和我对手这么久时间，而未受伤的主要原因。”

杨凤吟道：“看样子，拳掌上功夫，我是很难胜你了。”

黑衣人道：“识时务者为俊杰，在下对姑娘的看法，甚表敬佩。”

杨凤吟道：“不过，还有兵刃，我自信在剑法造诣很深，希望能在剑上胜你。”

黑衣人道：“如若谈剑上造诣，本座也自觉胜过拳掌，姑娘是否还要试试呢？”

杨凤吟道：“也许，我们能够打一个同归于尽呢？”

黑衣人道：“玉石俱焚的事，老夫不屑为，不过……”

杨凤吟道：“不过什么？”

黑衣人道：“你如败在我的剑下，是否愿认输？”

杨凤吟心中实无胜人的把握，当下说道：“胜败乃兵家常事，认输亦未不可。”

那黑衣人道：“好一个亦未不可，拿剑来！”

随着那呼叫之声，两个白衣少女，由屋角一处暗门行了出来。

两个少女，各自捧着一柄长剑，快步行了出来，肃立在那黑衣人的身侧。

杨凤吟冷笑一声，道：“看起来，这座空敞的大厅中，你设了不少埋伏。”

黑衣人笑道：“埋伏倒谈不上，不过，这里构造的很精巧，也设下了不少的机关，这是本座坐息养性之处，就算追随本座甚少离开的首座护卫，未得老夫召谕，也不敢擅自进来。”

杨凤吟在那黑衣人说话的时候，已然留心着那慕容云笙和郭雪君等的行动，哪知三人神情木然，似是根本未听到两人的谈话一般。

这情景使杨凤吟心中震惊不已，但也使她想到室外的连玉笙来。

她既无胜人的把握，又有着一种茫茫无依之感，不禁生出了碰碰运气的心意，当下说道：“咱们两个人比剑，应该有一个仲裁的人才是。”

黑衣人笑道：“用不着吧！咱们的胜败应该分的很明白。”

杨凤吟道：“不行！我觉着应该有一个仲裁人，免得胜负之数，分辨不清。”

黑衣人沉思了一阵，道：“你很聪明，旁敲侧击，用心无非叫本座恢复慕容云笙的神智，是吗？”

杨凤吟摇摇头，道：“那倒不是，仲裁人本不应由你我两方之中推选。”

黑衣人接道：“但此地之中，不是你的朋友，就是我的属下，那要如何推选呢？”

杨凤吟道：“由你的属下中选一个吧！”

这一下，倒使那黑衣人深感错愕，怔了一怔，道：“好！姑娘说吧！要什么人？”

杨凤吟道：“你的属下，我都不认识，但我觉着，在大殿中和我动手的人，武功很高，就由他担任咱们比剑的仲裁人如何？”

黑衣人道：“好！就要他来。”

回头低声吩咐身侧一个白衣少女一声，那人欠身而去。

片刻之后，带着连玉笙快步行了过来。

相距黑衣人八尺左右时，连玉笙就停下了脚步，恭敬的欠身一礼，道：“圣主有何吩咐？”

黑衣人道：“我和她比剑，要你做个仲裁人。”

连玉笙欠身应道：“这个，属下不敢。”

杨凤吟只听得心头火起，忍不住冷笑一声，道：“堂堂男子汉，大丈夫，连一个仲裁也不敢做，还有什么脸生于人世，不如死了算啦。”

这几句话，骂的刻薄恶毒，只见连玉笙双颊上，泛生起一片羞红。

但他仍能强自忍下，不肯发作，抬头望了杨凤吟一眼，默然不语。

那黑衣人点点头，道：“是这位杨姑娘推荐你仲裁我们的比剑，你也不用推辞了。”

连玉笙又欠身一礼，道：“圣主之命，属下也不敢再行推辞了。”

黑衣人又点点头，道：“仲裁我们比剑之时，你要力求公正，不能有所偏袒。”

连玉笙道：“属下敬遵圣谕。”

黑衣人朗朗一笑，道：“姑娘，请选兵刃吧！两支剑是一般的重量，姑娘请先选一支。”

## 第五十一回 本来面目

杨凤吟也不再推辞，行近两个捧剑的白衣少女，两支剑，都在手中掂了一掂，抽出来瞧瞧，然后选了一把。

黑衣人伸手取过另一把长剑，道：“姑娘请动手吧！”

杨凤吟冷冷望了连玉笙一眼，说道：“要你的首座护卫，把桌子移开。

黑衣人面纱拂动，转望慕容云笙，说道：“两位请站起来，到墙边站着。”

奇怪的是慕容云笙和郭雪君对那黑衣人之命，极为服从，依言站起身子，行到壁角垂手而立。

杨凤吟只看的既是惊奇，又为痛心，怒声喝道：“你们没有一点骨气？”

慕容云笙望了杨凤吟一眼，欲言又止。

杨凤吟心中怒火高烧，长剑出鞘，冷冷说道：“叫连玉笙移开桌子。”

黑衣人平和地说道：“连护卫，照她的话办。”

连玉笙无可奈何，伸手托起桌子移到了墙边。

杨凤吟娇叱一声，“小心了。”

振腕一剑，刺向那黑衣人。

黑衣人微微移步，长剑上带有一股潜力，逼开了杨凤吟的剑势。

双剑未触，杨凤吟已被迫得向后退了一步。

黑衣人欺身而进，迎面劈出一剑。

凌厉的剑风先剑而至。

杨凤吟的心中暗道：“此人剑势一动，就有一股强烈的剑气，剑上的功力，分明已入了登峰造极之境，这一战，实是凶多吉少了。”

心中念转，人却疾向旁侧闪开了两步，避过一剑。”

黑衣人朗声笑道：“姑娘尽管抢攻，在下全操守势，我要你把一身所学，尽情的发挥出来。”

杨凤吟心中暗道：“你武功强过我，也不用这样的托大啊！”

长剑疾展，寒芒轮转，层层波波的攻了过去。

那黑衣人也同时挥动长剑，泛成一片光幕，护住身子。

杨凤吟用尽了奇幻的招数，一连攻出了数十剑，但那黑衣人手中的长剑，挥动之间，带有一股强大的暗劲，使杨凤吟感觉到手中的长剑，有着十分沉重的感觉。

突然间，那黑衣人展开了反击，咄咄两剑，金铁相触，逼开了杨凤吟的剑势，寒芒一闪，冷森的剑芒，已然逼近到杨凤吟的前胸。

杨凤吟手中的剑势，已然被人逼到外门，无法回救，这一剑如非那黑衣人及时收住剑势，当可立刻把杨凤吟毙于剑下。

她自出道以来，从未遇到如此高人，也从未受到这等挫辱，心中急怒交集，只气得热泪夺眶而出。

那黑衣人却朗朗一笑，收回剑势，笑道：“论剑上造诣，姑娘确不在我之下，不过，姑娘功力和在下相差很远，剑道之学，有不得毫厘之差，尤其是上乘的剑道。”

杨凤吟接道：“住口，我既败你手中，杀刚任凭处置。”

玉腕一振，投去长剑。

黑衣人道：“只看你这等躁急的性格，就很难参悟上乘剑术。”

缓缓把长剑交给身侧的白衣女婢，接道：“你们都下去吧！”

片刻之间，几个女婢，都鱼贯而去，室中只留下了慕容云笙、郭雪君、小珍和连玉笙等几人。

连玉笙似是生恐那黑衣人叫自己也退出去，悄然行到壁角，和慕容云笙等站在一起。

杨凤吟正想发作，突然脑际灵光连闪，暗道：“他武功高强，智虑深远，斗智斗力，我都不是他的敌手，彼此既是敌对相处，他又何尝不可真的把我杀了。至少，他可以像对付慕容大哥、郭姑娘那样，把我摆布的服服贴贴，但这于大局何补呢，我必得冷静下来，设法找出他的缺点来，不论多完美的人，都有些瑕疵，不论多么深奥的武功，都会有它的破绽……”

但闻那黑衣人朗声说道：“姑娘想打什么主意？”

杨凤吟心中念动，人立刻冷静下来，缓缓说道：“我在想一件事。”

黑衣人道：“想什么？告诉我。”

杨凤吟道：“想你要如何对付我？我不愿做你的属下、侍女、也不愿变得像郭雪君等，失去了自主的能力，那我只有一条路了。”

黑衣人道：“什么路？”

杨凤吟道：“死！一了百了。”

黑衣人朗声笑道：“天下的人，都可以死，但你却不能死，而且也不会死。”

杨凤吟奇道：“为什么呢？”

黑衣人道：“因为天下再恶毒的男人，也无法用剑杀死你。这样的美女，巾帼中，也许有忍心杀死你的红颜，但她们却没有杀你的力量。”

杨凤吟道：“照你的说法，世上能杀我的人很多了。”

黑衣人笑道：“不多，不多。就我三圣门下而言，能够杀死你姑娘的，也不过三五人而已。”

杨凤吟心中暗暗震惊，忖道：“如若他说的是实话，那是说这三圣堂内，至少有四五个人，可以胜过我了。”

心中念转，口中却冷冷说道：“你不准备杀我，要如何对付我呢？”

黑衣人笑道：“你自号飘花令主，收罗江湖豪士，处处跟我作对，想必是雄心勃勃的人物，准备在武林中，创造出一番事业，对吗？”

杨凤吟道：“是又怎样？”

黑衣人道：“但此刻，你至少明了这番雄图大志，永无完成之日了。”

杨凤吟嗯了一声，道：“你有什么用意，干脆说明白吧！”

黑衣人道：“大概你已经明白，目下武林霸业，已然非我莫属。你如愿和我合作；咱们可以平分霸业秋色。”

杨凤吟道：“你为什么要对我如此？”

黑衣人道：“自然是有条件了。”

杨凤吟道：“先说出条件，看看我能否答应？”

黑衣人道：“本座虽然权倾江湖，但因修习一种极上乘的内功，始终没有成家，而且也未遇到过我中意的人，只要你答允下嫁本座，立时可成我三圣门中第二号人物。”

杨凤吟心中暗道：“果然是这件事情，目下情势，我已无法胜他，只有以自己的美丽，来缓和此刻情势。”

但觉脸上一热，一层红晕，泛上双颊。

只听那黑衣人赞美道：“姑娘带上几分羞意，倍增艳丽，实是人间绝色，

天上仙姬。”

杨凤吟冷笑一声，道：“不用赞美我，取下你的面纱，给我瞧瞧。”

黑衣人道：“姑娘似是很关心在下的形貌。”

杨凤吟道：“你连自己的长相如何，都不肯给我瞧瞧，竟然敢提出……”

她本想说提出婚姻之事，但话到嘴边，却无法说出。

黑衣人道：“姑娘说的也是。”

缓缓伸手，取下面纱。

杨凤吟凝目望去，只见一个肌肤白净，方面无髯的中年人，肃立身前。

黑衣人取下面纱之后，不但杨凤吟为之一怔，就连连玉笙也不禁心弦震动。

因为连玉笙和杨凤吟，都未料到这位三圣门的首脑，竟然是一位如此年轻的人物。

杨凤吟镇静一下心神，仔细的打量了黑衣人一阵，怎么看，也不过是三十七八岁的模样，心中大感奇怪地说道：“你今年几岁？”

黑衣人微微一笑，道：“姑娘瞧瞧在下，有几许年纪？”

杨凤吟道：“我瞧不出来？”

黑衣人道：“至少，在下还没有白发苍苍，老态龙钟。”

杨凤吟道：“三圣门崛起江湖已有二十多年，我不信你十几岁就领导三圣门。”

黑衣人道：“这么说来，姑娘是已经瞧出在下的年龄了。”

杨凤吟怔了一怔，答非所问地道：“除非三圣门在中途有了变化，你篡夺了圣主之位。”

黑衣人轻声笑道：“姑娘的聪明和才慧，实叫在下不得不佩服了，不过，这等异想天开的揣测，很难取信于人。”

杨凤吟冷笑一声，道：“希望你心中不要害怕。”

黑衣人笑道：“我很镇静，整个的三圣门，都在我绝对的控制之下，就算你妖言惑众，也没有人能向我反抗。”

语声一顿，接道：“姑娘的话，大概说完了，咱们也该谈谈正经事了。”

杨凤吟道：“什么正经事，”

黑衣人脸色一寒，声音亦突然改变得十分冷漠，道：“姑娘诚然色绝当代，不过，你如不肯答允，在下一样能够下得毒手。”

杨凤吟心知他并非威胁之言，证诸慕容云笙和郭雪君的遭遇，确有一种方法，能够叫人处处听从于他。

心中念转，却一嘟小嘴巴，道：“就像你这样暴躁的人吗？哼！”

黑衣人只觉她举动言词间娇凝无邪，不觉看得一呆，道：“我怎么样？”

杨凤吟道：“权威和方法，也许能改变一个人的心志，也许能征服一个人的躯体，像你对待慕容云笙和郭雪君一佯，使他们对你绝对服从，但他们痴痴呆呆，有如木刻泥塑，我想不通，那是否应该算是你的成功？”

黑衣人叹息一声，道：“你说的不错，我不能整日里，面对着一个失去自主能力的妻子……”

杨凤吟道：“你怎……”

黑衣人道：“我，第一眼看到你真正面目时，就决定要娶你作我的妻子。”

杨凤吟缓缓说道：“你难道没有想到我？”

黑衣人道：“想到你什么？”

杨凤吟道：“想到我是否会答应你？”

黑衣人道：“在下自信说出的话，一定能够办到。”

杨凤吟道：“你怎么能够如此自信呢？”

黑衣人笑道：“在下一生之中，从没有一件失败的事。”

杨凤吟道：“如是我不答应呢？”

黑衣人微微一笑，道：“我自有方法要你答应。”

杨凤吟道：“什么方法？”

黑衣人道：“好！我告诉你，你如不答应我，在下先杀慕容云笙，然后，再杀郭雪君，自然，杀害郭雪君，也许不会放在你的心上，但杀害慕容云笙，我相信你大约心中十分难过。”

杨凤吟怔住了，默默不语。

黑衣人微微一笑，举手一招，道：“慕容云笙，你过来。”

慕容云笙应了一声，缓步行了过去，直行到那黑衣人的面前，才停了下来。

黑衣人缓缓举起了右手，道：“杨姑娘，在下这一掌，震碎他天灵要穴。”掌势一沉，直向慕容云笙的顶门之上拍去。

杨凤吟心中大急，急急叫道：“快些住手！”

黑衣人停下掌势，道：“你心中怕了，是吗？”

杨凤吟只觉着胸中满腹委屈，热泪欲滴，黯然说道：“咱们两人的事，和他何干，为什么要杀他？”

黑衣人道：“因为他的死亡，可以威胁到你，使你答应嫁给我。”

杨凤吟心中暗道：“我不是他的敌手，又无法威吓倒他，只有委屈求全，以救慕容云笙了。心中念转，黯然说道：“可不可以给我两天时间，让我仔细想想？”

黑衣人笑道：“自然可以，终身大事，自然要想的清清楚楚才行，两天时间，如何能够，我想你该多想几日才成。”

这几句话，又大出了杨凤吟的意外，只觉此人事享作为，无不出人意外，不禁为之一呆，道：“要我想几日呢？”

黑衣人道：“这个么，随便姑娘了，十日八日也好，一月两月也成，我替你安排一个很幽静的地方，好让你慢慢的想。”

杨凤吟的倔强和冷傲，似是已完全被那黑衣人所征服，黯然叹息一声，望了慕容云笙和郭雪君等一眼，道：“他们呢？”

黑衣人道：“暂时押入牢中，听凭姑娘的决定。”

杨凤吟听了黑衣人的话，长长吁一口气，两道清撤的目光，凝注在那黑衣人的脸上，柔声说道：“可不可以让那慕容云笙神智恢复，我要和他谈几句。”

黑衣人微微一笑，道：“这个么，在下也可以答应，不过，要姑娘在决定之后，在下自当遵命办理。”

话说的十分婉转，但却回绝的全无商量余地。

杨凤吟已觉到不论在武功、机智，至词锋之上，自己都非那黑衣人的敌手，目下情势，只有暂时保住慕容云笙的性命，然后再行设法。

当下说道：“你准备把我送到一处什么样的地方？”

黑衣人道：“自然是一处风景优美的地方，虽然不敢说至善至美，但应用之物，决不会有何缺少。”

杨凤吟说道：“我一个人去吗？”

黑衣人道：“自然要有人送你。”

杨凤吟道：“什么时候动身？”

黑衣人道：“姑娘之意呢？”

杨凤吟道：“我不愿看你趾高气扬的气势。”

黑衣人微微一笑，道：“好吧！时间很长，姑娘可以慢慢的想！”

回目一顾连玉笙，道：“你送杨姑娘到听蝉小筑中去。”

连玉笙道：“可要带上刑具吗？”

黑衣人摇摇头，道：“不用了，从此刻起，你们要善待杨姑娘。”

连玉笙道：“属下遵命。”

杨凤吟冷冷说道：“我如若有一天，掌了三圣门中大权，第一个要杀的人，就是你的首座护卫连玉笙。”

连玉笙微微一怔，欲言又止。

杨凤吟生恐那黑衣人改变了主意，换人相送，立时转身向前行去。

连玉笙回望了那黑衣人一眼，低声说道：“杨姑娘很恨属下。”

黑衣人微微一笑，答非所问地道：“送她去吧！”

连玉笙应了一声，大步迫在杨凤吟的身后行去。

但闻一阵轧轧之声，一道铁门，冉冉升起。

连玉笙抢前一步，走在杨凤吟的前面，道：“在下替姑娘带路。”

杨凤吟紧随连玉笙的身后，行入了一道碎石小径之上。

山风吹来，花气扑鼻，盈耳松涛，如鸣天籁。

连玉笙低声说道：“姑娘请紧随在下脚步。”

杨凤吟怒道：“为什么？这里一片旷野，我如放腿而逃，不信你能追得上我。”

连玉笙微微一笑，道：“如若圣主没有防备，岂能让你这样自由的行动吗？”

杨凤吟冷冷说道：“你要我设法把你请入密室……”

连玉笙吃了一惊，低声说道：“小声一些！”

杨凤吟故意提高了声音，道：“你心里害怕么？”

连玉笙暗暗一皱眉头，道：“你如不想救慕容公子你就大声嚷吧。”

杨凤吟怔了一怔！道：“我要救他！”

连玉笙道：“那就要听我的话。”

杨凤吟道：“听你的鬼话，你要我设法请你进去，我都做到了，你对我有何帮助？”

语声之中，虽然仍很气愤，但声音已很细微。

连玉笙低声道：“那听蝉小筑，十分清雅，表面上姑娘将十分自由，其实四面八方，都有很严密的监视，姑娘的举动，要小心一些……”

凝神倾听了一阵，接道：“圣主的武功，姑娘已经见识过了，纵然在下和姑娘联手，也难是他之敌。”

杨凤吟道：“所以，你怕了，准备作一辈子奴才。”

连玉笙道：“姑娘留点口德，需知此刻如无在下相助，不但你无法救得慕容云星，而且姑娘也无法生离此地，除非你真肯做他夫人。”

杨凤吟啐了一声，道：“他做梦，我死了也不会嫁给他。”

连玉笙道：“此事非同小可，画虎不成反类犬，谋不定，怎能轻举妄动。”

杨凤吟道：“这么说来，你是当真的愿意帮助我了。”

连玉笙道：“此时此情，在下似是用不着谎言相欺姑娘了。”

杨凤吟道：“你如真的有心帮忙我们，应该付诸行动才成，单是这等口惠而实不至，叫我如何能够相信。”

连玉笙道：“姑娘看到慕容云笙和郭雪君了，他们半日未和姑娘相见，但却似已经和姑娘十分生疏了，是吗？”

杨凤吟道：“是的，我不明白，他用的什么方法，能够使他们神智迷乱，忘去了自己，故人相逢不相识。”

连玉笙道：“这就是他仗以统率三圣门的主要方法。”

杨凤吟道：“你是他首座护卫，应该是他最为亲近的人，难道也不知道他用的什么方法么？”

连玉笙道：“别说在下了，就算二圣主和三圣主，也是一样不知内情。”

谈话之间，已到了听蝉小筑。

那是一座筑的十分雅致的小室，四面盆花环绕，景物幽绝。

雅室中早已点起了火烛。

一个身着青衣的女婢，手中执着一盏白绫宫灯，站在门前等候。

连玉笙低声说道：“姑娘小心，不要让咱们形迹，落入那女婢眼中。

快行几步，抢到了室门前面，道：“你叫什么名字？”

那青衣女婢一欠身，道：“小婢百合花。”

连玉笙嗯了一声，道：“杨姑娘的脾气不好，你们要小心伺候。”

百合花一欠身，道：“小婢知道。”

连玉笙回过身子，恭恭敬敬地说道：“杨姑娘请。”

杨凤吟举步直入室中。

百合花躬身说道：“连爷不到室中坐吗？”

连玉笙仔细打量了百合花两眼，道：“姑娘见过我吗？”

百合花道：“没有，但我听说过连爷的大名。”

连玉笙道：“原来如此，小心伺候杨姑娘，在下去了。”

这几句话说的声音甚高，似是有意让杨凤吟听到。

但闻杨凤吟叫道：“连护卫，你进来。”

连玉笙应了一声，行入室中。

百合花紧追在杨凤吟的身后，行入了室中。

杨凤吟已然在厅中一座锦墩上坐了下来。

室中高挂着四盏垂苏宫灯，照得一片明亮。

连玉笙行前两步，一欠身，道：“姑娘有事吩咐？”

杨凤吟道：“我要静静的想想，不用留人在这里伺候了，要她们全部撤走。”

连玉笙道：“这个属下不能做主。”

百合花一欠身，道：“小婢奉圣主之命，来此侍候姑娘。”

杨凤吟道：“圣主如何交代你？”

百合花道：“他要小婢一切遵奉姑娘的令谕，不得有丝毫违背。”

杨凤吟冷冷说道：“我要你退出去，你不肯，那是否算违背我呢？”

百合花道：“这一点么，有所不同，小婢来此之时，圣主已有吩咐，要小婢追随身侧，不得擅离。”

杨凤吟冷冷说道：“连玉笙，去告诉你们大圣主，就说我答应嫁给他了，

不过，先要把百合花这丫头乱剑分尸。”

连玉笙心中笑道：“这一招用的不错，瞧不出她花样还是真多。”

口中却是连声应道：“在下立时回报圣主。”

转身向外行去。

百合花心中大急，道：“连爷止步。”

连玉笙停下脚步，笑道：“姑娘有什么吩咐？”

百合花道：“小婢有几句话，说过之后，连爷再去不迟。”

连玉笙道：“在下听说，圣主有四花女婢，姑娘想必是其中之一了。”

百合花点点头，道：“不错，小婢正是四花之一。”

连玉笙道：“四花女婢，甚得圣主宠爱，难道你真怕他不成？”

这几句说的声音很低，故意不让杨凤吟听到。

百合花摇摇头，道：“你不知圣主脾气，连爷请稍等片刻，小婢去求杨姑娘，请她收回成命。”

转身行向杨凤吟低声道：“姑娘，婢子斗胆；也不敢和你作对，实是圣主如此吩咐，婢子不敢不遵，还望姑娘宽恕。”

杨凤吟冷冷说道：“我最恨不从我命令之人……”

百合花突然向前一步，一掌拍向杨凤吟的前胸。

这一下突起发难，双方距离既近，那百合花出掌又快速无比，掌势未到，一股暗劲，已然先行而至。

显然，这一掌含有强劲的内力。

杨凤吟右手疾出，娇躯侧移，硬接下了百合花一掌。

但闻砰然一声，双掌接实。

杨凤吟只觉她掌力强大，身不由主的向后退了一步。

百合花也被震得向后连退了两步，才拿桩站稳。

连玉笙一皱眉，道：“百合花，你好大的胆子？”

杨凤吟一摆手，道：“不用你管……”

连玉笙一吸气，收住冲奔之势，退到一侧。

百合花欺身而上，拳掌齐出，连攻三招。

这三招攻势凌厉，一气呵成，招招都是击向杨凤吟的致命所在。

杨凤吟存心见识她的武功，是以一招未还，只是施展轻身术，纵跃闪避，避开那百合花的拳掌。

杨凤吟避过三招之后，突然展开反击，双掌连环拍出，还攻五招。

这五招轻灵迅快，疾如闪电，迫得那百合花连退三步。

百合花突然收住了掌势，身后退开五尺，道：“原来姑娘的武功，如此高强。”

杨凤吟也觉着这女婢的武功，十分高强，微微一笑，道：“怎么样？你心中如不服气，那就再打几招试试？”

百合花笑道：“我想不到，姑娘的武功如此高强。”

杨凤吟道：“我想不明白，你这么突然出手攻我几招，是何用心？”

百合花道：“我想杀死你。”

连玉笙冷冷说道：“你如杀死了杨姑娘，不怕圣主取你之命么？”

百合花道：“圣主的脾气，我很清楚，他从来不作后悔的事情，如是我把杨姑娘打伤了，而且无损她的容貌，那我就要身受最为严厉的惩罚，也许真的会把我乱剑分尸呢？”

杨凤吟道：“你如是一举把我杀死呢？”

百合花道：“我如真的把你杀死了，我不会受到任何惩罚，圣主也将不会再追究此事。”

长长吁一口气，接道：“唉！想不到，你的武功竟然如此高强。”

杨凤吟道：“现在呢？”

百合花道：“现在情形不同了，你只要告诉圣主，我出手突袭于你，他将会立刻置我于死地。”

杨凤吟道：“我毫发无损，他怎会取你之命？”

百合花道：“正因为你没有死，他要讨好你，杀了我，好让你心中舒畅，因为你是新欢，小婢是旧人啊！”

杨凤吟冷哼了一声，道：“原来如此。”

百合花突然探手从怀中拔出一支匕首，道：“不过，我不会给他杀我的机会，我要自绝一死。”

扬起匕首，自向胸口刺去。

杨凤吟出手一指，疾快的点中了百合花的右腕。

百合花不自主的一松右手，匕首跌落在实地之上。

杨凤吟淡淡一笑，道：“胜败乃兵家常事，何况你并未败，为什么要寻死呢？”

百合花叹道：“你如把出手攻你之事，告诉了他，我也是死路一条，也许他为了讨好你，使我死得更惨，那就不如我自绝一死了。”

杨凤吟笑道：“你怎么知道，我会告诉圣主呢？”

百合花道：“我杀你未成，你心中恨我，自然会告诉他了。”

杨凤吟道：“本来我要告诉他的，但被你猜中了，我就偏偏不告诉他啦！”

百合花嫣然一笑，道：“那你准备怎么样对付我呢？”

杨凤吟道：“那是我的事了，我不想告诉你。”

举手一挥，接道：“你退出去。”

百合花心中似是已对那杨凤吟生出了敬服之心，应了一声。

悄然退了出去。

连玉笙道：“在下也告辞了……”

放低声音，接道：“请姑娘应付三日，三日之内，在下定然有消息奉告姑娘。”

杨凤吟也用极低微的声音，应道：“我度日如年，希望你愈快愈好。”

连玉笙点点头，道：“通权达变，还望姑娘善为自处。”

杨凤吟道：“我明白。”

连玉笙转身向外行去。

杨凤吟目注连玉笙离去之后，伸手捡起百合花失落在地上的匕首，高声说道：“你进来！”

百合花应声而入，欠身一礼，道：“姑娘有什么吩咐？”

杨凤吟道：“你今年几岁了？”

百合花道：“小婢今年十八岁。”

杨凤吟道：“难得啊！小小年纪，练成了一身如此本领。”

百合花哧的一笑，道：“瞧姑娘不会比小婢的年纪大吧！但你的武功，却不在小婢之下。”

杨凤吟道：“我们不同，我武功得自家传，很小就开始练武，你却是拜

师学艺，练成了这等身手。”

百合花道：“过去，我武功很差，近两年来，选作他贴身女婢，武功才大有进境。”

杨凤吟听她谈话，不似善用心机的人，微微一笑，道：“他呀他的，他是谁啊？”

百合花道：“自然是大圣主了。”

杨凤吟道：“这么说来，大圣主持你很好了。”

百合花凄凉一笑，道：“那是姑娘没有来以前的事了，此刻么，情势不同了，在我们四花之中，大圣主对小婢最为宠爱，但此后，三千宠爱，都将全集姑娘一身了。”

杨凤吟道：“你怎么知道？”

百合花道：“我和他相处数年，对他了解最深。”

杨凤吟心中暗道：看来这丫头对那大圣主知晓甚多，如想多知晓他一些，全在这丫头的身上了。

但见百合花上下打量了杨凤吟一眼，长长吁一口气，道：“这也难怪了，姑娘的确是长的够美，集我们四花之优，也难比过姑娘了。”

杨凤吟淡淡一笑，道：“你太夸奖了，其实你也长的很美。”

百合花道：“未睹姑娘姿容之前，我确然是有些自负美貌，但此刻见着了姑娘，小婢才知我是个很丑很丑的小丫头。”

杨凤吟伸出手去，拉住了百合花道：“你说的太客气，实在说你花枝人样，我见犹怜，你虽然想杀我，但我仍然是很喜欢你。”

百合花眨动了一下圆圆的大眼睛，道：“这话当真吗？”

杨凤吟笑道：“我为什么要骗你，唉！你真的太傻了。”

杨凤吟知晓不能操之过急，急则有误大局，当下淡淡一笑，道：“好吧！你以后就跟着我，我会尽力帮助你。”

百合花一欠身，道：“那要多谢姑娘了。”

杨凤吟道：“他快要回来，快些把匕首收起。”

百合花收起匕首，摇摇头，道：“他现在还不会回来。”

杨凤吟道：“为什么呢？”

百合花道：“他练有一种奇功，在紧要关头，每日要在密室中静坐两次，现在正是第二次练功的时间。”

杨凤吟道：“他每次练功，需要多少时间？”

百合花犹豫了一下，道：“大约两个时辰左右。”

杨凤吟心中暗付：他武功高强到不可思议之境，如若和我动手，那是很难很快把我制服。那时，他如对我动强，已是无能抵御，事后纵然不惜一死，但也无法保得贞节，此事必得未雨绸缪，早作准备，先把百合花留在身侧，到时再见机应变。

百合花看杨凤吟凝神静思，默然不语，接道：“姑娘腹中想已饥饿，小婢去拿饭菜。”

杨凤吟道：“不用了，我刚吃过，此地人人事事，我无一熟悉，还要向你请教。”

百合花道：“姑娘太客气，有什么需得小婢说明之处，姑娘只管吩咐！”

杨凤吟道：“那位大圣主很年轻，不过三十二三的年纪，竟能成此大业，实是一位奇人。”

百合花愕然说过：“怎么，姑娘已经见过他的真面目了？”

杨凤吟点点头，道：“见过了。”

百合花道：“他对你真好，见面不过一日就肯以真面目和你相见，我们追随他两年之后，才得见他的真面目。”

杨凤吟道：“我心中一直有些奇怪。”

百合花道：“奇怪什么？”

杨凤吟道：“三圣门在江湖崛起快二十年，总其事的大圣主，目前不过三十几岁，那他十一二岁就创立了三圣门不成？”

百合花似是从未想到过这件事，被杨凤吟问的微微一怔，道：“是啊！这事确然有些奇怪。”

杨凤吟看她一脸茫然，心知此事只怕问不出所以然来，立时转头问道：“他可是一位很爱女色的人么？”

百合花又是一怔，道：“这个么，很难说了。说他不喜女色，我们四花女婢，都被他污了身子。说他爱女色吧；我们到此一年之久，他一直未动过我们，就是现在，也很少和我们亲近，一年中，也难得陪他几次。”

她似是自觉说的太过坦白，双颊泛红，不胜娇羞之态。

杨凤吟也听得羞红玉面，长长吁一口气，道：“这么说来，他是个很怪的人了？”

但闻一声轻笑，传入耳际，道：“一点不怪。”

随着那应话之声，一个身着黑衣，头垂黑纱的人，缓步而入。

杨凤吟看他身材，已知是大圣主，淡淡一笑，道：“是你！”

黑衣人伸手取下脸上的面纱，微微一笑，道：“不错，在下探看姑娘一下，就要告别。”

杨凤吟道：“这原本就是你的地方，留与不留，悉凭尊便。”

突然觉着话有语病，赶忙住口。

黑衣人接道：“姑娘之意，可是很欢迎在下留这里了？”

杨凤吟冷冷说道：“我为什么管你？”

黑衣人回顾了百合花一眼，笑道：“你退出去吧！”

百合花脸色一变，但却依言退了出去。

杨凤吟道：“你要于什么？”

黑衣人道：“我只想单独和姑娘谈谈。”

杨凤吟道：“谈什么？”

黑衣人道：“先谈在下如何？”

杨凤吟心中暗道：“他确有甚多神秘之处，非我所能了解，我又不便问他，难得他自愿谈出来啊，但口中却说道：“你有什么可说的？”

黑衣人和颜一笑，道：“至圣先师孔老夫子，也说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食色者，性也，在下并非大圣、大贤……”

杨凤吟冷笑一声，道：“那你为什么自号圣主。”

黑衣人道：“为了使世人把我看的神秘一些，其实我也是血肉之躯，有情有义的人。”

杨凤吟道：“我瞧你不是人。”

黑衣人啊了一声，道：“那是什么？”

杨凤吟道：“是人间大奸，色魔，鬼怪。”

黑衣人笑道：“看来，百合花告诉了你不少的事情？”

杨凤吟心有警惕，忍不住说道：“人家好好一个女孩子，你欺侮了人家，却又不肯娶人为妻，只此一桩，就不算英雄、豪杰。”

黑衣人道：“她不配，我原想当今之世中，没有人能使在下倾心，想不到今日竟然给我遇上了。”

哈哈一笑，接道：“飞轮堂主云飞之妹，云小月不错，但她也难动在下之心。”

杨凤吟冷冷说道：“你在赞美我吗？”

黑衣人道：“不错！古人十步芳草之说，在下向不苟同，我三圣门中女弟子有不少被称绝色，但在在下眼中，却不过尔尔罢了，只道世间无美女，今日一见姑娘……”

杨凤吟冷冷接道：“怎么样？”

黑衣人道：“才知当今之世中，确有美女……”

说着微微一笑，接道：“在下为人，别无缺憾，只是有些自负，非姑娘这等绝世姿容，在下绝不会动心。”

语言一顿，道：“这事你慢慢的想吧，不过，我想告诉你一件事。”

杨凤吟道：“什么事？”

黑衣人道：“关于那慕容云笙……”

突然住口不言，两道目光，却凝注在杨凤吟的脸上。

杨凤吟尽量使自己镇静，过了良久，才缓缓说道：“慕容云笙怎么样？”

黑衣人道：“在五日之前，慕容云笙即无法再救。”

杨凤吟心头震骇，表面上却故作镇静的微微一笑，道：“他怎么了？”

黑衣人道：“他服用的药物，五日之后，就无法再解，那就永远要作我三圣门的弟子了。所以，姑娘要在五日之内，需作一决定。”

杨凤吟道：“你表面仁义，内心恶毒……”

黑衣人道：“哪里不对了？”

杨凤吟道：“你说过不论我考虑多久，都无问题，但此刻，你却又限我五日。”

黑衣人道：“我有限制你，我只是告诉你慕容云笙的事，至于姑娘要考虑好久，那是姑娘的事了。”

杨凤吟缓缓说道：“那你告诉我用心何在？”

黑衣人道：“慕容云笙和你同来，在下觉着应该告诉你，早知你对他全不关心，我就不必告诉你了。”

杨凤吟心中一动，暗道：“我如承认全不关心，他此后自然不会再告诉我慕容公子的事，我如流露情急之状，此后，他必可以此要挟于我了。”

心中念转，竟不知如何接口才对。

黑衣人似是早已瞧出了杨凤吟心中的矛盾，微微一笑，转过话题，道：“姑娘慢慢的想吧！在下告别了。”

微一欠身，伸手取过面纱，戴在脸上，转身向外行去。

杨凤吟低声喝道：“站住。”

黑衣人道：“姑娘是否决定了？”

杨凤吟道：“我要看你有几分诚意，才能决定如何。”

黑衣人道：“好吧！我答应你解散三圣门，放手武林霸业，和你飘然远走，息隐林泉。”

杨凤吟道：“我不像你那四花女婢一样好骗，我要先看你解散三圣门。”

黑衣人语声严肃地说道：“我三圣门收留有不少凶恶之徒，解散三圣门之前，必要先把他们处置，纵然不杀他们，也要废了他们的武功，使他们无法再兴风作浪。”

杨风吟道：“如若你说的都是实话，真叫我无法预测你的为人了。”

黑衣人道：“你慢慢的想吧！决定了再告诉我。”

## 第五十二回 疑幻疑真

杨凤吟望着那黑衣人的背影，心中泛起了一种莫名的伤感，只觉万般事端，纷至沓来，齐齐涌集心头。

一阵轻微的步履声，百合花缓缓行了进来。低声说道：“杨姑娘。”

杨凤吟望了百合花一眼，道：“你听到我和他的谈话了？”

百合花道，“听到一点点。”

杨凤吟道：“我现在有些迷惑，不知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百合花笑道：“我不太了解他，但却感觉到他是一位很迷人的男人。”

杨凤吟道：“我倒无此感觉，我只是想分辨出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语声一顿，道：“你去休息吧！我很倦，想静静的睡一会。”

百合花低声说道：“姑娘。”

杨凤吟已然转过身子，缓步向内室之中行去，一面挥手，说道：“什么事，咱们改一天再谈吧！”

百合花轻轻叹息一声，转身而去。

杨凤吟随手掩起了房门，室中早已高烧着一支红烛，融融烛光下，只见全室一色粉红布置，粉红绫壁，粉红毛毡铺地，连妆台锦榻、木凳坐垫，全都一色粉红。

整个房间中，除了妆台上一面菱花镜外，不见第二种颜色。

这该是一个充满春色的布置，但杨凤吟内心中却有着重重的心事、烦恼。

想到那日夜萦绕在心中的慕容云笙，又想到那武功深不可测的大圣主。

她和衣而卧，躺在床上，但辗转反侧，难以成眠。

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窗外已见天光，才朦朦胧胧的和衣睡去。

醒来时，已经是日挂中天。

百合花脸上泛着笑意，站在榻前，低声说道：“姑娘睡醒了。”

杨凤吟举手理一下长发，缓缓说道：“现在什么时候了？”

百合花道：“快近午时。”

杨凤吟啊了一声，道：“这样晚了。”

百合花道，“不错，他已经等你一个时辰了。”

杨凤吟道：“什么人？”

百合花道：“这地方，除了小婢可以自由出入之外，还有一个人，自然是大圣主了。”

杨凤吟脸色一寒，道：“他来干什么？”

百合花道：“我不知道，他看姑娘在睡觉，就坐在那里等候，而且一直不让我叫醒，很耐心的坐在厅中等候。”

杨凤吟右手一挥，打散了头上的长发，乱发披垂的走了出去。

只见那大圣主穿着一件黑绸长衫，面纱早已除去了，坐在厅中的木椅之上看书。

杨凤吟冷冷说道：“你又来干什么？”

黑衫人放下书起身一笑，道：“来向姑娘请安。”

杨凤吟道：“我很好，不用了。”

黑衫人站起身子，戴上面纱，说：“那么在下告退了。”

转身向外行去。

杨凤吟道：“站着。”

黑衫人回身笑道：“姑娘有何吩咐？”

杨凤吟道：“我要你解了郭雪君身中之毒，送她来此，我有事和她商量。”

黑衫人点点头，道：“一个时辰之内，我就遣人送她来此。”

杨凤吟道：“我要的是一个健康如常的人。”

黑衫人笑道：“解去她身中之毒，使她完好如初，是吗？”

杨凤吟道：“一点不错。”

黑衫人道：“你安心的吃饭吧！”

转身大步而去。

这时，百合花早已摆上了饭菜，菜虽不多，但却色色精致。

杨凤吟虽然腹中有些饥饿，但面对美食，却难下咽，随便吃了一口，放下碗筷。

那黑衫人极守信用，不到一个时辰，连玉笙已带着郭雪君行了进来。

连玉笙神情拘谨的欠身一礼，道：“郭姑娘带到。”

杨凤吟挥挥手，道：“好！你回去吧！”

连玉笙又欠身一礼，退了出去。

杨凤吟望望百合花道：“你也去休息吧！”

百合花应了一声，轻轻退出，随手带上了室门。

杨凤吟伸手牵住了郭雪君，并肩儿在锦墩之上坐下，道：“姐姐，你好吗？”

双目炯炯，逼注在郭雪君的脸上，郭雪君道：“我已服用了解毒药物。”

杨凤吟眨动了一下大眼睛，道：“姐姐，你们服用的什么药物？怎的会无端的听起那大圣主的话来。”

郭雪君道：“一杯茶，不知他们在茶中下的什么药物，服用之后，就不自觉的听他之命。”

轻轻叹息一声，接道：“我们女儿帮，本也善长使用迷神药物，想不到这次却着了别人的道儿，其实，他们不用施药物，单凭武功，也可以置我们于死地。”

杨凤吟对她是否已完全恢复清醒一事，心中一直有着很大的怀疑，是以，静静的听她说话。

郭雪君望了杨凤吟一眼，接道：“那位大圣主看上你了，是吗？”

杨凤吟喜道：“我怕他们骗我，听你这几句话，我就放心了。”

郭雪君道：“放心什么？”

杨凤吟道：“证明你才智尽复，唉！小妹正为一事烦恼，要请教姐姐？”

郭雪君道：“这件事定然和大圣主有关，要不然他也不会给我解药服用了。”

杨凤吟神情凄伤地说道：“这是个很大的难题，小妹真不知如何应付。我要借重姐姐的智慧，替我拿个主意，此事关系着你我和慕容公子的生死，以及武林的劫运。”

当下把被擒经过，很仔细的说了一遍，而且不厌细琐，连那大圣主每一个举动，都说的详尽至极。

郭雪君凝目沉思了片刻，缓缓说道：“如若一切经过，都像你描述的一般模样，至少，那大圣主对你的用情，暂时不假。”

杨凤吟道：“他告诉我五日之内，必需决定，因为慕容公子服用之毒，五日之后，就无法再行解救了。”

郭雪君道：“你准备如何？”

杨凤吟道：“这就是我要向姐姐请教的了，我不愿慕容公子身受伤害……”

长长吁了一口气道：“他是我生平所见的武功最高的人，论实力，我们决无法和他抗拒。”

郭雪君淡淡一笑，道：“姑娘这房中是否方便？”

杨凤吟道：“我已查看四外的形势，咱们声音小一些，决不会被他们听到。”

郭雪君低声道：“你真准备嫁给那大圣主吗？”

杨凤吟道：“我如不答应他，慕容公子只怕将陷于万劫不复之地。

姐姐也很难再生离此地……”

郭雪君略一沉思，道：“咱们此刻处境，有如宠中之鸟，有力难施，何况那位大圣主的武功，又强过咱们很多，看来只有孤注一掷……”

话到此处，突然住口不言。

杨凤吟道：“就算要孤注一掷，也得有妥善的安排才成。”

郭雪君低声说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姑娘暗中下手对付他，以你武功，不难伤他，如是能够控制他，使他为我所用，那就更好了。”

杨凤吟苦笑一下，道：“我明白姐姐的用心，不过，我觉着这法子有些不妥，看来，还得由小妹另想办法了……”

语声一顿，接道：“不过，小妹希望姐姐能答应我一件事情。”

郭雪君道：“什么事？”

杨凤吟道：“我和慕容公子，彼此之间，虽未曾有过什么承诺，但我对他却用情很深，他生具侠胆，如若知道我舍身相救，决然不肯离开……”

郭雪君道：“姑娘的意思是……”

杨凤吟道：“小妹意思是，请姐姐答允我，暂时别和他说明此事，我已经决心留此，让他立刻放姐姐和慕容公子离开这里，小妹会暗中监视，不让你们受到伤害。”

两行清泪，忍不住夺眶而出。

郭雪君道：“此事重大，你要三思而行。”

杨凤吟道：“小妹自有道理，不用姐姐费心了，只求姐姐答应一件事。”

郭雪君道：“你说吧！只要我力能所及，无不答允。”

杨凤吟道：“答应我，照顾他一辈子。”

郭雪君怔了一怔，道：“你是说要我嫁他？”

杨凤吟点点头，道：“姐姐才貌，都非常人，有你帮助，我也可以放心了。”

郭雪君苦笑一下，道：“如若慕容云笙钟情的是你，姐姐怎能代替，就算我答应你，慕容云笙也未必会娶我，你如真把我看成姐姐，听我相劝，咱们一起逃走。”

杨凤吟摇摇头，道：“这地方有如铜墙铁壁，咱们逃不了，那只有一个结果，咱们四个人一齐来，一起死。”

郭雪君轻轻叹息一声，道：“这做法虽然能救我们，岂不是太苦了姑娘吗？”

杨凤吟道：“你能想出更好的办法？”

郭雪君默然不语。

杨凤吟道：“姐姐不用再费心机，咱们就这样决定，不要把我说的话，告诉慕容云笙，如若我真能影响到那位大圣主，收起了武林霸业的念头，我会尽我之能，促其实现，然后，我再了断自己。”

郭雪君道：“既是如此，愚姐也不再多劝了，不知贤妹还有什么事，交我办理。”

杨凤吟道：“两件事，一是照顾慕容云笙，要他生活的快乐。”

郭雪君点头道：“我会尽力，还有什么要我办的事？”

杨凤吟从身上解下一块佩玉，道：“把这块佩玉交给护花女婢唐玲。”

郭雪君道：“是你的属下？”

杨凤吟道：“是我贴身的女婢，要她把此佩玉，交给我母亲。”

郭雪君道：“记下了，不知要我给她说什么？”

杨凤吟道：“不用说的太多，只告诉她我在危难之中，把佩玉交给了你。”

郭雪君道：“那只怕要引起误会？”

杨凤吟道：“你告诉她，我母亲最知我的心意，只要她一见佩玉，她就会完全明白了。”

郭雪君收好玉佩，道：“还有事情吗？”

杨凤吟道：“没有了，姐姐保重，小妹不送啦。”

郭雪君低声应道：“也许我们留此，反会妨害姑娘的行动。”

欠身一礼，向外行去。

杨凤吟抢在郭雪君的前面，道：“连护卫在吗？”

只见连玉笙背插长剑，站在室外两丈处一座小亭之下，似是在替自己守卫一般。

连玉笙听得呼叫之声，转身行了过来，道：“姑娘有何吩咐？”

杨凤吟道：“送郭姑娘回去！”

连玉笙道：“可要属下回来吗？”

杨凤吟点点头道：“好！你再回来。”

连玉笙应了一声，带着郭雪君大步而去。

杨凤吟望着两人背影，消失于花丛之中，才转身回房。

且说连玉笙带着郭雪君行到一个绝崖下面，打开一座石门，道：“姑娘还是请回去吧！你神志虽已恢复，但希望你不要妄动逃走的念头，此地防守森严，姑娘如生妄念，只有死路一条。”

郭雪君冷冷说道：“我怎么来，也怎么去。也许还要劳你连护卫的大驾，送我们出山呢。”

连玉笙微微一笑，道：“姑娘请入石牢中吧！”

郭雪君点点头，缀步向内行去。

郭雪君行前几步，突然身后响起了步履之声，连玉笙快步追了上来。低声说道：“姑娘，这里有一颗解药，要那慕容公子服下。”

郭雪君怔了上怔，道：“你……”

连玉笙接道：“他已经神志昏迷了，我为何还要加害于他，姑娘收下吧！不过，要告诉他，要他神志恢复之后，还要装出此刻模样。”把药物放入郭雪君的手中，也不待郭雪君答话，就转身而去，顺手带上了石门。

这石牢之中，除了每日三餐，有人按时送上之外，并无看守之人。

但郭雪君心中明白，这等看似全无防卫的所在，其实却有千分凶险的布置，何况身处绝地，就算能够逃出石牢，也是无法逃出重重险关。

忖思之间，已到了石牢尽处。

只见慕容云笙呆呆的坐着，望着石壁出神，对那郭雪君的来临，浑如不觉。

郭雪君望了慕容云笙一眼，心中暗道：“如若一个人浑浑噩噩的这般下去，和死亡也没有什么区别，就算冒着中毒之险，也要让他服下，何况，那连玉笙说的十分有理，此时此情，实也没有加害慕容云笙的必要。”

念转意决，把手中解药投入慕容云笙的口中。

慕容云笙服下解药之后，大约过了一顿饭工夫之久，突然长长吁了一口气，出了一身大汗。

郭雪君已有经验，知道这是清醒之徵，急急说道：“慕容兄，你清醒了吗？”

慕容云笙伸手在头上拍了两掌，道：“清醒了，好像做了一场噩梦。”他神智虽为药物控制，但并非完全的丧失，对经过情形，尚有些隐约记得。

郭雪君道：“咱们虽然是清醒了，但仍是无法逃离此地。”

慕容云笙道：“郭姑娘，你好像给我服下了一颗药物。”

郭雪君道：“让你清醒的解药。”

语声一顿，道：“在你神智迷失之中，发生了很多事。”

慕容云笙道：“杨凤吟和小珍呢？”

郭雪君道：“小珍不知被他们关到何处，但却见了杨姑娘。”

慕容云笙啊了一声，道：“杨姑娘，她在哪里？”

郭雪君两道清澈的目光，投注在慕容云笙的脸上，瞧了一阵，道：“她救了咱们。”

慕容云笙急道：“她本人呢，可是为了咱们受了伤害？”

郭雪君轻轻叹息一声，道：“她还好好的活着，只不过，她未和咱们关在一起罢了。”

慕容云笙道：“阁下到此，用心何在？”

连玉笙道：“接你们离开。”

慕容云笙道：“你是奉了那杨姑娘之命么？”

连玉笙一皱眉头，道：“我的时间不多，两位要快些动身。”

慕容云笙冷冷说道：“阁下如不把话说清楚，在下决不离开。”

连玉笙无可奈何的说道：“正是杨凤吟要在下来此。”

慕容云笙站起身子，道：“那杨凤吟现在何处？我要见她。”

连玉笙道：“她现在很忙，只怕是没空见你。”

语声一顿，口气突变柔和地说道：“孩子，你爹爹和我是很好的朋友。”

慕容云笙接道：“可惜家父去世了，在下无法分辨你说的是真是假？”

连玉笙神情严肃地说道：“你爹爹没有死。”

这一句话，字字如巨雷下击一般，震颤了慕容云笙的心弦，听得他神情木然，半晌说不出话。

良久之后，才凄苦一笑，道：“你在说笑话吗？”

连玉笙微现愠意，道：“我为什么要骗你？”

慕容云笙突然大声叫道：“我爹爹在哪里，快带我去拜见。”

连玉笙突然一回头，右手一扬，一道寒芒破空而去。

那寒芒去势劲急，有如电闪雷奔一般。

随着那飞出的寒芒，响起了一声闷哼，紧接着砰然一声，一条人影倒摔在地上。

凝目望去，只见一条大汉，倒摔在地上，前胸之上，插着一柄匕首，直入及柄，看样子，早已气绝而亡。

连玉笙人如飘风，疾奔而出，足足有一盏热茶工夫，才行了回来，道：“孩子，这地方满布杀机，一点失神，即将有性命之忧，你要沉着一些。”

慕容云笙道：“老前辈教训的是。”

望了那尸体一眼，接道：“这人是谁？”

连玉笙道：“我的属下之一，圣堂中的护卫。”

伸手在那尸体上拔出匕首，抹去血迹，藏入袖中。

郭雪君道：“这尸体要如何处置？”

连玉笙道：“三圣门有一种化尸药物。”

口中说话，右手却探入怀中，摸出一个玉瓶，倒出一些白色粉末，弹入尸体伤口之中。接道：“大约要一个时辰之久，尸体才能化成清水，咱们不能多等。”

慕容云笙眼看他杀死属下灭口，心中已对他信任，一欠身，道：“老前辈准备带我们去哪里？”

连玉笙道：“带你去见你爹爹！”

慕容云笙愕然道：“怎么？我爹爹也在这里。”

连玉笙道：“在这里……”

只听一阵森冷的笑声，传了过来，打断了连玉笙未完之言。

慕容云笙、郭雪君也听到了那飘传过来的笑声，不禁心头大震。

连玉笙倒还能沉得住气，缓缓回过身子，道：“阁下来了很久吗？”

只见那石壁一角处，人影闪动，飘落下一个身材枯瘦、矮小、身着长衫的中年文士。

郭雪君细看那人，似乎是到那连玉笙的前胸左右，两人相对而立，相差了一大截，但他一双手臂，却又长的出奇，垂过了膝下甚多。

只见那矮瘦长臂人，淡然一笑，道：“连兄这些作为，想必是奉大圣主的密命了。”

连玉笙道：“纵然你猜对了，也不幸被你破坏了。”

只见那矮瘦长臂人，淡然一笑道：“大圣主对连护座那密令之中，可曾叫你杀人么？”

连玉笙道：“不杀人如何能够取他们的信任之心呢？”

矮瘦长臂人道：“这么说来，兄弟倒是抱歉的很了，破坏连护座一番苦心。”

连玉笙道：“卜堂主言重了。”

他一下叫出了他的身份，慕容云笙和郭雪君才知道其貌不扬的瘦矮子，竟是一位堂主。

只见卜堂主淡然一笑，道：“连护座如若在大圣主面前，说兄弟几句坏话，只怕兄弟担当不起哩。”

连玉笙道：“兄弟不解卜堂主的用心何在？”

那卜堂主哈哈一笑，道：“在下之言很明显，兄弟既然破坏了你连护座的预谋，只好到大圣主的面前请罪了。”

连玉笙道：“卜兄权位甚重，连某人如何开罪得起？”

卜堂主摇摇头，笑道：“连兄抬举兄弟了……”

语声一顿，接道：“兄弟想和连兄同往一见大圣主，先把事情说明白，兄弟才能够放心。”

连玉笙略一沉吟，道：“好！卜堂主不相信兄弟是奉命而来，看来也只好如此了。”

那位卜堂主似是未料到连玉笙竟然一口答允下来，冷笑一声，道：“连兄适才杀了自己一位属下，此刻只怕……”

连玉笙突然仰天打个哈哈，接道：“看起来，卜堂主是诚心和兄弟为难来了？”

卜堂主道：“客气，客气，如是连兄心中不服，生擒两人之后，咱们同见大圣主以凭公断。”

连玉笙突然向前欺进一步，道：“卜兄，看来，咱们必要有一个死在这石牢中才行了。”

卜堂主知他武功高强，看他双目中杀机闪动，不禁微生怯敌之心。轻轻咳了一声，道：“怎么，连兄准备和兄弟动手吗？”

连玉笙道：“卜堂主已逼得兄弟别无选择了。”

卜堂主怔了一怔，道：“连兄之意是，你已经真的背叛了三圣门？”

连玉笙冷冷说道：“是又怎样？”

卜堂主脸色一变，道：“连兄乃大圣主的亲信，竟然背叛了大圣主，实叫人难以相信。”

连玉笙已然暗自提聚了功力，又向前欺进一步，道：“现在你应相信了。”缓缓举起了右掌。

卜堂主冷冷说道：“连兄如是逼我非要相搏一场不可，那兄弟也只好奉陪了。”

连玉笙道：“小心了。”右手一挥，迎胸拍了过去。

这一掌蓄势而发，势道强猛绝伦，掌势带起一股劲风，直撞过去。

卜堂主身材矮瘦，特别灵活，一个转身，人已避到右室一角，长臂一挥，五指疾向连玉笙右臂抓去。

连玉笙双掌连环劈出，一招紧过一招，而且人也同时向前逼近。

显然，这是拼命的打法。

那卜堂主接下了五六掌之后，突然高声说道：“住手。”

连玉笙似是已打红了眼脸，不但未住手，反而右手一控腰间，取出了一把匕首，刀掌并用，攻势更为猛烈。

卜堂主双手展开反击，口中却高声说道：“连兄，在下要你住手，听到没有？”

连玉笙收住攻势，冷冷说道：“什么事？”

卜堂主道：“看起来，连兄是真心真意的帮助慕容公子了。”

连玉笙道：“还是这一句老话，你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岂不是多此一问？”

卜堂主长叹一声，道：“当年慕容长青对在下有过一次救命之恩，两次释放之德，兄弟对此事一直难以忘去……”

望了慕容云笙一眼，接道：“此番兄弟闻得慕容公子被囚于此，特地赶来相救。”

连玉笙仍是有些不信，缓缓说道：“你既然来此准备相救慕容公子，又亲眼看到在下相救慕容公子的经过，何以还绕了这样一个大圈子呢？”

卜堂主叹息道：“连兄乃大圣主最为亲信的人物之一，兄弟如若不经过一番测验，如何能够相信呢？”

连玉笙道：“现在呢？”

连玉笙道：“现在？兄弟自然相信了。”

连玉笙道：“相信了，你准备作何打算呢？”

卜堂方道：“连兄准备如何？兄弟愿为先驱，一切恭候吩咐了。”

连玉笙道：“你堂下有多少可以供你调遣的人手？”

卜堂主道：“兄弟手下，大约有十几个心腹可供调遣。”

连玉笙道：“兄弟原想把慕容公子接出之后，另外安排一处停身的所在，但此刻有卜兄支援，情势就大不相同了，请卜兄把慕容公子和郭姑娘带往你法轮堂中……”

卜堂方接道：“连兄此事能够保密多久？”

连玉笙道：“大圣主之能，无法预料，此事能够保密多久，兄弟也无法答复了。”

卜堂主道：“反正兄弟带他们回入堂中之后，就设法准备抗拒任何攻袭。不过，兄弟自知难有多久的抗拒之力，必得连兄及时施援。”

连玉笙道：“我已经联络了几位同道，但几处重要的关口，还未打通，到时候，他们肯否相助还难预料。”

卜堂主道：“三圣门内虽然高手如云，但在下相信，和他们动起手来，都可以支持几招。只是三位圣主，却有些使人莫测高深，连兄多年追随三位圣主，但不知是否能对三人的武功，有些解说。”

连玉笙摇摇头，道：“大圣主武功高不可测，他似是精通各门派的武功，二圣主、三圣主武功如何，在下也从未见过，无法有所评论。”

卜堂主道：“这么说来，那么大圣主的武功，定然已到了神鬼难测之境了。”

连玉笙道：“不错，不过我相信一个人终是血肉之躯，不论他武力高到什么程度，但他还是人，咱们施用车轮战法和他动手，必可把他累倒……”

突然住口不言。

卜堂主道：“又有人来了。”

连玉笙低声对慕容云笙和郭雪君道：“你们坐在原处，仍然装出身中迷药模样，除了情非得已的保命举动之外，最好不要和来人搭讪。”

慕容云笙、郭雪君依言回归原地，倚壁而坐。

连玉笙和那位卜堂主，同时一吸真气，背脊贴在石壁之上。

只见两条人影，一先一后的行了过来。

当先一人身着长衫，赤手空拳。后面一人，着劲装，背上斜插着长剑。

那长衫人距离慕容云空四五步时，陡然停了下来，回顾了身后背剑人一眼，道：“你是否关上了石门？”

那佩剑少年一欠身，应道：“关上了。”

长衫人道：“那很好，你亮起火折来给我瞧瞧。”

那佩剑人应了一声，晃燃起火折子。

石牢中，登时亮起了一片灯光。

慕容云笙启目望去，只见那青衫人年约六旬，长髯垂胸，正是引导自己过桥的云子虚。

那劲装少年，大约二十余岁，生的眉目清秀，左手高举火折子。

慕容云笙极快的打量了一下四周景物，又急急闭上双目，心中暗道：“这云子虚怎会也跑到这石牢中来呢？”

云子虚双目凝注在慕容云笙的脸上瞧了一阵，轻轻一咳，道：“慕容公子。”

慕容云笙装出身受药毒未解，睁眼看了两人一眼，又急急闭上。

那劲装少年低声道：“他服用了圣堂迷药，只怕还未醒来。”

云子虚道：“你可带有解毒药物？”

那佩剑少年道：“弟子早已思虑及此，因此偷了几粒，带在身上。”

云子虚道：“那很好，快拿出来，给他服用一粒。”

那劲装少年应了一声，探手入怀，取出一粒丹丸，缓步行近慕容云笙。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我已服用过解药，此刻神智清明，就算是千真万确的解药，我也不能再吃一粒啊！”

心中念转，人却忽的一睁双目，站起身子，道：“我很好！老前辈有何见教？”

云子虚怔了一怔，道：“你没有服用迷药？”

慕容云笙道：“服用过了，但此刻人已清醒。”

那劲装少年道：“那迷药药性很强烈，服用一粒，至少要七天才能清醒，他到此不过数日，如是服过迷药，必然得服用解药才能清醒。”

云子虚一颌首，缓缓说道：“什么人给你的解药？”

慕容云笙略一沉吟，道：“晚辈无法奉告……”

语声一顿，问道：“老前辈来此石牢，可是探望晚辈吗？”

云子虚道：“这座石牢，只有你们两人，老夫来此，自然是探望你了。”

慕容云笙道：“晚辈感激不尽。”

云子虚道：“那人既然给了你解药，必然已有了助你逃离此地方法了。”

慕容云笙道：“他似是提过逃走的事，但晚辈不知详情。”

云子虚点点头，道：“你真是慕容长青的儿子么？”

慕容云笙道：“难道晚辈还要冒充别人的儿子不成？”

云子虚道：“令尊在世之日，对老夫有过救命之恩，此恩一直耿耿于怀，无法报答，今日救你离此，老夫可能会因此而死，但救命之恩，老夫又不能不报……”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这些人，都受过我父亲的救命之恩，看来爹爹在世之日，当真是仁义为怀了。”

心中念转，口中却接道：“老前辈……”

云子虚接道：“听我说，老夫这一把年纪了，死亦无憾，问题是老夫自知无能送你离开魔窟，只能把你救出石牢，能不能闯出此地，那要看你的运气了。”

慕容云笙道：“老前辈，晚辈之父，是否真的死了呢？”

云子虚道：“这个么，老夫也无法很肯定的告诉你，不过，据老夫所知，令尊是一位很不易被人杀死的人。”

慕容云笙道：“如若家父未死，他人在何处呢？”

云子虚轻轻叹息一声，道：“如若真的还活在世上，那该是武林中最大的一桩隐秘，当今之世，只怕很少有人知晓了。”

慕容云笙看他确实不知，也就不再多问，缓缓说道：“老前辈一番盛情，晚辈心领身受了，不过，老前辈救出晚辈之后，心中既无把握把晚辈送出险

地，而且又将连累老前辈……云子虚道：“不用顾虑我，老夫到此之前，已然思之再三，你们同来四人，除了那位杨姑娘老夫无法救助之外，你们三位老夫都可救出石牢，事已如此，只好碰碰运气了。”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他和我对答之言，那连玉笙和卜堂主，都应该听得十分清楚，他们不肯出声，那是不愿和云子虚相见了。”

但闻云子虚说道：“这一位郭姑娘服过解药没有？”

郭雪君点头应道：“晚辈也用过了。”

云子虚道：“那人既送解药给你们，为何不肯和你们见面呢？”

只听身后有人接道：“他们受人之嘱，自是不便泄漏了。”

云子虚回目望去，只见说话之人，正是连玉笙，不禁一呆，道：“连兄早来了。”

不待连玉笙答话，右手一扬，一掌拍出，一股劲风，直撞过去。

连玉笙横跨两步，避开一击，道：“云兄……”

云子虚冷冷接道：“今天不是你死，便是我亡了。”

欺身而上，双掌连环拍出，而且招招都击向那连玉笙致命所在。

显然，云子虚已存了拼命之心。

他掌势奇幻、凌厉，连玉笙既无和他动手之心，又失去了先机，云子虚功力深厚，掌招奇厉，迫得连玉笙无暇解说，只好凝神迎敌，挥掌反击。

连玉笙一连击了十余掌，才算把劣势稳住，道：“云兄，想知道送给慕容公子解药的人么？”

云子虚掌势一紧，连攻三招，迫得连玉笙退了两步，道：“什么人？”

连玉笙道：“就是区区在下。”

云子虚怔了一怔，道：“是你？”

连玉笙道：“别人也不易取得解药。”

云子虚陡然收住掌势，道：“这么说来，慕容公子是你救的了？”

连玉笙道：“唉！当年兄弟和慕容长青的交情，大概云兄也听人说过吧？”

云子虚点点头，道：“慕容大侠在世之日施恩天下，咱们这一代武林同道不知有多人受过他的恩德了，想不到一代仁侠，竟然是天不假年。”

连玉笙低声说道：“慕容大侠还好好的活在世上。”

云子虚愕然说道：“你是说那慕容长青还活在人间！”

连玉笙点点头，道：“不错，”

云子虚道：“人在哪里？”

连玉笙道：“那地方在下也未去过？”

云子虚接道：“连兄从哪里听到此讯？”

连玉笙道：“大圣主，有一次无意中泄漏出个中之密。”

云子虚道：“出自圣主之口，大约是不会错了。”

连玉笙道：“这片地方虽然不大，但却隐藏着很多秘密，除了大圣主之外，大约再无一人能够全知晓了。”

云子虚沉吟了一阵，道：“其中之秘，只怕不是一时之间可以解得，目下处置慕容公子的事务要紧……”

语声一顿，道：“连兄既然给了慕容公子解药，想必早已有处置慕容公子的善策了。”

连玉笙道：“兄弟准备暂时把他们安置在金轮堂中。”

云子虚一怔道：“金轮堂，你是说卜天庆那里。”

连玉笙道：“不错。咱们虽然能把他们救出石牢，但却无法把他们送出险地。”

云子虚道：“那也不可把他们安置在卜天庆那里，其人生性苛毒，心胸狭窄……”

只听一阵轻笑之声，传入耳际，接道：“云兄，兄弟的缺点，全被你一口气骂完了。”

云子虚转目看去，只见卜天庆面带微笑的站在一边，不禁一呆，道：“你……”

卜天庆接道：“倒叫云兄意外，咱们素来不相为谋，这一次救助慕容公子却是志同道合了。”

云子虚仍似不信，望着连玉笙，道：“连兄，这是怎么回事？”

连玉笙道：“卜兄和云兄一样，当年身受慕容大侠数番相救之恩，耿耿心头，欲报无门，此番得知慕容公子遇难，因此赶来相救，和兄弟不期而遇。”

卜天庆微微一笑，道：“灯不点不亮，话不说不明，既是大家都有救助慕容云笙之心，为什么不结合成一股力量。”

云子虚道：“那是自然，卜兄准备如何保护慕容公子？”

卜天庆道：“兄弟准备先把慕容公子带回堂中保护，就算有什么风吹草动，兄弟也好亲身卫护。不过，兄弟实力有限，还要云兄、连兄早些施援。”

连玉笙笑道：“那是自然，但云兄在此，倒叫兄弟想出了一个诱敌之计。”

云子虚道：“咱们时间不多，连兄有何高见，快些请说。”

连玉笙道：“云兄为何不设法假造一些他们逃走的痕迹，使他们误入歧途。”

云子虚略一沉吟，道：“兄弟这就去动手布置。”

带着那劲装少年，匆匆转身而去。

卜天庆目睹云子虚背影消失，低声说道：“慕容世兄，咱们也该走了。”

慕容云笙低声对郭雪君道：“走吧！”

郭雪君缓缓起身子，道：“那位小珍姑娘呢？”

连玉笙道：“在下自会救她出牢，不过，我想了一下，三位还是分开的好。”

郭雪君点点头，不再多问，追在卜天庆的身后而行。

慕容云笙行过连玉笙身侧时，低声说道：“老前辈，我希望能够见上父亲一面。”

连玉笙接道：“我会为你尽力安排，但他是否真的在此地，那就很难说了。”

慕容云笙道：“晚辈恭候佳音。”

连玉笙道：“你们去吧，一有消息，我会赶往法轮堂中会面。”

慕容云笙双手一抱拳，道：“前辈保重。”

连玉笙颌首一笑，随在郭雪君的身后，行出了石牢。

卜天庆由石壁一角处，取过带来堂下弟子的衣服，交两人穿好，带两人向前行去。

这时，天色正夜，阴云蔽空，连一点星光也见不到。

卜天庆回头说道：“两请紧随在下身后，以免走失。”

慕容云笙道：“我们自会小心。”

卜天庆道：“沿途之中，不论发生什么事故，都由我应付，只要没有真

打起来，两位都不可接言、出手。”

### 第五十三回 金轮内堂

此时，已是午夜过后的时分。天上繁星闪烁，景物隐隐可见。

卜天庆带着两人顺一条小径，轻步疾行。

一路之上，虽然经过不少盘查之人，但因卜天庆应付得宜，混了过去。

片刻之后，到了九曲桥上。

三人鱼贯而行，行约大半，瞥见那秃顶无发，身躯高大的红衣老者，站在桥中，拦住了几人去路。

卜天庆抬头看去，只见云子虚停身在段天衡身后五六尺处，不禁胆子一壮，抱拳说道：“段兄还没有休息吗？”

段天衡道：“老夫在此等候人。”

卜天庆道：“段兄等候的什么人？”

段天衡道：“就是你卜堂主。”

云子虚早已在桥停等候，此刻突然飞跃而起一式燕子三抄水，由郭雪君和慕容云笙头顶之上，落在那卜天庆的身侧，低声说道：“卜兄，我已设布好了他们逃走的痕迹，只要过段兄这一关，或可瞒人耳目一时。”

段天衡冷冷道：“云子虚，你那式燕子三抄水的轻功不错啊！”

云子虚淡然一笑，道：“天衡兄见笑了。”

段天衡哼了一声，道：“想不到你云子虚，竟和卜堂主搭上了交情，看起来堂主之尊，果然是实权人物，身价不同了。”

卜天庆气得冷哼一声，似想发作，但却又强自忍了下去。

云子虚急急接道：“天衡兄，卜堂主昔年虽然和在下志趣不投，但目下总是同在三圣门中，十几年同门相处，纵然有些恩怨，也应该化解开了。”

段天衡冷冷说道：“你们恩怨如何，老夫不管，但老夫守桥有责，不论何人，出入此桥，都应报上身份。”

云子虚道：“兄弟和卜堂主天衡兄都认识，应该是不用查了。”

段天衡道：“卜天庆身后两位，是何身份？”

卜天庆道：“是兄弟金轮堂中两位弟子。”

段天衡道：“如是兄弟没有记错，过桥之时，只有你卜堂主一人，怎的回头之时，又多出两位从人了。”

云子虚抢先接道：“段兄神目如电，明察秋毫，但望能高抬贵手，放过我们四人。”

段天衡两道目光凝注在慕容云笙脸上瞧了一阵，道：“夜色幽暗，也无法掩去真正面目，他们两位究是何许人物？还望从实说出。”

云子虚道：“段兄既然已瞧出了内情，又何苦逼迫相问呢？”

段天衡道：“老夫如不问个明白，日后出了麻烦，圣堂怪下罪来，何人担待？”

卜天庆道：“圣堂如若责问下来，天衡兄推到兄弟的头上就是。”

段天衡冷冷说道：“就凭你卜天庆一点道行，能够担待的起吗？”

卜天庆道：“担待不起么？兄弟有一条命顶着，只要连累不到你天衡头上就成了。”

段天衡道：“除非你不从这桥上过，既然过了，老夫就脱不了关系。”

云子虚脸色一变，道：“在下一向敬重段兄……”

段天衡接道：“那也不能让老夫徇私。”

云子虚冷冷说道：“这么说来，段兄是一点也不买兄弟的面子。”

段无衡冷冷说道：“你们人手众多，就算打起来，老夫也未必是你们敌手。”

云子虚怔了一怔，低声说道：“多谢指教。”

呼的一掌，劈了过去。

段天衡右手一挥，接下掌势。

云子虚一面挥掌迫攻，一面轻声说道：“卜兄，快带他们过桥吧！”

卜天庆应了一声，当先一提真气，由两人头顶上飞跃而过。

慕容云笙、郭雪君随在卜天庆的身后，齐齐飞跃而过。

三人匆匆行过九曲朱桥，回头望去，只见云子虚和段天衡仍在桥上搏斗。

郭雪君道：“老前辈不去助云老先生一臂吗？”

卜天庆低声笑道：“如若两人真打，云子虚早被那段天衡逼落河内了，不用管他，咱们快些走吧！”

转身向前奔去。

慕容云笙和郭雪君鱼贯追随后。

那卜天庆地势十分熟悉，行速甚快，快得郭雪君和慕容云笙无法查看过之地的形势、景物。

突然间，卜天庆放缓了行速，耳际间也同时响起了一声低喝道：“什么人？”

卜天庆道：“我。”

只见一片从草中跳出了一个劲装大汉，道：“见堂主。”

卜天庆手一挥，道：“小心防守，不论什么人，未得我允准之前，都不许进入本堂禁地。”

那大汉望了慕容云笙和郭雪君一眼，道：“如是圣堂使者呢？”

卜天庆道：“也得要我允准才成。”

那大汉沉声说道：“直属于圣堂的使者、护法，平日气焰逼人，如若不准他进入，只怕要引起冲突。”

卜天庆沉吟了一阵道：“你们尽量避免和他们冲突，如是情非得已，那就不用顾虑了。”

大汉似想再说，但却突然忍了下去，欠身一礼，退入丛草之中。

卜天庆也不多言，举步向前行去。

绕过草丛，又穿过一片竹林，到了一片瓦舍前面。

卜天庆道：“到了，这就是老夫的堂址了。”

卜天庆伸手推开了一扇木门。

郭雪君抬头看，只见这座金轮堂址，只不过像一座普通的宅院，瓦舍砖墙，一式平房，最前面一座较大的宅院，似是一座敞厅。

厅中一片漆黑，不见灯火，但卜天庆似是十分熟悉，举步而入，到了一张木案之后，伸手从木案上取出火折子，燃起灯火，道：“两位大概很奇怪，我这堂堂的金轮堂，怎的竟如此平凡。”

郭雪君道：“大约三圣门成立以来，从未有过外力侵入。”

卜天庆道：“不错，这片形势，得天独厚，本身具有的险要，再略加一些人工，就成了一处外力极难入侵的隐秘所在。”

慕容云笙借灯火打量敞厅一眼，只见敞厅的两侧，是两座放兵刃的木架，刀剑枪戟，钩拐笔鞭，各种兵刃，无所不有。除了那两张放满兵刃的木架之

外，就是几十张木椅了。

布置的十分简陋、单调。

卜天庆淡淡一笑，道：“三圣门名动江湖，但他们却想不到，三圣门下的金轮堂，竟然是这样一处简单的地方。不过，在圣堂之外，老夫还有一处堂址，那却是当得富丽堂皇之称了。”

郭雪君道：“晚辈有一句不当之言，说出来，希望老前辈不要见怪。”

卜天庆道：“你说吧！不妨事。”

郭雪君道：“你这金轮堂下，共有多少人手？”

卜天庆道：“可当好手之称的，有三十位以上，仆役尽都算上，至少有千人之数。”

郭雪君道：“都在此地吗？”

卜天庆道：“大都留在金轮外堂。”

郭雪君道：“此地呢？”

卜天庆道：“大约六七十人。”

慕容云笙道：“是了，江湖上一直无法肯定找出三圣门的所在之地，大约就是你们三轮外堂，各成一方霸主之故。”

卜天庆叹道：“最主要的还是圣堂几位使者和一些护法，常在外面设筑圣宫，发号施命，造成武林同道的错觉，那座圣宫也许在一年半载之后，就予毁弃。”

郭雪君听两人尽谈些和目下无关之事，忍不住接道：“目下六七十人的武功如何？”

卜天庆道：“得高手之称的，大约有十余人，余下的虽都是三四流的身手，但他们却练有合搏之术，集四五人之力，亦可抗拒一个高手了。”

郭雪君道：“这些人是否都是你的心腹部属，听你之命，为你效忠。”

卜天庆道：“这个么，在下也很难说了，平日里他们都对我十分敬重，奉命唯谨，不过，那时我是金轮堂主的身份，此刻如若要他们反叛三圣门，他们是否肯听我之命，那就很难说了。”

郭雪君道：“难道这些人手，你就没有一个可使之死的心腹么？”

卜天庆道：“就目下人手中，老夫有把握能使他们为我拼命的，不过三五人而已。”

郭雪君道：“那是说除非能够骗过圣堂了。”

卜天庆道：“老夫亦曾顾虑及此，因此想到了一个办法……”

突然一声竹哨声，打断了卜天庆未完之言。

卜天庆脸色一变，道：“大约圣堂中已经有人找来了。”

提高声音，道：“哪个当值？”

只见人影一闪，一个黑衣少年，背扬长剑，抱拳立于厅下，道：“在下当值。”

卜天庆道：“好，召集本堂中所有之人，就说本堂主有事。”

那黑衣少年应了一声，大步向外行去。

片刻之后，但见人影闪动，不大工夫，厅中已然集聚了二三十人之多。

卜天庆目光冷峻，缓缓扫掠了室中群豪一眼，冷冷说道：“你们去取兵刃！”

群豪应了一声，各自伸手取过兵刃。

卜天庆道：“你们布守堂外各处要道，未得我之命，任何人都不许进入

此地，违者处死。”

只见一个身着灰衫的老者，欠身一礼说道：“属下有事，请命堂主。”

卜天庆道：“什么事？”

那灰衣老者道：“如若来的是圣堂护法呢？”

卜天庆道：“不论何人，一律挡驾，本座再重复一句，违者处死！”

言罢，举手一样，群豪齐齐退了出去。

刹那间，二三十人，走的只余下了慕容云笙、郭雪君和那身着黑衣的背剑少年。

卜天庆神情肃穆的望了那黑衣少年一眼道：“你去召请我护驾八杰，要他们布守在金轮堂外，不论何人，如是无我之命，擅自退下，一律格杀。”

那黑衣少年略一犹豫，转身而去。

卜天庆举手拭一下顶门的汗水，深手从怀中取出一个金轮，缓缓递向慕容云笙道：“这是我的金轮玺印，凡我金轮堂下弟子，接得金轮玺印，不无奉命唯谨，在下堂下弟子，不下千余人，如若连同喽罗算上，只怕有万人以上，这金轮玺印，也许对你有用，你好好收着吧！”

慕容云笙道：“老前辈带着也是一样。”

卜天庆道：“就在下所知，背叛三圣门的人，不论武功如何，从没有一个人能够逃得性命。”

慕容云经道：“如是老前辈有何不测，我们也是一样难逃性命。”

卜天庆道：“我要尽我之力，抗拒圣堂中人，但慕容世兄似是不用存和我共生死的用心，需知在下的用心在保护两位，情势如有变化，两位要赶早动身，不用顾虑我的安危了。”

郭雪君道：“我们人地生疏，离开此地，也未必会有生机，老前辈又为何不肯和我们一同离开呢？”

卜天庆道：“我如守在此地，还可和圣堂人手抗拒一阵，如是我走了，这些人群龙无首，只怕很难和圣堂护法抗拒。”

长长叹一口气，接道：“我能多支持一阵时间，你们便多一份逃走的机会。”

郭雪君道：“何不趁圣堂还未发觉之前，咱们先走呢？”

卜天庆摇摇头，道：“不行，圣堂没有发动之前，连你们也不能走。”

郭雪君道：“为什么呢？”

卜天庆道：“圣堂如若有所行动，连玉笙和云子虚必然会知道，他们自会设法暗中接引你们。他们身在圣堂，常住于斯，对此地的人人事事，都比我熟悉甚多，我想他们必会为你们安排。”

一面说话，一面把手中金轮玺印递向慕容云笙。

慕容云笙伸出手去，接过金轮玺印藏入怀中，道：“者前辈，晚辈暂代保管，日后再行交还老前辈。”

卜天庆道：“你如能用此物，尽管施用，我如能生脱此危，再也用不着它了。”

语声微微一停，道：“三位圣主，都是好胜之人，决不会把我背叛三圣门一事，宣扬于江湖之上，也许这金轮玺印还可发挥一些作用，不过世兄不擅权诈，还望郭姑娘随时提醒。”

郭雪君道：“晚辈谨遵训示。”

这时，那黑衣人佩剑少年，突然闪身而入，欠身说道：“护驾八杰，已

然布守在金轮堂外。”

卜天庆点点头，还未来得及答话，室外传来一声兵刃交击之声，静夜中听得甚是清晰。

郭雪君道：“圣堂已有人赶来了。”

卜天庆神情严肃地说：“早晚有此一战。”

伸手从兵刃架上取了一把单刀，接道：“两位也找件顺手兵刃吧！”

郭雪君、慕容云笙各自伸手取了一把长剑，佩在身上。

卜天庆又道：“等一等，如是两位和对方动上手，千万不要手下留情……”

语声未落，突闻砰然一声，兵刃相触，起自堂外。敢情已经有人冲过了重重的拦截，到了金轮堂外。

郭雪君心中暗道：这人武功不弱，来的好快。

只听一阵金铁交鸣之声，接着一声惨叫，似是有人受了重伤。

卜天庆一摆手中单刀，举步向堂外行去。

就在他举步向前移动时，人影一闪，一个全身白衣之人，已然飞跃进入厅堂中。

只见他手中提着一柄长剑，剑上的鲜血，仍然不停的向下滴落。

卜天庆冷笑一声，道：“原来是张兄驾到，无怪他们拦不住了。”

那白人冷冷的望了慕容云笙和郭雪君一眼，道：“这一男一女，是什么人？”

卜天庆冷冷道：“你要找什么人？”

白衣人道：“在下奉圣堂之命，要追捕两个逃犯。”

卜天庆道：“阁下找对了，圣堂虽然称他们两人为逃犯，但不知阁下是否知晓他们的真正身份？”

白衣人道：“在下不想知道。”

卜天庆道：“可是在下非得说明不可。”

望着慕容云笙，道：“这位是慕容云笙，慕容长青大侠的公子。”

那白衣人道：“慕容长青的公子，又怎么样？”

卜天庆神情肃然地说道：“慕容大侠乃武林人人尊仰的大英雄，你竟敢口吐不敬之言。”

那白衣人突然垂首思索一阵，缓缓说道：“慕容长青确有可敬之处，但慕容公子并非慕容长青，卜兄请恕兄弟放肆了。”

突然欺近了慕容云笙一步，冷冷说道：“阁下如是不束手就缚，请亮兵刃……”

慕容云笙回顾了卜天庆一眼，缓缓抽出长剑。

白衣人冷冷地接道：“兵刃无眼，动上手难免要有伤亡。不过，阁下可以放心，在下至多伤了你，决不会取你之命。”

卜天庆单刀一挥，唰唰两刀，把那白衣人逼得向后退了两步，道：“张兄想和慕容公子动手不难，不过要先胜了在下手的单刀。”

白衣人长剑一起，突然间泛起了一片剑光，点点寒芒，攻向了卜天庆。

卜天庆挥刀还击，两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恶斗。

慕容云笙冷眼旁观，只见那白衣人剑招快速灵活、真是罕闻罕见，他攻出三剑，那卜天庆才能还击一刀。

不过，卜天庆的刀势沉稳，虽然是不少白衣人剑招灵活、快速，但门户却封闭十分严紧。

尽管那白衣人手中的剑招，有如闪电雷奔一般，但却始终无法攻入那卜天庆护身刀幕之中。

室中搏斗激烈，刀光剑影，方圆丈余内寒风扑面，室外也响起了兵刃交击之声。

显然，室外也正展开着激烈的恶战。

郭雪君低声说道：“慕容兄，情形已然发展到难再拖延之境，咱们不用再守江湖规矩了。”

慕容云笙一点头，欺身而上，攻向那白衣人。

白衣人哈哈一笑，长剑一紧，力斗两人。

他的剑法，的确奇厉无比，加上一个慕容云笙，他仍然是攻多守少，稍占先机。

慕容云笙自学得父亲留下的掌拳、剑法之后，始终没有和人正正式式的打上一场，此刻才有和人动手的机会，当下逐渐施展出学的剑法。

他专心诚意运剑，对场中搏斗形势，却有着照顾不及之感。

但慕容长青一套博采天下剑术之长的剑法，逐渐的发挥出了力量，虽然，慕容云笙初次以此剑法对敌，难以发挥出全部奥妙威力，但那白衣人却逐渐的感受到非凡的压力。

动手之初，还不见什么，二十招后，慕容云笙的剑法，逐渐的开展，有如白云舒放，剑气光圈，愈来愈大。

相形之下，那以快速见长的白衣人手中之剑，却逐渐的缓缓收缩。

似乎被一股无形的劲缚，剑势的变化，收发，已难随心所欲。原来是慕容云笙的剑法处处抢占了先机，使得那白衣人剑招变化，章法散乱。

这时，卜天庆也感到一种强大的排拒之力，使自己的刀法无法施展。

那力道并非来自敌人，而是慕容云笙逐渐舒放的剑法，形成一股强大的排拒力量。

在这场搏斗中，原来占有着妨害慕容云笙剑势变化之感，只好自行收刀而退。

慕容云笙经过一阵搏斗之后，剑法逐渐的纯熟，心理上、手法上，都已能适应剑法的变化。

于是，他有了余力，来注意搏斗形势和对方剑势的变化。

立时间，这一套包罗各家之长的剑法，更发挥了威力。

白衣人轻灵、快速的剑招，全走了样子，有如被困在一道铁笼中的猛兽，左冲右突，不得其门而出。

卜天庆目睹慕容云笙龙腾凤翔般的剑势，喃喃自语道：“正是这一套剑法，正是这一套剑法……”

郭雪君道：“老前辈，你说的什么剑法？”

卜天庆道：“我说慕容公子的剑法，正是当年慕容大侠所用的剑法。”

突然间，白衣人大喝一声，手中长剑紧攻了三招，大声喝道：“住的！”

慕容云笙停下手中之剑，道：“阁下有何见教？”

白衣人道：“你真的是慕容公子？”

慕容云笙冷冷说道：“为人子女，难道还有冒充不成？”

白衣人道：“很难让我相信，因为纵非慕容公子，亦可学得慕容长青的剑法。”

慕容云笙道：“阁下既不相信，在下亦不愿再多解说，那么请动手吧！”

白衣人倾耳听上一阵，只觉室外兵刃相触之声，十分急促，显然，外面恶斗，亦甚激烈。

郭雪君低声说道：“他在施用缓兵之计，以待援手，慕容兄不用听他的了。”

白衣人道：“如若你有办法，能证明你是慕容公子，最好还是证明的好，你虽然继承了慕容长青的武功，但你未必能取我之命，在下如拼死力拒，咱们至少有两三百招好拼。”

慕容云笙道：“你要如何才肯相信？”

白衣人道：“你如能说出身上一个暗记，在下才能相信。”

接着嗤的一笑，道：“如若你是真的慕容公子，我相信你不会说出身上假的暗记，因为我很快的就可以知晓内情。”

慕容云笙奇道：“你怎会知晓呢？”

白衣人道：“恕不奉告……”

白衣人提高声音，道：“阁下究竟是不是慕容云笙？”

慕容云笙冷冷说道：“为何不是？但阁下如不说明原因，在下也不愿奉告。”

话来说完，瞥见人影一闪，一个身着黑衣的大汉，快如流星一般穿入了大厅之中。

那人手中拿着一把奇形兵刃吴钩剑。

只见那大汉目光一掠白衣人，道：“张兄，大批援手，都已赶到……”

目光转到慕容云笙脸上，道：“这位是慕容公子吗？”

白衣人道：“不错！”

突然反手一剑，把那黑衣人斩毙于剑下。

他出剑快速无比，那黑衣人又在骤不及防之下，被他一剑透穿前胸，倒毙地上。

慕容云笙怔了一怔，道：“阁下……”

白衣人冷冷接道：“现在，你可以说出身上暗记了吧！”

慕容云笙奇道：“阁下苦苦相问，不知是何用心？”

白衣人道：“因为，这世间有很多冒充慕容公子的人，稍一疏忽，就难免上当了。”

慕容云笙道：“慕容公子有什么好？凡是他身历足经之地，立时将引起凶杀惨祸。所以，在下要问个明白，我不能为一个假冒慕容公子之人，身历奇险。”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这人回手一剑，杀死同伴，看来倒不似装作的了，他苦苦追问我身上的暗记，也许可求证我的身份！当下说道：“在下身上暗记，在左脚脚心之上。”

白衣人道：“你是不是慕容云笙，在下相信能够证明。”

慕容云笙道：“那是以后的事了，如若有一天，你真能够证实我的身份，不论我是否是慕容云笙，我都是一样感激，但此刻阁下准备如何？”

白衣人道：“我叫快剑张钧，你既然敢说出身上的暗记，在下只好暂时相信你是慕容公子了。”

目光转到卜天庆身上，接：“卜兄请保护慕容公子，兄弟去替诸位清道。”也不待两人答话，转头向外行去。

这时，金轮堂外，兵刃交击之声，十分激烈，但那白衣人出室之后，兵

刃相触之声，突然间减少甚多，却夹杂着很多惨叫之声，传了进来。

卜天庆低声说道：“快剑张钧的厉害处是遇到不是敌手的人，很快就会伤在他快剑之下，如若对方可以和我动手百招而死，在张钧手下，很难走过十招。”

慕容云笙看那卜天庆始终不提动身的事，心中甚感奇怪，暗道：“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不知何故，他竟不提动身的事。”心中虽然多疑，但却又不便多问。

卜天庆似是已瞧出那慕容云笙心中之疑，微微一笑，道：“老夫相信那连玉笙和云子虚很快会有消息到此。”

突然一扬手，两点寒芒，电射而出。

只听两声闷哼，两个手执飞刀的大汉，由屋上跌了下来。

原来，他口中虽在和慕容云笙等谈话，双目却一直留心着室外变化，看着冲过属下拦阻的两个黑衣大汉，准备暗施袭击，立时先发制人。

郭雪君望了那两个摔在地上的大汉一眼，缓缓说道：“卜堂主胸有成竹，等待那连、云两位老前辈来接应我们，就该招呼那快剑张钧一声才是。”

慕容云笙道：“晚辈去叫他回来。”

卜天庆一伸手，拦住了慕容云笙，笑道：“不用叫他，要他多杀几个圣堂中人，他就无法回头了。”

慕容云笙啊了一声，停下脚步，心中暗道：究竟是老姜要比嫩姜辣多了。

突然间，室外搏斗的兵刃之声完全停了下来。

卜天庆脸色一变，道：“情势有变……”

突见白影一闪，快剑张钧重又跃回室中。

卜天庆道：“张兄，什么人？”

张钧还未来得及答话，室外已响起一个威重的声音，道：“我！”

随着答应之声，缓步行入一身上着黑衣面垂黑纱的人。

卜天庆呆了一呆，道：“大圣主。”

那面垂黑纱的人冷笑一声，道：“不错，正是本座！”

语声微微一顿，道：“卜天庆，你身为本门内一堂之主，我待你不能算薄吧？”

卜天庆豪气尽消，垂首应道：“圣恩浩荡。”

黑衣人道：“但你竟敢背叛于我。”

卜天庆道：“属下身受慕容大侠数度相救之恩，其恩如山，其情铭心，属下不忍坐视慕容公子被囚，故而救他一次。”

黑衣人哈哈一笑道：“说的很轻松啊！”

卜天庆道：“属下说的句句实言。”

黑衣人微一沉吟道：“就算你说的实言，但你背叛本门。”

卜天庆道：“属下知罪。”

黑衣人道：“你知道犯了背叛大罪，应该如何？”

卜天庆道：“这个，这个……”

黑衣人道：“你自己动手呢还是要我动手？”

卜天庆略一沉吟，道：“属下愿自己动手，不过……”

黑衣人道：“不过什么？”

卜天庆道：“属下追随圣主时日甚久，虽然无功，亦有苦劳，属下在身殉门规之前，求圣主答允一事。”

黑衣人道：“什么事？”

卜天庆道：“放走慕容云笙，如得圣主赐允，属下虽死，亦瞑目九泉了。”

黑衣人道：“如是不答允你，你将如何？”

卜天庆道：“如获圣主见允，在下立时将自残肢体一死，如是圣主不允，属下只好冒犯圣颜，舍命一战了。”

黑衣人冷笑一声道：“你想和本座动手吗？”

卜天庆道：“情势迫人，属下已别无选择。”

黑衣人目光转到快剑张钧的脸上，冷冷说道：“你杀了几个人？”

他虽然面上垂着黑纱，但给人的感觉之中，那两道目光，却透过黑纱，炯炯逼人。

快剑张钧道：“属下杀了八个人。”

黑衣人冷笑一声，道：“那很好，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准备怎么样呢？”

张钧道：“属下当年也曾受过慕容大侠之恩，耿耿于怀，无以为报，因此，只有报在他的后人身上了。如若圣主肯放慕容公子离此，属下愿效那卜堂主，自残肢体而死，如是圣主不允，属下只有和卜堂主联手和圣主一战了。”

黑衣人道：“很有豪气。”

目光又转到慕容云笙的身上，道：“令尊已二十年未在江湖上出现，但他的余荫、威望，仍然如此之大，可算得一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侠人。”

慕容云笙道：“晚辈惭愧，难及先人万分之一。”

黑衣人道：“令尊余荫虽广，但却未必能救你之命，你准备如何应付今晚之局？”

慕容云笙道：“晚辈来此用心，只想求证一事，如若能得了然，死而无憾。”

黑衣人道：“又是探问突袭慕容之家的凶手？”

慕容云笙道：“此乃晚辈一生最大心愿。”

黑衣人道：“我只能告诉你，不是我，但只怕你心中不信，因为天下武功，除了我三圣门之外，似是再无人能够杀死令尊了。”

慕容云笙道：“除非你能说出那杀死我父母的人，在下实很难信。”

黑衣人哈哈大笑一阵，道：“信不信由你，但我只是想说出这件事，并无求人谅解之心。”

慕容云笙道：“那是说，你也不知道是什么人了？”

黑衣人冷冷说道：“你不配和本座面对面的谈论此事。”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今日之局，如若不问个清清楚楚，只怕日后很难再有这等机会了。

心中念转，口中却缓缓说道：“要如何才能和阁下谈呢？”

黑衣人道：“你如能在老夫手下走上十招，老夫就和你谈论此事。”

慕容云笙道：“在下愿和阁下相搏十招。”

黑衣人道：“你如能接下我十招，我就告诉你围袭慕容长青元凶的姓名。”

慕容云笙道：“好！不知大圣主要和在在下动兵刃呢，还是比试拳脚。”

黑衣人冷笑一声，道：“这个要你选择了。”

慕容云笙略一沉吟道：“在下想领教大圣主的剑术。”

黑衣人目光一转，随手在兵刃架上，取过一支长剑，道：“好，你出手吧！”

慕容云笙唰的一声，抽出长剑，冷冷说道：“大圣主小心了。”

长剑一振，攻出一剑。

黑衣人长剑平举胸前，一直不动，直待慕容云笙的长剑将要刺近前胸时，才突然一翻长剑，啪的一声，把慕容云笙长剑压倒一侧，剑锋顺着慕容云笙长剑，直朝慕容云笙右腕上削去。

这一招虽然是平平常常的事，但在那大圣主的手下施展出手，却是大有不同的威力。

慕容云笙吃了一惊，急急向后一缩手，连人带剑向后退了两步。

黑衣人长剑一探，幻起三朵剑花，分取慕容云笙三处大穴。

如若慕容云笙和那张钧动手之前，这一剑必然要伤了慕容云笙，但此刻他已领会到慕容长青甚多剑招的奥秘，剑招变化、已然大不相同，急振长剑，闪起了一片护身剑幕。

但闻当的一声金铁交鸣，慕容云笙被震得向后退了两步。

那黑衣人似是对慕容云笙避开这一击，大生意外之感，剑势一顿，道：“好剑法！”唰唰两剑刺了过去。

这两剑来势奇幻，有如潮水涌至，闪起了一片寒芒，分由四方攻到。

耀眼剑花，使人无法分辨出攻向何处。

慕容云笙从未见过这等剑势，不禁骇然一震。

匆忙间，突然记起父亲剑法中有一招“火爆金花”，长剑突然一指，直向那涌来剑幕中刺去，同时贯注内力，左右一摇。

但闻一阵金铁交鸣，那潮涌而至的剑幕，突然暴散。

慕容云笙却感到右手一阵酸麻，长剑几乎要脱手飞出。

当下一咬牙，紧握长剑。

黑衣人纵声大笑，道：“难得啊，难得！你能连挡本座两剑。”

慕容云笙暗暗吸一口气，道：“咱们一共拼了三招。”

黑衣人道：“不错，还有七招。”

慕容云笙心中暗道：他如再攻两剑，纵然不把我伤在剑下，兵刃也要被他震脱，我要抢制先机才成。

心中念转，顾不得手臂酸疼，长剑一振，一招天外来云，疾攻过去，口中却说道：“在下攻出的剑招，是否算数？”

黑衣人道：“自然是算了。”

长剑一起，横向慕容云笙长剑之上扫去。

慕容云笙心中明白，只要被他这一招扫中，自己长剑势必脱手不可。急急向旁侧一闪，避开了黑衣人的剑势。

口中数道：“这是第四招了。”

黑衣人冷哼一声，长剑一抖，直向慕容云笙前胸刺去。

慕容云笙只觉他剑势来的很凶，却瞧不出他用的什么剑招。

当下一吸真气，横里向旁侧闪开三尺。

哪知黑衣人手中长剑，有如长了眼睛一般，竟然随着慕容云笙的身子转去。

这一剑普普通通，说不上有什么奇奥的变化，但它却有如附骨之蛆，挥之不去。

慕容云笙左闪右避，一连闪避了六七个位置，但那黑衣人手中的剑势，如影随形一般，始终不离开那慕容云笙身前半尺之处。

旁侧观战的郭雪君和卜天庆，只看得心中震颤不已。

因为慕容云笙随时可能伤在那黑衣人的长剑之下。

两人虽然看得心中震动，却又不敢呼叫，生恐分了慕容云笙的精神。

这时，慕容云笙顶门上，已开始滚落汗水，但闪避的身法，却是更见快速。

卜天庆暗中一提真气，内力注于刀身之上，准备出手，替慕容云笙接下这如影随形的一剑。

但他在没有出手之前，却回顾了快剑张钩一眼。

只见张钩全神贯注在慕容云笙身上，手中长剑颤动，似亦有立刻出手之意。

卜天庆心中微微一宽，暗道：“大圣主虽然武功高强，但如快剑张钩和我一齐出手，再加上慕容云笙，合我三人之力，或可和他一战了。”

心中念转之间，突闻慕容云笙大喝一声，一个疾快的旋身，但闻一阵叮叮咚咚之声，那黑衣人如影随形的剑势，竟然被慕容云笙挡开。

这一招，似是不成章法，在卜天庆和张钩的记忆之中，似是从未见过这等身法。

凝目望去，兄见慕容云笙身上，数处衣服破裂，半身鲜血淋漓，似是受了很多处伤。

但那慕容云笙仍然肃立当地，双目神光充足，显然伤处虽多，都来触及要害。

张钩和卜天庆原本想出手相助慕容云笙避过一剑之危，但见慕容云笙竟凭自己之力，挡开了对方如影随形之剑势，只好暂时忍下不动。

那黑衣人轻轻咳了一声，道：“你似是陡然间，武功增强了很多。”

慕容云笙一脸坚毅之色，不顾本身伤势，道：“咱们还要打吗？”

黑衣人淡然说道：“自然要打了，还不足十招之数。”

慕容云笙道：“适才区区闪避阁下的剑势，纵跃闪挪，何止十招？”

黑衣人冷冷接道：“那是你的事了，我剑势未变，自是只算一招了。”

慕容云笙沉思了一阵，道：“阁下说的倒也有理。”

黑衣人声音突然变的十分缓和，道：“你适才施用之法，是唯一能挡开我剑招钩方法，不知你这一招是何人所传？”

慕容云笙道：“大圣主如若在以后数招之内，把在下杀死了，只怕永远难知其中的内情了。”

黑衣人道：“所以，我现在问你。”

慕容云笙道：“如若这一点隐秘，能增加我逃命的机会，在下自然是不会说了。”

黑衣人缓缓举起长剑，道：“我倒要瞧瞧你，还有什么方法，能再接我一剑。”

卜天庆急急叫道：“大圣主手下留情。”

黑衣人道：“卜天庆，你如想助他一臂之力，最好和他联手而战。”

卜天庆就在等此一言，当下说道：“看来大圣主是不肯放过属下了。”

黑衣人冷哼一声，道：“你们叛意明显，而且又在我面前直接坦认，自然是容你不得了。”

卜天庆道：“为了图报旧恩，在下必救慕容公子，为了保自己性命，不得不和他联手了。”

黑衣人冷冷说道：“最好连张钧一齐出手，也免得本座动手了。”

卜天庆道：“既是如此，属下从命了。”

口中虽然在回答大圣主之言，双目却投住在那张钧的身上。

快剑张钧突然接口说道：“大圣主的吩咐，属下不敢不遵。”

横举长剑，和慕容云笙并肩而立。

卜天庆提刀站在慕容云笙的右侧，道：“我们三人联手，不知大圣主和那慕容云笙订下之约，是否还算？”

慕容云笙最为关心的也是此事，父母之仇，讳莫如深，自己身为入子，竟然不知凶手何人，所以，不惜以死亡作注，答允接他十招。

只听黑衣人冷冷说道：“你们一人十招三人合起来应该三十招，才算公平，但本座再给你们一个机会，你们三人联手挡我十剑，如能逃过，我定必履行对慕容云笙的承诺，而且也放你们两人离此。”

卜天庆回顾了张钧一眼，道：“张兄，事已至此，咱们只有死中求生了。”

快剑张钧点头应道：“好！以慕容公子为主，咱们从旁助他。”

黑衣人缓缓举起长剑，道：“再让你们三人先机。”

张钧一上步道：“得罪了。”

长剑一震，疾劈三剑。

他有快剑之誉，出剑快而毒辣，但见一片剑光，分取大圣主三处要穴。

卜天庆眼看张钧发动，单刃一挥，攻向那黑衣人的下盘。

刀光、剑芒，交织成一片寒云。

只见那大圣主长剑一震，银虹舒卷，上封剑势，下逼单刀。

当当两声，剑芒、刀光，尽被震开。

两大高手合攻之势，何等凶猛，但竟被大圣主以快制快的手法，一剑化解。

慕容云笙心中一动，突然大踏一步，举剑攻出。

原来，那大圣主一招封剑震刀，不但把卜天庆和张钧的攻势逼开，而且，还逼得两人门户大开，露出破绽。

慕容云笙虽想及时抢救，但仍是晚了一步，但见那黑衣人长剑颤动，爆散出一片剑花。

剑光闪动中，响起两声闷哼，卜天庆和快剑张钧，各中一剑，卜天庆伤在左腿之上，张钧却伤在握剑的右臂之上。

那黑衣人似是诚心以快速的剑招，对付有快剑之称的张钧，当慕容云笙长剑攻到时，那黑衣人已然收回剑势，从容的封挡开慕容云笙攻来的剑招。

慕容云笙眼看剑招被人封住，不敢等剑招用老，立时收剑而退。

黑衣人并未立刻反击，望了张钧和卜天庆一眼，道：“就凭你们两人这点武功，也要保护慕容公子吗？”

两人剑伤甚重，鲜血已然染湿了半身衣服，但却都咬牙苦忍，站在原地未动。

慕容云笙轻轻叹息一声，道：“圣主的剑法，果是高明，能在封挡之势中，诱使他们剑法露出破绽，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伤了两人。”

黑衣人似是大感愕然，略停片刻之后，缓缓说道：“就算你真是慕容长青之子，但那慕容长青被袭之时，你也该在襁褓之中，自是无法学得慕容长青的剑法了，教你武功的不知是何许人？”

慕容云笙道：“大圣主如此相问，是何用心？”

黑衣人道：“本座想不出何许人，能传给这套剑法，门户严谨的不见破绽。”

慕容云笙似是突然想到了什么，脸上浮现出得意之色，突然一振长剑，道：“咱们还有六招吧！”

问话声中，长剑已然递出。

黑衣人举剑一封，准备借势还击。

哪知慕容云笙看他剑势一动，立时变招攻出。

每一剑，都是攻向那黑衣人必救的要害。

黑衣人回剑自救，慕容云笙剑招又变。

就这样，使得那黑衣人一直没有还手的机会。

慕容云笙快速攻出七剑之后，突然收剑而退，道：“如若在下的攻势也算，我已经攻出七剑了。”

黑衣人突然举起手中长剑，一折两断，把两截断剑，投掷于地，道：“不错，你超过了十招。”

慕容云笙道：“那是大圣主承认在下，可以和你谈谈家父之死的事了。”

黑衣人道：“本座答允的事，自是不能反悔。”

慕容云笙脸色陡然间一片严肃，一字一句地问道：“杀害先父的凶手是谁？”

黑衣人冷冷答道：“慕容长青没有死，哪有杀害他的凶手。”

慕容云笙心弦震荡，不能自禁，两道炯炯的眼神，凝注在那黑衣人的面纱之上，半晌说不出话来。

良久之后，才由口中弹出三个字，道：“当真吗？”

黑衣人道：“当然当真了。”

慕容云笙虽然已听到过慕容长青未死之讯，他却未敢深信，但此刻，出于三圣门的大圣主之口，使他不能不信了。

他镇静一下激动的心神，缓缓说道：“家父还活在世上，不知他现在何处？”

黑衣人冷漠说道：“这个，恕本座不愿奉告了。”

慕容云笙长长吁一口气，道：“先父如若还在世间，那墓前森严的守备，又是何用心？”

黑衣人道：“那是一个圈套，只怪世人无知，甘为所惑罢了。试想，那慕容长青如若是真的埋在那坟墓之中，尸骨早朽，为什么还会有人守着他的坟墓？”

慕容云笙道：“那守墓人，是你们三圣门所派，不知是真是假？”

黑衣人冷笑一声，道：“不错，正是本门所遣。”

慕容云笙道：“二十年来，杀害了数十位赶到家父坟墓前奠拜的武林豪客，也是大圣主的杰作了。”

黑衣人道：“不如此，何以能让世人相信那坟墓中埋的是慕容长青。”

慕容云笙道：“那是一座空墓。”

黑衣人道：“墓中倒是有人，只不过不是慕容长青罢了。”

慕容云笙道：“那人的用心很恶毒，数十年后，总有人启墓查看，但墓中有人，那时已尸体早化，只余下一堆白骨，是不是先父，别人也无法分辨了。”

黑衣人道：“我已经告诉你太多了，念你有和我搏斗十招之能，放你离开此地。”

转身向外行去。

慕容云笙急急喝道：“站住。”

黑衣人缓缓回过身子，道：“什么事？”

慕容云笙道：“家父是否被囚在此？”

黑衣人道：“如是你一定想知道令尊的下落，只有一个法子。”

慕容云笙道：“要在下和你再拼十招。”

黑衣人道：“不错。”

慕容云笙道：“好！阁下取剑吧！”

卜天庆、张钩同时说道：“慕容世兄，不可造次……”

慕容云笙苦笑一下，接道：“在下如不能问出家父下落，有何颜生于人世，两位不用多管。”

黑衣人道：“一个人不会永远侥幸，你没有机会再和我搏斗十招。”

慕容云笙道：“如若阁下一定能够胜我，似乎是用不着劝我了。”

黑衣人道：“你好像不相信我说的话。”

慕容云笙道：“在下相信，不过，为了要探听出家父的下落，纵然伤在你大圣主的手下，那也是死而无怨了。”

黑衣人道：“阁下果然是很有豪气。”

慕容云笙神情肃然地说道：“大圣主请取剑吧！”

黑衣人冷笑一声，又伸手从兵刃架上取过一把长剑，道：“好！你要小心了。”

郭雪君突然大声喝道：“住手。”

黑衣人手中长剑已然举起，闻声停下，道：“姑娘有什么高见？”

郭雪君道：“他非你之敌，早已明显，如是你明知可以轻而易举的杀死一个人，偏又要借词和他比试，那算公平吗？”

黑衣人沉吟了一阵，道：“慕容云笙，你还有一个办法可从在下口中，知晓令尊的消息……”

语音一顿，道：“郭姑娘说的不错，事实上咱们再斗十招，你就永远无法听到令尊的消息了。”

慕容云笙道：“在下亦有自知之明，如是还有别的办法，在下极愿领教。”

黑衣人道：“关于杨凤吟，如若你能劝服她，在下即告诉你令尊的消息。”

慕容云笙道：“劝她如何？”

黑衣人道：“劝她从我。”

慕容云笙怔了一怔，道：“那杨凤吟杨姑娘现在何处？”

黑衣人道：“她很好，用不着阁下担心。”

慕容云笙神情肃穆地说道：“那杨姑娘和在下毫无瓜葛，在下也没有身份劝她，在下纵然答应了，她也未必肯听在下的劝告。”

黑衣人冷冷接道：“那么慕容公子之意呢？”

慕容云笙道：“在下觉着，我们之间的事，似是用不着牵扯到别人身上，因此在下想，还是接大圣主十剑，胜则光明正大，败亦心中无憾。”

黑衣人回顾了郭雪君一眼，道：“姑娘听到了，慕容云笙豪气干云，宁为玉碎，不作瓦全，本座纵然把他伤于剑下，但对他这份豪壮之气，却是十分敬服。”

郭雪君道：“你也许认为杀死了慕容云笙，减少了很大的阻力，那你就想错了。”

黑衣人道：“姑娘似是有很多意见。”

郭雪君道：“我的意见你最好是能够相信。”

黑衣人道：“好！我倒要听听。”

郭雪君道：“你如杀了慕容云笙，那杨凤吟会恨你一辈子。”

黑衣人沉吟了一阵，道：“不杀他呢？”

郭雪君冷冷说道：“法不传六耳，请你大圣主附耳过来。”

那黑衣人经过一阵深长的思索之后，果然举步行近了郭雪君的身侧。

郭雪君附耳低言数语，那黑衣人点点头退回原位，道：“慕容公子，令尊被人攻袭经过，除了他本身之外，只怕当今武林之世，很难有人说的清楚了。”

这几句话使慕容云笙大感意外，呆了一呆，道：“大圣主之意是……”

黑衣人道：“由慕容大侠亲口解说，那应该使阁下信服了。”

慕容云笙道：“但先父……”

黑衣人道：“他在此地。”

慕容云笙道：“那必是有着重重的保护，在下这点武功，只怕是很难破除重围。”

黑衣人道：“那倒不用，我下令由本门中几位武功高强的护法为你开道。”

慕容云笙似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怔了一怔，道：“你怎会忽然间变的仁慈了。”

黑衣人轻轻叹息一声，道：“我本也不是恶人啊！”

目光一掠卜天庆和快剑张钧，接道：“你们伤势如何？”

卜天庆、张钧齐声应道：“伤的不重。”

黑衣人道：“慕容公子，我可以斩断他们臂腿，但我却只伤了他们的肌肤。”

慕容云笙道：“这能证明什么？”

黑衣人道：“证明我并非一个奸杀之人。”

慕容云笙略一沉吟，道：“在下不但武功造诣上和大圣主相去甚远，就是才智略上，相差也是难以计量。”

黑衣人道：“在下想，郭姑娘会了解其中之意，如是你方便，不妨请教一下郭姑娘。”

慕容云笙不再多问，转换话题，道：“在下何时可以见到家父？”

黑衣人道：“你想几时见他？”

慕容云笙道：“立刻前往。”

黑衣人道：“那是办不到了。今日子时见他如何？”

慕容云笙道：“此时此景，在下只有等候一途了。”

黑衣人道：“卜天庆、张钧！”

卜天庆、张钧齐齐转身应道：“恭候圣谕。”

黑衣人道：“你们既然伤的不重，那就代我招待慕容公子和郭姑娘。”

卜天庆道：“属下领命。”

黑衣人道：“代我款客，将功折罪，本座去了。”

转身向外行去。

卜天庆，快剑张钧齐齐欠身抱拳，道：“送圣主。”

黑衣人头也不回，大步而去，片刻间走的踪影全无。

卜天庆目睹黑衣人去远之后，回顾了张钧一眼，道：“张兄！这是怎么回事？”

快剑张钧摇摇头，道：“兄弟也似堕入了五里云雾之中，不明所以，正想向卜兄请教呢。”

卜天庆道：“咱们应该问问郭姑娘。”

目光转到郭雪君的身上，道：“郭姑娘使用何法，能使大圣主突然间改变的十分仁慈。”

郭雪君道：“不是我，那是杨凤吟的力量。”

目光一掠慕容云笙，接道：“他心中早有所许，我不过是点醒他早些行动罢了。”

慕容云笙默然不语，心中却似被刺入了一把钢刀一般。他虽然尽力使自己保持镇静，但却无法掩饰那神色黯然、凄凉。

卜天庆凝目沉思了片刻，道：“可惜在下未见过杨姑娘。”

郭雪君道：“还是不见的好。”

卜天庆奇道：“为什么？”

郭雪君道：“那大圣主是何许自负人物，但他却无法抗拒那杨凤吟的美丽。”

张钧突然接口说道：“奇怪啊，奇怪！”

这一问没头没脑，听得三人都不禁为之一呆。

郭雪君道：“奇怪什么？”

张钧道：“大圣主似是换了一个人。”

郭雪君目光一掠卜天庆和快剑张钧，道：“你们见过那大圣主真面目吗？”

卜天庆摇摇头，道：“没有见过。”

张钧道：“在下虽在圣堂听差，但亦未见过大圣主的真正面目。”

郭雪君道：“那你们又怎知道他是假的呢？”

卜天庆呆了一呆，答不上话。

快剑张钧道：“我们并未说那大圣主是假的，只是说他变了？”

郭雪君淡淡一笑，道：“哪里变了？”

张钧道：“试想我们三圣门何等庞大，除了金轮、法轮、飞轮三堂之外，还有圣堂护法，当得高手之称的，不下数百人，如是连同外围属下，算人数不下数万之众，而且这一股凌驾各大门派的庞大的势力，正在发展之中，这些人龙蛇混杂，如无严刑峻法，如何能约束得住。”

郭雪君道：“贵门之中，用法不谓不严，神雕使者，青衫剑队，还有各堂执法，执法人亦不谓不多，严刑峻法，当之无愧。”

张钧道：“在下记忆中的大圣主，果断严峻，向不徇情，而且决定的事，从未有商量余地，和适才所见的大圣主完全不同。”

郭雪君笑道：“一个人年纪大了，不是变的贪婪、冷酷，就是变的仁慈一些，那也不足为怪了。”

张钧沉吟了一阵，摇摇头，长长叹一口气。

